武俠世界

外太空人即將遠征地球

馬雲・新撰著

世界各地不斷發現不明飛行物體，那正是外太空人的先頭部隊。這絕非杞人憂天的虛構，地球行將遇上大劫數。今期刊出的全新超時代太空鬥智小說「遠征地球」，替本刊讀者們在視覺方面展開新的一頁。

本刊進入新紀元

$3.00

1028

編者話

本刊今期巨型小說推出一部進入新紀元作品——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遠征地球」，是篇內容結構，情節過程，並非子虛烏有、全無根據……由於近來世界各地不斷發現不明飛行物體，科學家們正密切這項動向中，他們有人猜測這些不明飛行物體可能是外太空星際人類探索地球的先頭部隊，又說這是……？到底地球會否遭遇到一次大劫數？世人矚目！閱讀之下，讀者們可在視覺方面展開新的一頁，更可在上述之謎找答案。

＊＊　＊＊　＊＊

東方英今期又有新著刊出，「絕路」是一部俠義情仇的中篇連載，主角中人物身世離奇叵測，情節發展波譎雲幻，曲折迂廻，想來各位定必滿意。

＊＊　＊＊　＊＊

下期除了刊出龍乘風君的巨型大小說——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點將劫情天」外，名滿東南亞一流作家臥龍生又推出一部長篇正宗武俠巨著：「金筆點龍記」。這是一部題材新穎，風格別創，佈局巧妙，結構緊湊的不朽之作，愛好臥龍生作品的讀者們，敬請下期購閱，先睹為快吧！

巨型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遠征地球（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世界各地不斷發現不明飛行物體，據科學家推測，那正是外太空人的先頭部隊，這絕非杞人憂天的虛構，地球上會否行將遇上一次大劫數？……馬　雲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玉　女　行（精選短篇俠情故事）

一代妖女　終伏正法……醉仙樓主 36

玄　　劍（兩期完俠義恩仇小說）◀下▶

仁心化天下　一家慶團圓……楊　威 52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紅袍殺手（俠情中篇連載）◀四▶

身困煉獄內　絕處幸生還……高　皐 61

絕　　路（俠義傳奇小說）◀一▶

潭畔見殘骸　誤認所天喪……東方英 69

羣魔亂舞（司馬洛傳奇故事）◀三▶

身臨虎穴　追討血債……馮　嘉 7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浣花洗劍錄（長篇連載）

四海驚絕色　暱稱小丈夫……古　龍 89

劍氣白雲（長篇連載）

痴心情獨鍾　苦煞慈父心……蕭　逸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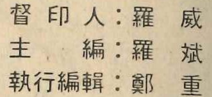
八仙門八魔（長篇連載）◀大結局▶

魔氛消盡羣仙賀……諸葛青雲 105

武林軼事．機智掌篇

周泰勇挫鬼脚洪（武林軼事）…嚴　霜 48

玄機妙算（機智掌篇）……機智子 8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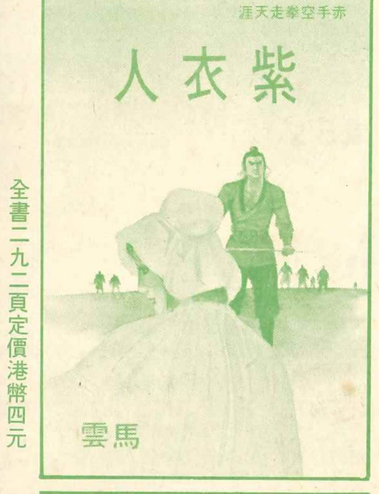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遠征地球

文·雲成　圖·馬子

宇宙是無限的。

科學家已證實了宇宙間有數以億計的銀河系，而每一個銀河系裏面，又包括了數以億計的大小星球，就像我們的地球，或者金星、木星，甚至小如月亮的也有。

地球有適合人類生存的條件，那麼在天文數字的衆多大小星球之中，必有若干星球上的環境與我們地球相類似的。

只須有類似的環境條件，自然就會有生物的存在，甚至有人類存在。

× × ×

這是屬於「祖必達」星球的一艘太空船——「射綫號」。

「射綫號」正以全速飛向另一銀河系的一個同類型星球——「地球」。

「祖必達」的科學比「地球」進步得多。

「祖必達」星球上的人類，很早已開始他們的「星際探險」。

在某一次的星際探險中，他們發現了住着大批人類的「地球」。於是在以後的日子裏，他們不斷派人前來偵察。

地球上的人類甚至見過他們的太空船，但大部份的人却表示懷疑態度。

後來他們來的次數越來越多，終於又引起了其他星球的注意。

此等星球同樣住了同類型的動物——人類。

小黑球陣　玄妙莫測

那些星球的情況與「祖必達」星球大同小異，很早已有人類，而且很早已進入高度文明的世界。正因爲開發得太早，他們星球上的資源早已出現了缺乏的現象。

因此，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向外發展。

他們要找資源、找食物，所以不斷向其他星球動腦筋。

他們幾個星球的星際探險隊，幾乎不約而同的，都看中了「地球」。

他們發覺「地球」有太多未經開發的資源以及食物，一切對他們所要求的都非常適合。

因此，地球也不約而同的，成了幾個人類星球的搜獵對象。

× × ×

「射綫號」太空船的速度差不多以「光速」計算的，倘若以地球人類若干年前的科學家水平而言，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事。

「射綫號」太空船的船長卡爾，正在他的指揮艙裏研究着整個航程。因爲沿途上，有許多危機潛伏着，他們非小心翼翼不可。

卡爾船長問他的助手法利：「我們現在距離娜拉絲星球還有若干里？」

「娜拉絲」是另一個同類型星球，只是比較更加接近地球。

因此，「射綫號」要到地球來，就必須經過「娜拉絲」星球。

卡爾船長所說的「太空里」，大約相等於千份之一光年那麼遠。也就是一千太空里等於一光年。

卡爾船長的助手法利，朝錶板上瞥了一眼之後，回答卡爾船長道：「大約還有十里左右。」

卡爾船長又對助手說：「小心點，將速度減慢！」

這指揮艙之內，除了卡爾船長之外，還有助手法利以及太空船操縱員羅渣。另外一個女通訊員則叫高蒂。

羅渣正全神貫注地，注意控制器前面的錶板以及螢光幕。

錶板上分別指示出太空船的速度、飛行角度等等，螢光幕則由雷達將前面不同角度的太空環境，利用電視傳眞反映在眼前。

法利過去通知羅渣將速度減慢。

另一方面，卡爾船長則示意高蒂，將廣播綫路開啓。

卡爾船長向他的下屬發佈命令：「亞達，韋信，你們立即準備出發！」

高蒂前面的電視螢幕之上，立即出現了一個艙房內的情形。

二名年青飛行員，迅速由他們的臥舖翻身跳落來，穿上他們的飛行衣。

卡爾船長又繼續對他們說：「亞達、韋信，你們小心聽住：我要你們立即飛近娜拉絲星球附近去觀察，我担心他們在我們必經的航綫上設下陷阱。明白我的意思嗎？」

螢幕上又見亞達和韋信二名青年人一邊穿上飛行衣，一邊望住鏡道：「我們都明白了，船長。」

他們迅速離開了艙房。

自動升降機的電梯，將他們送到戰機發射台去。

這些戰機都有三個翼，完全由一個人控制，出發時均由發射台輸送。

此等戰機全速飛行時，速度比太空母船的航行速度更高。

正因爲它們的速度奇高，卡爾船長才希望知道更遠處的前方的環境。那是雷達暫時還未能反映到的遠方。

卡爾船長又帶了助手法利到太空船其他船艙去巡視了。

這艘「射綫號」太空船，十分龐大，單是戰鬥偵察機，已有百二架之多，另有碟型偵察機三十架。簡直就是一座太空堡壘。

卡爾船長和助手法利離開了指揮艙之後，高蒂一直與一架戰機保持連絡。

兩名飛行員之中，其中之一是高蒂的情人，他就是韋信。

因此，高蒂一直叮嚀着：「韋信，小心點！在我下班之前，你最好能完成任務趕回來。」

韋信却開玩笑道：「我不會回來射綫號了，高蒂。我會直飛往娜拉絲星球，那是女多於男的星球，我响往已久！」

「去你的！」高蒂明知他開玩笑，帶着責備的口吻道：「別忘記你正在執行任務，娜拉絲星球的人很陰險的！」

「放心啊！對付更陰險的女人，我都有辦法！」韋信還是那副輕佻的語氣！

但是，韋信剛說到這裏，語氣立刻又變得緊張起來。

韋信問他的同伴——在另一架戰機上的亞達：「亞達，你看見前面的那些黑球嗎？」

「是的，我看見了，小心……」

亞達話未說完，戰機已急忙往上升！

高蒂這一驚非同小可，問道：「你們兩個怎麼樣了？」

亞達在無綫電通話中說：「快向船長報告，我們發現可疑黑球，總數多達二三千個，游離於我們必經航綫的前面。」

高蒂立刻透過內部廣播系統，在太空船內找卡爾船長。

卡爾船長與他的助手法利，正通過一條太空船艙內的走廊。

法利立即把走廊旁邊一個暗格式的活板拉開，那兒有一系列的電視螢幕與錶板；這正是指揮控制室的分站。

如此一來，船長就不必趕返指揮艙去！隨時都可與戰機上的一名飛行員取得連絡。

卡爾船長道：「亞達，韋信，你們看到了什麼？」

亞達首先在無綫電通話中說：「船長，那些黑球數目很多，儀器測出，最少有二千八百至三千個左右。」

韋信也說：「我剛用儀器測出，黑球具有高度爆炸性。」

卡爾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娜拉絲星球的人不許我們到地球去！」

韋信請示道：「船長，讓我用死光槍掃射，這些黑球很容易爆個清光的。」

「好吧！你們小心點試一試！」卡爾船長又吩咐控制員羅渣道：「射綫號停止前進！」

然後又發佈命令：「全體船員，立刻進入緊急戒備！」

法利也透過內部廣播，重覆着卡爾船長剛才的命令。

卡爾則親自開啓一具雷達傳眞螢幕——那是完全自動化的彩色電視。

卡爾船長可以見到其中一個螢幕之上，果然見到有許多小黑點。成網狀散佈於極廣闊的範圍之內。

另一個螢幕之上，則見到二架戰機上下盤旋，速度奇快，若非利用自動雷達跟踪，相信在螢幕之上也僅僅一掠而過。

但是當時太空船已航行得較前，雷達傳眞鏡頭十分清晰。

卡爾看見二名下屬不斷以死光槍射擊黑色可疑小球。

然而很奇怪，那些小球未見爆炸。

助手法利喃喃地說：「可能是我們心虛，也可能是儀器失靈，根本不是什麼爆炸物體，可能只是恫嚇而已。」

卡爾却皺眉道：「不會只是恫嚇，一定有問題。」

卡爾頓了頓，又對助手法利道：「這樣吧！叫亞達試穿過小黑球，到更前面的地方看看情形如何再說！」

法利替卡爾傳達了命令。

亞達立刻停止攻擊那些小黑球。

韋信正奇怪船長爲什麼不派他一齊穿過那小黑球陣。

這時只見亞達已駕駛着他的三翼戰機，從小黑球之間穿過。

卡爾從無綫電通話中問：「亞達，看見那邊有些什麼？」

亞達報告說：「這邊上上下下全是一個個的小黑球，數量約在一萬個以上。」

卡爾吃驚地命令：「小心點回航，等候我的下一步命令！」

韋信請示卡爾：「我可以到更高的航綫去偵察一下麼？船長。」

卡爾想了想，道：「好吧！不過你小心點，切勿接觸它們，不要攻擊它們！」

韋信答應了。

× × ×

在「娜拉絲星球」之上，這個星球的統治者——娜拉絲十三世女皇。

她正與控制塔上的一位女將軍——茜維亞，利用電視傳眞電話通話。

這個星球是由娜拉絲一世發現的，傳說她十分不滿他的丈夫。

以後她改嫁最少有十次以上，每次都不滿。結果一怒之下，帶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女人，集資開發了這一個星球。取名「娜拉絲」，同時，娜拉絲本人亦自封爲女皇。

這星球上也有男人，最早期的男性，都是一些自甘做奴隸的男子們。所以，這裏的男人，地位很低；所有高職，差不多都由女人担任。

茜維亞向女皇報告：「果然不出我們所料，祖必達星球的太空船——射綫號，經過我們附近不遠處的太空。」

「他們有上當麼？」娜拉絲十三世女皇非常關心地問。

茜維亞女將軍却得意洋洋地說：「暫時未有上當，我看那是遲早問題而已！從雷達電視所見，他們曾派出戰機探測，而且曾向我們佈下的小黑球發射死光槍。」

「有沒有截聽他們的無綫電通訊？」

「有。他們的飛行員，也感到無限驚奇！」

「是因爲小黑球未爆炸吧？」

「是的，看起來他們十之八九會上當的。」

「不要隨便動手，我會盡快趕到控制塔來。」

「我明白了，女皇陛下。」

× × ×

卡爾船長十分懊惱。

他對於前面那些小黑球感到十分可疑。現在他就和助手們在指揮艙之內，研究着電腦儲存下來的各項資料。

除了卡爾和他的主要助手之外，還有二名戰機的飛行員。

其中飛行員之一——亞達說道：「那些可能是故佈疑陣。小黑球也許根本無作用。」

「但我却不這樣想。」卡爾船長說：「娜拉絲十三世手下有許多出色的科學家，我們不可以小睹她。」

另一名飛行員韋信道：「這件事的確有些奇怪，一般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抵禦死光的金屬，即使是鋼鐵也會熔解。」

助手之一——法利道：「我有個建議，用無人控制的飛碟試一次！」

法利作出這建議之前，曾小心聽過卡爾船長的分析。

卡爾担心那些神秘小黑球是個死亡陷阱，目的無非志在阻止他們前進！

但年青一派則認爲「娜拉絲」星球上的人只是志在「恫嚇」。尤其是亞達和韋信這輩年青機師，他們已試過用「死光槍」射擊那些小黑球，全無反應。

因此，他們想像到那是「虛有其表」的東西，是有理由的。

但是，卡爾船長是個上了年紀，而且向來十分小心的人。

他知道，任何差錯，會影响到這一次的「遠征地球計劃」。

本來他可以向他們的「祖必達」星球求援，再派人手前來。

但是，卡爾想過了：目前這艘「射綫號」已是「祖必達」星球所有探險船隊之中最精銳之所在；這裏的飛行員和專家，都是最出色的。

因爲在衆多的星球之中，眞正有人類存在的雖然很多，但有些太遠了。

他們的科學家已證明在整個宇宙體系之內，最少有數以百計的星球生存了他們的同類動物——人。但是，有些遠到難以抵達；有些則躲在「黑穴」的背後。

「黑穴」就是他們天文學上的一個常見的地區性統稱。

意思是：在最大的無綫電望遠鏡中，仍無法看得見的銀河系。宇宙之龐大，以及其無限的程度，亦不難想像得到。

根據「祖必達」星球上的科學家分析：有些無法抵達的星球固不必提了。即使有些還可以勉强到達的，即使有資源，也難補給。

此外，有些有人類居住的星球，又沒有他們所須的資源。

有些有資源，他們又不輕易到達的，無奈人家的科學比他們先進，要越雷池半步亦難，更不要說奪取人家的資源了。

只有地球。

地球上的人類，目前雖然很聰明，但在許多方面仍落後。難得的是：資源豐富。而且正是他們所需的。因此，他們幾經選擇，才揀中了地球。

想不到，「娜拉絲」星球人也看中了地球。否則，他們又何必處處阻難「祖必達」星球人的星際探險隊前進？

卡爾船長面對挑戰，他決定先行自己解決。萬一眞的無法解決時，那才再請示「祖必達」星球上的總部吧！

卡爾幾經思索，終於接納了助手法利的建議：派出無人駕駛飛碟。

法利的分析就是：那些散佈範圍極廣的神秘小黑球，很有可能是一種「震盪炸彈」。

此等炸彈除非經過震盪才會發生爆炸，此外火燒也不會觸發它爆炸。所以「死光」對它一些用處也沒有。

法利現在就是希望用無人駕駛的飛碟去撞擊那些小黑球。

年青一派再無意見。

於是，飛碟控制室，立即接到卡爾船長的命令，展開行動。

× × ×

「娜拉絲」星球的指揮部之內。

茜維亞女將軍正注視着電視螢光幕上的一套紀錄片。

那是不久之前，才由雷達追踪系體所拍攝下來的。

影片所見，是一名年青英俊的戰機駕駛員，他的戰機正在「黑球陣」之前上下徘徊。

當初茜維亞女將軍也有些生氣，因爲她不明白她的下屬爲什麼如此糊塗，不拍攝衝過「黑球陣」的編號「X——714」戰機，反而拍下了在陣前徘徊的「X——505」的動態，甚至駕駛艙內的機師的表情，也一目了然。

駕駛着「X——505」的機師正是年青英俊的韋信。

根據負責利用雷達追踪錄影的一名女攝影師范妮妮解釋：那是由於她覺得韋信的行動更加引起她的懷疑。

但是，當茜維亞看完了那段紀錄片之後，却心裏明白。

韋信的確是個十分吸引女性，極具男性魅力的男子。

難怪范妮妮的。終於，茜維亞女將軍也裝作接受了范妮妮的解釋，甚至半點也未揭穿她內心愛慕韋信的秘密。

茜維亞女將軍只不過三十歲左右，十分年青，也很美麗。

她如此忖測她那位女下屬范妮妮，絕對有根據，因爲鏡頭顯示，范妮妮只針對韋信的面部表情，並未映有戰機四周的環境。

這是十分危險的事，過去有許多女將軍，失敗，是被「情」所誤。

茜維亞儘管在心裏警惕自己，但事實上她已被韋信的外型所吸引了。

茜維亞一直在她的辦公室內小息。

腦海不斷想起韋信那瀟洒的外型。

突然之間，外面有消息從辦公桌上的熱綫系統傳入來。

茜維亞急忙衝出她的辦公室。

出了辦公室門外，就是指揮控制室。大部份的儀器，只由女助手控制。

在這星球之上，男人實在太少了，偏偏她們最渴望的又是愛情。

茜維亞女將軍收拾心絮，聽一名女助手的報告：「祖必達人放射了一隻無人飛碟。」

茜維亞女將軍從儀器上的螢幕見到一隻體積不太大的飛碟，正以高速飛向「黑球陣」！

一名女助手急問茜維亞：「將軍，要不要立刻採取『TS——2』行動？」

「不！」茜維亞將軍表現出一派大將本色，態度十分冷靜，「先讓我與女皇連絡，繼續一號行動！」

熱綫通訊設備，是附有電視傳眞系統的。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在宮廷中也可以見到這兒的情形。

相反，這裏的茜維亞女將軍等人，却見不到女皇正在幹什麼，假如見到的話，也許她們更無心戥在這兒專心對付「祖必達人」了。

原來女皇正與皇夫在調情，怪不得她剛才只「巡視」了片刻，又匆匆地擺駕回宮。

她只吩咐茜維亞女將軍除了把現場傳眞繼續傳向宮中給她觀看之外，還要保持和她連絡。

根據茜維亞女將軍的意見，「祖必達人」正在多方設法試探。

因此，她們計劃中的「TS——2」號行動計劃，仍無須採用。

至於什麼是她們的「TS——2」號行動？那是她們的高級機密，只有女皇，茜維亞和少數高級助手知道。

至於那些正以高速飛行的飛碟，裏面有沒有人，她們只須利用儀器測探，就知道了。

那隻飛碟正以高速衝向「黑球陣」！

飛碟是以無綫電遙控的，越飛越快，越衝越勁，直撞向一枚小黑球。

假如不是「娜拉絲人」的科學如此先進，假如不是她們的儀器早已探測出飛碟上面沒有炸藥的話，她們眞的會以爲那是一枚飛行炸彈。

轉眼之間，那隻無人飛碟便與小黑球撞作一團，但是，那小黑球只「彈開」了片刻。

當無人飛碟衝向遠方之後，那小黑球竟然又「彈」回原位，停留不動。

小黑球沒有引起爆炸。

在傳眞鏡頭的顯示下，卡爾船長他們固然爲之驚奇不已。

就是娜拉絲十三世女皇，也爲之讚嘆不已。

當時，她正跟她的現任「皇夫」在那張非常舒適而「齊全」的「龍床」之上溫存。

這張特別設計的「龍床」是圓型的，四周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設備。

例如電視傳眞螢幕，最少也有五個，分別與寢宮門外、指揮總部、外太空現場的小黑球陣監視鏡、太空廣角度的瞭望以及臨時調配的後備螢幕等。

此外還有立體音响設備，食物及飲料

的自動輸送系統等等。
至於她的「皇夫」却是經常調換的。
她是這個星球上的統治者，她要怎樣便怎樣，從來無人提出異議。
至於這星球上的男人們，大部份都很希望獲得女皇的寵幸。
但是，要得到這一份榮耀，除了外型俊俏之外，還要具備一些條件，例如對這個星球有某種特殊貢獻。
眼前這位獲得女皇垂青的男子，就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
他叫德斯。
德斯設計了阻止「祖必達人」由附近他們的太空範圍通過的「小黑球陣」。
當初娜拉絲十三世還不大相信這些小黑球的力量。
但是現在她目擊一切之後，不但相信，還十分佩服。
小黑球是用特種合金製成的。
德斯就是憑這種不怕死光的合金，首先引起女皇的注意。
他在晉見女皇之後，被邀晚膳。
當晚，他就向女皇提出了「TS」計劃。
女皇因爲獲得情報，顯示「祖必達人」要搶在她們前頭，到地球去！因此，他的「TS」計劃立刻受到重視。
經作戰設計部參訂過之後，認爲可行。因此，德斯便與「娜拉絲」星球上的專家們，攜手佈下了這天羅地網——「黑球陣」。
首先這是他們利用了太空互相牽引的原理，讓小黑球停留於空際，組成了一張立體的「天網」。
現在證明了他們的理論，小黑球在被撞開了之後，迅速「彈回」原位。
女皇非常興奮地，吻着德斯。
在這「閨房樂」的時刻，她是沒有女皇平時那副尊嚴的。
德斯有些受寵若驚之餘，也保持若干的清醒，因爲他還有一個愛人的。
那愛人是個女科學家，不但與他共同研究一切有關科學發明，還共同生活過。
這次入宮，本來只是爲了國家大事，却想不到女皇看中了他，還竟然公開封賜他爲「皇夫」。
他明知他的愛人傷心，也沒有辦法。

× × ×

卡爾船長很困惑！
他對下屬們說：「看來，這些小黑球並非爆炸物體那麼簡單。」
「既然小黑球不會爆炸，還有什麼可怕？」助手法利道。
卡爾是個深謀遠慮的人。
他沉吟道：「單單是這種合金，已足夠令我們生疑了。」
「就是因爲它不怕死光槍？」法利問道。
「是的，這分明是一種新合金製品，我們的雷達儀器甚至不知道裏面有些什麼。」卡爾船長很担心。
有人說道：「飛碟撞擊下，它也不會爆炸，我想不到還有什麼值得担心的。」
卡爾道：「我們這艘太空船體積龐大，而他們却用這麼細小的小黑球阻攔我們，如果妄自忖測這是心理戰，似乎太武斷了。」
法利道：「但事實它並無作用。」
「一定有的！」卡爾的語氣十分肯定，「只是我們還未想到。」
又有人說道：「我主張不必去理會他們！」
「是的，衝過去！」有人附和！
但是，卡爾不爲所動。
卡爾說道：「遠征地球是我們『祖必達』人一項十分重要的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一上當了，我們如何回去交代？」
助手法利道：「難道就這樣在這裏獃下去？」
「不！我會另外再想個安全的辦法。」卡爾沉思着說。
忽然有人提議：「改改航綫好嗎？」
「那樣太過費時失事了。」卡爾道，「不過，我會考慮你的建議，到迫不得已之時，就惟有再改航綫。但那樣一定走不少冤枉路！」
在場的人都明白：這兒前面很廣闊的空間，都佈滿了小黑球。
要繞過這些小黑球陣，的確是十分費時失事的事。
參加卡爾船長這次臨時召開會議的人，都集中在指揮艙之內。
「小黑球陣」的確困擾了「射綫號」太空船上所有的「祖必達人」。
卡爾一步也不敢再離開這指揮艙。
卡爾的得力助手們，正集中注意力於各種雷達儀器上的反應。
卡爾一名助手忽然說：「不好了！你們快些過來看！」
各人也不由自主的，吃了一驚！
原來卡爾那名助手剛將雷達遙遠追踪鏡頭的角度移向另一方向。
那是「祖必達」探險太空船——「射綫號」的後面。
他們一直只集中注意力於「前方」，却未留心到「後面」。
後面正是「射綫號」較早時所經的地方。
各人從會議桌四周圍攏到儀器架前面來。
當他們看清楚之後，也眞的呆了老半响。
也不知打從什麼時候開始，那些小黑球竟然出現在他們背後。
卡爾這一驚眞的是非同小可。
那些小黑球多如星斗，出現在螢幕之上。
每一個小黑球之間的距離，十分有規律。彷彿一幅網——上面綴了一顆一顆黑珠子的網一樣，掛在太空中。
卡爾想起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他急忙對控制儀器的人說：「把角度移向另一邊看看！」
角度又轉向另一不同方向。
「我的天啊！」有人忍不住驚叫起來，「我們被包圍了！」
「是的。」卡爾道，「他們趁我們注意前方之際，再悄悄佈下了更多的小黑球！目的是把我們包圍和困擾！」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人問。
但沒有人答。

卡爾只吩咐助手把鏡頭不斷的，轉向不同的角度，同時將螢幕擴大。
儀器之上有個大螢幕，儀器上任何一個小螢幕都可將畫面在大螢幕之上擴大。
但是，所有不同的角度，都出現了差不多同樣的畫面。
那些畫面全是一個個的小黑球。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即使一向十分冷靜的卡爾船長，在這剎那間也感到木然。
指揮艙內的「祖必達人」，只有默然相對！

情之所鍾　皇夫私奔

娜拉絲星球之上。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正離開她的宮殿，匆匆趕往一處秘密基地！
那處秘密基地，是由茜維亞女將軍指揮的，沒有女皇的御准，任何人也不得入內。基地位於一處石山之上。
那兒地勢高，而且整座山都是由十分堅固的岩石構成。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剛進了指揮塔，就聽到了茜維亞女將軍的報告。
「報告女皇陛下，『TS——1』行動，已經完成了。」茜維亞說着，已向一名女助手示意着說：「播映一號行動的錄映帶！」
於是一個電視螢幕之上，出現了大批小黑球由基地發射到太空的過程，讓女皇都可以重睹當時的情形。
娜拉絲十三世很滿意。
她對茜維亞女將軍道：「我們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茜維亞道：「下一步是——」
茜維亞頓了頓，她顯然有些心事，不想直說，却又想說。
因此變得吞吞吐吐的。
女皇見狀，於是對她說：「將軍，你是我的心腹，有話你不妨直說，何必猶疑呢？」
茜維亞這才說：「本來依我們原定計劃，下一步應該進行『TS——2』，我想將這行動押後。」
「爲什麼？」女皇聽了果然感到有些意外。
因爲「TS」計劃，只有女皇和少數高級人員才知道。
「TS」計劃主要是針對「祖必達人」，尤其是「射綫號」探險船。
計劃中的第一步，就是放射小黑球，困擾「射綫號」。
這一步定名爲「TS——1」。
第二步，就是令到那些小黑球更接近「射綫號」太空船。
然後，利用他們的方法，令小黑球發生一連串的爆炸。
也就是說：令「射綫號」毀滅！
這計劃就是「TS——2」。
至於「TS——3」却是備用性質的。內容就是「招降」。
現在茜維亞女將軍正是想先進行「TS——3」。
她告訴女皇：「本來『TS』計劃應該逐步實現，但是，我不想進行『2』號計劃，就是不想讓我們之間增加仇恨。」
「你的意思可是：怕進行了二號計劃之後，祖必達人就不肯接受我們的三號計劃了？」女皇反問道。
茜維亞女將軍說：「正是這意思。地球人的古代兵法中有『先禮而後兵』一句，我們也不妨試試看。」
女皇沉思着！
茜維亞女將軍又說：「先種下了仇恨，再要他們談判，恐怕沒有好的後果。」
但女皇却說：「我的想法却與你剛好相反，我怕他們不相信小黑球的威力。」
茜維亞女將軍道：「只要陛下批准，我有辦法令他們相信的。」
「萬一他們向祖必達星球求援，我們的處境豈非危險？」女皇說。
「其實，我們立刻急不及待地進行第二步計劃，更加危險。」茜維亞道，「因爲根據我們的情報指出：『射綫號』之內，不但有祖必達星球人之中最聰明的，最優秀的科學家、飛行家和各種專家，所有一切設備也是最好的。現在我們既然已有辦法將『射綫號』困擾住，也等於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他們不會胡亂地向我們這星球展開攻擊行動的。」
女皇想想，覺得茜維亞的解釋，十分有道理。
即使茜維亞女將軍不再說下去，她也想到相反的效果了。
於是女皇對茜維亞道：「我就讓你全權處理這項計劃。我們的目的，只求全勝！不許失敗！明白嗎？」
「明白。陛下！」茜維亞女將軍說。
女皇在基地各處巡視了一會兒之後，也擺駕回宮。

× × ×

緊隨在女皇離宮的時刻，皇夫德斯揀着這個機會，匆匆離宮外出。
他要去會他的愛人——尤蓮妮。
尤蓮妮是一位女科學家。
德斯和尤蓮妮早已是眞心相愛的一對，若非女皇看中了德斯，他們這時候也應該是共賦同居之誼的時候了。
但是，德斯偏偏却被女皇看中了。
女皇在這星球之上，是具有無上權威的。她幾乎可以召任何一個男人入宮，只要她看中誰，誰也不得拒絕！
尤蓮妮很痛恨女皇這種作風，却又無可奈何！
德斯終於來了！
他們也是人類，雖然是生存於不同的星球，但到底也是人類。
人總是有情感的。
尤蓮妮一見到德斯，就情不自禁地，擁抱着德斯狂吻。
他們擁抱在一起，好久才放開。
尤蓮妮淚盈於眶，哽咽道：「你好狠心，竟然這麼久才來見我。」
「別這樣，我也不是想的。你知道我目前的處境身不由主！」德斯無可奈何地說。
尤蓮妮忽然又變得冷靜地說：「我們不如離開這星球！」
「你不是開玩笑吧？尤蓮妮。」德斯差些兒笑了出來。
「不！絕對不是開玩笑！」尤蓮妮很

認眞地說：「我們可以離開娜拉絲星球，投奔別的星球去，不怕沒有人收留。」

「但是，你也知道，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一切生活習慣下來了，到別的星球去，却未必能習慣、能適應！」

「嗯——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你可能捨不得她！」

「你指女皇？」

「什麼女皇？她也不過是一個女人——十分普通的女人，如果沒有我們這班科學家帮她，如果沒有茜維亞將軍等人，相信她也挨不了多久。」

「但這星球上的人，一向習慣了忠於她！」

「那只是無可奈何的事。」

「事實上，她是個很替人民設想的女皇，就例如目前所進行的——」

「好了，够了够了，不要提啦！」

尤蓮妮忽然掩住雙耳，歇斯底里的，叫將起來。

她的叫聲，令德斯也吃了一驚。

他担心她的尖銳叫聲傳了出去，引起其他隣人的注意。

因爲他到這兒來，一直只是靜悄悄的，不讓任何人知道。

假如隣人知道「皇夫」來此幽會他的女友，試想想，萬一傳到女皇耳中，她會有些什麼反應？

因此，他好好的安撫她！

然後又對她說：「你也知道她的個性，不久之後，相信她就會厭倦我，到那時候——」

「別說了！」尤蓮妮道，「你當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等她厭倦了你之後，你才回到我的身邊來？難爲你也有種說得出口。嘿！」

德斯苦笑道：「你似乎對我的處境一些兒也不諒解。」

「我當然明白你的心裏想些什麼。」尤蓮妮道，「你現在貴爲皇夫，許多男人都羨慕你，我是什麼東西？我當然比不上她——」

「好了！別說下去了！」德斯担心隔牆有耳。

「你怕，是嗎？」

「我並非怕死，只不過不想害你！你也許不知道女皇的性格——」

「我爲什麼不知道？」尤蓮妮恨道，「我也是女人，怎會不知女人的心理？她如果知你來過我這裏，一定會審你，以後不准你離宮半步。但是，你不是也說過，只要她玩膩了你，就會不要你麼？」

「是的，已有許多事實證明，並非我胡扯。」德斯說。

「但是，爲什麼你要等人家不要你？爲什麼你自己不爭取自由？你是否生成一副奴才相？……」尤蓮妮還未說完。

「住口！」德斯已喝止她！「你這算是什麼？你叫我來見你，難道就是爲了吵架？」

「嘿！德斯，你這算是質問我嗎？」

尤蓮妮也在生氣，「好吧！就讓我告訴你，我這次叫你來，只問你一句話。」

「你不必開口問了。你問什麼，我已經知道。」德斯道，「你一定問我，到底還愛不愛你，是不？」

「不錯，只要你說一下！」

「我一直都愛你！」

「那麼，你不要再回宮裏去了！」尤蓮妮指指她的頭頂，「我們立刻就走！」

她的意思是：他們立刻到屋頂去。原來尤蓮妮已有所準備。

她又說：「我已準備好一架星際機在天台上面，我們立刻可以走！」

「現在就走？」

「是的，除非你不愛我！」

「但是——」

「不要猶疑了。」尤蓮妮又取出了一些圖表來，「我已有了個逃亡計劃，而且，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她……她會派戰機截擊我們的！」

德斯又說，「這豈不是等於送死？」

「放心！這時刻，她不會輕易調動任何一架戰機。」尤蓮妮又說，「別人也許不明白，難道你也不明白麼？」

是的，德斯當然明白，「娜拉絲星球」的作戰人員都已進入戒備狀態，只因爲「祖必達人」的「射綫號」太空船，已被他們的「小黑球陣」困擾住。

這事件仍在持續着，兩個星球之間的大戰，隨時隨地都會爆發。

因此，尤蓮妮揀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表面上的確是相當聰明的。

但是，尤蓮妮却又似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德斯於是對她說：「你似乎忘記了，我們這星球已進入備戰狀態，任何飛機出現空際，也會引起雷達的注意。」

「嗯——」尤蓮妮呆了一呆！

但是，她很快又說：「德斯，你似乎也忘記了一件事！」

「什麼事？」

「我是什麼人？」

德斯笑道：「你當然是娜拉絲人。」

「不！我不是這意思。」

「嗯——讓我想想……對了，你，你是個十分漂亮的女人。」

「我也不是這意思！」

「噢！該死！」德斯很狡猾地打了一下自己的頭：「我眞的忘記了，你是我們娜拉絲星球上面的一位十分出色的女科學家。」

「你既然知道，那就最好不過了。」尤蓮妮又說，「我既然是科學家，又曾經幫助過你設計『ＮＲ２９』，你應該相信我！」

「相信你什麼？」

「我發明了一些東西，可以避過他們的偵察儀器。」

「嗯——你的意思是——反雷達系統？」德斯記起他們曾討論過的一些有關科學設計的事物。

尤蓮妮點點頭。

德斯對尤蓮妮的話雖有若干懷疑，却相信她有此能力。

正如尤蓮妮所說，就是「ＮＲ２９」也是靠她的功勞。

「ＮＲ２９」也就是那些正困擾着「祖必達人」的小黑球。

無論是「祖必達人」或者「娜拉絲人」，他們的科學家都比「地球人」先進。

所以他們的飛碟或太空船進入地球範圍時，地球人所設計的雷達偵察系統，均無從發覺他們的存在。

但是，由他們自己設計的雷達系統，當然比地球人更爲先進。

因此，無論是「祖必達人」或「娜拉絲人」，他們自己設計的雷達，對他們自己的飛機，飛碟或太空船，均具絕對性的威力。

也許就是因爲地球人的較落後，起了一種啓示性的作用，所以，「娜拉絲人」的科學家們，一直希望發展一種新的「反雷達系統」，以避過監視。

德斯想不到尤蓮妮已靜悄悄發明了這種新式裝備。

尤蓮妮道：「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走吧！遲恐不及了。」

德斯雖然明知危險，萬一被女皇的綫眼發覺，他和尤蓮妮都完了。

但是，假如尤蓮妮的話是眞的，有了「反雷達系統」，就可以避過防衛系統的監視網，讓他們逃離這星球。

德斯被尤蓮妮催促着，一邊跟隨着她走上登天台的梯。

一邊又問：「你有沒有想過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上了機再告訴你吧！」尤蓮妮十分焦急，「我一切都已準備好了，你不怕我們沒有出路，只要離開這星球，差不多所有人類的星球都須要我們這種人才。」

到了天台。

一塊灰白色的大帆布，掩蓋着一架沒有武裝的飛機。

飛機差不多是這星球上每一個人的代步工具，也無直升或其他分類。因爲他們每一架飛機都是可以隨時隨地升降的。而且，速度奇高。唯一的分別只是有沒有武裝而已。

尤蓮妮扯開了帆布。

德斯差些兒也不敢相信，這是一架經過改裝的飛機。

尤蓮妮揭開玻璃罩，找出一套飛行衣，示意德斯穿上。

德斯當時的心情十分矛盾，因爲他一方面明知道是「叛逆的行動」，萬一被女皇抓了回來，後果將難以想像。

根據「娜拉絲星球」的法律，任何人犯叛變罪，將被判「放逐太空」。

這是可怖的事！

「行刑」前「罪犯」將被迫穿上一套太空飛行衣。

然後，被推上一副發射器，一聲號令，「罪犯」就被送入伸手無援的太空遠處，永遠飄呀飄的蕩漾於無際的太空之間，至死爲止！

假如處死，立刻死去，什麼痛苦也沒有；但這却比起死還要可怕。

所以也難怪德斯一想起那種情形，就感到十分不安。

另一方面，他也實在很愛尤蓮妮……

德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尤蓮妮又在旁催促着他！

他只好匆匆穿上太空衣，登上了飛機的艙位去坐好。

他坐穩了之後，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尤蓮妮的確很有計劃。

不但飛機經過了若干改裝，原來還悄悄加上了一些自衞性的武裝裝備，此等裝備在外面是見不到的。

那是兩支按鈕式的死光槍，分別用兩種不同的角度安裝好。

此外，還有加上去的無綫電通譯器。

但絕非「通訊」，而是「通譯」。

這是各星球之間最常見的儀器之一，因爲星球與星球之間，語言不同，就像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一樣。

不過，我們地球上各地的方言多至不可能勝數；但星際的語言則似較單純。

他們往往是這個星球的人無法知道另一星球的人的語言。

於是他們發明了「通譯器」。任何不同的語言，經過這儀器，都會迅速譯出他們聽得懂的方言來。

尤蓮妮想得眞周到，她顯然是早有預謀；只是德斯直至現在才知道而已！

尤蓮妮最後坐上駕駛座位去！

扯上了那個防彈的玻璃罩，引擎立刻就發動！

× × ×

是直接通到宮廷內的無綫電話。

女皇正在四下裏找尋她的夫婿德斯。

想不到那個電話就是向她報告德斯和一個女人私奔的！

這兒所用的都是無綫電話，室內如果有電視傳眞機的，還可以看見對方的現場情形。

對方是女皇派出的一名綫眼，他隨身帶備了可以直接通到皇宮裏來的無綫電話。他所用的汽車也是這星球的人常用的水陸空全能汽車。

唯一不同的，就是車內還有一套完整的電視傳眞電話。

因此，當女皇知道了德斯與一個女人出走之後，立刻就一邊通知御林軍，一邊叫那監視者將現場情形用電視傳眞過來。

當時那監視者原是在街上等候德斯由屋內出來的。在久候不見的情況下，他才設法窺探屋中的情形，發覺當時屋內已空無一人。

監視者大吃一驚。

他退出街外，正想通知宮廷方面。

豈料就在這時候，他發覺一架飛機正由那間屋的天台起飛。

他立刻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匆匆登上他的汽車。

這是一架可以垂直起飛的汽車，既可以在街上走，亦可以在天空上飛，更可以像汽船一樣在水上行走。

在這星球上居住的人，這並非最普通的「交通工具」。

最普通的是一種飛行衣。任何人穿上了它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飛行，只是不能飛得太高，也不能飛得太遠。

假如須要携帶無綫電視傳眞電話等等，就非借助全能汽車不可。

當時那名監視者就利用他的飛行汽車，一邊急急升空監視，一邊用直通進皇宮的無綫電話，向女皇報告。

豈料就當他準備利用傳眞鏡頭對準那私奔飛機之際。

突然之間，彷彿電光一閃！

那監視者頓然感到失去了知覺！他的

汽車也變成了一團火球，凌空飛墮而下。

女皇在皇宮之內，也僅僅看見一些模糊不清，顚顚倒倒的鏡頭！

她知道那負責跟踪德斯的人中了死光槍，於是更加生氣。

她立即吩咐御林軍，用戰機去兜截那一雙在逃的男女。

她親自下達命令，要御林軍的戰機將在逃的人生擒活捉。

她不敢公認那是「皇夫」德斯；因爲那會令她體面全無。

可不是嗎？多少男人夢想得到女皇的寵幸，既然難得做到了皇夫，又怎麼會私奔？這件事如果傳了出去，一定會讓別人當作笑柄。

× × ×

德斯用責備的口吻質問：「你瘋了嗎？爲什麼你要殺人？」

坐在駕駛座上的尤蓮妮，一邊開着飛機直飛天空，一邊說道：「你沒有看見嗎？那必然就是監視你的人。」

德斯呆了呆：「你怎麼知道？」

「他正企圖以電視傳眞鏡頭對住我們的飛機。他的全能汽車正以全速飛行，追踪我們；你還不想到他是個什麼人麼？」

「那麼，女皇可能已知道了我們的行踪。」

「是的，你怕嗎？」

「不！只是担心你！」

「放心好了！我們會渡過難關的，我們即將飛出大氣層……」

豈料話猶未完，儀器上已有了反應。御林軍的戰機追上來了。

戰機上的機師，正以無綫電要求他們的飛機停止離開這星球，否則立即採取行動。

德斯和尤蓮妮他們的心裏都非常明白，他們的飛機無論如何，一定及不上御林軍的戰機那麼快速！

因此，德斯勸告着尤蓮妮：「算了吧！我們鬥不過他們的。」

但是，尤蓮妮不但未將速度減慢，還透過無綫電通話系統，告訴對方：「皇夫在這裏，你們可以把他殺死，如果女皇願意的話。」

另一方面，尤蓮妮又扭開了遠程的無綫電連絡系統——那是附有自動通譯電腦的精密儀器。尤蓮妮的目的，是要與另一星球取得連絡。

但是，她還未得到對方的回音，御林軍的飛機已迫近他們。

「蓬」的一聲！

有一些東西投向尤蓮妮他們的飛機之上。

彷彿一幅巨網凌空散開，將那架飛機團團包圍，令到飛機立刻失去了飛行的性能，同時也迅速地下墮！

這兒已是高空之上。最低限度也超過了一萬呎。

飛機下墮之勢極急。

坐在飛機內的德斯和尤蓮妮，有如打筋斗，被困在飛機之內，翻翻滾滾而下！

他們沒有辦法可想。

所有的飛機本來都是最安全的。不論是軍用的戰機，抑或民間的代步工具，只要發覺有不對勁之處，機師都可以自機艙彈出。

只要那機師的身上穿了飛行衣，一經彈出，飛行衣的自動掣就會好好地「照顧」它的主人；假如當時在太高的高空之上，機師仍會順勢下墮，直至適當高度，自動掣才開啓，讓機師自己在空中飛行。

那是眞正可以幫助他們飛行的飛行衣，所以絕對安全。

但是現在，他們根本不可能彈出去；因爲他們的飛機已被「網住」。

眼看飛機就要直墮向地上，摔到粉身碎骨。

忽然之間，他們又感到翻滾而下的飛機，竟然安全下來。

再定神一看，飛機雖然還是繼續下降，但下墮之勢却不急！而且還是出奇的柔順。

往上抬頭張望，原來頭頂之上，已張開了一個十分龐大的降落傘。

× × ×

「你眞有種！」女皇十分生氣，瞪住被御林軍押入來的德斯和尤蓮妮。

尤蓮妮冷冷地笑道：「算了，這一回合，算是你勝了！」

「難道還有下一個回合？」女皇更氣得睜大了雙眼。

「當然有，」尤蓮妮氣定神閒地說：「我想知道，爲什麼你這樣仁慈？爲什麼你不殺死我們，只抓了回來？」

「嗯——」女皇也怔了一怔。

「讓我告訴你好嗎？」尤蓮妮道，「因爲你不能沒有德斯。」

「是的，我不否認。」女皇道，「其實，你也知道他的地位。」

「我當然知，他本來是我愛人，但是，你却看中了他！」尤蓮妮又說，「不過，你不殺我們，並非因爲這些。」

「你以爲我爲了什麼？」女皇問。

「因爲那些小星球。同時，也聽德斯提及過我的新發明。」尤蓮妮又故意問：「德斯，可不是嗎？」

德斯在這刹那間，只感到左右做人難；他一方面不想刺激女皇，另一方面也不想令他的愛人尤蓮妮難堪。

尤蓮妮道：「我的新發明，任何星球上的人，都感興趣！」

「原來你自以爲有了護身符！」女皇「哼」一聲，又說：「不過，你休想以此作爲要脅我！」

女皇說到這裏，向御林軍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尤蓮妮隨即被帶走。

只留下一個德斯。

德斯面露尷尬之色，他吶吶地說：「我不知如何解釋。」

「你不必解釋了。」女皇很生氣地，「枉我對你一片苦心栽培，你却令我十分難堪！」

「是的，我該死！」德斯十分担心尤蓮妮被處決，所以又說：「不過，她的發明對我們十分有用。只是我一直忘了告訴你。」

剛才是尤蓮妮故意提醒了他；他現在才會意那可能就是「活命丹」。

「你以爲我會如何處決她？」女皇故意試探着德斯。

「無論如何，這件事，我想總應該暫

且按下了，陛下！」

「爲什麼你不索性叫我赦免她？」

「她是罪有應得的。但是，大敵當前，而且，她實在也是個人才。」

「好吧！」女皇竟然大方地說，「就看在你的份上，暫時不處決她，但是，我却想知道你有些什麼解釋？」

「我找她，無非爲了她的新發明。可是，她却迫着我一齊私奔。」

「什麼新發明？你從未對我說過。」

「那是反雷達的新儀器設計。」

「嗯——的確很有趣！」

「她原來不喜歡我們的獎勵制度，想把這秘密賣給別的星球。我勸她，她反而迫着我，一齊登機！」

「她眞的不喜歡我們的制度？」

「是的，她，她認爲對本星球有貢獻的，一律有應得的報酬。」

「哈哈……」女皇忽然笑了起來，「你很會說謊，其實，她只因爲我喜歡了你，這才令到她不高興！」

「嗯——」

「你不必支吾了。正如你剛才所說，目前我們正大敵當前，我暫且不理她！但是，你得答允我兩件事。」

「陛下儘管吩咐好了。」

「第一，不得私自去探望她。第二，立刻跟我走！」

女皇說完，到宮外停放飛機的地方。

德斯不敢多問，只好跟住她走。

× × ×

飛機直飛郊外。

那是一處山區。

德斯這時才開始明白，女皇原來要帶他到秘密基地去。

女皇族長　展開談判

「現在我們怎麼辦？」卡爾的助手們紛紛問道：「我們已被小黑球所包圍。」

卡爾船長心裏儘管忐忑不安，態度始終保持一貫的冷靜。

他對各助手道：「現在我們一方面等救援隊前來，另一方面等娜拉絲人的下一步行動！」

卡爾在發覺他們的太空船陷於小黑球的重重包圍之後，已通知了「祖必達人」的族長——他的地位相當於總統。

族長相當總統的地位，自然也就是統治了整個「祖必達」星球上的人類。正如這位卡爾船長一樣，在這船太空船之上，他的地位也是最高的，就像指揮官一樣。

控制室裏的人員，目不轉睛地，盯住那傳眞螢幕的小黑球。

整艘太空船，頓然變得死氣沉沉。

沒有人敢預料不久之後，將發生一些什麼可怕的事情。

× × ×

「韋信。」高蒂深情地瞪住她的心上人，「你可知道我現在的心情？」

高蒂就是在太空船上任通訊員的。但現在她下班了。

韋信是一名年青的飛行員，也未接到任何飛行任務。

這雙情人正在其中一間艙房之內。

這艘太空船非常龐大，簡直就是一艘飄浮於太空之間的活動基地。所以，這裏有着許許多多的艙房。

韋信道：「高蒂，一切都會成爲過去的，你不要太担心！」

「不！我並不担心。」高蒂舒一口氣，「只要與你在一起，我什麼都不會担心。即使整艘太空船突然爆炸，我也不會害怕，因爲我立即可以躲進你的懷抱中一齊死去！多痛快！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高蒂！」

「當你出發之後，你可知道我的心情？那才眞正是我最担心的時刻。」

「我了解你的，高蒂。」

「假如這一次我們僥倖脫了險——」

「我會立即向你求婚。」

「眞的？」高蒂有點喜不自勝。

「當然是眞的。我要和你結婚，高蒂。」韋信有些情不自禁地，將高蒂擁入懷抱中。

高蒂像一隻依人小鳥，倚偎在韋信的懷裏，無限嬌羞。

忽然之間，廣播系統傳出來了所有飛行員緊急召集的命令！

韋信當然也聽到了。

高蒂也一樣聽到。

但是，他們却有點依依不捨。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也是他們明知遲早也會發生的事。

韋信和高蒂，終於還是要分開了。

他們分別走向自己的工作崗位報到，因爲飛行員緊急召集之後，警報也隨即响個不停；通常這是表示整艘太空船已進入了緊急狀態。

× × ×

指揮艙之內。

卡爾船長和一班主要助手，正小心地注意那些小黑球的移動情形。

那些小黑球正紛紛向着太空船移近。

卡爾船長幾乎毫無辦法。

他正待命令戰機出動。

突然之間，無綫電通訊器上，那副即時傳譯的自動電腦系統，却發出了聲音：

「祖必達人請小心聽着：這是娜拉絲星球統治者——娜拉絲十三世女皇向你們的廣播。

「娜拉絲女皇呼喚你們船上每一個人保持絕對的冷靜！

「只要你們不輕舉妄動，我們保證不傷你們分毫！

「相反，假如你們亂來，後果我們就不敢保證！莫謂言之不先也！」

卡爾船長立刻作出了反應。

他說：「你們最好立刻撤退那些令人討厭的小黑球，否則，我的戰機立刻就會出發！」

「黑球不會撤走。」對方仍然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因爲我們正等待着你們族長跟我們女皇展開一次談判。」

「你們這樣做，簡直就是欺人太甚！」卡爾船長氣得呱呱大叫！「快令黑球停止移過來，否則我不客氣了！」

然而對方却全無反應。

反看那些小黑球，已有不少附在太空船外層的甲板之上。

卡爾不明白對方的用心。

他立刻命令戰機升空戒備。

毫無疑問，卡爾也明知這些戰機對那些神秘小黑球無能爲力，但是，他內心却另有打算。

× × ×

將近一百架戰機紛紛離開了「射綫號」太空船的機艙。

卡爾船長命令他們分別飛近「娜拉絲星球」的上空。

「射綫號」太空船眨眼之間，已附上了數以百計的神秘小黑球。

此等小黑球並未發生爆炸。

卡爾船長又驚懼，又生氣。

對方一再透過通譯通訊器，叫他不要命令戰機偷襲「娜拉絲」星球，否則一定自吃苦果：那些小黑球會紛紛爆炸云。

卡爾半信半疑。

因爲他已命令他的下屬利用各種方法，探測過小黑球的內容。

然而，除了知道小黑球是用特種合金構成了之外，所知極少。

卡爾道：「最多我們同歸於盡，你們奈何我不得的！」

但是，傳譯器中又傳來女人的聲音：「那又何必呢？你們祖必達人的全部精華，盡在這太空船之內。這點我們也十分清楚。」

卡爾聽得出，對方的語氣軟了下來，立刻又下達命令——

第一，派人到艙外甲板，小心摘下一個神秘小黑球。拿回來解剖！或者利用儀器測探一下是什麼東西。

第二，吩咐無人駕駛飛碟出發！

他也知道這樣做相當危險，但他也希望自行解圍。

但在另一方面，指揮艙之內，却又收到了戰機機師的報告：娜拉絲星球的戰機，也正在紛紛升空戒備。

卡爾剛向飛行員發佈了一度命令：如果他們受到襲擊，立刻還火！

豈料電視傳眞螢幕之上，却出現了驚心動魄的一幕。

一枚小黑球像磁鐵一樣，迅速附向一隻飛碟之上。

卡爾心裏明白，這一批飛碟都是滿載炸藥的，可以利用無綫電遙控方式令它爆炸。但是，如果有任何東西撞擊它，它也可能同樣發生爆炸。

萬一那些無人駕駛飛碟發生爆炸，在這麼接近「射綫號」太空船的範圍內，只怕對他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就在這時候，無綫電通譯機又傳來了那女子的聲音。

她很自得地說：「你們都看見了吧？那是完全用遙控方式控制的，那些小黑球是什麼東西？現在可以告訴你們了。它們是我們新發明的全新製品，裏面是最强力的炸藥……」

卡爾船長幾乎就要破口大罵。

他記得曾命令飛行員放射死光槍對付過這些小黑球。

假如此等小黑球之內，都是炸藥的話，它受熱自然會爆炸。

試問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抵受得住死光槍的熱力？

但是，那女子又說：「小黑球外面，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合金，我們這星球的科技發展，已非你們祖必達人所能想像。此種合金，抵受得起任何强力的熱力。包括死光！」

卡爾半信半疑。

他悄悄吩咐助手，利用無綫電遙控方式，將那隻被神秘小黑球附上了的飛碟，令它飛得更遠；離開他們的太空船。

想不到，當那隻無人駕駛飛碟遠航之際，通譯機又傳出了那女子的笑聲。

她的笑聲剛止，又說道：「好極了，你這做法十分聰明。」

卡爾道：「現在應該就是證明你剛才那一番吹牛說話的最好時刻。」

「對啊！」那女子道，「我們就先讓你有機會開開眼界！」

說完，傳譯器上立刻傳來了那女子發號施令的聲浪。

就在這刹那間，遠處太空，看見了一團火光——「射綫號」發出的無人駕駛飛碟，果然發生了十分强烈的爆炸。

那女子又說：「看見了嗎？我並未吹牛！」

卡爾當然相信了。

他再看看螢光幕上的情景：太空船外附上了數以百計的小黑球，他又怎可以不担心？

萬一對方反面無情，相信他們再無生還的機會。

因此，卡爾又下達命令：飛行員們必須保持高度冷靜。

任何人如果沒有他的命令，絕對不能開火。

× × ×

飛行員所控制的戰機，已將「娜拉絲星球」的上空，重重包圍。

飛機加上飛碟，數目十分可觀。

然而，「娜拉絲星球」上的人，却顯得異常地冷靜。

整個星球的上空，就只有兩架飛機升空，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那二架戰機，穿插於「祖必達人」所控制的機隊之間。

他們若有所恃，又好像要找尋什麼似的。

終於，二架「娜拉絲戰機」，圍繞着一架「祖必達戰機」。

這可能就是他們的目標。

戰機的機身編號是「X——505」。這正是韋信所控制的。

「娜拉絲戰機」之中，其中一名飛行員透過無綫電對韋信道：「請你開着你的戰機，跟隨我們下去。」

「爲什麼？」韋信感到吃驚。

那「娜拉絲」飛行員却說道：「對不起，我們只奉命行事！什麼都不知道。」

韋信心感不妙。

他立刻向卡爾船長請示。

卡爾其實一直留意着雷達追踪傳眞器的反應。自從對方二架戰機升空之後，雷達儀器就一直追踪着他們。

卡爾也難免感到奇怪。

爲什麼他們左揀右揀，才揀中了韋信呢？

助手終於想起了，他對卡爾船長道：「可能由於韋信是最早放射死光槍射擊黑球的一名飛行員。」

但卡爾不同意，他說：「除了韋信之外，亞達也担任過是項任務，爲什麼他們不要亞達？現在亞達的飛機亦在附近。」

助手還想再說什麼。

但是，韋信已一再向卡爾請示。

卡爾迫於形勢，只好命令韋信跟他們降落「娜拉絲星球」去！

於是，二架「娜拉絲戰機」，押着韋信的飛機，急急下降。

× × ×

韋信跳出他的戰機，立刻被二名女兵過來將他帶走！旁邊還有好一些人。

韋信覺得那二名女兵很漂亮，忍不住問：「你們帶我往何處？」

一名女兵答：「見我們將軍。」

「你們將軍又是誰？」

「西維亞女將軍。她正在等你。」

韋信心裏也奇怪。

他並非奇怪那是一位女將軍，而是奇怪對方怎會認識他？

二名女兵把他押到了一間辦公室的門外。

一名女兵在門板上輕輕叩了兩下，裏面立即有反應：「進來吧。」

韋信也看得出，那門楣之上，顯而易見地，有一個傳眞鏡頭。

大概坐在辦公室裏的人，已經看見了他。

他和那二名女兵一樣，腰間同樣掛了一具袖珍的即時傳譯機，因此，他們儘管說着不同的言語，也可以即時聽到傳譯機爲他們將對方的言語譯過來。

韋信被帶了入去。

二名女兵彷彿有了默契，只將韋信搜查一下，證明他身上未帶武器，便讓他坐下來。

那位漂亮的女將軍，揮揮手，二名女兵退了出去。

「你叫什麼名字？」女將軍態度十分和藹，全無敵意。

「韋信。」

「飛行員嗎？」

「是的。」

「知道我爲什麼把你找來嗎？」

「嗯——」韋信搖搖頭。

「那麼，你試猜猜吧。」

「對不起，我很蠢的。」

「因爲你有胆有色。」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們有你射擊小黑球的紀錄片。」

「嗯——」韋信開始有點担心，「你不喜歡我的行動，所以——」

「不！絕對不是那回事，你放心好了。」這位女將軍似乎已猜到了韋信想說一些什麼。「你是飛行員，當然要接受上司的命令，所以我們並不會因此而怪你。」

「然則，你——」

「我希望你留下來。」

「嗯——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我們娜拉絲人和你們祖必達人，基本上並無大分別。除了言語上有些不相同之外。」

「但是，我有任務在身。」

「我會向你上司交代的。」

「不過——」

韋信還想說些什麼，但是，那位女將軍已經出去了。

接踵而入的是一名守在門外的女兵。

女兵顯然是奉了上司之命，入來監視住韋信的。不過却十分友善。

她一直瞪住韋信笑道：「你眞是有福氣啊！」

「你說什麼？」韋信根本不知道她話中的眞正含義。

「難道你還不知道麼？」女兵神秘地笑了笑，又說，「我們將軍看中了你。」

韋信這才恍然大悟。

他順口問：「你上司叫什麼名字？」

「西維亞將軍，是女皇的心腹。」女兵道。

「她還未結婚？」

「當然未，傻瓜。我們娜拉絲星球的男人實在太少了。」

「我們還有任務在身，怎可以留下來？」韋信担心地說。

「你眞是個傻瓜，你以爲你們能依原定計劃到地球去探險麼？」

「爲什麼不能？」

「當然不能，因爲我們也要去！」女兵道，「如果讓你們去了，以後我們怎麼辦？」

韋信終於明白了：「原來你們用小黑球困擾我們，正爲了這緣故。」

「不錯，就是爲了這緣故。」

「你們那位女將軍呢？」

「她要繼續指揮作戰。」

「我到底要在這裏等到什麼時候？」

「你可以隨便坐坐。她很快又會再入來看你的。」女兵指指一張椅子。

韋信無可奈何地，坐了下來。

× × ×

「祖必達星球」的族長，已經和「娜拉絲女皇」取得了連絡。

現在他們分別在兩個星球之上，遙遙相對地，展開談判。

那是利用無綫電傳眞系統，再以通訊衞星，加以轉播。

族長表示抗議。因爲「祖必達人」的太空船受到困擾。

但是，女皇却提出了「反抗議」。

她的理由就是：地球上的豐富資源，首先是由她們發現的。

但「祖必達」族長却不同意女皇的說法。

於是二人僵持不下。

× × ×

「祖必達人」的族長，要把「射綫號」船長卡爾召回。

族長有什麼話要對卡爾船長說，本來可以利用無綫電話交談。但是，如此一來，一切秘密可能盡被對方偵知。

所以，族長要船長迅速飛返「祖必達星球」去一次。

然而，「射綫號」太空船已被小黑球所困，爲避免誤會，卡爾必須徵得對方的同意。

因爲此時此地，任何誤會，也會造成一場大混戰！死傷必然嚴重。

透過無綫電連絡。「娜拉絲」星球上的西維亞女將軍，非常大方地，「批准」船長返回「祖必達星球」去。

這時候，所有屬於「射綫號」太空船的戰機和飛機，均已回防。

唯一只有韋信，連人帶機，至今仍變了「俘虜」。

不過，茜維亞女將軍，亦已將韋信的下落，告知了對方。

× × ×

「祖必達」的族長見到了卡爾船長時的第一句問話，就是：「你究竟怎麼樣搞的？」

卡爾解釋道：「這是事前無法預料得到的事，族長。」

族長道：「早知如此，我們明知繞道前進會浪費時間，也總好過現在這樣。」

卡爾道：「如果他們存心與我們爲難，無論走到何處，他們一樣會設法對付我們的。」

「現在我們該怎辦？」

「我想先聽聽族長的高見。」

「你覺得那些小黑球的威力如何？」

「暫時很難估計。」

「你不是說，已爆了一枚？」

「是的，但那是我們的飛碟加上的效果，飛碟內有炸藥。」

「你不要忘記，『射綫號』是一艘有如堡壘似的遠程太空船。十分堅固。」

「我當然明白，族長，我是負責監督建造這艘太空船的人，怎會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堅固，只怕也難敵那些小黑球的威力。」

「你的意思是：主和？」

「是的。族長。」卡爾又說，「你也知道，我們所有精華，盡在這『射綫號』之上，任何差錯都會令我們得不償失。」

「主和，豈非等於投降？而且，他們絕不會就此滿足。」

「我以爲：我們不妨先拖下去，然後再小心籌劃下一步行動。」

族長支吾一會，終於也同意了船長的意見，不再主戰了。

於是，族長開始照船長的意思，向「娜拉絲」星球的統治者——十三世女皇示意：他們可以仔細談判一下。

× × ×

「娜拉絲」星球上面的人，都可以悄悄地舒了一口氣。

因爲「祖必達」星球方面的人，並無打仗的打算。

× × ×

「娜拉絲」皇宮之內。

女皇剛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茜維亞女將軍也出席了這一次宮廷高層會議。

會議的目的，主要爲了應付即將舉行的兩星球之間的「高峯會」。

身爲「娜拉絲」女皇的娜拉絲十三世，她當然了解到「祖必達」族長在會議席上要提出一些什麼問題。

她們唯一掌握到的，是將「射綫號」困在太空中。

這也正是她們將來的「談判本錢」之一。

在女皇的想像中，「祖必達人」勢必提出「雙方合作」。

在情理上，這是十分合邏輯的事。因爲人家去地球在先，現在既然阻止人家繼續前進，人家肯與她們合作，已算是讓步了。

但是，女皇的目的却不在於此。

她要「祖必達人」完全退出這件事。

當然，對方未必答允。

然而在另一方面估計，「小黑球陣」可能令對方心寒。

因此，就是答應下來，亦不足爲奇。

會議開完了之後，各人亦紛紛離開宮廷，除了女皇之外。

其中茜維亞將軍最爲焦急。

她心裏明白：家裏正有一位「人客」等着她回去；那是一個十分英俊瀟洒的青年人。

他當然就是韋信——「祖必達人」，「射綫號」上一架戰機的飛行員。

韋信差不多是在被人軟禁的情況下，留在這兒的。

當茜維亞女將軍剛登上了她的座駕車之後，那輛全能汽車已急不及待，凌空飛去。

那是由一名軍方女司機控制的全能汽車。

茜維亞女將軍的影子幾乎還未消失，已有人在後面說她的壞話。

說話的二個女子之中，一個是茜維亞的下屬——范妮妮。

范妮妮對她的同事道：「眞不要臉，如果女皇知道了一定不會放過她。」

「你指那個飛行員？」另一名有份參加宮廷會議的女子問。

「是的。他是祖必達人。很英俊。」

「你怎麼知道？」

「我負責用無綫電追踪攝影，又怎麼會不知道？」范妮妮道。

「聽說只是個俘虜。」

「俘虜？」范妮妮差些兒就忍不住笑了起來，「希望我們這位女將軍切勿做了人家的情塲俘虜才好。」

兩個女人相顧一笑。

然後二人又分道揚鑣，各自離去。

范妮妮心裏很不平，也很不舒服。她本來有全能車代步，却棄而不用，反而走路。

「范妮妮小姐！」突然背後有個男子的聲音在叫她。

她回頭張望，却是個陌生人。

「你是誰？」范妮妮問。

「我叫亞達，你忘記我麼？」

「嗯——對不起，我想不起在何處見過你。」

「當然是在娜拉絲星球之上。」

但是，范妮妮却發覺對方的聲音，竟然來自腰間。

意思並非指對方是個怪物，否則，又怎麼會在「腰間」有個咀巴？

那只是指他腰間有個「傳譯器」，那兒常常有聲音傳出。彷彿腰間有個咀巴一樣。

意思十分明顯，對方不是本星球的人；而是不懂當地方言的。

「上次我來此旅遊觀光，參加過一次舞會，我在舞會中見過你。范妮妮小姐。」對方非常有禮貌，令范妮妮很生好感，更加不會責罵他。

范妮妮左思右想，幾時參加過什麼舞會？

不過，對方既然叫得出自己的名字，相信也不是白撞。自稱亞達的人，並未穿任何制服，只是一般的便裝。

因此，他的外型並不太過吸引人。但是，他在這星球之上，肯定是受歡迎的。

范妮妮搭訕着說：「你最近又來這裏麼？」

「是的，我已逐漸愛上了這個美麗的星球。」亞達道，「但聽說今天可能有事發生，交通已經中斷了。」

「你是指到別的星球上去的星際列車麼？」

「是的，我是指到祖必達去的星際快車。」亞達說。

「那只是暫時性的停開。」

「暫時性？唉，那麼我們眞的不知怎辦。」

「相信很快即可恢復。你忍耐一下吧，反正是旅遊觀光，多玩一兩天，又算什麼？」

「本來是的，但是我——」亞達面露尷尬之色，苦笑道：「我身上的錢都用光了。」

「你的意思是否想向我借一些錢？」

「不！不！」亞達忙又說道：「我們只見過一兩次面，就開口借錢，太不成體統。」

「那你想怎樣？」

「可否借宿一宵？」

范妮妮正是求之不得。

這情形在別的星球，甚至地球，也認爲近乎荒唐。

但是，在「娜拉絲」，這是見怪不怪的事。也許，因爲這星球之上的女人多過男人的緣故吧。

於是，亞達就跟了范妮妮返家去。

沿途上，他們更加談得投機。

亞達雖然不算英俊，却很有「男人味」；很多女人喜愛這一類型的男子。

當然，范妮妮就更加喜歡。

爾虞我詐　鬥智鬥力

「娜拉絲」星球的皇宮之內，重要大臣正不斷出入此間。

娜拉絲女皇忙於接見各大臣，因爲一次星際會議即將召開。

女皇即將和「祖必達」的族長舉行一次「高峯會」。

女皇一方面要徵詢各大臣的意見，另一方面也要籌備會議議程。

正當女皇忙得團團打轉之際，皇夫德斯已悄悄溜到了囚室那邊去。

德斯要探望尤蓮妮。雖然德斯也知道，尤蓮妮一定會生他的氣。

德斯是皇夫的身份，在宮廷內外，自然亦可以通行無阻。

德斯見到了尤蓮妮，似乎有些意外，因爲尤蓮妮不但未生他的氣，還表現得異常冷靜。她悄悄對他說：「他們有沒有檢查過我那架飛機？」

「有！」這一次，反而令德斯有些生氣了，「你不該對我說謊，飛機上並無什麼反雷達系統，爲什麼你却說有？」

「我怕你不肯上機。」尤蓮妮又說：

「他們都搜過我的飛機？」

「不！這陣子大家正忙個不了，只不過女皇對你所講的反雷達系統，深感興趣。」德斯又說，「但她却搜不到。」

「那好極了。德斯，你小心聽着！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救我們。」

「什麼辦法？」

「我機上有自動錄音開關，以及自動輸送播放裝置。那天，你也聽過我向別的星球呼喚時的情形。」

「是的。」

「你快去將我錄下的聲帶，重新播放一次。」尤蓮妮十分緊張地說。

「我担心未必有用。因爲飛機上的儀器，不可能把你的廣播，輸送得太遠，別的星球的人們，却未必收聽得到。」

「平時就肯定收聽不到，但現在却可以。」尤蓮妮又說：「你忘記了離我們不遠處的太空，有一艘祖必達太空船麼？」

「但是，你却忘記了，他們本身正受到我們的監視。」

「那是另外一回事。總之，只要他們聽了我的廣播，一定會來設法救我。」

「好吧！讓我試試看。」

德斯已經進來很久。他剛想走，却又給尤蓮妮叫住：「德斯，等一等。」

「你這麼快就走。」

「嗯——我怕被他們懷疑，女皇對我叛逆的事，還掩飾得很好，所以宮中的人才准我來來往往。」德斯又安慰尤蓮妮：「乖乖的，安心在這裏，我會依你說話去做。」

「德斯——」尤蓮妮情深欵欵地，隔住鐵栅，瞪住她的情人問道：「你還愛我嗎？」

「當然，我始終對你一樣。」

「記住，如果聲帶已被破壞，還有最後一着，就是反雷達的設計。」

「你眞的發明了這東西？」

「怎麼連你也懷疑起來了？」

「我以爲你只不過哄哄女皇。」

「我已擬出了藍圖。」

「也在機艙內？」德斯問。

「是的。」尤蓮妮道，「希望他們搜不到，否則，我們可能就此完了。」

「你眞的設計成功了？尤蓮妮？」德斯一再追問，是由於他也曾參加過「反雷達」的設計和試驗。結果都失敗了。

然而尤蓮妮却答得非常肯定：「要感謝那小黑球給我的啓示。小黑球的特別混製的合金，既可抵禦得住死光，於是我靈機一觸，覺得它可能另有作用。於是我也用它試製反雷達儀器。再修改一下關鍵性的地方，果然成功了。」

德斯因爲進入皇宮，做了皇夫之後，一直沒有到科學研究院去，所以，他又問：「你有沒有試製過一具實物？」

「沒有。」尤蓮妮道，「不過，我已將舊有的一具，就是與你合製，但當時不成功的那一具，多方改裝，例如用新合金——亦即製造小黑球的黑色合金，製造主要配件，再修改一些地方。放在飛機上，試飛過雷達探測器，探測器全無反應。因此，我肯定我的設計已成功了！」

「你眞了不起！」德斯讚嘆道，「你的確是這個星球上面最出色的女科學家。因爲我們科技的先進，要反新雷達可眞不

易。」

德斯的意思是：他們所用的雷達，已非地球人類昔日所用的。目前他們所用的雷達，是幾個星球人類普遍用的新設計。此等雷達幾乎可以探測一切飛行物體。

假如尤蓮妮所講屬實，她的貢獻的確偉大！

於是德斯離開了尤蓮妮之後，立刻到扣押飛機的地方去。

因爲德斯是皇夫，他要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人制止。

德斯登上那架屬於尤蓮妮的私人飛機，但搜來搜去，幾乎搜遍了全機，也搜不到尤蓮妮口中所講的東西。

沒有「反雷達儀器」設計的新藍圖，也沒有什麼聲帶。

德斯正待離去，那邊卻閃出了一個人影。後面還緊隨着幾個人。

那是女皇。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一邊走過來，一邊生氣地問道：「據說，你曾去探望過尤蓮妮，又見到你走到這裏來。到底你在幹什麼？」

德斯很鎮定！

他說：「是的，我的確探望過她。」

「你眞多情，原來你對她仍然念念不忘！」女皇也是女人；女人總是善妒多疑的。

德斯笑了笑：「你完全誤解了。我探望她，完全爲了她的新發明。她是個十分出色的女科學家，我曾與她同事，所以知道她有一種反雷達儀器的設計。這次她本來把藍圖也一併帶走。但是，我現在卻無法找到。」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半信半疑。

她親自登上那架私人飛機，發覺機艙有許多地方明顯地被人撬過。飛行紀錄用的黑盒，也失了蹤。

女皇沉吟道：「要不是有奸細混過入來，就是飛機下墮時掉失了。」

德斯不相信是飛機下墮時掉失的。因爲當時御林軍曾以「天網」將整架飛機「包圍」住，機艙門也沒有打開過。

但是，女皇聽過了德斯的解釋之後，對那些失去的東西似乎漠不關心。

德斯看見這情形，只要女皇不生他的氣，其他事情也懶得去理了。

× × ×

范妮妮滿足地躺在床上。

亞達也躺在同一張床的另一邊。

他們各懷心事，默默無言。

「你什麼時候回去？」范妮妮忽然打破了沉默，首先問她的枕邊人。

「回去？」亞達忽然自胡思亂想中驚醒過來。表現得有點作賊心虛。

「是的，我的意思是，你幾時返回『射綫號』太空船？」

「嗯——」亞達這一回才眞的吃驚起來。

他本來就是「射綫號」太空船的一名飛行員，這次是奉命「滲入」。但他卻瞞住范妮妮說，只是日前來訪的一名遊客，由於兩個星球之間局勢緊張，星際交通中斷，才滯留於此。

然而現在聽范妮妮的口吻，她對自己的身份，似乎早已瞭若指掌。

范妮妮笑了笑：「你難道要永遠留在娜拉絲星球之上麼？你當然要返回你的太空船，然後再返回你的祖必達星球去。因爲目前這個情況，你們已不可能再去地球了。」

亞達張大了咀巴。

他好久也說不出話了。

好一會兒，他才吶吶地問：「你怎麼知道我的身份？」

「我當然知道。」范妮妮道：「你曾駕駛編號：X—714戰機，自射綫號太空船出發，用死光槍射擊我們佈下的小黑球。當時我負責利用無綫電雷達追踪設備的攝影儀器，在太空中跟你鬥快，所以你這副尊容，即使沒有戴上頭盔，我也不會完全忘記掉的。」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不告發我？」

「你問得好。可惜，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眞正的答案。」范妮妮聳聳肩，「也許，我們這個星球的男人太少了，我渴望有你。」

「但是，你明知我的身份，爲什麼你還——」

「別再說下去了，你要走，就趁早走吧！遲就逃不了。」

「你放我走？」

「是的，難道你還有所懷疑？」

「不！我不會自己走。」

「爲什麼？」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齊走。」

「嗯——這是什麼意思？」

「除了我喜歡你之外，就是：爲了你好。」

「我仍不大明白。」

「我們兩個星球之間，這次將爲了爭取地球上的資源，無可避免地，發生一次戰爭。你不走，我怕你會遭不測。」

亞達的話，令范妮妮十分感動；她怔怔地說：「我遭不測，你會難過？」

「是的。」亞達深情地吻了她一下，「范妮妮，答應我，跟我一齊走吧！我會要求船長，讓我們在一起離開這兒的外太空。」

「你們如何擺脫那些要命的小黑球？」范妮妮反而替亞達他們担心。

「我們一定有辦法反敗爲勝的，一切妙計早已安排妥當。」

范妮妮不敢相信地，瞪住亞達：「你們有辦法反敗爲勝？」

「是的。你等着瞧好了。」亞達充滿信心地說：「祖必達人終會順利到達地球去！」

范妮妮無限柔情地，躲進了亞達的懷抱中，倚偎着。

她嬌羞地說：「我想不到你竟然會對我動了眞情。」

「難道你對我——就只是存了玩弄之心？」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男女間的事，有時眞難預料。」

「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走吧！」亞達催促着她，「天快黑了。我還有事要辦！」

范妮妮終於想起了，亞達突然之間出現在街上，當然不是來玩的。他可能另有任務。

「你們到底打算怎麼樣？」范妮妮忍不住問。

「我不能告訴你。總之，如果你相信我的，就快些跟我一齊走，我會令你幸福的。」亞達已翻身下了床。

范妮妮看看窗外，的確快要天黑了。

她一邊按鈕，一邊離床穿上了衣服。

那一排按鈕就在床頭，有些負責照明，有些則負責飲食。

「娜拉絲」星球和「祖必達」星球，都是屬於同一個太陽系的。就像地球和五大行星一樣，他們都同樣有人類存在。

這兩個星球亦同樣繞太陽運行，所以有晝夜之分。

范妮妮一邊穿衣服，一邊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皇宮。」亞達終於說出了一些眞相，「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你們要對付女皇？」

「不！我們要她何用？」

「那麼，你到皇宮去幹嗎？」

「到時我一定告訴你。」亞達這時已穿好了衣服。他又問道：「有沒有吃的喝的？」

「有的。」范妮妮往牆邊一指，「七號櫃有酒，也有其他飲料。八號櫃有食物。你自己動手好嗎？」

亞達走到一列櫃前，伸手拉開了七、八兩個編號的櫃內。

裏面亮了燈，有酒、有肉。

其中有些食物還是保暖的，香味攻鼻，很易令人引起食慾。

亞達取了兩個杯，倒了紅酒，也取出兩份可口的食物，那是兩份保暖的晚餐。

亞達讚嘆道：「你們很懂得享受，這份晚餐的味道可不錯。」

范妮妮道：「我是稍爲例外的，因爲我在秘密基地工作，待遇較好。不過，我們的食物和其他資源，已經不多，必須找新的供應！」

「是的。」亞達也說，「我們這一個太陽系的各星球，資源已逐漸缺乏，必須向外發展。」

「其實，如果我們能携手合作，多好呢。」范妮妮嘆了一口氣，「爲什麼雙方一定要獨佔？」

「這也不難理解。地球資源豐富，一個星球獨得，收穫自然豐富許多，一分爲二，就少了一半。誰願意？」

「但這只是想當然的事而已。誰也不敢保證，你們這次遠征地球會成功。」

「地球人比我們更自私，他們目前正是自顧不暇，加上科技都比我們落後，所以，我們成功的機會，實在很大。」

「無論如何，我們兩個星球合作的話，成功更可以保證。」

「可惜你不是這星球的女皇，我又不是祖必達星球的族長。」

二人會心一笑。

他們雖是初次見面，卻親熱得像蜜月中的夫婦一樣。

范妮妮道：「告訴我關於你這次的任務，讓我心理上也好有個準備，然後準備一些什麼應用的工具去帮你。」

「你眞的肯帮我？」

「你還在懷疑我？」

「我只是怕你捨不得離開這個星球，因爲你的生活的確比起一般人好許多。」

「那又有什麼用？」范妮妮道，「再好我也不會稀罕。只因爲我是人，人是需要精神生活的。你瞧！我孤零零一個人在這裏，一點愛情生活也沒有。沒有情、沒有慾，沒有精神寄托，再好的物質享受，對我也起不了作用。」

「嗯——」亞達想了想，終於說：「不怕坦白告訴你，這次我們混入來，目的只爲救一個人。」

「我倒明白了，你要救的人，我可能也見過了，是你的同伴韋信，是不？」

「不！你猜錯了。」

「那麼，你要救誰？」

「嗯——」亞達欲言又止，他內心顯然有太多的顧慮！「你眞的想知道？」

「是的，別浪費時間了。」范妮妮催促着說，「如果你眞的要到皇宮裏去，相信也只有我可以帮你的忙！」

「如果你眞的可以帮我，先給我吃下一顆定心丸，我想知道，你如何能助我進入皇宮？」

「那麼要看你救的人是誰。如果是皇夫，可能非常麻煩，因爲他在女皇的寢宮之內，那兒御林軍林立，我怕難越雷池半步。」

「其實嚴格來說，我們要救的人應是兩個，那正是皇夫和他的愛人尤蓮妮。但迫不得已之時，我們單是救出尤蓮妮也可以。」

「唔——我倒明白了。你們祖必達人大概已偵知小黑球的設計人是誰，所以才會有今次的行動。對了吧？」

「這些我倒不清楚。總之，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亞達說着，已將一個包裹挽在他的手裏。

范妮妮一直以爲這是衣服的包裹。

亞達很小心地打開那個包裹檢查，裏面原來有一支死光槍。

范妮妮又問：「你一個人來？」

「不！還有人。」

「誰？」

「到時你自會明白了。」

「我想到了，原來你不是來救韋信，而是和韋信有了默契！」

「是的。」亞達直認不諱，「稍後，我們就會取得連絡。」

至此，亞達看看手腕上的儀器——那是集中幾項用途的，有計時、訊號以及傳譯等等。

亞達打開了訊號收發掣，希望和他的同伴取得連絡。但是，過了許久，亞達仍然收不到韋信的回音。

他感到有些吃驚！

情場戰場　勝負難分

韋信發夢也想不到，像茜維亞這位女將軍，在閨房之內，竟然如此風情萬種。

要不是韋信早已了解茜維亞的身份，他會以爲她是個風月場中的女郎。

然而，韋信曾見過她在辦公室的樣子，那時她穿了全副戎裝，神情非常之嚴肅，眞的是達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境界。

現在又怎樣？

現在她正赤裸着身體，在浴缸中一邊哼着小曲，一邊洗滌。

浴缸面對睡床。

韋信正在床上沉思。

他並非為茜維亞女將軍的風情萬種着迷，只為他的心上人傷神。

他的心上人高蒂，假如這時候知道他和茜維亞如此纏綿，她一定會十分傷心。

但是，高蒂是否已經知道了他被這位女將軍看中？

本來韋信在高空被迫降之後，曾一度與「射綫號」總部連絡。

當時他的上司警告他切勿反抗，因為他們的太空船正受到要脅。

因此，他才這麼馴服地，由兩架「娜拉絲」戰機押着降落。

結果他遭遇到的一切後果，真的是連他發夢也想不到。

茜維亞看中了他，把他視為愛人，當作丈夫，令他享盡了溫柔。

這情形，若然換上別的男人，可能樂不可支，開心已極！

但是，他已有了愛人——高蒂。

高蒂還是在「射綫號」太空船上担任無綫電通訊工作的。

就憑她日常所担任的工作，她可能已經知道了此刻的韋信正在幹些什麼。何況不久之前——就是他被人帶到這兒來，而茜維亞當時則進宮中開會未返。

韋信當時正感苦悶之際，他手腕上的袖珍儀器，就發出了訊號。

這是「祖必達人」設計的多種用途袖珍儀器，表面只像個計時用的腕表而已。

其實，這小小的東西除了計時、計數之外，還可以收發訊號，作無綫電通話機用。

除此之外，最少還有兩種奧妙無窮的用途：——

第一，可作即時傳譯。

本來附近幾個有人類居住的星球，科技的發展，大同小異而已！因為他們是屬於同一個太陽系的，而且早已有星際交通工具保持來往。

因此，他們所用的一般傳譯袖珍電腦，多數是配帶在腰帶之上。

此等常見的傳譯袖珍電腦，體積只有火柴盒那麼大小。却具有即時傳譯多種不同方言的巧妙用途，所以即使不是同屬一個星球的人交談，用不同的言語，也可以互相了解。

然而「祖必達人」却製造出更小型的，小到可以收藏在計時器之內。

因為他們想到，腰帶却未必時時配帶在身上，手錶型則更方便了。

第二，可作間諜通訊連絡之用。

就像現在一樣，韋信自被軟禁之後，只賴此與「射綫號」太空船保持連絡。

當高蒂在太空船上接收到韋信的訊號之後，曾問他在何處。

韋信當時不知道他的上司正在高蒂身邊，他開玩笑地說：「我在這裏走私，你相信嗎？娜拉絲的女人可真不錯啊！」

「去你的！」高蒂警告他：「彭洛隊長要跟你談話。你正經一些好嗎？」

彭洛就是他的上司。

彭洛隊長的地位，只比卡爾船長稍低。萬一卡爾不在，或不幸死了，彭洛依例立刻就上去，可以代替卡爾。

彭洛隊長當時就告訴他，他必須因利乘便，在這兒接受一項臨時委派的特殊任務。

彭洛隊長只是約略地向他發佈了命令。詳細情形，據說另外有人來告訴他。

他只知道彭洛另外還派人來和他合作，却不知道那人是誰。

直至到後來，他才曉得，原來是跟他合作慣了的亞達。

當時亞達已安全混到「娜拉絲」星球的首都來了。

他們透過袖珍通訊儀器，互相了解之後，便約好晚上會合的地方。

他們有了默契，晚上在某處地方會合之前，必須再利用袖珍通話器先行連絡一次。因為當時距離晚上還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這星球是人家的地方，他們又是身份如此特殊的人。

萬一出了事，一點也不意外！所以在會合之前先連絡一次是十分必要的。

韋信估計一下時間，現在也應該是連絡的時刻了。

他較早時已向茜維亞表示，在黃昏之前，他可以盡情歡樂。

他希望在入黑之後，到外面去瀏覽一下首都的夜色。

韋信知道茜維亞的地位，晚上她需要進宮參加一次御前會議。

早知她有這麼重要的約會，他就不會太過担心無法執行任務了。

他以為茜維亞進宮的時間也到了，所以她才匆匆離床洗澡。

但是，當他發覺自己身邊失去了一些物件之後，却有些焦急起來！

那物件照常理是不可能有失的，因為不久之前，他仍在使用。

即使茜維亞離開他身邊之前的一剎那，他們仍在交談。

他失去的正是手腕上戴住的計時器——表面上只是普普通通的計時器，但實際却具備有多種用途的。

因此，當茜維亞入浴之後，對方所有說話時的即時傳譯，就惟有靠放在床邊的腰帶——腰帶上通常配上了常見的傳譯小電腦。

韋信焦急地，四下裏找尋着那個計時器。

茜維亞這時已沐浴完畢。

她由浴缸走出來，忍不住問：「你找什麼？你不是說過要出去嗎？時間不早了，也該快些過來洗個澡。」

「我不見了一個小小的計時器。你看見嗎？」韋信仍在到處找。

「不必找了。」茜維亞一邊抹去身上的水珠，一邊說道：「我把它收好了。」

「什麼？」韋信驚愕地瞪住她，「你幾時將它拿去的？」

「造愛的時候！」茜維亞瞟了他一眼，會心地笑了笑，「我不想你分心。因為我發覺你當時似乎被那小東西分了心！」

韋信終於想起了。

是的，就是當他們如痴如醉的時候，茜維亞確曾埋怨過他分心。

他為了避免對方生疑，只好專心一點去對待茜維亞。

也許，她就趁住那時刻，將那小小計時器悄悄取去了。

韋信苦笑道：「你不但是一位女將軍，想不到原來還是一位女扒手！」

「快洗澡吧！」茜維亞對他又是嫣然一笑，「我要出去了。你懂得如何照顧自己了吧？我真担心你〃祖必達人落後，不知道如何使用這裏的現代化設備。」

「你錯了！」韋信道：「要不是說笑，一定是你從未到過祖必達星球，說句實在話，有許多事物我們比你們更先進。」

這時候，茜維亞已穿好了衣服。

韋信心裏想：赤裸裸的茜維亞，與穿上了全副戎裝的她，簡直是兩個人。

然而，當時他已無心欣賞眼前的一切，他只焦灼地問：「請把計時器還我可以嗎？」

這只是一種禮貌。

在他的想像中，她一定會還給自己，因為那不但是自己的東西，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目前他們已離床，再也不怕「分心」了。

但是，茜維亞却笑道：「想不到你這個人如此笨拙，我們做了朋友，難道連見面禮也欠奉麼，我已不計較，親自動手去取，你却好意思開口取回，不怕我難為情麼？」

韋信這一驚真的是非同小可。

他央求着說：「不，那是我父母給我的紀念性物品，你要什麼都可以，就是那小小計時器不可以，請立即還給我吧！」

「你說要什麼都可以，是不？」

「是的，我可以考慮用別的東西去交換——」

「不必考慮了。」茜維亞的面色驀地一沉：「我已經想到了，就是用你的性命交換！」

「什麼？」韋信強作歡笑，「將軍，你……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誰有興趣跟你開玩笑？」茜維亞突然「拍」的一聲，重重地揮動了手中的皮鞭，在她的皮靴之上打了一下。

「你……你何必這麼生氣，那東西根本就不值錢。」韋信怕節外生枝，「你要了它算了，我回去之後再買一個。」

他明知沒有了計時器不要緊，問題只是：如何連絡上亞達？

不過，既然對方現在這麼認真，格於形勢，又何必令她生氣？

只要她放心留下自己在這屋內，他還有機會將計時器找回。

即使退一萬步說：找不到，只要他按時到約好的地點，仍有希望見到亞達，除非亞達不幸出了意外。

因此，他惟有強顏歡笑，希望讓茜維亞對他恢復信心。

他曾在茜維亞最感到開心的時候哄過她：他會留下來。

他會在晚上外出片刻之後，再回到這兒來等她由宮中回來。

當時，茜維亞不但相信，而且表現得十分高興。

其實只有他心裏明白，他又怎會再回來？

他會與亞達完成任務之後，就離開「娜拉絲」星球，返回「射綫號」太空船上去。

所以，現在他只希望茜維亞快些進宮去。

可惜，茜維亞面孔上的怒容已越來越明顯。

他暗暗吃驚，他似乎感覺得到，問題已不再限於「紀念品」上面。

果然，茜維亞冷冷地說：「你真有種！居然在我面前賣弄花巧！」

儘管明知有事，他還是力持鎮定：「好端端的，又何必為了此事而破壞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交情和友誼？」

「住口！不要再企圖用感情矇閉我！」茜維亞盯住韋信：「別裝蒜，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飛行員啊！你早就知道了！」韋信硬住頭皮說道。

「那只是表面的。」茜維亞的手上，忽然又多了一些東西。

那正是他的計時器。

他心裏一凜：可能身為女將軍的她，已經看出了這計時器除了計時，計數之外，還有間諜用途，否則又如何會生氣？

果然，茜維亞道：「別當我是個普通的女人，我早也感到這東西太不平凡，聰明的，你還是自動告訴我，你們有些什麼企圖，否則，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你已知道，我是『祖必達探險隊』中一名飛行員了。」韋信又說：「隨身携帶一些袖珍儀器，你又何必大驚小怪。」

「你很會說話，也够聰明，可惜我並不蠢！」茜維亞冷然一笑：「這是間諜儀器，具有多種用途，我一眼就看出。」

「你是一位女將軍，當然有辦法知道它的真正性能，不過，這又有什麼出奇？飛行員身上精細儀器多得很，我那架戰機之上，還有許多東西是你意料不到的。」

「那麼，我真的要開開眼界了。可惜我時間已經無多——」

茜維亞看看她自己的腕表。

這時候，她身上的傳音儀器傳出了她一名女助手催駕的聲音：「將軍，進宮開會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立刻就出來，」茜維亞說着，又回頭對韋信說道：「如果你够聰明的，就乖乖的在這兒等我回來，這裏有你所須的一切。萬一你有三心兩意，我怕你就此完了……」

茜維亞一陣風似的，走了出去。

韋信急忙衝到房內，雖然他明知自己還未穿好衣服。

他希望來得及在門鎖上先做手脚，等一會兒就無法離去。

但是，那房鎖十分機巧而穩固。

門掩上之後就鎖上了，韋信簡直完全沒有下手的機會。

他試完再試，門却絲毫未為所動。

他呆在那門後，獃住了。

× × ×

亞達難得征服了范妮妮。

范妮妮已答允和他一齊進宮去，把皇夫德斯和尤蓮妮救出來。

只要范妮妮答允，亞達覺得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因為他的確親眼見過她可以自

由進出宮廷的大門，那當然方便不少。

但是，現在却無法與韋信連絡上，怎麼辦呢？

亞達看看約好的時刻已到，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范妮妮已知道他的身份、計劃和行動等等，看見他急成這副樣子，忍不住說道：「何不先向你的上司請示？」

亞達這時才如夢初覺。

是的，剛才亞達眞的是急得昏了頭腦，既然出了意外，爲什麼不先向他的上司連絡一下？

於是，亞達扭開袖珍儀器上的遠程通訊機掣，與太空船先取得連絡。

首先是太空船上一名女通訊控制員的聲音，那是高蒂。

高蒂就是韋信那位心上人。

她本來已經下班了，但爲了韋信正在危險邊緣執行任務，她一直留在指揮船之內，協助另一位女同事。

剛才高蒂就以爲是韋信有消息回來，急忙與對方通話。

當她發現對方原來不是她的心上人之時，雖感失望，仍忍不住問：「亞達，你怎麼了？」

「快請彭洛隊長，我有緊急請示。」

亞達急不及待，是由於時間已經到了。

豈料高蒂却不知道他的心情，反而問道：「亞達，韋信怎麼樣啦？」

亞達一時忘了兒女私情方面的事，只有實話實說，說道：「我無法與韋信連絡，我正担心他出了意外，快替我請隊長過來。」

高蒂本來已經够担心，現在更加吃驚不少。

本來她還想問下去，可惜，彭洛隊長已走到了她的身邊來。

「是不是亞達和韋信？」彭洛隊長問道。

高蒂幾乎答不出話來，因爲這刹那間，她差些兒昏了過去。

亞達說韋信出了意外，到底是出了什麼事？她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壞的方面去。

高蒂將咪高峯交到彭洛隊長的手中。

本來這種遠程無綫電通訊儀器，可以不用咪高峯也一樣可以令雙方交談。

但是，由於距離較遠，如果聲音不集中，會將四周的雜聲也一併收了進去，對方聽來可能會有困難，甚至模糊。

亞達向彭洛隊長報告。

彭洛知道韋信在茜維亞女將軍手中，脫不了身亦非意外。

他吩咐亞達：「如果你再無法跟韋信取得連絡，那你就自己設法完成任務吧，別忘記，這件事對我們十分重要！」

「我明白了，隊長，」亞達只好說，「我會盡量想辦法的。」

× × ×

「你的上司怎麼說？」范妮妮非常關心的，在旁問亞達。

亞達道：「他要我自己唱獨脚戲。」

「那麼，看來你更加非我不行了，」范妮妮得意洋洋地說。

這時候亞達本來需要去會韋信。

但是現在，既然他們無法連絡上，亞達惟有對范妮妮道：「你如何帶我混入宮裏去？」

「你等着瞧好了。」范妮妮故作神秘地，眨了眨她的眼睛。

但是，亞達非常焦急地對她說：「你不能再賣關子了，我必須知道你的辦法是否安全可行，然後才跟你去！」

「你不信我？」

「現在已不是信與不信的問題，而是；萬一你的辦法有漏洞，那麼就用我的參考！」

「你也有辦法？」

「是的，我們當然事先也有一套辦法的。」

「那你先說出你的辦法，讓我聽聽好嗎？」

「我已帶備了化裝用具——」亞達拍拍他那個一直隨身携帶着的手提箱。「我準備化裝成一個女人——」

亞達正打着手勢形容，這邊范妮妮已笑得闔不上咀巴。

「你笑什麼？」亞達還洋洋自得：「我的化裝術十分到家。」

范妮妮這時候才說：「你們祖必達人的確太過幼稚得可笑。」

「嗯——你，你說什麼？」

「你以爲我們的皇宮是什麼地方？你以爲我們娜拉絲人還像地球人那麼落後嗎？」范妮妮這時候才正經地面告亞達：「我們宮廷門口雖然有守衛，但是，他們的任務並非搜查出入宮廷的人，只是從旁監視。」

亞達怔怔地獃在一旁。

亞達也曉得宮禁森嚴，但却想不到其中有什麼關鍵。

直至范妮妮告訴他：原來出入宮廷的人，當進入宮中心臟地帶之後，便須要把雙手伸入一副電腦儀器之內。

那電腦直接控制了一度鋼門，任何人在電腦資料中沒有預先存入檔案的，都難越雷池半步！

所謂「電腦檔案」資料，就是指那雙手——手掌上的指紋。

既然這些人都與我們地球人大同小異，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有指紋，而且，指紋個個不同，就像我們地球人一樣。

亞達覺得，如果范妮妮所講屬實，那麼，豈非只有范妮妮一個人可以入宮？

亞達洩氣地說：「然則，我們如何能把尤蓮妮他們救出來？」

「所以你必須靠我。」范妮妮說，「我可以自由進出宮中。」

「那麼，你又有什麼辦法？」

「我的辦法就是——」

范妮妮說到這裏，將一張似乎特別的紙，放在桌上。

「這是什麼意思？」亞達呆住了。

范妮妮笑道：「你這種頭腦，如何担任這種工作？」

「可是叫我把雙掌印上這紙張之上？」亞達只能憑想像這麼說。

范妮妮却點點頭：「這是唯一的辦法，你把雙掌掌印留下，我還要設法把它送入電腦中去，如此一來，你的指紋和掌印，便可以灌入電腦去，讓他們以爲你是有權入宮去的人。」

亞達想想也是道理。

不過他又說：「如此一來，豈不是要再等若干時間？」

「當然，你必須給些耐性，在外面等我，否則，有什麼不測，可不關我事，你也別怨我不帮你的忙。」

在毫無辦法的情況底下，亞達也惟有答允下來。於是，他把雙掌印下掌模。

范妮妮小心翼翼地，將那張紙保存起來。

然後，他又吩咐了一些步驟，叫亞達牢記在心裏，亞達自然不敢不從。

最後，他們才雙雙外出。

× × ×

「祖必達人」所控制的「射綫號」太空船，正陷於極度危險的邊緣。

因爲整艘太空船外面四周，都附滿了那些黑色的小球。

「祖必達人」無法測出這些小黑球裏面究竟是一些什麼。

他們曾派人到太空船外面，取回一枚這種小星球。

雖然他們也明知這是萬分危險的事，但在卡爾的指揮下，太空船上的專家們，也小心翼翼地，將一枚小黑球，搬進了「危險艙」去。

「祖必達人」這一艘太空船十分龐大，簡直就是一個活動的太空基地。

所以，太空船內部固然分成多層，船艙也分隔得一清二楚。

萬一其中一個出了事，希望也不要牽連到另一個艙。

這「危險艙」則在船尾部份，假如一旦發生爆炸，它將迅速脫離母船，如此一來，即使犧牲一個船艙，一部份人，也不致影响了大局。

現在一班專家已用各種儀器和方法將那枚小黑球仔細分析研究過。

但是，令他們非常失望。

因爲小黑球是用一種很特別的合金製成的空前堅固的外壳。

這種合金幾乎令到所有在塲的專家們都爲之束手無策。

它表面是黑色的，但却無法探測內裏的眞像，更難透視。

就以「祖必達人」的科技而言，他們已能够發展一種足以透視金屬物體的「X」光，但小黑球就連這種「X」光也無法透視。

他們用最精密的儀器探測小黑球內部的實際情形。

但是，除了僅可知道小黑球之內有些非常强力的炸藥之外，其他一無所知。

此中似乎又有了若干矛盾存在：爲什麼「娜拉絲人」一方面要令這黑球變得如此堅固，既然如此堅固，裏面的炸藥又如何令它炸開？

專家幾經研究，才發覺小黑球四周的合金之內，有一種十分活躍的原子成份。它表面十分堅固，但倘若內部一旦發生爆炸，這些原子就會立刻迅速起變化，變得十分脆弱。

也就是說，萬一小黑球內部發生爆炸，它四周的金屬體決不會發生阻難作用，相反，由於這種合金的堅硬達到了驚人程度，反而會在强力炸藥的推動下，向外急竄，無堅不摧！

這也正好解釋：爲什麼「娜拉絲人」要用這種特製的合金製成的小黑球的外壳了。

就以目前我們地球人類的科學常識而言，宇宙間一切物質，皆由各類不同的原子構成。

也就是說，原子是最基本的物質構成的最微小單位。

就拿一滴水來舉例吧，一滴水裏面含有三十三萬億億個原子。如果用數目字去寫，那就是「三三〇〇」的後面，再加上十八個「〇」。假如一秒鐘數一次的話，要數完這龐大數目得花多少時間？答案是：一百萬億年。

由此可見，原子是多麼微小的東西。

目前就憑我們「地球」上的科學家的水平，也僅僅知道一切物質大約是由九十種原子組合而成。

事實上，宇宙間的物質，是否只由這九十多種已知的原子組成？

答案幾乎是否定的。只不過目前我們地球人類的知識僅限於此而已。

正如「娜拉絲」星球人發展的這種小黑球外壳上面的金屬物質，它含有「鐵元素」的成份，却又包含了另一種不知名的新元素。

「祖必達」星球的科學家們又發覺這種合金是澈澈底底的黑色，並非由人工加色。

可惜他們除此之外，竟然一無所知。

甚至連此等小黑球爲什麼能在太空間保持一定距離的靜止狀態？爲什麼當一隻飛碟將其中一枚小黑球撞開了之後，它會自動「彈」回原來的位置？

因此種種，「祖必達人」的科學家們，也無法去理解。

也許在有足够的時間、足够的儀器和設備去研究之後，謎底終會解開，但目前是絕對無法確切明白其中眞相。

卡爾船長聽了太空船上科學家的報告之後，也惟有將報告轉回「祖必達」星球去，讓他們的「族長」也知道。

私闖禁宮　爲酬知己

在「娜拉絲」星球的皇宮之內，一次特別召開的「御前會議」正在進行。

參加這次御前會議的人，都是娜拉絲十三世女皇所信任的人。

假如在平時，他們要開一次會，根本無須集中在一處地方。

科學化的設備，已能令到每個人在原有的工作崗位之上，或者寢室之內，隨時隨地參加一項特別召開的會議。

他們可以利用電視傳眞的通話設備，互相交談，絕不受人數和空間的限制。

但是，那樣子却失去了「保密」的作用，太容易把重要的決定，讓敵方的間諜偵察到了。

因此，一切較重要的機密會議，只有到皇宮裏來召開。

會議室的一角，是一系列的精密儀器，以及電視傳眞設備。

此等設備大部份與郊區的秘密基地，互相連絡着。

此等設備的最大目的，是要讓女皇隨時隨地了解基地與外太空接觸的情況。

女皇現在就面告羣臣：「事情發展到目前這階段，我想先分析一下形勢：形勢肯定對我們娜拉絲人十分有利。」

「我們靠那些小黑球，一直困擾着他們，迫他們跟我們談判。

「遠征地球，本來是我登位後一直以來的夢想之一。

「但是，要征服地球，亦非一件太過容易的事。因爲這須要一套完整的計劃，一支配備完善的探險隊。一切就像『射綫號』太空船裏面所擁有的一樣。

「也許可以說一句，我理想中的事情，祖必達人已行先一步。

「因此，我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無法阻止祖必達人前進，就惟有看着他們成功，看着他們先完成征服地球的壯舉！

「到頭來毫無疑問，地球上豐富的資源和食物，都是祖必達人的了！」

娜拉絲十三世說到這裏，故意停住了一陣，等着去看各人的反應。

參加會議的人議論紛紛。

有人認爲應該立即消滅「祖必達人」那艘「射綫號」太空船。

也有人認爲：既然「祖必達人」願意坐下來談判，那何不求分一杯羹？

更有人認爲：目前已佔得絕對性的優勢，大可將「射綫號」太空船據爲己有。

娜拉絲十三世讓各人爭論了一會兒之後，又打手勢令他們靜止。

她綜合了各人的意見之後，便向羣臣細加分析：

如果要消滅「祖必達人」的「射綫號」太空船，目前來說，應該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因爲那些小黑球並非虛有其表，而是眞材實料的。

但是，萬一炸毀了「射綫號」，毫無疑問，我們可以阻止「祖必達人」遠征地球；但我們——「娜拉絲人」却也一無所得！

那麼，以目前我們佔得的優勢，把「射綫號」據爲己有吧！

然而他們必須顧及一個問題，就是人材與控制的技術問題。

因爲「射綫號」既是「祖必達人」精華之所在，其中自有許多優越的出人意外的地方，沒有專門技術的人，是無法了解的！

假如我們强行把整艘太空船奪取過來，自然是自行控制；既然不懂如何控制，豈非「得物無所用」？

因此，女皇綜合了各大臣的意見，加進了她本人的原意，認爲在談判中「分一杯羹」是最聰明的做法。

憑着目前的優勢，相信「祖必達人」但求「脫險」，決不會嗇吝這「一杯羹」的！

女皇就決定下來，吩咐明天參加第二回合談判的代表，憑這目標去爭取「娜拉絲人」的最佳利益。

當然，這只不過也是女皇表面上的決定而已。至於她的心裏還有什麼自私的想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 × ×

范妮妮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將被囚於天牢之中的尤蓮妮救了出來。

范妮妮的職位十分低微，甚至當晚在宮中召開的「御前秘密會議」，她也沒有資格參加。至於日間那一次，也是因爲她的上司茜維亞將軍的關係，有些由她一手拍攝的影片須要她用口頭講解，這才召了她入宮。

那是一些用雷達追踪拍攝下來的影片，自然都是與「祖必達人」和那艘太空船有關的。

然則，范妮妮又有什麼法寶，可以自由出入於宮廷之內呢？

原來她有個男朋友，那就是御林軍統領荷瑪。

荷瑪追求范妮妮十分熱烈，只可惜范妮妮對他却若即若離。

就憑着這點關係，范妮妮借故找荷瑪已沒有人阻止她；何況她還是茜維亞將軍的下屬呢！

范妮妮救出了尤蓮妮之後，想進入內宮，再救德斯。

但是，內宮是女皇寢宮之所在，等閒人等不易入內半步。

因此，范妮妮爲安全計，先把尤蓮妮帶了出宮廷以外，把她交給在等候中的亞達。

亞達幾乎不敢相信，范妮妮看見他怔怔地呆在一旁，催促他趕快離開這裏。

亞達却忍不住問：「還有德斯呢？」

「你先帶她走！」范妮妮說：「回頭我會來找你。」

范妮妮的意思是不想萬一出了事，就被人一網成擒！

亞達只好依她說話去做，帶了尤蓮妮先走。

× × ×

韋信很焦急！

他被困於茜維亞的閨房中，千方百計，總是無法可以逃出來。

惟有退而思其次，在房內大事搜索。

當然，他不會像竊賊，只想搜出一些有用的東西，尤其是他失去了的計時器。

他明知茜維亞這麼聰明，決不會將計時器留下，但他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帮助他離去的工具，例如刀斧，或者門匙之類。

可惜，到頭來他總是失望了。

眼看他與亞達約會的時間到了。他越是焦急，越加無法離去。

轉眼又是晚上。

他約會亞達的時刻，已成過去。

他不知道亞達會怎麼想。

如果他是亞達，應該怎麼做？

亞達是知道他在這裏的。那麼，他應該輕易查出「茜維亞女將軍官邸」之所在，然後設法到這兒來救他出去。

即使亞達知道一個人的力量是無補於事，也應該通知他的上司。

韋信的上司彭洛隊長當知道這兒的情形，也應該明白到應該怎樣做。

韋信也想過利用這房內的通訊設備，例如電話等等。

不錯，茜維亞是一位女將軍，她這閨房之內有許多常人亦未必有的通訊設備。

單單就是直綫電話，也有三個。

此外，還有室內的對講機，大概是通往隣房去的吧！

韋信記得初來時的情形，這兒有好幾個間房，分別住上了茜維亞女將軍的助手們。

身爲女皇信任的女將軍，自然有一班助手和隨從，問題是現在她們是否還在這間屋子裏？抑或已經外出了？

根據「娜拉絲人」的生活習慣，晚上很少留在家裏的。

他們日間工作，晚上的上半晚，多數外出尋找娛樂。

直至下半晚，他們才返家休息。然後翌日又一早起來工作。

但是，目前「娜拉絲人」正處於極度緊張狀態，茜維亞女將軍的助手們，會不會在家中安睡候命？抑或照常出外消遣？

韋信試按動一個室內對講機——那是內綫電話的一種。

韋信選擇這一具，是因爲他憑記憶，記得茜維亞曾經用過它，與一名女助手交談。

同時，這一具內綫電話肯定是沒有電視傳眞鏡頭附設的。

這是閨房，女人閨房中的事，很多是不能讓外人見到的。

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所以這兒的電話，都缺乏電視傳眞。

內綫電話的另一端，果然有反應！

對方既然講的是「娜拉絲星球的方言」，但韋信身邊有一具傳譯小電腦，所以他也可以聽到對方那女子在說甚麼。

那女子可能已到茜維亞的口頭吩咐，留下監視韋信。

所以她第一句的反應就是：「你需要一些什麼？韋信？」

韋信靈機一觸，答道：「對不起，我還不知道該怎樣稱呼妳，妳可以入來一次嗎？」

「有什麼事？你叫我安妮絲好了。」

「安妮絲，相信妳也知道我是外來客，有許多東西我根本不會用。」

「是的，將軍吩咐過了，只要小心你，不要讓你外出，你要什麼都可以吩咐我的。」

「那麼，就請妳先入來一次。」

「好吧！就請你等一等。」

韋信不知道那邊的情形，只要她答允入來，他的目的已達。

於是他立即準備好「迎接」她！

想像中，她當然不會是個弱質女子，雖不致神高神大，也是個女軍人的標準身裁。

聽說這星球上的女軍人，都受過嚴格訓練，身手不凡。

但是韋信心裏想：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受過訓練的軍人？

因此，他有理沒理，決定先將這安妮絲制服了再說。

只要制服一個，就不怕沒有辦法迫她帶自己出去。

韋信突然覺得自己太笨，他其實是早該想到了這方法。

如果他是早想到這辦法，這時候他可能已依原來計劃，見到亞達，正在和他一起執行任務呢。

思想間，外面有人叩門。

既然同是人類，人類的思想自有共通點，所以「祖必達人」在推門內進之前，禮貌上必先叩門，現在「娜拉絲人」也是一樣的有規有矩。

韋信揚聲叫道：「請進來吧！」

他很機警，也十分敏捷而且技巧！

他傳出招呼聲之時，人在門後較遠處，但叫了一聲之後，迅速又閃到門後去。

他這樣做自然有一定的目的，他希望對方以爲他在入門後的視綫之內，那就可能疏於防範，這樣他亦較易得手。

門開了。

對方竟然可以由外面開門進來，韋信也實在難以明白。

也許茜維亞這度門是特製的，當茜維亞在內時，可以由內上鎖，外面的人不能進來；相反，當她出去時，又可以由外反鎖。

但是，韋信已無閒思索！

他只看見一條人影進來，立即把門迅速掩上。

他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担心着外面還有其他人等。

進來的正是剛才的那一個安妮絲。

她進來時果然正在找韋信，想不到門却匆匆地掩上了。

她立即轉過身來，可惜已太遲了！

韋信不會因爲她是個女人而客氣對待她；她立刻被摔倒床上。

然而，她顯然也是個訓練有素的女軍人，身手不凡！

韋信正待第二次飛身撲過去之時，反而被她摔得飛落床下！

幸好床下是厚厚的地毯。

韋信知道遇上了强大的對手，更加小心翼翼，不敢怠慢。

韋信還未及自地上爬起來，安妮絲已凌空而降，騎在他頭上。

韋信急忙伸手抽對方的雙腿，安妮絲身不由主，倒在地上。

二人立即又纏作一團。

這有如一場肉搏戰，韋信感到萬二分吃力，也有點意外。

事前他勢難估計到對方這麼好氣好力，他三番四次差點兒就給制住了手脚。

韋信已拚盡全力。

但仍無法可以制服對方。

雙方正在苦纏之際，突然有人在旁叱喝，警告韋信不要再逞强了。

那是另外二個女人了。

韋信也不知道她們到底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因爲剛才實在有些弄得天昏地黑。

韋信不懂對方的言語，但腰帶上的傳譯機却會爲他傳譯。

對方警告他：如果他再不停手，他將會吃盡苦頭。

形勢所迫，而且，他的確已筋疲力盡，因此他只好住手了。

× × ×

站在韋信面前的，是三個女人。

安妮絲站得較前，後面是另外兩個女人，手上都有槍。

這是電光槍。

根據附近各星球的習慣，這是專門用來對付賊人的。

任何被電光槍擊中的人，都會暫時失去知覺及抵抗能力。

但是，除非傷及要害，才須送院救治，否則，昏迷片刻便可以醒來。

韋信雖然未被電光槍射擊過，也知道這東西非同小可。

他們通常只有在太空決鬥時，鬥到你死我亡時才用死光槍。

韋信在兩支電光槍的監視下，自然是不敢亂來了。

「你很蠢！」安妮絲瞪住他說：「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做出剛才的傻事。」

韋信苦笑道：「我悶極了，爲甚麼你們要反鎖我在這裏？」

「你應該等將軍回來問她！」安妮絲又說：「她很快會回來了！」

「我却等得不耐煩。」

「現在你想怎麼樣？」

「最好讓我出去走動一下。」

「別開玩笑了，祖必達人。」安妮絲苦笑道：「將軍知道了，誰敢負責？」

「那麼，最好請你立即把她叫回來，好嗎？」韋信哀求着說。

韋信發覺後面那二名手持電光槍的女郎却相顧而笑。

他雖然不知道她們在笑什麼，却可以想像得到。

因爲安妮絲這時候也笑了：「你何必焦急？她一定會掛着你的！」

就在這一刹那間，門外彷彿有電光一閃。

韋信還來不及分析這是甚麼一回事，已見安妮絲後面那二名女郎倒了下去。

安妮絲也發覺。

她急忙轉身。

與此同時，韋信也看見她探手腰間，因此韋信立即採取行動。

門外衝進兩個人影。

但韋信已因爲安妮絲的糾纏，無法知道來者是誰。

不過，他却彷彿感覺到，可能是「祖必達人」。

既然是自己人，當然是來救他的。

因此，興奮之餘，一股無名神力，竟然讓他把安妮絲拋出老遠。

只聽到安妮絲「蓬」的一聲，頭部撞向牆上，人也昏迷了過去。

果然見到二名由彭洛隊長派來的「救兵」，他們示意韋信快跟他們出去。

韋信也看見前面有燈光。

另外一些「祖必達人」已候在一架飛機的旁邊，那飛機就停放在門前的草坪之上。

韋信和其他二名「祖必達人」搶登那架飛機之上。

就在這刹那間，那邊天空上已出現了兩點光亮——那是另外的兩架飛機。

韋信心裏暗自吃驚。

他可以看出，他的同胞也在萬二分焦急，有人示意快些起飛，也有人在對着無綫電通訊器叫道：「快接應我們吧！前面來了兩架娜拉絲人的飛機。」

這分明是最危險的時刻。

他們的飛機剛升起，地面上現出了一股火花。

那是兩架「娜拉絲人」戰鬥機發射電光槍的一種反應。

假如他們遲半步，一定被擊中。

爲什麼那兩架戰鬥機不用死光槍，而僅僅用電光槍。

韋信這時候聽到了對方的警告由無綫電通訊器傳來。

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奉茜維亞將軍之命，限你們在三秒鐘之內投降，否則我們會發射死光槍，格殺勿論。」

這時候，兩架「娜拉絲人」的戰機，已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飛過來。

突然之間，天空高處又出現了兩度電光似的閃光，韋信他們的飛機不顧一切地，急急扳升。

兩團火光在黑夜的高空中爆開——剛才那兩架「娜拉絲人」的戰機在火光中下墮。

死火炮來自高空。

那是接應韋信他們的「祖必達人」的戰機，他們正在高空監視。

韋信他們的飛機一邊急急上升，直飛往外太空，一邊則與「射綫號」太空船聯絡。

脚下，閃電似的亂閃，閃得人眼花繚亂——雙方的戰機，正在展開了一場夜間的空戰，死光槍，死光炮橫飛。

幸好未見有任何戰鬥機追上來。

載着韋信的飛機，則急急飛向「射綫號」停留的太空。

「娜拉絲人」的機隊雖然奉命急急升空，無奈「祖必達人」是有備而來。

「祖必達人」的戰機早已佈陣「迎駕」，所以當「娜拉絲人」的戰機想追截韋信時，雙方便激戰難免。

雙方所用的戰機都是速度奇快的，因此，空戰迅速移到了外太空。

太空高處的空戰，槍炮紛飛時，就有如放烟花一樣，燦爛奪目。

唯一最可惜的，就是沒有人欣賞。

因爲坐在戰機裏的人都明白，只要他們的機身被擊中，就會葬身於太空之間！

所以，每一個戰機機師，只顧集中全副精神去作戰。

除此之外，他們什麼也忘記了，又那裏還有閒心欣賞這「太空中的奇景」。

也許，地球上的天文學家們，在他們的電子望遠鏡中，會發現的，但恐怕也要在若干光年之後。

原子程序　物理反應

在「射綫號」太空船之內。

「祖必達人」的緊張已成過去，留下來的只是未完的担心而已！

昨夜的一場空戰，雙方損失數架戰機，也死去了同樣數目的機師。

現在「娜拉絲人」必然是十分的生氣，因爲他們明明已佔盡了上風之際，竟然被人偷襲得手，先後救走兩架飛機。

原來較早時還有另外一架接應飛機，已把兩個人接走了。

那就是亞達和尤蓮妮。

亞達當時聽了范妮妮的話，先把尤蓮妮帶走。

亞達一邊逃走，一邊扭開手腕上的「緊急求救」訊號掣。

他的上司——彭洛隊長早在「射綫號」太空船內指揮一切。

當彭洛隊長接到求救訊號之後，立即派出飛機接應亞達。

由於他們早有默契，所以一切十分順利。

彭洛隊長同時又想到可能發生的不幸，因此亦令戰機自太空船艙內飛出，在高空之上，凌空戒備。

另一方面，彭洛隊長也因爲從亞達的無綫電報告中，知道韋信和亞達之間，失去了聯絡。彭洛隊長於是亦忖測得到韋信一定是出了事。

由於彭洛早已掌握了一切有關資料，知道韋信就在茜維亞女將軍的官邸中，所以由他派遣的拯救隊，才能及時找到了韋信之所在，將他救了出來。

但是，韋信和亞達雖然脫險歸來，而且還有了一定的收穫——就是他們預訂的目標，最少亦已完成了一半。

「祖必達人」預訂的計劃就是：把皇夫德斯和尤蓮妮一齊救到太空船來。

現在他們既然只可以救出尤蓮妮一個，德斯可能仍在皇宮之內，也可能在范妮聯絡上他之後，觸怒了女皇而被囚禁起來。

無論如何，尤蓮妮就暫時安然掌握在「祖必達人」的手中。

「祖必達人」肯冒這樣大的危險去救她，所爲何事？

尤蓮妮自然比起任何人都可能更加明白其中的原因。

也可以說：這日子是她預料得到的，只是不大理想！

原來自從德斯被女皇看中之後，尤蓮妮很不甘心。

也許只可以說一句：男女間的愛情，根本就是自私的。

以前習慣了說：「普天之下皆如此。」現在也許應該說：「宇宙間凡是人類的世界，愛情的邏輯並無兩樣。」

尤蓮妮深深愛着德斯，自然是耿耿於懷。

於是她開始計劃約同皇夫德斯一齊私奔到別的星球去。

當然，她也明白到，這是十分危險，而且是沒有把握的事。

但是，她本身是一名女科學家，在「娜拉絲星球科學研究院」中，她的地位甚至比起德斯還要高一些。

因此，她認爲只要她肯動腦筋，應該一定會有辦法的。

於是她開始策劃。

首先她要替她自己找「本錢」——這並非指女人的身體。

她是科學家，外型只算得上五官端正，不算得美麗。

所以，若以一般人的審美眼光，她的原始「本錢」是不够的。

那麼，她自己用以依靠的「本錢」又是什麼？

是科學方面的新發明。

各星球間不斷向外發展，任何科學上的新發明，均受到重視。

爲了保證私奔成功之後，他們得到其他星球的收留，她翻出了計劃中未研究成功的若干檔案，加以參考。

其中有一份關於「反雷達系統」的藍圖，那是她曾經和德斯携手研究的一種新式電子軍用儀器。

那時德斯還未被選作皇夫，他們仍然是同事私戀人。

可惜，研究得七七八八之際，他們一班科學家奉女皇密令，集中研究更急切需要的「太空地雷」——亦即編號爲「NR29」的神秘小黑球。

偏偏在這方面德斯又是個專家。

由於德斯的表現極端出色，因此那小組便由他去領導。

結果成功了。

德斯也由那時候開始，被娜拉絲十三世女皇看中。

後來德斯被召入宮，貴爲皇夫；而昔日的心上人尤蓮妮，却是背人垂淚。

不過，尤蓮妮絕對不是一個平凡的普通女性；她決心報復。

她要報復的，並非她心愛的德斯，而是娜拉絲十三世女皇。

她明知女皇正迷戀德斯，只要她和德斯私奔成功，女皇必然十分痛苦。

可惜，她後來無法成功，反而變成了階下之囚；被打落天牢。

德斯因爲得寵，反而沒有事。

不過，尤蓮妮是個有心思的女人。事先她已想到可能失敗的情形。

於是她悄悄錄好了一卷聲帶，放在她那架飛機的無綫電自動對話機之內。

這聲帶的內容，大致說：她是個出色的女科學家，因爲不堪「娜拉絲十三世女皇」的迫害，如今決定要離開這星球。

她又表示：她手上有一些秘密檔案和藍圖，其中還有一些新發明，極具軍事價值，假如那一個星球能收容她，她必有所貢獻……

當時飛機升空之後，她就一直按下了按掣，讓這聲帶不停的循環地播放。

尤蓮妮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有某一個星球終能收聽到。

而當時「祖必達人」的太空船「射綫號」已停在他們的星球不遠處的太空，她也估計到最先收聽到她這段廣播的，一定是「祖必達人」。

果然，彭洛隊長於得到消息之後，立刻找卡爾船長商量。

他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對德斯和尤蓮妮展開救援行動。

因爲根據「祖必達人」軍方的情報指出：這二名男女科學家，正是神秘小黑球的重要發明人之一；他們可能就是「射綫號」太空船的救星。

這也正是亞達他們的接到「秘密任務」的一些前因和後果。

現在她安然在「祖必達人」的太空船——「射綫號」之內。

可惜她心愛的男人——德斯，却不在身邊。她甚至不知德斯的消息。

尤蓮妮受到「祖必達人」的厚待。

但是，她不知道「祖必達人」除了她本人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收穫；例如她老早安置在她那架飛機機艙之內的藍圖等物。

後來她未被召去會見船長卡爾之前，却見到了與她一齊逃亡的亞達。

亞達告訴她：「非常感謝你，你令我又立下了大功！」

尤蓮妮莫名其妙的瞪住他：「就是因爲只救走了我？」

「不！還有那些藍圖。」

「你如何找到的？」

「全憑你飛機上安置的超頻率廣播，我憑儀器找到皇宮旁邊的停機場去。爲避免留下痕跡，我連聲帶也取了回來。」

所謂「超頻率」廣播，亦即憑耳朵聽覺聽不到的聲音。只可以用儀器探測。

原來亞達趁住御林軍不注意之際，偷進了皇宮一旁的停機場——那是皇宮外圍地區，戒備也比較鬆弛許多。

御林軍因爲尤蓮妮那架逃亡飛機曾在半空中打過筋斗，怕它突然之間發生爆炸，所以不敢讓這架飛機停得太過接近皇宮；想不到如此一來，反被亞達有機可乘。

等到皇夫德斯後來因聽了尤蓮妮的話，再去找那架飛機之時，當時那飛機已經由有關方面小心檢查過，認爲沒有危險，才移到皇宮裏面的停機坪去。

因爲女皇也想像到，尤蓮妮的身份既然是個科學家，她會不會帶走什麼機密文件？

可惜，當時她已遲了一步。

因爲機艙內的秘密，早已被亞達及時取到手中來了。

× × ×

亞達立下了大功之後，心情也份外輕鬆；只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全力幫助過他的范妮妮，可能功虧一簣。

亞達以主人的身份，陪着尤蓮妮去見船長卡爾和他的上司彭洛隊長。

卡爾船長和彭洛隊長等人，已在「祖必達人」科學家的合作下，仔細研究過亞達帶回來的一些藍圖。

卡爾船長也覺得：這件事可能有了一綫生機。

因此他問尤蓮妮是否就是這些小黑球的設計人之一？

尤蓮妮點點頭。

卡爾大喜過望，他問尤蓮妮：「然則，你一定有辦法爲我們解圍！是不？」

尤蓮妮自然也明白：這艘太空船正被大批小黑球包圍。

但是，她洩氣地搖頭道：「對不起，這方面我却無能爲力。」

「爲什麼？」卡爾指指亞達交到他手中的藍圖，「解鈴還須繫鈴人，你既是設計人之一，應該有辦法啊！」

但是，尤蓮妮却說：「這些只是其中一部份藍圖而已，難怪你不明白；假如你有機會看到全部藍圖，你自會明白。」

「爲什麼不把全部帶走？」

「並非我不想全部都帶走，而是德斯後半部都帶入宮去了。」

「哦——原來如此！」卡爾又問：「你當然知道小黑球其中的奧妙吧？」

「知道又怎麼樣？這並非一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

尤蓮妮爲了幫助各人明白，將那批原本屬於自己的藍圖，一一展開。

這是太空船內的指揮艙，當時各人正圍住放在一角的會議桌。

尤蓮妮就把藍圖攤放在會議桌之上，對各人細加分析。

她說：「小黑球的密碼是：NR29，這也是我們這份機密檔案的編號。

「其實，它是威力無比强大的太空地雷。唯一不同的，它並非觸發性地雷，而是利用無綫電遙控的。

「同時，由於外殼的合金，是一種太空隕石中提煉出來的新元素，再滲以鎢、銻等金屬混合製成，便變成爲一種前所未有的合金。因爲它的原子十分之活躍，在太空中不但可以互相吸引，還可以隨意浮動。

「目前我們控制NR29的方式，是根據原子分裂程序而排列，因此，我們只須遙控若干小黑球即可。

「你們各位可能對研究科技不感興趣，否則，一定了解到什麼叫做『原子分裂』，那正是地球人若干年前製造過的原子彈！

「我們只須令到若干枚小黑球發生爆炸，它們便會自動展開循環性的影响，觸發其他小黑球也發生爆炸！」

在場的人雖然不全是科學家，總也明白了尤蓮妮的意思。

於是卡爾船長等人亦爲之恍然大悟。

小黑球的構造，並非千篇一律，個個一樣，而是根據原子分裂程序去製造。

因此，當某一個「核心」不爲所動時，其他的，任你如何觸發，它也不會發生爆炸。

相反，只要控制中心用遙控方式，令到「核心」爆炸，其他的也立即發生連鎖性爆炸，其威力亦有如原子彈爆炸那樣龐大。

所以尤蓮妮告訴卡爾船長他們：切勿小睹這些小黑球的威力，它們足以毀滅這艘太空船而有餘！實非誇張。

聽了尤蓮妮的分析之後，各人更加担心不已。

尤其是目前雙方曾發生過磨擦，誰也不知道「娜拉絲人」何時動手毀了他們。

× × ×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她感到十分的震怒。

「祖必達人」混到他們這星球上面來的事，女皇已經知道了。

她和皇夫匆匆趕到秘密基地去。

較早時，茜維亞女將軍亦已奉到女皇急令，匆匆回到了指揮室。

看來他們要認眞對付「祖必達人」。

尤其是那艘太空船。

果然，女皇走進了基地的指揮室，就對茜維亞女將軍道：「準備好了嗎？」

茜維亞道：「都準備好了。」

「那麼，發動吧！」女皇十分生氣。

「等一等！」皇夫德斯由外面進入來，及時叫住。

茜維亞女將軍的手指，已經伸到了那一排按掣之上。

所有在這指揮室的人都明白：那是一個紅色的按掣！

只要那按掣一按下去，編號「NR29」的「太空地雷」，立即就會發生連鎖性的猛烈爆炸。

能够有資格去按那個按掣的人，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女皇。

另一個就是茜維亞。

然而現在，茜維亞的指頭却僵住了，距離按掣只有短短的少許。

皇夫的阻止，令到衆人皆感驚愕。

因爲從來就沒有人敢阻止女皇的行動，以及她的命令。

即使是以前那幾位皇夫也不敢。

德斯道：「這是違反星際一貫慣例的，我們正與祖必達人談判啊。」

「還有什麼好談？」女皇生氣地說，「他們太不要臉，竟然偷襲我們！」

德斯道：「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就此毀了那太空船。」

女皇道：「爲什麼？」

「嗯——那是祖必達人的科學結晶，也是我們的目的物之一。」

「我想，你的意思，並非如此吧！」

女皇「哼」了一聲。

德斯吶吶地，幾乎不敢再說什麼。

女皇又說：「讓我告訴你，爲什麼你要制止我消滅『射綫號』太空船好嗎？其實很簡單，因爲上面多了一個人——尤蓮妮是不？」

德斯怔了一怔：「不！我根本沒有想到她在上面啊！」

「你沒有想到？好！你等等。」

然後，女皇向一名女侍臣打了一個手勢；女侍臣又吩咐下屬出去。

德斯心裏一凜：難道尤蓮妮又一次失手被擒回來？

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至今爲止，他仍然愛着尤蓮妮。

可惜形勢格禁，他實在亦無可奈何。

不過，他已從宮中侍臣的口中，知道了「祖必達人」已經把尤蓮妮救去。

這時候，外面有一股人湧入。

被數名御林軍押住的，果然是一個女人。

德斯在未看清楚她面目之前，也確確實實嚇了一跳。

但當他看清楚了之後，發覺那並非尤蓮妮，而是范妮妮。

這一次，反而輪到茜維亞將軍感到有些尷尬了。

因爲范妮妮是她的一名下屬。而當時她分明是個囚犯。

女皇道：「范妮妮，你潛入宮中，到底要救誰？說吧！」

豈料范妮妮却說：「女皇陛下，人家都說你是個賢明的君子，現在我就希望你能證明一下。」

「你究竟說什麼？」

「我們星球上，不是有一條法例麼？只要兩廂情願，我們可以嫁到任何一個星球去。這可是眞的？」

女皇沉吟道：「你連背也背得出，當然是有這一條例。但，要有證書爲證！」

「當然，沒有證書，又如何證明？」

范妮妮也這麼說。

女皇彷彿感到上當了，回頭問茜維亞：「將軍，她可是你的人？」

茜維亞道：「是的。」

「她可是出嫁了？」女皇正担心她悄悄嫁給祖必達人。

想不到茜維亞還未答話，范妮妮又說：「當然，我是已經嫁了人的！」

「讓我看看你的證書。」女皇伸出手板來。

范妮妮把一份證書出示。

那是一份在這個星球流行的結婚證明書，男女雙方均須印上雙掌的手印爲證。

那上面的字句，反而簡單到無可再簡單。

女皇看了，登時也呆了一陣。

好一會她才怔怔地問：「他是誰？」

范妮妮道：「我只要陛下承認這是我們星球的規例，陛下何必理他是誰？」

「但是，你却忘記了一件事。」女皇在衆大臣及衆將軍面前，不得不同意法例的效力。她怕在法例的保護下，不得不放走范妮妮。

她本來只要范妮妮證明德斯和尤蓮妮的一點私情。

但想不到，范妮妮却利用這機會，力求自己「脫身」。

范妮妮反問：「什麼事？」

「你是個犯人。」女皇說，「因爲你擅入禁宮，未得任何皇室人員的同意。」

「不！我是經過皇室人員批准的。」范妮妮氣定神閑地說。

「誰？」女皇問。

「就是皇夫，還有，御林軍統領。」范妮妮說道。

女皇面色一沉：「你幹嗎？是否你們有約？」

「不！」德斯道，「我發覺有一套紀錄小黑球活動的紀錄片，其中有可疑之處，所以才把她召入宮問個明白。」

「是什麼可疑之處？」女皇問。

「小黑球曾被人取去！如果你還懷疑，我還記得那紀錄片的編號。」德斯道。

這時茜維亞道：「只要說出編號，我可以立即按動電腦掣，立即重映。」

「好，你說吧！」女皇終於也只好說了。

於是皇夫說出編號。

茜維亞按編號按動電腦機掣。

指揮室一個大銀幕之上，於是放映了一套紀錄片。

片中所見，果然有人從太空船上，取去了一枚小黑球。

女皇再也無話可說。

皇夫和范妮妮都悄悄舒了一口氣！

其實也只有他們心裏才明白：范妮妮的確偷入禁宮之內，想把德斯帶走。

可惜她還未交代清楚，已被御林軍抓住。

皇夫德斯當時也想不到如何爲她解圍。現在女皇反而在衆人面前，迫住要表現得大方一些。

皇夫於是乘機又說：「我只是站在科學立場說話，我們如果毀了射綫號，恐怕還有好長一段時間，然後才可以踏上遠征地球的旅程。」

茜維亞也乘機說：「是的！陛下，我們既然正與對方談判，何不等一下。」

皇夫又道：「在會議桌上，我們最少又多了一個討價還價的藉口。」

茜維亞接住說：「皇夫言之有理，我們大可以公然要求加入他們的行列了。」

女皇的怒火，無非出於一時的妬念。

經皇夫和茜維亞一番勸解後，覺得還是應該以大局爲重。

自己既是一個星球的君主，又豈可隨隨便便做出令人反感的事？

她終於對茜維亞道：「暫時取銷攻擊令！直待會議結果。」

德斯固然鬆了一口氣。范妮妮也是。

就是茜維亞將軍也舒了一口氣。

皇夫德斯自然知道尤蓮妮現在正在「射綫號」太空船內。范妮妮則爲了亞達。

就是茜維亞也心裏明白：與她結過緣的韋信，此時亦已安排「射綫號」之上。

萬一剛才那按掣非按下去不可，毫無疑問，所有太空船上的人都會同歸於盡。

但現在，女皇的命令撤消了。

他們也在內心暗自慶幸，替他們自己心愛的人高興。

× × ×

「祖必達人」和「娜拉絲人」的會議，已經進了決定性階段。

「祖必達人」堅持要對方先從他們的太空船「射綫號」把小黑球撤走。

但「娜拉絲人」却堅持，一定要讓他們加入「遠征地球」的行列。

最後，雙方代表終於同意：在雙方正式簽字時，小黑球先撤走。

在同一時間，讓「娜拉絲人」進入「射綫號」之內。

這辦法本來不錯，而且，也十分之公道。

小黑球萬一先撤走了，太空船「射綫號」立即飛走，那怎辦？

像「射綫號」如此龐然大物，要用飛機、飛彈、甚至死光炮去對付它，那是無濟於事的。

「娜拉絲人」的科技人員，也不知想盡了千方百計，最後才發明了利用「原子分裂程序」排列出這可怕的陣勢。

同時，他們發明的「太空地雷」——「NR29」也實在厲害。

在「祖必達人」這方面，萬一「射綫號」被毀，他們「征服地球」的夢想，就永無實現的可能。

因此，即使被「娜拉絲人」分一杯羹，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地球資源　衆矢之的

「娜拉絲」星球之上。

娜拉絲十三世女皇，正在宮中主持一項特別會議。

由於「祖必達人」的妥協，他們必須盡快選出一批人員，組成一支探險隊，以便跟「射綫號」太空船一齊出發。

因爲此去地球，凶險的事肯定會很多，所以作戰部隊當然也要有！

不過，主要還是科技人才。

提到科技人才，科學院列席這次會議的首腦們，不期而然提及德斯。

他們希望選出德斯爲領隊之一。

那並非因爲他是現任皇夫，而是由於德斯的科學成就。

但是，女皇却老大不高興。

科學院元老們却是以事論事，量才而用人，認爲德斯，絕對是個適當人選。

同時德斯本人也樂於接受這任命。

當然，只有德斯心裏才明白，他並非對工作如此熱誠。

只不過因爲一個人。

那人就是尤蓮妮。

尤蓮妮也在「射綫號」太空船之內。

假如他也被指派到那太空船上去，他們又可以在一起了。

何況，這還是一項十分够刺激的工作呢。

可惜，經過一番爭持之後，女皇終於以無上的權威，推翻了科學院長老輩的提議。

德斯毫無疑問，他十分不高興。

但不高興又怎樣？

誰叫他「有幸」做了皇夫？

雖然許多人認爲他「有幸」，但他却認爲這是「不幸」！

外人一定以爲做了「皇夫」之後，豐衣足食，享不盡榮華富貴。

但是，德斯覺得：一入侯門深似海。昔日的愛人固然要遠離，舊日的好友，也得疏遠。只因爲彼此地位已經不同了。

他也明白：女皇個性不穩定，所以才有「時時換皇夫」之舉。

他這個皇夫，究竟能維持多久，也沒法可以預測。

但是，就是正因爲這樣，他才覺得有點悻悻然。

可不是嗎？女皇隨時隨地可以不要他；爲什麼他却不能隨時離她而去，做一件自己認爲有興趣的工作？

尤其是在各大臣，以及科學界的面前，德斯丟盡了面子。

德斯感到非常生氣。

他一溜烟的，跑出了宮外去。

女皇也感到不妙。

她立刻也追了出去。

但是，當她追到宮外時，已經不見了皇夫——德斯。

她大吃一驚！急忙問守衛的御林軍。

軍士只見到皇夫登上了一架飛機，朝住東面飛去。

東面，也就是「射綫號」太空船之所在。

女皇心裏想：毫無疑問，一定是去找他的舊情人——尤蓮妮。

女皇於是立即下令：準備飛機，她要親自去追回皇夫！

另一方面，她又下令軍隊戒備，進入緊急狀態。

刹那間，如臨大敵。

剛才參加會議的各大臣，既感到驚愕不已，也莫名其妙。

可惜，各大臣之中，沒有人可以勸得服女皇。

× × ×

在「射綫號」太空船之內。

卡爾船長正與各人舉杯慶祝。

因爲他們的危險訊號即將解除；那些小黑球就要撤走了。

只要「娜拉絲人」開入來，加入他們的行列，小黑球就撤走。

只要那些小黑球撤走，「射綫號」即可繼續航程。

但是，正當各人興高彩烈之際，有個助手悄悄走過來。

助手神神秘秘的，不知附耳跟卡爾船長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卡爾面色一沉，隨即匆匆放下手中的酒杯，走進指揮艙。

× × ×

「船長，你看！」

控制員扭開了其中一個機掣，螢幕上出現了一隊戰機。

卡爾道：「這是什麼意思？」

在這兒當值的一名助手對他說：「我們一直密切注意他們。」

另一名助手則道：「最初他們彷彿要搜索什麼，但後來，我們發覺他們越來越迫近我們，所以我們才通知你。」

卡爾也感到不妙。

他一邊下令戰機準備出擊。

另一方面又對控制人員道：「設法跟他們打個招呼！」

於是控制人員透過了無綫電通訊，招呼着對方。

想不到對方却直指「祖必達人」違反諾言。

卡爾正待辯護。

但是，對方又說：「皇夫已被你們擄刦到這兒來，我們一定要把他帶回去。」

卡爾立即問下去：「什麼皇夫？是否來了我們這裏？」

但是，沒有人見過皇夫。

也沒有任何人登上過這太空船。

於是卡爾警告自己的下屬：「小心點！可能是詭計！」

然後，卡爾又跟對方打話。

對方堅持要登上太空船。

但卡爾心裏想：這豈非中了「裏應外合」之計？

於是嚴加拒絕了。

豈料，如此一來，更加引起對方的疑問。

「如果皇夫眞的不在，你們何必怕我們登上太空船檢查？」對方又說：「既然不讓我們上去，分明是作賊心虛。」

卡爾道：「你們太蠻不講理！」

對方道：「蠻不講理的，只是你們自己。」

雙方僵持不下之際，有人插咀。

那是娜拉絲十三世的聲音：「祖必達人，你們最好小心點聽住！我是娜拉絲星球的統治者，我的機隊立刻就要降落你們的太空船甲板之上。」

但是卡爾仍說道：「對不起，你們不該用戰機運人上來！何況，你們出發之前，並未正式通知過我啊！」

「那你是迫我們動武了？」

「不！沒有這意思！」

「那麼，爲什麼不讓我們降落？」

「因爲你們的飛機是武裝的，我們約好了，你們的人如果要上來，只可以用沒有武裝的，以免雙方誤會，鑄成大錯。」

這時候，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他打岔道：「你們祖必達人眞的是太不知自量，我們女皇陛下急於要追回皇夫，你們怎麼可以不讓我們降落？」

卡爾不立即回答。

他望望身邊的助手們。

意思是：對方這麼說，是否一種詭計呢？

結果助手們的意見幾乎是一致的。

他們懷疑這是一種詭計。

目的可能是：裏應外合。

又或者：他們覺得小黑球只可能把整艘太空船毀了。

但對「娜拉絲人」來說，却一無所獲，豈非可惜？

因此，他們一方面用拖延之計，另一方面，又改派戰機，藉故降落。

卡爾船長越想越感到可疑。

他下令戰機升空。

同時正式拒絕對方的要求。

如此一來，更加令到娜拉絲十三世女皇爲之生氣不已。

她在其中一架戰機中，下令開火！

卡爾船長再三警告：「請你們不要開火，否則我們要被迫還火了！」

但是，娜拉絲女皇似乎有恃無恐地說：「你們如果還火，我們就按掣令到小黑球爆炸，將你們這艘太空船毀了！」

卡爾感到又生氣，又驚惶！

其實，船上每一個人都跟卡爾有着同一樣的心情。

他們絕不懷疑那些小黑球對他們所造成的威脅。

假如有所懷疑的話，他們根本亦無須花這麼多時間求和。

想不到正當他們退了一步之際，對方却又進迫一步。

站在卡爾身邊的彭洛隊長說：「我看，他們是存心的！」

卡爾眉頭一皺，立刻又說：「好吧！你們有種的，就試試按掣！只要我們被炸

毀，我的太空船會以全速疾馳，撞向娜拉絲星球，與你們同歸於盡！」

卡爾當然只有心裏明白，他決不會這樣做，否則，他早已做了。

他的目的，是要對方不要迫得他太過緊。

但是，娜拉絲女皇忽然又改變了語氣：「好吧！既然你們說皇夫未曾登上你們的太空船，那麼，我要另外一個人！」

「誰？」卡爾反問。

「尤蓮妮！」女皇說：「她是我們的人，你就把她交出！」

卡爾又呆住了！

他不明白女皇的眞正用心，只以爲由於尤蓮妮本身是個逃亡的女科學家。

却不知女皇當時已是妬火中燒！才會轉移目標到尤蓮妮的身上。

本來這也不難理解，主要還是由於德斯和尤蓮妮過去的關係。

娜拉絲女皇心裏想：無論德斯是否在太空船之內，只要殺死一個尤蓮妮就已够了。

假如不是爲了尤蓮妮，德斯又怎麼會三心兩意呢？

當時娜拉絲女皇就是恨透了德斯，可惜卡爾不肯承認曾收留他。

當時由女皇率領的戰機，團團圍住「射綫號」太空船飛來飛去，的確是充滿了威脅，何況還有那些小黑球呢。

× × ×

在「射綫號」太空船之內。

卡爾船長一方面注意外面太空間局勢的急劇發展。

另一方面，又叫人將尤蓮妮召到指揮室裏。

尤蓮妮也感到不妙。

她急得想哭。

但卡爾告訴她：「有話你儘管說，不要怕，你是否與她結了仇？」

「不！」尤蓮妮坦白道：「只因爲德斯，我的男友……」

「你不必再多講了。」卡爾已心裏明白。

他又對無綫電系統說：「尤蓮妮已經帶到我身邊來，你想如何處置她？」

「我派人來，將她押走！」女皇道。

豈料卡爾又說：「對不起，我先想知道這女孩犯了什麼罪名？」

「你是什麼東西？」女皇很生氣，語氣之中又表現得十分權威。

但是，卡爾却因此而更加生氣，他說：「我是什麼東西？」

「嘿！對了。」女皇提示道：「你別忘記了，她是娜拉絲人啊！」

「我也想提醒你，你最好也別忘記，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射綫號』太空船，我就是船長。」卡爾道。

女皇在飛機上氣得想俯衝下去！

她咬牙切齒道：「好，你是船長，那你等着瞧好了！」

說完，她又吩咐機師：「與我們的秘密基地先行連絡。」

機師立即與基地方面取得了連絡。

女皇吩咐下去！隨時準備按掣，讓「NR29」爆炸！

但是，基地上的指揮官——茜維亞却不敢相信一個無綫電話的命令。

因爲不久之前，她仍然相信局勢不會搞到這麼緊張。

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輕輕一按，輕而易舉，但後果却驚人！

首先會死許多人。

然後是一艘配備最好、最精良的太空船，一切裝備毀於一旦。

於是最有天才的人，和最優良的機械設備，都完蛋了！

這當然是十分可惜的事。

另一個大前提就是：這輕輕一按，勢將令到二個星球之間，又陷於世仇！

「祖必達人」和「娜拉絲人」可能立即產生一場大戰！

此外，以後這兩個星球之間，可能就爲了這仇怨，世代相傳，正是寃寃相報何時了？

因此，茜維亞將軍堅持要得到女皇的面授口令，才肯執行任務。

女皇本來要在飛機上看着「射綫號」在太空中毀滅！

但現在，她聽到茜維亞將軍要見到她才相信這是「女皇的決定」。

因此，她命令機師，立刻飛往秘密基地。

另一方面，她又下令其他戰機，隨時準備離開太空船。

因爲「太空地雷」一旦爆炸，威力將是非常强大的。

萬一飛得太接近，後果將不堪設想。

各機機師也明白，那些小黑球一旦發生爆炸將是連鎖性的。

因此，他們紛紛離開太空船。

卡爾船長從電視傳眞中，見到這情形，也感到吃驚。

他並不會因爲對方戰機撤走而高興，他已了解到這可能是大風雨降臨的前夕！

× × ×

茜維亞並不知道女皇和皇夫之間意見不合。

她正在基地內等着女皇前來。

想不到女皇未出現，皇夫却首先出現在她面前。

皇夫要進入基地，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因爲他不但是女皇的丈夫，還是「NR29」的設計人兼顧問。

而且，德斯也不是第一次進入基地去的。

過去，他常常入來作例行性的檢查。

所以，這一次也沒有人懷疑他。

茜維亞將軍看見他出現，以爲女皇不久就會來。

她帶了一些助手，在基地內外候駕。

× × ×

德斯趁住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把一些無綫電通話儀器扭開。

當值的人，以爲皇夫當時也只不過跟正在太空中巡邏的戰機連絡。

却發夢也想不到，原來德斯正跟「射綫號」太空船連絡。

他要求太空船派飛機接應他。

這時候，卡爾才明白，原來女皇到處找皇夫，正是由於皇夫存心造反。

卡爾有些猶疑！

因爲萬一收留德斯，勢必觸怒女皇。

但是，彭洛隊長等人，却要求船長卡爾態度放得强硬些。

卡爾並非想表現得軟弱，而是担心那些小黑球。

那些小黑球簡直有如魔鬼似的。

萬一女皇生氣，只要一按機掣，一切也就完了。

因此，卡爾覺得，必須小心、忍耐，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正當他們爭論不已之際。

皇夫德斯又說：「你們放心收留我，我現在秘密基地之內，我來此的目的，正是要拆除小黑球的控制儀器。你們還怕什麼？」

這一句話原來比起千言萬語都更爲有力。

卡爾終於答允派出戰機迎接他。

× × ×

德斯當然不是爲了體面，也無須坐上「祖必達人」的飛機。

他自己有飛機。

他只担心自己的飛機因爲沒有武裝，萬一被「娜拉絲人」的戰機追上，那就凶多吉少。

因此，他才央求太空船方面派出戰機接應。

× × ×

女皇的座駕機剛在這邊降落。

皇夫的飛機却在那邊升空。

當女皇落了機之後，她匆匆步向基地的入口。

茜維亞將軍正率衆在那兒迎接她。

她連問也沒有問過那架剛剛起飛的飛機。

反而茜維亞將軍順口告訴了她：皇夫也只不過剛剛離去。

她這時才知道：她要找的人，原來就在這兒躲着。

不過，她却不能怪誰。

因爲她並未告訴任何基地裏的人表示要找皇夫。

那麼，茜維亞將軍又怎麼會知道？

她現在聽了茜維亞的話，才恍然大悟：原來剛才所見到的，正是載往德斯的飛機。

她感到奇怪，爲什麼德斯會跑到這基地裏面來？

本來她要匆匆追出基地外面去的，但一想起事態可疑，反而往裏面走。

她對一切儀器，只一知半解。

因此，她一邊衝向「NR29」的遙控儀器，一邊叫茜維亞教她如何使用。

這時候，茜維亞才感到不妙。

即使不用手去按，也可以看得見，儀器曾明顯地被人破壞。

茜維亞試伸手按動了幾個機掣。

果然，全無反應。

燈號甚至也壞了。

女皇氣得頭筋也現，呱呱大叫。

她抓起通訊器，命令戰機追擊皇夫的座駕機。

御林軍的空軍也奉到了她的命令開始出動。

御林軍統領却想起上一次「生擒皇夫」的活劇。

所以，這次他接到了命令之後，立刻向女皇請示：「是否不准開槍？」

豈料這一問，却問出火來。

女皇呱呱叫道：「誰說不准？一定要殺死他！殺！殺！殺……」

御林軍統領在無綫電中，也感到震耳欲聾。他眞懷疑剛才命令他的，是否就是眞的女皇呢。

× × ×

卡爾知道這是決定性的時刻。

卡爾親自在指揮艙指揮一切。

彭洛隊長親自率領戰機出動。

皇夫德斯的飛機，正由下面急急上升之際，後面却出現幾架飛得極快的戰機，企圖搶在他前面。

彭洛隊長一聲號令！

只見兩綫白光下衝，彷似流星一樣。

晴空之上，但見火光一閃，追逐德斯的戰機之中，已見一架下墮。

其他戰機立即開火還擊。

彭洛見狀，下令機羣俯衝而下。

於是一場空戰，立即展開。

× × ×

天空中，火光閃閃，烟霧處處。

槍戰中，有飛機凌空爆炸，亦有着火下墮。

左穿右插的戰機，彷彿花式表演，看得人眼花繚亂。

德斯的飛機中了死光槍。

機翼折斷。

眼看整架就要下墮。

若在平時，德斯早已按下了自動掣，讓自己彈出機外。

但這時他却在猶疑。

因爲他想過了，這樣勢必墮回地面，被人生擒活捉。

他曾破壞「NR29」——小黑球陣的遙控儀器。

因此，這一次不會再像上次那麼幸運了。女皇一定殺死他。

飛機下墮之勢極急。

那座位終於在適當高度之下，自動彈了出來。

德斯凌空翻滾幾下，即拖住一把降傘，緩緩下墮。

他感到無可奈何。

在這刹那間，他恨不得有一柄刀，或者一支手槍，那樣他會殺死自己。

但是，他身上一無所有。

現在他是眞眞正正的「半天吊」。

彭洛隊長等人的戰機，一方面要和對方火併，另一方面却又無從去救他，焦急非常。

假如早有準備，要救他是易如反掌的事。因爲空中救援，有太多太多的辦法，但一定要器械。

然而現在却是事出突然。

各人愛莫能助，惟有目睹他下墮。

突然之間，德斯的身體抖動了一下，在半空中挺了一下腰，然後，四肢軟直下來。

原來空戰中的死光槍，無意之間往下射，終於有一次擊中了他。

不知是誰開的火。

肯定沒有人存心去殺他。因爲機羣正在凌空混戰之際，各機正是自顧不暇。

德斯終於死了！

× × ×

一場空戰，雙方互有傷亡！

太空船「射綫號」立刻啓程，繼續前進，遠征地球。

因爲小黑球陣已失去了作用。

遙控儀器已被德斯毀了，所以沒有人能在一下子想出什麼方法來令小黑球發生連鎖爆炸。

即使有人能把儀器修好，能把辦法想出來時，恐怕「射綫號」已去得老遠。

德斯一手設計的，也一手毀了。

他的同事們都在嘆息。

但是，「射綫號」上的人們，却在歡呼。

無論是嘆息，是歡呼，地球上的人類，將面臨一次可怕的挑戰。

因爲，「射綫號」的最後目的是：征服。

因爲，「射綫號」的最後目的地是：地球！

地球上的人類，即將面臨着一次大災難。

× × ×

地球上仍然保持兩大陣營，一個以天眞的美國爲首，另一個則是陰險的蘇聯統領。

北美防空系統的雷達網，向稱精密，華沙公約國似乎難以輕舉妄動。

但是忽然有一天，有人見到一架三翼戰機出現於加拿大上空——那兒應該屬於北美防空雷達的監視範圍之內。

三翼戰機速度奇快，目擊者也驚嘆不已；但後來回心一想，就感到不妙！

那飛機飛得很低，但目擊者竟然聽不到一點引擎發出的聲浪。

這是不可能的事。

目擊者是一對新婚夫婦，他們正駕車渡蜜月歸來。

在歸途中，引擎有了毛病，所以夫婦二人便落車修理。

那條公路很靜，他們想找多一輛汽車也難。

好不容易才見到一輛警車巡邏經過，車上一名警員十分熱心，帮助他們將車子修理好了。

在此過程中，他們都顯得有點心事，却又不大想開口。

因爲在過去的日子裏，就有不少人宣稱見過不明飛行物體，結果說的人要不是被人取笑爲「見鬼」，就是被科學家駁斥到難以應對。

現在那雙夫婦也自覺有難言之隱。

倒是那個欲言又止的警員，在替他們修理汽車時，忍不住說了一句：「你們在這兒獃了多久了？」

「半小時左右吧！」新婚丈夫說。

「那麼，你們有沒有見過飛機經過？」警員終於提出了心中的事。

那雙夫婦交換了一個眼色。

丈夫的說：「見是見過，不過，似乎有些奇怪。」

「一定是聽不到引擎的聲音，是不？」警員瞪住他們，目光中也充滿了驚奇！

「是的。」夫婦異口同聲地說：「飛機飛得十分低，但却一點聲音也聽不到。如果我們只有一個人，我們一定以爲自己是個聾子。」

「不！你們沒有弄錯，我剛才見到的情形，正是和你們見到的一樣。所以我才會問你。」警員開始掏出一本記事小册子來。

只見他在小册子上寫了一些目擊情形，又叫那對夫婦在上面簽了字，據說，他打算回去向上司報告。

「據我所知，我們地球上還沒有這一類型的飛機。」警員說：「可能是華沙公約的新發明，亦可能是UFO。」

「UFO」——就是不明飛行物體的簡稱。

丈夫正待說話，妻子已扯了他衣袖一把，示意道：「他們又來了！」

丈夫和警員都清楚聽到，也見到那女人的驚異表情。

三個人一齊仰首望向天空，發覺三隻飛碟正在那邊盤旋。

警員三步拼作兩步，直奔向停在數呎以外的警車。

他伸手進入警車之內，取出無綫電對話機的講筒，扳開了機掣，企圖與總部通話。

但是，無綫電系統似乎發生故障，警員三番四次嘗試，也無法通話。

警員心情萬二分緊張，他一邊望向那邊，注意三隻低空飛翔的飛碟，一邊希望可以及時通知總部。

但是，他終於還是失敗了。

警員担心飛碟會飛過來，示意那雙夫婦跟他一齊躲到路邊一處隱蔽地方去。

就在這時候，飛碟羣已凌空急飛，像流星一樣，轉眼便失所踪。

警員和那雙夫婦回到公路上。再望向那邊天空，好像什麼事情都未有發生過一樣。

他們當然不會是眼花，不可能三個人一齊都眼花的吧？

警員邀請那雙夫婦跟他返回市區，向他的上司作報告。那雙夫婦也答應了。

× × ×

就像每年發生無數關於「UFO」——不明飛行物體的目擊報告一樣，有關當局大多數以不了了之的態度處理。

那名警員應該慶幸，如果沒有那雙夫婦爲他親口作證，他的上司會以爲他說謊。因爲他的警車曾接受了一次檢驗。

結果，那警車一切機件正常。

無綫電根本沒有壞，再三試過，並無可能失靈的。

只有那警員自己心裏明白，那警車上的無綫電訊系統，的確一度失靈。警員認爲極有可能與飛碟出現有關。

可惜沒有人相信他。最少他的上司就在責備他。

相反，那雙新婚夫婦的情形却不相同了。

原來那男子身份十分特殊，他叫洛奇，是北美防空體系組織中的一位工程師。而且，還是負責設計和保養雷達的。

洛奇帶着新婚夫人匆匆趕回總部去。

總部的保安人員却不准她的妻子入內。那完全是基於保安理由。

但是，洛奇帶着妻子來，是爲了證明他目擊神秘飛行物體的事。

他把妻子留在門外，獨自進去見基地的主管——赫頓中將。

赫頓中將聽了洛奇的報告之後，立即翻查雷達紀錄。

但是，不論正式紀錄和控制人員的口供，都未有發現什麼飛行物體。

洛奇是雷達專家。他親自檢驗過基地內的雷達系統，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雷達系統。但是，一切操作正常，紀錄儀器和電腦，也未曾發生過故障。

在赫頓中將的親自批准下，洛奇夫人才可以進入基地之內。

赫頓中將很信任洛奇，尤其是在他新婚妻子的作證下，他更加相信了。

因此，他一方面與市區警局連絡，一方面派出戰機升空偵察。

× × ×

在「祖必達人」所控制的太空船——「射綫號」之內。

卡爾船長和彭洛隊長都相當忙碌。因爲他們才是直接負責指揮的人。

他們的太空船體積雖然龐大，但與太空中的星球比較，就有如小巫見大巫。

「射綫號」太空船停得很遠，地球上的人類根本無法用肉眼可以見得到。就算是天文台的望遠鏡，也只當它是一枚太空中飄忽不定的流星而已。

除了奉派參加飛行偵察任務的人員之外，其他人很空閒。

太空船中唯一來自「娜拉絲星球」的人，就是女科學家尤蓮妮。

卡爾爲了感謝皇夫德斯替他們解圍，所以對這位德斯的情人尤蓮妮，也待以上賓之禮。然而，尤蓮妮却悒悒寡歡！那是因爲德斯無法及時登上這艘太空船與她一齊逃亡；他死了！

卡爾船長爲了解除尤蓮妮的寂寞，選派了曾到過「娜拉絲星球」的二名飛行員——韋信和亞達，去跟尤蓮妮聊天。

尤蓮妮是一位女科學家，卡爾船長知道她的情緒仍未穩定下來。等到她安定下來之後，相信憑着她的頭腦，對卡爾他們的工作，一定會有所帮助的。

亞達因爲懷念范妮妮，和尤蓮妮談起如何進入禁宮救人的經過。

尤蓮妮聽了亞達在一張紙上打下手印的事，却忍不住笑了起來。

原來那只是范妮妮設計的陷阱，她喜歡亞達，所以希望長期佔有他；印下指印和掌紋的紙張，實則是一紙證書。

在「祖必達」、「娜拉絲」等幾個有人類居住的星球之中，就只有「娜拉絲」星球上的人有這一類所謂證書。

根據尤蓮妮的解釋，那是由於該星球的男人十分缺乏之故，女人們都担心失去了她們的男人，所以由一直當權的女皇，頒下命令，男女之間須有證書證明他們的夫妻關係，以免發生不必要的糾紛。

尤蓮妮又解釋說：出入禁宮，並不須要什麼「電腦檔案」紀錄。

至此，亞達才如夢初覺，范妮妮是眞的愛上了自己，所以才準備和他長相斯守。可惜，她太過爲自己冒險，結果她自己反而逃不了。亞達難免有點黯然神傷。

尤蓮妮既同情他，也十分懷念范妮妮，因爲她是范妮妮救出來的。

爲了慰解亞達，她要求亞達講一些飛行的故事，以分散他的懷念傷感。

亞達不久之前才奉派飛到地球表面去，所以他就說出當時的情形。

亞達說：「地球人並非像我們想像中那麼愚蠢，而且科技亦已相當發達，只是跟我們比較起來，當然還有好一段距離而已。」

「可不知他們男女之間，是否也有夫婦關係呢？」尤蓮妮問。

亞達想了想，道：「我想會有的。記得那次飛行，我見到一雙男女在一起，我想他們可能就是夫婦吧。另外還有個男人。本來我想捉一兩個回來，但卡爾船長在無綫指示中警告我切不可輕舉妄動。」

「你們是否打算登陸地球？」

「不！我想不會的，據我所指，我們只是派出飛碟和飛機前往地球。因爲我們的目的，只在乎地球上的資源。」

「那麼，我們豈不是要一直獃在這太空船之內？」尤蓮妮感到很不開心。

「你覺得悶？」

「是的。整日獃在這裏，可眞悶死人了。早知如此，我就不會跟你們來。」

「那你想怎樣？」

「嗯——」尤蓮妮四處張望，好像怕被別人聽到似的。

本來還有一個人在旁的，他就是韋信；但韋信見亞達和尤蓮妮談得這麼投契，加上他又怕愛人高蒂呷醋，只好離去了。

尤蓮妮看見只有他們兩個，於是說：

「聽說地球人和我們的外型並無大分別，是不？」

亞達不知道這「娜拉絲人」心裏怎麼樣想，只好照他見到的告訴她：「憑那次飛行所見，的確並無兩樣。」

「那麼，我們偷一架飛機，悄悄去地球開開心好嗎？」

「你說什麼？」

「看你，何必大驚小怪，反正我保證船長不會處罰你。回頭我會爲你求情。」

「不！那太危險了。」

「別這樣生人不生胆。」尤蓮妮很親熱地，擁吻着亞達。

亞達有些神魂顚倒。不是因爲他太年靑，他已親近過不少女人，他總覺得「娜拉絲」星球的女人，的確另有一番風味。

× × ×

亞達正從溫柔鄉中醒來，就接到卡爾船長下達的命令。——命令是由內綫電話中傳達給亞達的。

他是曾到過地球的飛行員，所以此次他奉命帶領一隊飛碟到地球去，目的是設立一個永久性的地面基地。

亞達覺得機會來了。

他一邊叫尤蓮妮準備好，一邊走出了那間艙房去。

原來亞達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他的老拍檔韋信告訴他的。

由於韋信的愛人高蒂當日休息，不用當值，所以韋信希望有時間陪伴她。

現在亞達就是去找韋信。

他要用尤蓮妮代替韋信。問題只要韋信肯合作就可以輕易瞞過卡爾船長。在互利的情況下，亞達相信韋信一定答允的。

× × ×

亞達終於成功地運用了他的「偷龍轉鳳」之計，帶着尤蓮妮到地球表面去。

因為他知道尤蓮妮既不是正式「祖必達人」的飛行員，自然不會批准她跟亞達一齊去。

經過連日來的偵察，他們終於選擇了一處無人地帶作為他們的秘密基地；那就是地球上南極洲的「威爾克斯地」。

一般人稱這兒是「南極」。這兒長年冰封，除了間中來了一些探險隊之外，根本沒有人到。更不要說有人居住了。

卡爾船長和太空船內的專家們，經過頗精細的選擇，才決定把他們的秘密基地設在這裏。那兒與澳洲遙遙相對。因此，當「祖必達人」的飛碟羣凌空飛翔時，許多澳洲人都目擊；甚至電視台的攝影隊也拍下了他們的影像。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到我們地球設立永久性基地的，自然更沒有人阻止。

× × ×

尤蓮妮的慾望雖然達到了，但是，她卻難免感到失望。

她一直以為地球人的生活必然是多姿多采，却想不到眼前所見，却是白茫茫的一片，四周却是冷冰冰的世界。

亞達告訴她，這是沒有人居住的地方；有人生活的市區，決非如此單調的。

待一切安頓下來之後，亞達答允帶她到最熱鬧的市區去玩。

忽然無綫電通訊系統中傳來一名飛行員的緊急求救訊號。

一名「祖必達」飛行員報告說：他駕駛的飛碟正被人苦苦追踪。他相信那是地球人的飛機，而且機上只有一個人。亞達靈機一觸，就叫他把那地球人抓了回來！

× × ×

那個澳洲人驚魂未定，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他只知道一度陷於昏迷──其實他只是中了電光槍之後，被「祖必達」人擄到這基地來！

亞達透過傳譯儀器告訴澳洲人：「你放心，只要你合作，我們不會傷害你。」

之後，亞達又問他這地球上那個城市最大，最有名氣的和最好玩？

澳洲人說：「紐約，美國紐約相信一定可以滿足你們。」

亞達於是要那個澳洲人帶路，他決定帶尤蓮妮到紐約去玩。

因為亞達他們不大熟悉地球上的環境，而澳洲人手上又有一張航綫圖，「祖必達人」雖然看不明白地球上的文字，却知道那是與飛行有關的。

澳洲機師指示他們一條飛行路綫，叫他們穿過太平洋，越過中美洲，再入大西洋，然後由大西洋那邊沿岸進入紐約，這是比較安全的路綫，也較少機會讓地球人發現。亞達於是帶了尤蓮妮和二名「祖必達人」，在那名澳洲機師的陪同下，在地球表面上作他們的第一次渡假。

× × ×

三隻飛碟之內分別坐了五個人──三個「祖必達人」，一個「娜拉絲女人」和一個「地球人」，也就是那位澳洲機師。

一名「祖必達人」與澳洲機師同在一隻飛碟之內領先。因為他們要靠這唯一的地球人為他們帶路。

亞達和尤蓮妮在另一隻飛碟之內。尤蓮妮因為亞達終於能滿足了她的願望，所以她感激地一再吻他。他們十分親熱，有如一雙蜜月中的愛侶。

此外還有一隻飛碟只有一名「祖必達人」在內，那是配備了全副武裝的。由於他們的科技十分先進，所以飛行的速度之高，令到那名澳洲機師為之口呆目瞪。

那是黃昏時份。

當三隻飛碟掠過中美洲上空，進入巴哈馬羣島的剎那間，驀地電光一閃。

亞達首先感到不妙，因為他的飛碟位於最後，可以見到那突如其來的強光，於是他立刻下令急速升高。

但是，那唯一只坐了一個人的武裝飛碟，已打着筋斗往下急衝。

亞達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就他們所知，「祖必達人」的科技，無論如何總在「地球人」之上。他們的處境應該十分安全的。

這突如其來的強光，到底又是什麼東西？他急忙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企圖與他同伴連絡。但是，飛行員沈白，已連同他駕駛的飛碟，迅速衝到了海底之下，亞達收不到半點反應。

另一名飛行員和那澳洲人在一起，他們也見到了當時的情形，只是事情來得又急又突然，正是欲救無從。

那名飛行員叫栢加，他問亞達：「我們是否受到偷襲？」

「我也不知道。」亞達當機立斷地說：「立即停止前進！迅速飛返母船，切勿回航基地，以免被人跟踪！」

所謂「母船」，自然是指「射綫號」太空船。於是二隻飛碟，急急升空，直射向外太空，疾似閃電。

× × ×

亞達犯多重錯誤，他當然要被處罰。尤蓮妮只被客氣地軟禁起來。

澳洲機師則被帶去問話。他算是第一個被帶到「射綫號」來的地球人。

由於他是「帶路」到美國去的，所以卡爾船長懷疑這是地球人的陰謀。

但是，經「祖必達」專家的分析，加上澳洲機師口述的「地球資料」，他們深信失事地點正是地球上的所謂「百慕達神秘三角地帶」。

原來那處海面已不知「埋葬」了幾許飛機和輪船。

至此，「祖必達人」才恍然大悟！

原來企圖從地球上獲得豐富資源的，已不止於他們一個星球；必然是另一個更神秘的星球先他們一步，派人到「百慕達三角」的地底建立了基地。

因此，「祖必達人」亦已意會到：以後他們將會遭遇到的對手已非限於地球人，而是更強大的「神秘星球人」。

當然，那是以後的事了。

地球上的資源如此豐富，成為衆矢之的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可惜的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只知爾虞我詐，從未想到眞正的威脅並非我們自己範圍的人類，而是外太空的其他星球的「人類」。

（完）

短篇俠情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玉女行

一代妖女　終伏正法

玉骨冰肌玉香沁，長街短巷麗人行，莫言春色無人擾，但懼飛花惹怨情。

早晨的太陽是嫣紅的，又照射在一張嫣紅的臉蛋上，甚至連那一身潔白的羅衣，也被染紅了，那紅而發光的神韻，眞的很傳神。

這不是一幅畫，也不是一個仙女下凡，她原本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人，所不平常的是，因為她生得太美，美得讓人不敢仰視。

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有人說：「這兩句話尚不足以形容她。」那麼到底應該怎樣去形容她的美，其實她的美，是無法用文字去形容，這祇能說是內心的一種感受。

人的情感有很多種，但最易衝動的莫過於男女之情，猶其是男人對女人，那股衝動兒，就像大海中的波濤，瞬息之間，可以變化萬千，但不管任何一個男人，如果要看到這個女人，他就衝動不起來，而且還會自慚，因為這女人，長得實在太美了，她吸一吸嘴吧，轉一轉眼珠，甚至一個極小的動作，都能讓人動心，讓人着迷，讓人關切，讓人想衷心的為她效力。

太陽又升了一點，大街上已傳出了行人的脚步聲，炊烟已在每一家屋頂上升起來，好濃好濃的，在街東首，傳出一陣𠲖𠲖拍拍的聲音，那不是打更，因為天已經大亮了，賣湯圓的總喜歡趕個清晨，因為清晨不但是空氣好，生意也好。

四四方方的湯圓担子，兩頭都很重，但挑担子的人却是一個矮矮的小老兒，因為他的身形矮小，所以長長的鬍子已拖過了胸口，担子幾乎是貼着地面在走。

一個十幾歲的大孩子，突然從街傍竄了出來，手中還擺着兩個青錢，說：「買一碗湯圓。」

矮老兒放下担子，笑笑說：「小兄弟，你要買什麼？」

那孩子說：「我要買湯圓。」

矮老兒說：「我賣的不是湯圓，是粗麵條。」

那孩子不信的說：「但你明明賣的是湯圓，怎麼說是麵條？」

矮老兒右手掀開了鍋蓋說：「你自己看。」

那孩子向鍋中看去，臉都嚇白了，原來那一鍋既不是湯圓，也不是粗麵條，而是一鍋活活的蛇。

難怪那鍋子不冒熱氣，原來爐中根本沒有上火，那些蛇五顏六色皆有，不斷的在鍋中遊動，那孩子用雙手撫臉，哭着跑開了，那矮老兒倒反哈哈的大笑起來，笑得好得意，也好開心，手中的拍板，仍在𠲖𠲖拍拍的打着。

一個婦人，從街角竄了出來，大約在三十上下的年紀，曾經風霜的臉上。並未掩去她的媚態，她向那矮老兒說：「你不好好的做買賣，幹嘛要嚇走我的孩子。」

那矮老兒神秘的一笑說：「我告訴他

這鍋中不是湯圓，他非要買。」

「那麼你這鍋中又是什麼？」

「是什麼妳自己看不就知道了麼？」

那中年婦人打開鍋蓋，面色驟變，狠狠的說：「你是蛇叟劉五。」

那矮老兒哈哈的大笑起來說：「眞想不到啊，一個鄉野村婦，居然也知道我蛇叟劉五。」

那中年婦人吃吃的道：「我雖是鄉野村婦，但也却是出身武林，當然，你劉五的名氣很大，但可也不能上門欺人？」

劉五雙眼一瞇道：「眞想不出，原來妳也是武林出身，但恕我眼拙，我想不到妳是那線上出道的。」

那婦人冷笑道：「知名者必死，如果你眞的想知道，我當然願意告訴你。」

劉五陰陰一笑說：「看情形我倒眞的有些被妳嚇唬住了，不過我劉五有一個怪脾氣，那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中年婦人道：「爲了讓你能够死得甘心，那我就告訴你了，我是就毒娘子公孫瑛。」

劉五面色大變，他雖然是玩蛇出身，但聽到毒娘子之名，不由放下担子，轉身就跑，他的輕功的確很好，可惜他雖然跑下十數丈，但仍是無原無故的倒下去，那是中毒了，但在別人看起來，眞的不知道他是如何的倒下去的。

毒娘子又名隱毒公孫瑛，用毒不著於形色，她發出一聲媚笑，轉身便走。

當時街上的人很少，是以祇有一個人看到那蛇叟劉五倒下去，那就是毒娘子的親生兒子，公羊明。

公羊明是公羊非的兒子，當然也是毒娘子公孫瑛生出來的，可惜公羊非不做好事，死於仇家之手，公孫瑛不想再去寃寃相報，便帶着孩子在小鎭上隱了下來，當然，她不想再叫她的孩子練武，祇希望他長大了做一個平平實實的人。

公羊明的本性很善良，他看到蛇叟劉五倒下去，他說：「嫣，他怎麼了？」

公孫瑛道：「他是得了急病，快回去唸書去。」

公羊明翻翻眼睛，終於走了，公孫瑛搖頭一聲嘆息，正待轉身之際，街南頭又走來一個人，這個人生得白白胖胖的，三十上下的年紀，手中還拿着算盤——鐵算盤。

喜歡拿算盤的人，當然是商人，而且這個人也的確像個商人，口中還鑲着兩顆金牙，他嘻嘻一笑說：「妳好功夫，好手法，想不到蛇叟劉五連最後一點老本都賠光啦。」

公孫瑛猛一轉身，目光如電一般的射在中年商人的臉上，驀然一驚說道：「是你？」

中年商人笑道：「當年的五煞三毒，如今祇剩下你我兩人，怎麼，妳還要躲着我……」

公孫瑛嘆了一口氣道：「不是我要躲着你，說實在的，對這個江湖生涯，我有些厭倦。」

「所以妳祇希望隱姓埋名，淡薄敎子成人，永遠退出武林的是非之窩。」

「我的確有此想法。」

那中年商人道：「江湖中是一個大磁場，一入此磁場，再想拔足，那就很難了，比譬說蛇叟劉五，這並不是一個正當人物，死不足惜，可是他也有他的三朋四友，妳殺了他，他的朋友仍然爲他報仇。」

公孫瑛道：「在場的祇有你一個人，如果你不說出去，又有誰還知道？」

這個中年商人是當年的五煞三毒之一的商毒周杰，而公孫瑛的丈夫公羊非則是醫毒，再加上隱毒公孫瑛，被江湖上並稱爲三毒，五煞則是天地人和常，如今五煞之毒祇剩下隱毒與商毒。

商毒周杰道：「紙是包不住火的，就算是我不說出去，人家也會知道的。」

在街上竄出一個人來道：「不錯，眼前就有一個人知道。」

公孫瑛道：「誰？」

那人却說道：「是我，迴風八劍柳生陽。」

柳生陽乃江湖中之怪傑，其行踪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猶以他的迴風八劍，更是名噪武林。

公孫瑛冷冷的說道：「眞想不到啊，憑柳生陽的名頭，居然也和劉五搭上關係了。」

柳生陽哂然一笑道：「誰說我與劉五搭上關係了。」

公孫瑛道：「你既是與他沒有關係，又何必要爲他報仇？」

柳生陽又道：「誰又說我要替他報仇了……」

公孫瑛咯咯的嬌笑道：「你既是不替他報仇，那你又站出來幹什麼？」

「我之所以站出來，祇是要證明一件事情。」

「什麼事？」

「妳毒死了蛇叟劉五，仍然有第三者知道。」

「你知道我是用什麼毒死劉五的？」

「當然是隱毒。」

「隱毒毒人，無聲無臭，防不勝防，你不怕我再用隱毒，毒死了你？」

迴風八劍柳生陽哈哈大笑起來，說：「我們無怨無仇，我想妳決不會用毒。」

公孫瑛冷冷的道：「我當然不會對你用毒，只是有一件事情，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什麼事……」

「這地方祇是一個村野中的小集鎭，既不是通衢大邑，又不靠陽關大道，你迴風八劍柳生陽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商毒周杰也接聲道：「是啊，憑你迴風八劍柳生陽的名頭，怎麼會跑到這鄉野小鎭上來。」

柳生陽反問道：「公孫瑛本來就是住在這個地方，當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你呢，你商毒周杰的名頭也不小啊，又爲什麼要跑到這地方來……」

周杰聽得一愣，此時有人踏歌而來，口中唱道：

玄中妙，妙中玄。
玄玄妙妙任綿延。
從來不識人間事。
仍在紅塵觀變遷。
芙蓉面，柳葉眉。
嬌軀落拓江湖飛。
人似花嬌花似玉。

羞花閉月出簾幃。
風雲湧，春意摧。
英雄豪傑憶芳非。
色不迷人人自陷。
江湖又見血花飛……

周杰聞聲看去，見唱歌的人，仍是一個中年的道士，此人身穿灰色道服，背插長劍，雙目灼灼，膚色豐潤，顯然此人不但在武功上有很高的造詣，而且在道功上，似乎亦有很深的基礎，只是他所唱的歌詞，却不知是何含意。

迴風八劍柳生陽朗聲一笑道：「來者莫非是松月劍郝道長。」

中年道士也朗聲笑道：「貧道正是松月劍郝無爲，柳施主果然是好眼力。」

隱毒公孫瑛也道：「久聞道長一向隱跡青城，足不出戶，今日何故到此小鎭一遊。」

松月劍郝無爲淸笑道：「人世因緣，聚散無常，若我不到這小鎭，何能得與諸位見面。」

商毒周杰道：「聽道長作歌之意，將有一非常之事發生，不知可否先洩天機，以飽耳福。」

郝無爲道：「各位欲知此事眞相，並不太難，稍待一刻，自可眞相大白了。」

正說之間，忽聽得人聲嘈雜，周杰，郝無爲，柳生陽，及公孫瑛等四人，齊向發聲處看去，見小街的另一頭，走過來一大羣人，看情形，全是一些武林中人物，唯有當頭一人，竟然是一個年約二八的女子。

這個女子既不掛刀，也不背劍，穿一身水綠色的連身衣裙，兩根又寬又長的飄帶，從腰間飄出好遠，那七巧玲瓏的小臉蛋上，膚色如玉，細白而有神韻，最令人入神的是那雙妙目，神光閃爍如星辰，步履之間，似行雲，若流水，柔穩而平滑，柳腰微擺，丁香微露，的確是動人極了。

在這個女子的後面，那一大羣武林人物，一個個皆是自命不凡之士，爭先恐後的向那女子的身邊擠，他們雖有攀鳳之心，却不敢一親芳澤，因爲這女人太美了，美得使他們自愧形慚，可是他們又不願意離得太遠，因太遠了會使他們神不守舍，悃然若失。

柳生陽黯然的道：「太美了，太美了，是那一對混賬的夫妻，生出這樣迷死人的女兒來。」

商毒周杰道：「的確是太美了，美得令人不敢有非份之想，要不，那麼多武林中人，若稍有爭奪之心，怕不把這個女人給撕爛了。」

隱毒公孫瑛道：「我雖身爲女子，也不禁有些意亂情迷，何況那些臭男人。」

柳生陽一笑道：「你這一句話，把我們這些人都罵上了。」

公孫瑛冷冷的道：「難道不是……」

柳生陽道：「當然是，所以我並不怪妳。」

公孫瑛也笑了。

周杰道：「你看她那身段，那步履，如雲若霧，猶如仙子臨凡。」

柳生陽也道：「你看那青絲，那眼神，揚溢着醉人的神韻，若非仙子臨凡，亦必是魔女降世。」

松月劍郝無爲低聲唸道：「色不迷人人自陷，江湖又見血花飛。」

他們言談之間，那女子離開他也祇有三丈左右了，此際她的身後，突然有一人伸手向她的花裙上抓去，那動作好快，可是仍有比他更快的，白色一閃而過，那隻抓出去的手，已被斬落在地下，當然也有些鮮血，飛濺到那女子的水綠色羅裙之上，猶如青青的草原，伸展着數支紅梅，不但不難看，反而將她點綴得更美了。

被斬去右手的人，是一個二十上下的書生，面色蒼白，雙目緊瞪着一個人，那是個青衣壯士，右手執着劍，劍尖上還流着血。

柳生陽道：「這兩個人你們可都認識麼……」

周杰道：「這兩個都是江湖上頗俱盛名的人物，那被斬手的書生，叫做蝶淚花殘計白。」

柳生陽道：「不錯，唯其蝶淚，才會花殘，這什白一生中，已不知毀了多少女子，那青衫壯士呢？」

周杰道：「那倒是個比較正派的人物，人稱閃電劍黃飛。」

柳生陽道：「以他斬手的那一招來看，的是如電閃風飄，這閃電劍三字，可以當之無愧。」

此際聽那蝶淚花殘計白道：「你憑什麼要斬去我的手？」

閃電劍黃飛道：「你那隻手已毀去了不少良家女子，而且我也曾有兩次手下留情，但這位姑娘你可動她不得。」

計白道：「就算我不動這位姑娘，但斬手之仇，不能不報。」但見他左手一揮，飛出一片白霧，向黃飛的頭上罩去，不用說，這一定是一種奇毒無比的藥物了。

黃飛身形急退，倉促間，忽有人打出一陣掌風，將那片白霧，吹向十丈開外，同時那蝶淚花殘計白，也被那一掌打得口吐鮮血而死。

出掌之人，是一個年約半百的老者，穿一件藍色長衫，手持旱烟管，尙有一嘴墨黑的鬍子。

周杰道：「這個人是西南道上的一個獨脚大盜，人稱奔雷掌張拓。」

柳生陽道：「不錯，想不到這個窮兇極惡之人，也會動起了憐香惜玉之心。」

此際那走前面的女子，突然停下嬌軀，回首一笑，美人的笑，很容易使人意亂情迷，想入非非。

奔雷掌張拓也咧嘴笑道：「姑娘，不管妳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爲妳效力。」

那女子丁香微露，透出了四個字：「我要你死！」死字才出口，突有一個灰衣老者，一掌印在張拓的背上，頓時使他身形委頽的倒向地面，張拓臨死時說了一句話：「我……我們無怨無……仇啊。」

灰衣老者笑道：「當然，要你死的不是我，是這位姑娘。」

那女子一笑說：「你也死吧……」

灰衣老者反手一掌，印在自己額上，果然死了。

周杰嘆道：「眞想不到，兩個窮兇極惡的江湖敗類，不死於正義的刀劍下，却死於一個小女子的口中。」

柳生陽又問道：「那灰衣人叫什麼名

字？」

周杰道：「印手仇情。也是我們三毒五煞的仇人。」

公孫瑛一聲驚叫說：「是他，想不到，我們自己未能報仇，却讓這位姑娘替我們將仇報了。」

松月劍郝無爲道：「這就叫做天道好還啊！」

那印手仇情一死，立時响起了一片議論之聲，有人說：「眞想不到，印手仇情乃是黑道中的煞星！竟然也會聽信一個女子之言，自盡而死。」也有人說：「印手仇情原本就是個多情種子，他能死在這位姑娘的面前，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儘管是衆人議論不絕，但那女子視如未見，飄起了她那已經染滿了血花的裙子，姿態萬千的向前行去。每行一步，也必然會帶起萬種風情。

松月劍郝無爲嘆道：「此女貌如仙子臨凡，心似魔女降世，她到了那裏，那裏就會血液横飛。」

迴風八劍柳生陽道：「他這樣做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郝無爲搖搖頭，因爲他也答不出來。

商毒周杰道：「她這樣做一定是有什麼目的，如果沒有目的，她又何必會這樣做。」

隱毒公孫瑛冷哼一聲道：「她的目的我知道。」

周杰道：「妳知道？妳怎麼又會知道的？」

公孫瑛道：「因爲我是女人啊！」

周杰道：「當然，女人對女人的了解，總比男人要多一點，妳說說看，她是什麼目的？」

公孫瑛道：「她無非是想以自己的姿色，去迷倒天下衆生，讓那些臭男人爲她狂，爲她死。」

周杰道：「妳也是女人，而且妳年輕的時候，也生得不壞，但妳有沒有這樣做呢？」

公孫瑛道：「有！我曾使崂山四怪爲我發狂，爲我而死。」

周杰道：「可惜妳並未能使擧毒公羊非爲妳發狂，爲妳而死。」

公孫瑛道：「那也是因爲我對他動了情。」

「動了情？」

「不錯！你知道一個想迷倒天下男人的女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讓自己被男人所迷。」

「照妳這一說，當年妳是被擧毒公羊非迷住了。」

「當然，但這並不是單方面的，所以我們才能結爲夫婦。」

周杰一笑道：「我知道了，這衹能算是互迷，也可以算是一見鍾情，只是眼前這女人，不知到那一天才能遇上一個能迷住她的男人，要不然，不知道有多少男人要爲她而死。」

柳生陽嘆道：「可惜我沒有這個緣份，要不我眞想迷她一下。」

周杰道：「你到此地來的目的，不也就是想要迷她一下子麼…你爲什麼還不去呢？」

柳生陽道：「你呢？你到這荒野小鎭上來，難道說還另有目的？」

周杰道：「我不否認我們到此地來是想一覩佳人風采，但今天一見，使我有一點自愧形慚，不敢進前了。」

柳生陽哈哈大笑起來。

此際那女子已行近他們衹有一丈左右，因爲她走得很慢，大有步步生蓬之勢，那閃電劍黃飛也一直提劍守護她的身側，作了她的護身侍衞，此際突然有一個雷公嘴的漢子，從後面趕了上來，冷不防的一掌將黃飛推開，然後抽出背上的鬼頭刀，代替了黃飛的職務。

那女子嬌軀一停，回首向那雷公嘴的漢子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雷公嘴的漢子道：「我叫鬼頭雷公韋星。」

「你爲什麼要打他一掌？」

「在下願意爲姑娘效勞。」

「你照過鏡子麼？」

「男人是很少照鏡子的。」

「那眞可惜，如果你能照照鏡子，也就不會搶着要與我站在一起了。」

此語一出，跟在她身後的數十個武林高手，不由齊聲哈哈大笑起來。

鬼頭雷公韋星忽然惱羞成怒，右手鬼頭刀一起，竟向那女子的腰部横斬過去，看樣子要辣手摧花了，可惜的是他的刀方出手，而黃飛的劍已刺進了他的後背，韋星倒了下去了，他也衹說了一句話：「你眞不愧是閃電劍。」

黃飛笑道：「姑娘未受驚吧。」

那女子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也未道謝，返身又向前走去。

公孫瑛冷笑道：「出力不討好，這是何苦來哉。」

那女子此時已到她的身側，向她看了一眼說：「這女子該死。」

立時有七八人各提兵刃，將公孫瑛圍住，七八件兵刃，齊向她一人身上招呼。

公孫瑛忽地哈哈的嬌笑起來，笑聲未了，那七八人已經全倒了下去。她是用了隱毒，所謂隱毒，是不必借器具傳毒，施毒之人在一言一笑之間，皆可使人喪失抗力，而至死亡。

這七八個人一倒，立時又上來十數人，論武功可能比前面七八個人還要高上一籌。

商毒周杰笑道：「怎麼樣？要我帮你麼？」

公孫瑛道：「這幾個人我尙對付得了，只是我有些不忍心。」

周杰道：「爲什麼？」

公孫瑛道：「他們不過是一時爲色所迷，這樣死了也未免太可惜了。」

正說之間，那十數人已將公孫瑛包圍起來，各提兵刃，從不同的方向，向公孫瑛的身上招呼，就在千鈞一髮間，那商毒周杰突然拿起算盤，劈劈拍拍的敲了起來，口中唸道：「八折打九扣，攔腰一鬆，老太婆撒尿，一對冲。」

冲字出了口，那十數個武林人物，已一齊倒了下去，公孫瑛反而弄得英雄無用武之地。

迴風八劍柳生陽笑道：「妙！妙！商毒周杰，隱毒公孫瑛，果然是名不虛傳，我柳生陽今天可開了眼界了。」

那美貌女子聞言一楞說：「你是柳生陽，江湖上人稱迴風八劍的柳生陽。」

柳生陽雙手一恭說：「不敢，正是在下，姑娘既知在下之名，想亦是武林一脈吧！」

那美女子微哂了一聲，回頭向閃電劍黃飛道：「你那閃電劍法可是迴風八劍的對手？」

黃飛精神一振說：「在下可以勉力一試。」

那女子道：「去替我殺了他。」

黃飛一個箭步，已竄到柳生陽的面前，冷冷的道：「你拔劍吧！」

柳生陽道：「是爲了一個女人麼？」

黃飛道：「不錯，如果我勝了，那你就認命，如果是你勝了，那你就可以代替我的職位。」

柳生陽道：「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獎勵，看樣子在下衹有奉陪了。」

黃飛道：「你的確是沒有選擇的餘地的。」

柳生陽揚手向後，慢慢的抽出背上長劍，藍藍的劍光，閃映着升起不久的紅日，光芒奪目。

黃飛不禁讚了一聲：「好劍！」

柳生陽道：「我這把劍叫青虹貫日，是十年前在哀崂山的一位隱士所贈，此劍至成形之後，尙未見過血腥。」

黃飛道：「但我這把劍已經見了不少血腥，五年來，至少也有數百人喪在我的劍下。」

柳生陽道：「你很好殺？」

黃飛道：「但我殺的人，决不會是好人。」

柳生陽又道：「看樣子我也不是好人了。」

黃飛道：「你迴風八劍柳生陽的名頭不小，當然也不是壞人，但今日的情形不同。」

「是爲了一個女人？」

「就算是吧，我要出劍了。」

柳生陽嘆道：「爲了當一個不相干女子的護衞！竟然以性命相拚，想想也實在可笑。」

黃飛此時也不再說話，面對柳生陽跨上了一步。

柳生陽當然也在全神戒備，突然眼光閃處，一道白虹，直貫柳生陽的前胸，那動作快得不能再快，閃電劍法，畢竟是不同凡響，如果換了別人，决難避過。

柳生陽就在那一劍離胸尙有一寸左右，突然身形急旋，右手劍隨着旋轉之勢，已横斬向黃飛的脖子，血光透現，那黃飛的頭顱，竟飛出一丈開外，才落向地面。

公孫瑛嘆惜道：「他這樣的死法值得麼？」

周杰道：「除去迴風八劍而外，當今之世，又有誰能在一招之間，殺了閃電劍黃飛。」

松月劍郝無爲冷笑一聲道：「只是可惜得很。」

柳生陽道：「有什麼可惜的？」

郝無爲道：「那黃飛在江湖上聲譽並不壞，也算得上是個正人君子，就這樣的死了，豈不可惜。」

柳生陽道：「聽你的語氣，那麼該死的應該是我了？」

郝無爲道：「你也不是壞人，當然也不該死。」

柳生陽奇道：「我們兩人都不該死，那麼該死的是誰呢？」

郝無爲向那美女子一指道：「是她！她才是眞正該死的人。」

那美女子突然哈哈嬌笑起來說：「臭老道，你有本領殺死我麼？」

郝無爲道：「貧道本來不想殺妳，但今天如朱不殺了妳，將不知又有多少人會因妳而死。」

那美女子道：「那麼你還等什麼？我在等着你來殺呢。」

郝無爲抽出背上的劍，松月劍，他尙未來得及作勢出擊，跟在那美女子身後尙有二十多個武林人物，竟然一湧而上，將郝無爲困在核心。

那女子又媚笑道：「臭老道，你現在還想殺我麼？」

郝無爲振聲叫道：「各位同道，此女以自己姿色，拋頭露面，擾亂武林，以致所到之處，必有很多武林同道，因她而死，長此下去，整個武林將陷於萬刼不復之深淵，貧道雖不知道她此擧是否另有陰謀，但在表面上看，她决非才德兼備之女子，諸位又何苦心甘情願的爲她而死。」

他這幾句話顯然也發生一點作用，因爲圍着他的二十多個武林人物，竟然各自又向後退開三步。

那美女子叫道：「各位皆是武林中正義之士，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個個甚是俠肝義胆，難道就眼睜睜的看着一個臭道士殺我這弱女子麼？」

郝無爲道：「諸位連她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就能這樣的輕估她麼？」

其中一人叫道：「是啊，我們連她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就能這樣的輕估她麼？」

其中一人叫道：「是啊，我們連她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怎能就這樣的糊裏糊塗爲她而死。」

那美女子又哈哈的嬌笑起來說：「如朱我猜得不錯，閣下大概就是川中的秦不畏秦大俠吧？」

川中秦不畏人品端正，武功高强，善用一柄三尖兩刃刀，刀出如風，聲威不凡，故江湖中送他一個綽號，叫疾風刀秦不畏。

秦不畏大是高興說：「原來姑娘也識得在下？」

美女子道：「秦大俠的聲望如日正中天，小女子焉有不認識之理。」

秦不畏經那女子三句話一捧，竟有些神魂飄蕩起來，他說：「可是姑娘呢？姑娘尙未告訴在下的貴姓芳名啊。」

那美女子道：「承秦大俠看得起，小女子那有不願奉告之理，小女子姓邢，名烟，是山西太原人氏。」

秦不畏豪笑道：「原來是邢姑娘，妳放心，那臭老道殺不了妳。」

秦不畏本來在川中一帶，也是聲威赫赫的有名俠義之士，不知今天怎地給鬼迷了頭，竟然向這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撑起腰來，要與松月劍郝無爲反臉。

郝無爲道：「我敢打賭，這女子所說

的，決非是她的眞名眞姓。」

郝無爲道：「就看妳的行爲做作，也決不是一個喜歡講笑話的人。」

邢烟面含薄怒向秦不畏道：「秦大俠替我殺了這臭老道。」

秦不畏一舒三尖兩刄刀，刀光乍閃之間，刀鋒已經到了郝無爲的腰際，那出刀的手法與速度，比那個已經死了的閃電劍黃飛不知道要快了多少倍。

秦不畏之所以這樣快出刀，是完全屈伏在邢烟的美色之下，因那邢烟不但笑起來很美，就是發起怒來也很美，不但怒起來很美，不笑不怒的時候更美，是以他精神一振，出刀也更快了。只是可惜得很，他的刀雖然很快，但却快不過郝無爲的松月劍，松月劍出，那柄三尖兩刄刀已被削成兩截，一截墜落地面，在塲那麼多武林人物，沒有一個人是看到他如何出劍的。

秦不畏驚嚇得向後連退了三步，他眞想不到，一個在江湖上默默無聞的臭老道，竟然在一招之間，就削斷了他的成名多年的疾風刀。

他這一退之間，那邢烟又嬌聲叱道：「你們大夥兒上啊，替我殺了這個臭牛鼻子。」

秦不畏提着半截三尖兩刄刀，又向前行去。

郝無爲大喝一聲道：「適才我要不唸你一生行俠仗義，那一招之間已經要了你的性命，你還敢向前去麼？」

秦不畏一愕之間，竟然退了下去，其餘的人却不顧一切，刀劍齊舉，齊向郝無爲身上招呼。

這些人既是爲了美色，從老遠的地方趕來，都是自信在武功上確有一套的人，是以組合了二十多個人的力量，同出於一招之間，那種聲勢，是可想而知的，邢烟却站在一傍，微笑不語。

秦不畏更是愕愕的，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迴風八劍柳生陽此時已清醒過來，看清了那女子的本來面目，掌中的青虹貫日寶劍也輕輕的舉起，準備在郝無爲不敵之時，以便助他一臂之力。

商毒周杰他也是舉着鐵算盤。

隱毒公孫瑛道：「郝道長，要我助你一臂之力麼？」

郝無爲一笑道：「謝謝關懷，幾個人，我還對付得了。」

就在那數十件兵刃近身的一刹那間，他身形如迴風疾轉，耳際聽到一陣嗆啷的聲音，那些兵刃全被他的松月劍削去，那二十多個武林人物，也同時吃驚的向後連退。

邢烟此時不但不驚，反而哈哈的嬌笑起來說：「這松月劍的確是一把好劍，你能將它送給我麼？」

郝無爲冷冷的道：「如果妳馬上在我面前自刎而死，貧道願以這把松月劍給妳陪葬。」

邢烟笑道：「只是可惜得很，我現在尚不想死。」

郝無爲道：「那妳就永遠也別想得到這把松月寶劍。」

邢烟面色一沉，向那二十多個武林中人物道：「你們之所以打不過他們，不是他的武功此你們高，而是他手中的寶劍太厲害，如果你們能奪下他手中之劍，也就不必怕他了。」

其中一人大叫道：「是啊！我們剛才怎地未想到這一點，上啊！」

說話的人是太行山獨脚大盜，絕棒荀同，荀同擅用一支狼牙棒，棒長三尺三寸，似鎚而又多刺，猶以他一套神出鬼沒的棒法，在江湖上向有絕棒之稱。

他這一聲叫喝，二十多個武林人物，竟然奮不顧身的向郝無爲衝去。

此際忽然聽到一陣劈劈拍拍之聲，有人叫道：「三下五落二，逢二進一，二一提着五，逢四進二。」

那二十多武林人物，立時有十多個人無原無故的倒了下去，未倒下去的人，齊向後退。

邢烟飛了一個媚眼笑道：「商毒周杰果然是名不虛傳，在這瞬息之間，不但能飛毒傷人，而且還能安名點將，將壞人殺光了，好人却一個未死。」

原來那些人全是中了周杰鐵盤飛毒。

周杰冷冷的道：「本來這些壞人也不應該死，但他們畢竟是死了，而且都是爲妳而死。」

邢烟道：「他們雖然是死了，但死也值得，因爲他們有憐香惜玉之心，但你却沒有。」

周杰道：「憐香惜玉之心，人人皆有，但那也要看對什麼人，假如對一個貌似天仙心如蛇蝎的人也有憐香惜玉之心，那不但是害了別人，也直接的害了自己。」

此語一出，塲中尚剩下十個白道人物，也頓時被驚醒，齊又向後退了三步。

邢烟道：「他們雖然無法殺了你們，但有一個人可以殺了你們。」

郝無爲冷冷的道：「誰？」

邢烟道：「我！」

我字才出口，已從腰中抽出了一柄鋒芒犀銳的軟劍，此時已經日上中天，日光映着劍光，輝煌奪目。

她這劍一出手，也充份的表露了她本來面目，她並非是一個弱女子，她之所以這樣做，也一定有她的陰謀，在塲的人，雖然不知道她的陰謀是什麼，但也知道這一個貌若天仙的女子，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女子，那十個未被毒死的人，如惡夢初醒，大是慚愧，紛紛將那女子包圍起來。

郝無爲提起了松月劍。

周杰捧着鐵算盤。

柳生陽的青虹貫日寶劍，也是高舉過腰。

公孫瑛沒有兵刃，空搖雙手，走向邢烟的對面。

邢烟一笑道：「妳大概就是三毒五煞之中的隱毒公孫瑛了，你們三毒五煞，如今只剩下兩個人，其餘的人妳知道是死於何人之手？」

公孫瑛冷冷的道：「是印手仇情，適才已經死去了。」

邢烟道：「印手仇情跟你們三毒五煞，無仇無怨，他爲什麼要殺你們。」

公孫瑛搖搖頭道：「不知道。」

邢烟道：「那是因爲他背後尚有指使的人。」

公孫瑛道：「如此說來，你當然知道

那指使人是誰了。」

邢烟一笑道：「當然知道，因爲那背後的指使人就是我。」

此語一出，連商毒周杰也勃然變色，想不到三毒五煞一共是八人，如今僅剩下他們兩個人，而指使殺人的，竟然是眼前這女子。

公孫瑛道：「如此說來，適才那印手仇情之所以甘願爲妳一句話自殺而死，那完全是在做戲了。」

邢烟道：「不錯。」

公孫瑛又道：「他爲了配合妳這一塲戲，却犧牲了自己的一條命。」

邢烟道：「因爲那也是命令，所以他不得不死。」

周杰道：「看情形，這邢烟必不是妳的眞名實姓了。」

邢烟道：「不錯。」

周杰又道：「那麼妳的眞名實姓又是什麼呢？」

邢烟笑了起來說：「等你們死了之後，到閻羅殿前之時，自然可以查出來。」

郝無爲道：「那麼妳這次舉動又是爲了什麼呢？」

邢烟飄了他一眼，這一眼之中，蕩漾柔情蜜意，可惜郝無爲是個修道之士，若是普通人，不被她迷死才怪，她說：「我當然是有目的，可惜我不會告訴你的。」

語聲一了，劍光突起，她不攻向郝無爲、周杰、柳生陽、公孫瑛、秦不畏等五人，反而攻向適才未被毒死的那十個白道人物，那十個人的兵刃已被郝無爲的松月劍削斷，再加上武功與邢烟相差太遠，竟在一兩招之間，已全部喪命。

郝無爲等搶救不及，齊是怒形於色。

邢烟嫣然一笑道：「現在該輪到你們了。」

秦不畏冷冷的道：「我原以爲妳是一個心地善良而又美麗的女子，所以才對妳那麼傾心，那知妳竟然是芙蓉其面，蛇蝎其心的一個歹毒的女人。」

邢烟一笑道：「你現在知道了，是不是感覺到太遲了。」

秦不畏又道：「還不算太遲，妳像一個其深無底的火坑，已經有很多人迷迷糊糊的跳到這火坑中去，但我尚未跳。」

邢烟道：「就是你自己不願意跳，我也會拉你到這火坑中來，不但是你，還有那商毒周杰，隱毒公孫瑛，迴風八劍柳生陽。松月劍郝無爲，你們這五個人，一個也別想跑掉。」

秦不畏道：「妳好像很有把握似的，但我却不敢苟同。」

邢烟向他飛了個媚眼道：「你是不是要先試上一試。」

秦不畏道：「如今我已站在火坑的邊沿，不想試也不行了。」

他提起了手中的三尖兩刃刀，其實這把刀，早已被松月劍削去半截，既沒有三尖，更沒有兩刃，祇剩下後半截刀握在手中。

邢烟道：「你用那柄破刀來對付我的軟劍，不怕太吃虧了麼？」

秦不畏道：「我大半生的武林生涯，已贏得了疾風刀之譽，疾風刀刀如風疾，所以我不在乎刀之長短，而憑其出擊的速度。」

邢烟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但你知道我手中這把是什麼劍？」

秦不畏搖搖頭道：「妳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我也從來未見過妳，當然更不知道你手中用的是什麼劍。」

邢烟道：「你說錯了，我不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是根本就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今天是第一次。」

秦不畏道：「這話也沒有錯，看樣子妳的武功也不錯，以妳的武功與姿色，祇要一出江湖，也必然會轟動天下，妳之所以未能轟動天下的原因，是因爲妳根本未在江湖上走動。」

邢烟說道：「但我今天仍然是轟動天下了。」

秦不畏道：「不錯，但妳也在這小鎭住了一月之久，才讓別人知道這地方有一個艷冠羣芳風華絕代的女子，若果妳一開始就住在通衢大邑，說不定當天也就會轟動起來了。」

邢烟點頭笑道：「看來你的人還不大太笨，只是有一點你沒有想到。」

秦不畏道：「想到了。」

秦不畏道：「你說出來聽聽，看看對是不對。」

邢烟道：「妳這次出來，並非單純的想以自己的姿色，迷倒天下衆生，而是另有目的。」

「不錯。」

「所以妳不願往通衢大邑的地方走，因爲那些地方，來往的武林人物，各門各派的都有，當然也有很多頂尖高手在內，你行起事來也就沒有小地方那方便了。」

「也不錯，除此而外可還有別的原因麼？」

「有，妳初次出道，對自己的一切，尚無絕對的信心，所以要先找一個小地方試上一試。」

邢烟咯咯的媚笑起來說：「你不但不笨，簡直是我肚子裏的蛔虫了，不過你的判斷，仍然有一些錯誤在內。」

秦不畏道：「什麼錯誤？」

邢烟道：「可惜我不能告訴你，你現在可以出刀了。」

「妳尚未告訴我妳把軟劍到底叫什麼名字？」

「我這把劍仍是揉北海之底的千年寒鐵，經名家冶煉而成，名叫寒蛇劍。」

「寒蛇劍？」

「不錯，因此劍不但是寒氣逼人，而且柔軟蜿蜒若蛇，故稱它爲寒蛇劍。」

「這把寒蛇劍就能擋得住我的疾若飈風的一擊麼？」

「這把寒蛇劍不但可以斬金斷玉，削鐵如泥，它最好長處是含有極強烈的磁性作用，任你出招再快，祇要兵刄一接近到它的一尺左右的，它就會自動的將你擊出的兵刄纏繞起來，割得粉碎。」

秦不畏嘆道：「這的確是一柄很好的劍，可惜是並不在一個很好的人手中。」

邢烟向他飛了一個媚眼說：「你認爲我那一點不好？」

眼似流波，招魂攝魄，照得秦不畏神魂一蕩，他旋又收攝心神說：「妳的確什麼都好，祇有心不好，如果心放得好一點

，你應該是個十全十美的大美人。」

邢烟突又咯咯的嬌笑起來，她這一次笑得很特別，猶如銀盤走珠，鏗鏘不絕，顯然這笑聲是灌注她的內力發出。

郝無爲皺一皺眉道：「這個女魔頭竟然有如此驚人的內力。」

柳生陽道：「這倒是眞的出人意料之外，待一會與她交手之時，可得要加倍小心。」

周杰道：「萬一武功不敵，我就用毒毒死了她。」

公孫瑛道：「你錯了，她如果眞的怕毒，也就不會在我們面前如此囂張了。」

「妳是說她已經有了萬全的準備？」

「正是，她既敢孤身隻影，闖蕩江湖，對江湖上的各種技倆，也一定會想得週週到到的。」

正說之間，那秦不畏又道：「妳爲何發笑，是我說錯了麼？」

邢烟道：「你沒有說錯，但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什麼地方都好，就是心壞一點，又有何妨，現在你可以上了。」

秦不畏大喝一聲，刀光人影，急如流矢，向邢烟的胸膛上撞去。

疾風刀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撞之勢，說得上雷霆萬均，突然聽得嗆嗆幾聲大响，原來就在這間不容髮之時，邢烟的寒蛇劍，竟然自動的將他半截刀捲了起來，割成數段，墜落地面。

秦不畏去得快也避得快，一見形勢不妙，立卽趕緊貼地一滾，倒翻出三丈開外，縱是他避得快，也被對方割去了一大片衣襟。

這如電光石火的一擊，頓使在場的人全是一愣，誰也想不到這個女魔頭的武功劍術，竟然是如此之高。

邢烟讚道：「好快的身法，不但出擊的時候，刀如疾風，就是逃避的時候，也身如疾風，眞不愧爲疾風刀了。」

秦不畏一擊未成，勃然大怒，說：「你跟妳拚了。」

柳生陽大喝一聲：「慢着。」

秦不畏身形一停說：「柳大俠有何賜教！」

柳生陽道：「秦兄之敗並非是敗在學藝不精，而是敗在兵刃不如別人，如秦兄也有一柄寶刀，也就不會在一招之間就落敗了。」

秦不畏嘆道：「我輩闖身江湖，不計於勝負得失，但計於是非分明，此女不除，江湖之中將永無寧日了。」

柳生陽道：「秦兄說得很對，但大好的昂藏七尺男兒之軀，是何等珍貴，也用不着與婦人女子去拚命，我們必須有一個決勝之策。」

秦不畏道：「柳大俠的意思？」

柳生陽道：「接下來這一仗應該被兄弟出面，兄弟如果不行，在場的尚有三人，勝負尚未可知。」

他邊講間，已抽出了賴以成名的青虹貫日寶劍，此劍雖不是千年寒鐵製成，但也是一柄鋒芒犀銳的好劍，他將劍輕輕的揚起，走向邢烟的身邊。

邢烟一笑道：「柳生陽，你從前憐香惜玉之心，怎麼現在連一點也沒有了？」

柳生陽道：「妳本非弱女子，當然也用不着別人來憐香惜玉，你心懷不軌，當然也不會得到別人的原諒與寬大，妳準備接招了。」

邢烟道：「這柄寒蛇劍的犀銳，適才你當然也見到了？」

柳生陽道：「見到了？」

「你自問是我的敵手？」

「大義當前，不得不發。」

邢烟又笑了起來說：「好一個大義當前，不得不發，你上吧？」

柳生陽斜步上身，劍走偏鋒，不刺向邢烟的本人，却刺向她身左約二尺左右的空際之中。

邢烟一笑道：「你這是什麼劍法？」

柳生陽道：「這是迴風八劍中的第一招，乘虛破實。」

他語聲未了，突然身形急旋，劍隨身轉，一劍橫斬向對方的脖子，這一招的變化，出乎了常規之外，但誰也想不到柳生陽的劍招，會有如此的變化，這迴風八劍，果然是名不虛傳。

這一招雖然很快，但邢烟的寒蛇劍却在間不容髮的時候，自動的向他劍纏去，柳生陽的青虹貫日雖也是一柄寶劍，但却敵不過邢烟的千年寒鐵冶煉而成的寒蛇劍，更何況有疾風刀秦不畏的前車之鑑，是以在此急切之間，突然躬身反轉，掌中劍隨着他的旋轉之勢，已下撩她的雙腿。

邢烟急將手臂一垂，那柄寒蛇劍又自動向他的青虹貫日劍上纏去。

寒蛇劍本具有極强的磁性作用，用不到主人精確的計算接招方式，它便會自動的向敵人劍上纏去。

柳生陽突然一聲大喝，身形貼地劃了三個圓圈，長劍也在迴風旋轉，連向對方遞出三招，這三招乃是柳生陽的迴風八劍的精銳所在，人劍皆如車輪般的打轉，劍光人影，形成了兩個很大的風輪。

若是普通江湖人物，絕難逃過這一招，但那邢烟手中的寒蛇軟劍，決非凡品，邢烟祇將右手隨着那柳生陽所發出的劍輪在施，而手中的寒蛇劍也戀戀不捨的想纏住柳生陽手中的青虹貫日劍。

柳生陽見三招無功，身形和劍向圈外一滾，這一滾足足滾出了三丈左右，方始站了起來。

邢烟並未追趕，祇是抱劍而立，說：「柳大俠，這寒蛇劍的滋味不錯吧。」

柳生陽冷冷的道：「這把劍的確是一把好劍，可以補人的功力之不足，武藝不精。」

邢烟道：「不錯！」

柳生陽道：「若果妳沒有了這柄寒蛇劍，就未必是我的敵手。」

邢烟道：「那也不見得。」

柳生陽道：「如果妳願意一試，在下也極願奉陪。」

邢烟又哈哈的嬌笑起來說：「你想得好天眞。」

「這話怎麼說？」

「目下你們有四人，我祇是一人，以一敵四，在形勢上來說，我已經吃了很大的虧，你還要我放下手中最有利的武器，這不是瘋人說夢話麼？」

「若果妳眞的放下寒蛇劍，以眞才實學與我拚鬥一番，我可以請他們不必插手

，妳也應該相信我所說的話。」

「就算我相信你，我還是不能放下它的。」

「爲什麼？」

「因爲你們固然想殺我，同時我也想殺你們，在這種敵對的形勢下，我是不會放棄我的寒蛇劍的。」

柳生陽嘆了一口氣道：「看情形我今天是無法讓妳束手就擒了。」

邢烟道：「你連殺我們的力量都沒有，生擒我那是更不可能了。」

商毒周杰冷冷笑道：「未必見得。」

左手抬舉那鐵算盤，右手便劈劈拍拍的敲打起來，口中唸道：「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落一，五去五進一。」

邢烟笑道：「周大俠，你是在打三遍小九九呀？」

周杰並未理她，仍是在繼續的打着，口中唸道：「六上一去五進一，七上二去五進一，八退二進一，一下五落四，九退一進一。」他第一遍打完之時，那邢烟仍是好好的站着，嬌笑不止，她本來就生得很美，這一嬌笑起來却現得更美。

周杰一愣說：「妳不怕毒？」

邢烟道：「祇要是血肉之軀，那有一個不怕毒的。」

周杰道：「那妳爲什麼沒有死？」

邢烟道：「上天生了我這麼個美人胚子，當然也就有保護我這美人的方法，因爲我有辟毒之物。」

周杰道：「噢！」

邢烟又道：「你忘了我手中的寒蛇劍了，此劍乃是千年寒鐵製成，內含壬癸之精，而凡毒皆是熱性較多，以生尅而言，水可以尅火，寒當然亦可以尅熱了。」

商毒周杰嘆了口氣道：「看樣子我也拿妳沒有辦法了。」

隱毒公孫瑛突然在一傍咯咯的嬌笑起來，公孫瑛在年輕的時候，也是出了名的美人兒，是以才會引起商毒與醫毒的爭奪之戰，結果商毒棋差一着，讓醫毒拔了頭籌，商毒爲了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直到醫毒死了之後，商毒的舊情復起，到處尋找隱毒公孫瑛的下落，却想不到在這小鎭上遇到了。

公孫瑛的孩子已經是十四五歲了，她的年紀至少也有三十五六了，但看起來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而笑起來的聲音，仍是很甜，很美！

她之笑並非是無的放矢，因爲她已從笑聲中放出了大量的隱毒，是如何放出來的，就沒有人能知道，若果別人能知道，也就不成爲隱毒了。

隱毒毒人，無聲無臭，防不勝防，三毒之中，以隱毒最爲厲害。

邢烟若無其事的道：「公孫瑛，妳是不是在放毒了？」

公孫瑛說道：「不錯，這是大量的隱毒。」

邢烟道：「妳難道不怕將人毒死？」

公孫瑛說道：「隱毒，隱毒，隨心所欲，我要毒死的是妳，別人當然就不碍事了。」

邢烟道：「用毒能用到隨心所欲的地步，那的是難能可貴了。只是可惜得很，妳仍無法將我毒死在此地。」

公孫瑛道：「因爲妳有了寒蛇劍。」

邢烟道：「寒蛇劍專解熱毒，如果妳要毒死我，就必須要用冷毒。」

公孫瑛道：「可惜凡是毒都是熱性的，冷毒却很少見到。」

邢烟道：「有！」

「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樣子的毒？」

「告訴妳也不妨，反正妳已經是快死的人了。」

「妳說！」

「此毒出產於雲貴山區，乃是地底所蘊藏的毒氣，每逢久雨天晴之時，此毒必然會緩緩升起地面，其色如墨，其性如冰，所以住在那一帶的人都叫它爲癸瘴。」

「癸瘴？」

「癸乃北方壬癸水，壬水性陽爲善氣，癸水性陰爲惡氣，所以叫做癸瘴。」

公孫瑛嘆了口氣道：「想不到我用了一輩子的毒，尚不知道這樣一種毒氣。」

邢烟一笑道：「妳是不是嫌知道得太晚了？」

公孫瑛道：「豈但是太晚了，而且是遠水不救近渴。」

邢烟道：「不錯，雖然妳今天要死了，但在臨死之前，能增加這麼一點見聞，也不虛度此一生了。」

公孫瑛無話可說了，因爲她實在想不起應該說些什麼？

此時那疾風刀秦不畏，迴風八劍柳生陽，商毒周杰，隱毒公孫瑛等四人，皆無功而退，邢烟却更爲囂張了，她說：「臭道士，現在該輪到你了，我看你手中那把松月劍也是一柄寶劍，鋼如都不壞，可以與我這把寒蛇劍一較高下。」

松月劍郝無爲向前跨了一步道：「眞想不到，貧道闖蕩江湖數十年未遇敵手，現在行將就木之年，還有一個很好的對手，陪我活動活動筋骨，那眞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邢烟道：「你還等什麼？你現在可以上了。」

郝無爲緊一緊手中的松月劍，又向前跨了一步。

高手對招，絲毫馬虎不得，就算是彼此都要想一劍將對方刺死，也不敢急功燥進。

邢烟道：「你可以進招了。」

郝無爲輕輕的抬起了劍，他的劍雖然抬起，並未一下子就刺出去，因爲他知道邢烟的手中也是一柄寶劍，不但是一柄寶劍，而且還會有大量的磁性，他如果盲目的刺出，那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邢烟又道：「你還在等什麼？」

郝無爲冷冷的道：「我在等妳。」

邢烟又哈哈的嬌笑起來，她雖然在笑，但神態並不輕鬆，因爲她知道郝無爲是高手中的高手，她說：「你是在等我喝酒，還是在等我上床？」

這女娃娃的確是口沒遮攔，連這種玩笑的話她也說出來了，豈實她也不是故意在開玩笑，而是想借這個機會分去郝無爲的神。

郝無爲當然不會上當，冷冷的說道：「殺盜淫妄酒，乃玄門中的五大戒，我當然不會等妳喝酒，更不會等妳上床。」

「那你在等什麼？」

「等你的頭顱向我的劍口上送。」

邢烟突然媚笑起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倒說你們玄門之中，有南派的男女雙修一法，如果你願意，我陪你上床舖上去比一比勝負。」

此時已是未末申初的時分，太陽已在逐漸向西垂，陽光也漸漸的轉爲金黃色，金黃色的陽光，照在郝無爲的臉上，如塑了一座金色的神仙像，顯然他並未因邢烟的言語而被打動，反而趁邢烟說話分神的時候，火速的刺出一劍。

邢烟右手一抬，他的劍又迅速的縮了回來，仍然是作勢未動。

邢烟道：「我以爲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原來是一個虎頭蛇尾的可憐虫。」

郝無爲道：「何以見得？」

邢烟道：「要不你方才刺出一劍，又爲什麼要縮回去？」

郝無爲道：「我方才也說過，我是等着妳的頭顱向我的劍口上送。」

邢烟道：「你以爲我不敢先動手。」

郝烟爲道：「我巳經等妳很久啦。」

邢然突然一聲嬌叱，劍似靈蛇，身如輕烟，如幽若幻的向郝無爲的身上裹來。

郝無爲定下心神，沉着應付，盡量不讓自己的劍，碰上對方的劍，本來論功力，郝無爲應該略勝一籌，但因爲有了這一層的顧慮，是以打成平手。

這兩人一接手之間，便是五十多招，翻翻滾滾，各不相讓。

迴風八劍柳生陽，疾風刀秦不畏，啇毒周杰，隱毒公孫瑛等，全神貫注當場。

秦不畏的三尖兩刀已被毀，隨便在地上檢了一把刀，以防不測。

郝無爲吃虧在不敢以自己的青虹貫日劍向對方的寒蛇劍上硬碰，而邢烟抓到了他的弱點，却專想以自己的兵刃，主動去碰對方的兵刃。郝無爲爲了不讓自己的兵刃給對方纏上，祗有逐步退讓，是以一百招下來，竟是守多攻少，本應佔盡優勢的功力，却因爲對方的一把寒蛇劍，逼得英雄無用武功之地。

迴風八劍柳生陽嘆道：「這個女魔頭的武功本來就不錯，再加上這把寒蛇劍，當眞是如虎添翼了。」

疾風刀秦不畏道：「以郝道長的武功，本來應該比他强的，只是可惜得很。」

柳生陽道：「可惜他手中是多了一柄寒蛇劍。」

啇毒周杰道：「更可惜的是我的毒對她用不上。」

隱毒公孫瑛道：「我們的毒對她用不上的原因，也是因爲那把寒蛇劍。」

周杰道：「不錯，如果我們能够奪去她那把寒蛇劍，也就不怕她了。」

柳生陽搖頭道：「談何容易，這把劍已與她的生命合而爲一，要奪走她的寒蛇劍也無異是奪走了她的生命的全部。」

秦不畏道：「所以她那把寒蛇劍是決對不會離手的。」

正說之間，忽聽邢烟哈哈嬌笑起來，原來她以寒蛇劍割破了郝無爲的右袖管。

郝無爲連退了幾步，冷冷道：「妳除非削斷我右手，不然我仍有再戰之力。」

邢烟道：「我能削破你的袖管，就能削你的右手，在場的幾個人，也祇有你可堪與我一戰，如果你死了，他們誰也別想逃掉。」

郝無爲道：「至少妳目前無法勝我。」長劍一挺，又與她打在一起。

這是再次的接手，雙方的攻勢更爲猛烈，恍息之間，又是百多招，這百多招中，郝無爲竟然是攻守兼備，互不相讓，他不再迴避寒蛇劍，他想自己手中也是一柄名劍，不見得就鬥不過她那寒蛇劍，因爲他有了這種想法，邢烟反而不主動要去削他的劍了。邢烟之所以厲害，也完全仗着這柄寒蛇劍，同時她也知道郝無爲的手中也是一柄寶劍，眞的萬一拚上了，誰勝誰負，尚在未可知數，她心中有了顧忌，氣勢上也大打折扣，因此一百多招下來，她反而漸漸的落於下風。

郝無爲哈哈大笑道：「臭丫頭，妳適才的威風到那裏去了。」

邢烟面色一寒道：「你不要以爲我很怕你，逼急了我，大不了與你一個同歸於盡。」

郝無爲道：「那就要看你有沒有這個能耐了。」

邢烟玉牙一咬，一劍便向郝無爲的劍上削去。

他們兩人之所以能撐持到現在，全憑手中的寶劍，若果有一方兵刃被削，那麼被削的那一方面已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是以這一招可以說是勝負的焦點，郝無爲當然更不能讓，他知道如一讓步，邢烟必然會步步緊逼，那時他將會又落於下風，是以他提起精神，貫注功力在劍身之上，也猛力向對方劍上削去，祇要雙劍一接，勝負立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立時有一條人影，從空而降，一棒架開了將接觸的兩柄長劍。來人是年逾古稀的灰衣老者，鬚眉皆白，手中拿着一根黑色的短杖，奇的是他竟以這短杖架開了兩柄寶劍，而短杖竟然未被削斷。

邢烟媚笑道：「怎麼，你已經這樣大的年紀了，難道對我這個花不留球的小姑娘也有興趣。」

那老者一笑道：「虧你還說得出口，妳眞是一位花不留球的小姑娘麼？」

邢烟道：「難道我不是？」

那老者道：「妳本來就不是，如果我猜得不錯，妳的年紀至少已在六十五以上了。」

邢烟道：「胡說。」

那老者一聲豪笑道：「妳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老夫，妳是三十年前隱跡江湖的赤髮女妖金玲玲。」

此語一出，邢烟突然大笑起來，但這次的笑聲，却不是咯咯的嬌笑，而是咄咄的怪笑，同是發自一人之口，何以有兩種不同的笑聲。

郝無爲一拱手道：「這位前輩，妳說這女子是三十年前隱跡江湖的金玲玲？」

那老者道：「不錯！」

郝無爲道：「如果眞的是她，算年紀當在花甲以上了，何以現在看起來仍是這樣的嬌美。」

「你忘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金玲玲擅長於化裝之術。」

「就算是擅長於化裝之術，也不可能將一個人的面貌改變得如此年輕。」

那老者道：「假如她戴了人皮面具，你就無從得知了。」

郝無爲道：「尚未請教前輩上姓？」

那老者笑道：「老朽多年落拓，姓名早忘，江湖中人，都叫老朽爲神算子。」

「神算子算無遺策，行俠江湖，神出鬼沒，常人難得一見，今日貧道等當眞是有緣了。」

神算子朗聲一笑道：「道長如此稱呼，貧道實是不敢當得。」

迴風八劍柳生陽，疾風刀秦不畏，啇毒周杰，隱毒公孫瑛等四人，聽說來人竟是譽滿武林的神算子　忙近前報名相見。

此際聽得金玲玲冷冷道：「說什麼神算子算無遺策　眼前他就算錯一件事。」

郝無爲道：「什麼事？」

金玲玲道：「他說我是紅髮女妖金玲玲，但我的頭髮根本就是黑的。」

神算子道：「妳說妳是不是紅髮女妖金玲玲？」

金玲玲道：「不錯，我是金玲玲。」

「是三十年前隱跡江湖的金玲玲。」

「也不錯。」

「那麼妳不是紅髮女妖？」

「至少我目前的頭髮不是紅的。」

神算子道：「山川多靈物，也許妳吃了奇珍異草，所以妳的頭髮變過來了。」

金玲玲道：「不錯，可惜我的容顏却始終無法變得過來。」

公孫瑛冷冷道：「妳容顏很美啊。」

金玲玲發出一陣咄咄的怪笑之聲，從臉上揭下一件面具來，裏面却現出個皺紋滿面，又老又黑的醜臉來。但誰也沒有想到，那樣一個嬌滴滴粉嫩嫩的美人胚子，竟然會是個皺紋滿面的老太婆。

柳生陽冷冷的道：「看情形那些巳經死去的人，實在是死得太寃枉了。」

金玲玲一笑道：「你呢！你不也是差一點被枉死了麼？」

柳生陽道：「我自認我煉心不够，險遭色刦，但是可惜得很。」

金玲玲道：「有什麼可惜的？」

柳生陽道：「不論妳今天這番舉動是爲了什麼，妳總是無功而返。」

金玲玲道：「不錯，不過我也替你可惜。」

柳生陽道：「我有什麼可惜的？」

金玲玲道：「我雖是無法達到目的，但也會將你的命帶走。」

柳生陽突然縱聲朗笑起來。

此際神算子又道：「金玲玲，對妳而言，尚有一件事情我未能算出來。」

金玲玲道：「什麼事？」

神算子道：「妳的雙手其白如玉，難道也是用了手套不成。」

金玲玲道：「我適才不是說過麼，我服食了奇珍異草，使我的紅髮變黑，皮膚白嫩，只是面容無法改變過來。」

「那倒眞是可惜得很。」

「所以我要設法彌補這一缺憾。」

「所以妳要下山一走。」

「不錯。」

「妳能有此天緣，變髮改膚，已很難得，爲什麼又要多造殺孽，毀了數十條人命。」

金玲玲冷笑道：「這你就不懂了，我之所以殺人，與彌補我這項缺憾有關。」

神算子道：「難道說人殺得多了，妳的面容就會自動改變過來不成。」

金玲玲道：「雖不能自動改變過來，但我可以用九十二個武林中人的腰腎，配藥製成，可以帮助自己返老還童，只可惜到目前爲止，尚差五個人。」

神算子嘆道：「妳能殺了我們五人，也可湊足此數了，只是妳三十年前殺的人已經够多的了，所幸妳已經隱跡了三十年，一些苦主都將這件事淡忘了，妳也該改過從善，想不到三十年後的今天，妳又在此重造殺孽。」

金玲玲一笑道：「何止是今天，一月之前，我已經殺了一個人，這張人皮面具，也就是從她臉上剝下來的。」

神算子道：「誰？」

金玲玲道：「天山神女丁盈盈。」

神算子面色一變怒道：「天山神女丁盈盈與世無爭，妳竟然去殺了她，看來今天饒妳不得了。」

公孫瑛道：「妖女殺神女，當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金玲玲道：「天道迴旋，生殺予奪，這也是本於自然，我今天有力量我就能殺了妳。」

公孫瑛冷笑道：「妳能殺了我麼？」

金玲玲道：「妳那隱毒在我的面前巳經發生不了作用，除此而外，妳尚有什麼能耐？」

公孫瑛道：「妳別忘了，妳祖奶奶也是武林中人，除去了用毒之外，我仍有方法制妳。」

金玲玲怪笑道：「那妳就試試看。」

公孫瑛右手一拋，已有數點寒星向對方打去，她這發出的是子午奪魂鏢，此鏢體形極小，從頭到尾也不過一寸長短，更用毒藥煉製了七天七夜，如不幸被打中，子不過午，午不過子。

公孫瑛平日却很少使用此鏢，因爲她素以隱毒見長，是以有形的毒物，反而很少用了，那知那三支子午奪魂鏢，就在臨近金玲玲之時，突然叮地三聲輕，全被吸在寒蛇劍之上。

金玲玲笑道：「妳忘了，我這寒蛇劍除去可以辟毒而外，尚有磁性的作用。」

公孫瑛怒哼一聲，揮手間又打出三點寒星，這三點寒星也是子午奪魂鏢，不過這個子午奪魂鏢與先打出的不同，因先打出的是青鋼製成，故磁鐵可以吸引，而這次打出的是用堅木製成，所以磁鐵也無法吸收，金玲玲不知此情，竟然舉劍向上迎去，有兩支撞在軟劍之上，立時被削爲四段，另一支却打中了她的右肩。

公孫瑛笑道：「妳那寒蛇劍雖可以吸鐵，但却不能吸木。」

金玲玲怒罵道：「臭婆子，姑奶奶一時不察，才上了妳的大當。」

公孫瑛道：「我這鏢名曰子午奪魂鏢，中鏢之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妳可以準備後事了。」

金玲玲又笑了，她說：「你想得太天

眞啦，妳忘了我這柄寒蛇劍可袪毒麼？」

她邊講間，將寒蛇劍貼近傷口，準備袪毒，公孫瑛嬌叫一聲：「上啊！不要讓她有袪毒的時間，逼她動手過招，使毒氣在她身體內加速運行，以致攻心而死。」

金玲玲怒罵一聲：「好歹毒的計策，妳記着了，終有一天我會殺了妳。」

身形一轉，欲向路邊遁去，突然人影一閃，郝無爲已手提松月劍攔阻了去路，朗聲一笑道：「金玲玲，妳殺的人也實在够多的了，今兒妳就留下來吧。」

金玲玲揮劍急斬，郝無爲閃身還招，兩人這是第三次接手，如電光石火一般，瞬息就是數十招。

金玲玲因無法脫身，心中大急，不由扯上了神算子，她大罵道：「神算子，你怎知道姑奶奶今天會在此地露面？」

神算子朗聲笑道：「若果我不知妳在此出現，我還能稱爲神算子麼？」

金玲玲大怒，罵道：「放你娘的狗臭屁。」揮手間又急攻出兩劍，這兩劍又全是寒蛇劍法中的精銳所在，一招是長虹貫日，一招是海底刺魚。

郝無爲旨在不讓她治傷，是以並不與她硬拚，身形左右迴旋，讓開了兩劍，然後翻身迴手，劍已如秋風落葉一般的掃了出去。

金玲玲大吃一驚，貼地翻滾出兩丈開外，然後嬌軀一起，竄空了三丈左右，向街邊的屋頂上落去，身形方停，有人大喝一聲：「下去！」一棒直點她的太陽穴。

此人是神算子，他竟然能後發先至，阻了她的去路。金玲玲祇感到這一棒之勢，猶如泰山壓頂一般，那雄渾的形勢，迫得她又落向平地。

疾風刀秦不畏趁機刺出一刀。

秦不畏的刀之所以有疾風之名，是因爲他的出刀很快，更何況這一刀是偷襲，竟然在金玲玲的右腿之上，劃了一條寸許深的血槽。但他的刀也在這瞬息之間，被金玲玲的寒蛇劍捲住，立時被削爲數段。

商毒周杰大叫聲：「秦大俠小心。」

秦不畏揮手一擲，將殘餘的刀柄當鏢射出，趁金玲玲一閃之勢，人已倒退出三丈開外。

金玲玲怒道：「秦不畏，姑奶奶今日不殺妳勢不爲人。」寒蛇劍一起，又迫了上來，郝無爲却在斜刺裏刺出了一劍。

金玲玲見他的寶劍直直的刺出，突然發出一聲怪笑，立時將寒蛇劍向他的劍上纏去，她這是拚了老命的打法，生死存亡在此一擧，祇要她能毁去郝無爲手中的松月劍，她仍可有逃生之望。

郝無爲因劍勢出得太快，一時收劍不及，眼看兩劍就要捲在一起，突然被一支黑色的短棒架開，來人竟然是神算子。

金玲玲冷冷的道：「你那短棒是什麼東西製成，竟然不怕我這寒蛇劍？」

郝無爲道：「此棒非木非石，體質堅硬內含綿力，是以不怕吸引或者被斬。」

金玲玲嘆道：「看來你那支短棒可眞是我寒蛇劍的尅星，今天如過不了你這一關，我的確是無法離去的了。」

神算子道：「老朽已久不履江湖，更怕見江湖中的血腥，只是妳殺孽太重，今日如不殺妳，未來又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會死在妳的手中。」

金玲玲道：「目前我已無選擇的餘地，也祇有與你一拚了。」

金玲玲咄咄怪笑起來，一劍向神算子的當胸刺去。神算子奪棒急架，棒勢未到，她右腕一沉，又改刺他的小腹。

神算子偏身揮棒，金玲玲就勢遊走，又刺向他的右腰。

神算子朗聲大笑說：「金玲玲，老夫今日要送妳上路了。」但見他的黑色短棒，臨空一圈一點，金玲玲的身形，頓時萎縮了下去。

神算子嘆道：「天作孽，猶可說，自作孽，不可活。」

郝無爲也嘆道：「這一代女妖，終於除去了，可憐地府之中，又多了很多屈死的冤魂。」

周杰嘆道：「江湖生涯，遍地血腥，今日一戰，使我頓悟已往之非，瑛妹，妳是應該爲公羊兄好好撫養這孩子成人，我這個做叔叔的，也願意盡一切力量來幫助妳們。」公孫瑛面露歡愉而感激的眼光。

神算子朗聲一笑道：「此間因緣已了，我也要先走一步了。」

於是神算子走了，商毒周杰却回到公孫瑛的住處。秦不畏與柳生陽携手而去，他們將覓地隱居，不問世事。

松月劍郝無爲也隨之踏歌而去，只聽他唱道：

玄中妙，妙中玄，
玄玄妙妙任綿延，
從來不識人間事，
仍在紅塵觀變遷，
芙蓉間，柳葉眉，
嬌軀落拓江湖飛，
人似花嬌花似玉。
羞花閉月出簾幃，
風雲湧，春意摧，
英雄豪傑憶芳菲，
色不迷人人自陷，
江湖又見血花飛……。

（完）

武林軼事

周泰勇挫鬼脚洪

嚴霜·文　子成·圖

廣東十虎是有分別的，所謂前五虎以及後五虎，年齡相差很遠，前五虎是黃澄可，譚制軍，鐵指陳，蘇乞兒以及周泰。至於後五虎，那是蘇黑虎，黎仁超等人，故此，周泰屬於前五虎那一輩，黃飛鴻見過周泰，而且約周泰返家飲酒談心，那時黃飛鴻不過四十多歲，周泰已經七十，故此，廣東十虎實在不能混爲一談，最低限度分前五虎以及後五虎。

至於黃飛鴻結識周泰，並無高手介紹，只是因爲他站在上西關太保廟酬神舞獅之旁，作壁上觀，偶然看見周泰而已，他從未看見過周泰，那時周泰亦隱居已久，故此黃飛鴻有機會結識周泰，非常開心，說到那一次舞獅，相當轟動，因爲當時廣州市最有名氣的一個舞獅高手叫做大隻窩，其次就是林世榮，故此，兩人幾乎輪流接場舞獅，別的師傅難以插身，有一年，黃飛鴻聽到上西關太保廟打醮酬神，而且有八音演唱三晝夜之久，另搭綵棚，敦請拳師胡老五舞獅助慶，黃飛鴻一向知道胡老五的拳脚犀利，但却不知他亦懂舞獅，故此悄然繞道前往廟中，欣賞此人舞獅。

到時開鑼開鼓，觀者有如海上的魚，包圍獅台，水洩不通，黃飛鴻企在第三層仰觀八音演唱之後，一聲鼓响，就有兩名壯漢捧着獅頭飛舞。

那個獅台是特別築成的，僅有一丈高，台上並無別人，只係兩名舞獅的大漢捧着獅頭飛舞，故此看來特別醒目。

胡老五的獅頭重達三十斤，獅面也比較普通的獅子闊大，黃飛鴻覺得有力舞動這個獅頭，必是彪形大漢，故此，定神欣賞兩名大漢如何舞獅，看後不覺搖頭，因爲兩個大漢雖然臂力沉雄，獅頭獅尾舞得很有門路，但却不够靈活，跟林世榮相差甚遠，故此，不想再看。

黃飛鴻正想離去，忽見胡老五走出，單人表演銅棍，胡老五的門徒分佈綵棚上下以及大廟內外有五十多人，齊聲吶喊，替師傅助威，至於胡老五，出棍之時，踏脚揚聲，跟着有鑼鼓聲响助陣，更加出色，黃飛鴻定眼看時，看見此人所握的一枝大棍，棍頭有如茶杯口那麼粗壯，棍尾特別尖，看來有如鼠尾棍，不過，普通的鼠尾棍只是跟一個人的高度相同，此人却長達一丈二尺，實在難以運用，由此可見胡老五的棍法一定苦練多年，然後有胆上台表演。

細心看時，這一枝大棍的頭尾都是用黃銅鑲住，那一塊黃銅有如銅鏡那麼光鮮，料想胡老五必是日常抓住這條大棍舞動的，不覺點頭微笑，認爲胡老五必是武林傑出的人物。

稍停，胡老五就抓住大棍，擺開馬步，棍法如飛，盡情表演，衝刺、挑撥，全都是少林眞傳，一來他的棍法愼密，二來出棍之時，棍尾顫動，可見氣力十分貫注，武林中人以及外行的觀衆看了都是紛紛讚賞的，喝采之聲四起，於是胡老五愈演愈起勁，忽然在表演中有一聲恍如裂帛，觀衆愕然，以爲胡老五運力彈棍，故此有這種聲響，亦有人發生誤會，以爲那枝長棍忽然折斷，不過，胡老五在裂帛之聲過後，仍然能够繼續舞棍，那就不是長棍中斷，看來似是手上的勁壓棍過甚，以至有此種聲響發生而已。

當時觀衆當中有兩人靠近黃飛鴻，一老一少，童子僅十三歲，老翁已是七十高齡，童子處世未深，眼中所見，信口開河，對老翁說：「棚上揸棍之人，氣力不弱，棍法亦好，可惜他的棍由下邊刺上，稍爲疏漏，有一棍中途變招，顯然是一個弱點。」

老翁立刻向他打個眼色，還伸手按住他的口，叫他不要再說，但因胡老五的門徒分佈各處，這句話已經聽到，立刻使人傳言到師傅那邊去。

那時胡老五已經表演完畢，收了銅棍，放在一邊，還走到獅台下面行來行去，驟然聽見門人報告此事，爲之愕然。

胡老五是一生喜愛武藝之人，知道此事，絕無怪責之意，立刻撥開各人，趨前拱手說：「胡某不自量力，登台表演，承蒙老英雄賞臉觀看，而且令孫說出某棍法中遺下一點，乃是漏洞，有此眼力，十分

難得，因為我當時退後一步，一腳踏去，用力過猛，棚板毀裂，故有裂帛之聲，那時我的腳步暫時受阻，無法移動，故此棍法空虛，有漏洞出現，我跟着以飛花棍打去，掩飾當時變招的漏洞，仍然難逃令孫的眼目，照情形看，老英雄以及令孫兩人必是武林中的高手，敬請登台表演多少武藝，使後輩以及徒弟徒孫等大飽眼福，切勿推辭。」

老翁拚命否認他懂得武功，而且說：「童子無知，亂說一頓，請勿怪責。」

胡老五仍然纏着他說長說短，十多個門徒包圍他們，苦苦相迫，那個童子無法再忍，大喝一聲：「如果你們想看武藝，阿爺跟我登台舞獅給你們看看吧！」

胡老五更加歡喜，微笑點頭稱謝，兩人正在交談，童子縱身一躍，已經跳上一丈高的獅台，老翁看見孫兒已登上了，他就無法獨留，亦即飛身躍登高台之上。

獅台有一丈，健男亦難一躍而登，一老一少，却易如反掌，單是這種輕功，已經使各人看了吃驚，跟着胡老五伸手取勢，打個招呼，門徒回到原位，立刻打鑼打鼓助慶，老翁與童子就取獅頭獅尾一齊舞動，獅頭重三十斤，竟由童子雙手舉起，而且舞動之際，單腳扭馬縱跳，忽起忽伏，各種姿勢，亦與普通舞獅之人有別，顯示出手上功夫極為精湛，至於老英雄，單手握着獅尾，跟獅頭舞動時，非常調協，於是這一場舞獅，驚世駭俗，顯出兩人的武功不同凡响，胡老五以及門徒看了，已經覺得自己有所不及，相顧失色，黃飛鴻在旁欣賞，亦是敬佩不已，就在那時，忽然鑼鼓之聲驟變，老翁與童子竟然表演獅子上樓台，從獅台沿着廟前的石獅飛躍到瓦上的頂面，跟着在屋頂起舞，更為驚人，過了一會，兩人舞獅已經完畢，獅頭獅尾都放在瓦上，然後向觀衆說聲：「失禮！」隨即先後跳下。

胡老五趨前隨手稱謝，表示謙意，還說：「獅頭重三十斤，敝徒不易上屋頂把它取回，請老英雄替我們取下。」

黃飛鴻想結識此人，聽了此言，搶出回答：「老英雄舞獅，看來有些倦意，還是在下替他取回獅頭吧！」

說完黃飛鴻以飛躍出擊的功夫，連跳幾跳，到了廟頂，抓住獅頭，雙手一齊發勁，再跳下來，獅頭獅尾絕無損壞，然後放下。

這一招亦是難能可貴的，胡老五看見如此多的高手在場，不覺氣餒，跟着黃飛鴻乘機趨前拱手為禮：「老前輩確是世間奇士，請問高姓大名。」

老翁知道黃飛鴻並非故意炫耀，只是表演一手武功，希望結識他，點頭微笑，說：「老朽就是周泰。」

黃飛鴻一直聽到周泰的盛名，恨未得見，現時相遇，喜出望外，立刻笑口吟吟，拱手再度敬禮，邀兩祖孫返寓，設宴款待，轟飲交談，非常高興，因為胡老五只是平凡之輩，並未邀請。

周泰隱居二十年之久，偶然看到別人表演舞獅，一時高興，以至看得黃飛鴻眼花繚亂。酒酣耳熱，無所不談，不覺談及舊事，黃飛鴻才知道周泰確是五十年前已經武功超卓，連敗幾名高手，相談更歡。

談及往事，周泰嘆息一聲，說：「時光有如逝水，轉眼已是五十年，當時我在麥神腿家內居住，做厨子兼什工，暗中偷學麥神腿的脚法，至於麥神腿本人，乃是名震天下的蔡九儀首徒，可以說我的脚法從少到老，歷久不衰，乃是有堅強基礎的，躍登獅台，飛身上屋，還要在屋頂表演獅舞，以七十歲高齡的人說實在不易。」

黃飛鴻聽了，由此想像得到當年麥神腿必然是武藝極為超卓，故此即時追問：「何以麥神腿的後人並無特別出色的高手，你只是留在該處煮食打什，武功却如此超卓呢？」

周泰哈哈大笑，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周泰說順了嘴，索性把當年在麥家為傭的時期連敗兩名高手一頁精彩往事吐露出來。

周泰僅有十三歲，就投身於肇慶麥神腿家內，專管武場內瑣屑事情，兼且料理厨具，麥神腿自幼就從高要蔡九儀這個武林高手學武功，很有心得，他的脚法極端靈活，能够騰空飛躍十多尺然後踢出，快如閃電，故有麥神腿之稱，不過麥氏的拳脚，一直都是沒有傳給外人的，他的兒子所學不深，周泰從小就在麥家武場做什役，經常看見麥神腿教授幾個兒子學習武功，不知不覺自己也躲在暗處學習，因為他沒有雜念，數年以來，功夫突飛猛進，長成之際，已經有資格稱為一代高手，實際上却沒有跟任何人過招，事有湊巧，有一天，一名臉色微黑的遠客登門求見，自稱姓區，綽號區鐵手，周泰延入，落坐後，稟知麥神腿，麥神腿走出跟他交談，發覺他的濃鬍繞頰，體格雄健，而且臉部給陽光晒到紫棠色，顯然是經常練習武藝的，打個招呼之後，就問區鐵手有甚麼事情到訪，區鐵手說：「久仰麥家的拳脚天下無雙，我亦喜歡此道，故此不遠千里而來，盼先生賜教一兩招祖傳絕技，以廣眼福，未知先生能否賜教呢？」

這幾句話仍是有些禮貌，麥神腿謙讓幾句，就把姓區的客人帶到練武場那邊，叫幾個兒子逐個演技給區鐵手看看。

過了一會，區鐵手拱了拱手向麥神腿說：「先生賜教，晚輩非常感謝。」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橫目冷笑，含有輕蔑之意，麥神腿閱世甚深，因此發生爭執，拱手為禮，說：「幾個孩兒用功未久，拳脚生疏，看來是不會令尊駕滿意的，祈為原諒。」

他剛剛閉嘴，區鐵手就冷笑一聲，說：「聽到府上祖傳，武功舉世無雙，麥氏家中就算是三尺孩童，拳脚亦非常厲害，故此我千里而來，希望一新耳目，怎料此行所看到的不過是花拳綉腿，由此可見道路流傳之言，絕不足信，真是耳聞不如目睹。」

麥神腿飽歷滄桑，聽了仍然能够忍耐，不過，他的長子就年少氣盛，忍受不住，聽了氣沖牛斗，大喝一聲，說：「麥家的祖傳絕招，從來沒有人敢說半句閒話，如果你認為我們拳脚生疏，並非敵手，請你跟我們下場玩玩，即可證實。」

區鐵手非常高興，說：「區某不遠千里而來，正想跟各位學習，如果 你們並不

客惜，我就落塲跟你們過招，而且逐個玩玩。」

說完他拔步走出，站在練武塲之內，等待打鬥。

形勢迫人，麥神腿知道非打鬥不可，便喚長子出門，怎料區鐵手確有眞功夫，兩人剛剛合手，麥神腿的長子還沒有機會出脚，左手已經給區鐵手抓住，使勁一揑，登時發生劇痛，搖搖欲倒，他連忙擺脫，退後幾步，臉色灰白，實在是很痛的了，但却勉強閉嘴，不敢說痛，看來更加尷尬。

麥氏的另外三個兒子看見大哥受挫，立刻出戰，殊不料每人出戰，俱是不敵，一招便即打輸，區鐵手大聲說：「麥先生，你還有若干子侄可以出戰呢？」

麥神腿愕然，立刻解衣束帶，就算拚了老命，也要維持麥家的聲譽，正想出擊，忽然背後有人大聲說：「割鷄焉用牛刀呢？剛才區先生說過，麥家上上下下都懂得武功，我是傭僕，願意代替主人出戰，使天下人知道麥氏家內任何人都可以跟高手過招。」

麥神腿轉身看看，大言不慚之人正是周泰，那時周泰僅有十八歲，一來太過年輕，毫無作戰經驗，二來周泰只是傭僕，沒有練習武功，如何能够跟區鐵手過招呢？非常焦躁，頓了頓足，說：「你不要送死了，快些走開吧！」

那時周泰已經怒火攻心，絕不理會，就算麥神腿叫他罷手，他也不肯，半句不說，已經拔步奔前，揮拳便打。

他的來勢甚兇，區鐵手趕快橫臂招架，一招即打，跟住進馬連發幾拳，照理周泰是鬥不過對方的，但因周泰手脚異常靈活，對方纏住他節節進招，周泰雖然採取守勢，並非弱者，麥神腿看了暗自稱奇。

交手了兩個回合，區鐵手趁住迫近周泰之際，一手壓住對方的右臂，另外一手搶攻周泰咽喉，這一手正是拳經說的「黃鶯鎖喉」一招，由於周泰一手被壓，無法招架，殊不料周泰忽然將身子往下伏低，雙手着地，就此掃出兩個掃堂腿來，區鐵手迫於退讓，周泰乘機躍起，上面以五指抓面，下邊以五指攖陰，攻勢厲害，區鐵手立刻用上下兩手交合，分別擋格周泰，因為白猿獻菓這一招只有上下交加手然後能够破得，周泰就趁着對方上下兩手擋出，中路空虛，突然一脚飛出，區鐵手無法擋格，亦無從閃避，給他一脚踢中胸膛，連退幾步，倒地吐血，看來身受重傷。

周泰趨前說：「你現在會知道麥家的祖傳武功，確是你所說的一句，聞名不如見面，你千里而來，能够看見這種武藝，亦該心滿意足了。」

兩人相鬥，無法忍手，周泰居然一脚把對方踢到倒地吐血，實在不容易，區鐵手喘息一會，仍然有血絲從口角流出，麥神腿扶他坐下，用跌打酒給他飲服，再用藥敷傷，把他看做病人醫理，事後區鐵手拱手稱謝，堅詢麥神腿究竟何人跟他相鬥，麥神腿說：「他從小就在這裏收拾武塲，長大就兼做厨房的工作，看來他的武功並非到家，不過偶然打傷尊駕而已。」

區鐵手站定，向周泰望了一會，然後說道：「感君賜教，非常銘謝於心，此後如果我再來求教，或有做友求教，請勿見却。」

說完區鐵手憤然而去，這句話顯然伏着殺機，周泰的武功雖然根底甚深，但從未涉足江湖，碰着高手，難以抵擋，故此麥神腿在區鐵手走後，伸手叫周泰走前，問他如何學習武功，而且說：「你不必在此再做傭工了，區鐵手臨別贈言，一定有深意存乎其間，請你朝夕苦練武功，我必盡全力把麥家的絕招教授給你，希望你能够在三幾個月之內學習全套武藝，跟大敵過招。」

說完，麥神腿嘆息一聲，說：「歲月催人，就算現時我跟區鐵人較量，也未必能够打贏他，你却輕而易學，將來你必然成為一代高手，日後就請你把我們這一派的功夫傳授下來好了，但却不必稱做麥氏門派，別稱周派，免得我的兒子惹禍上身，因為他們並非高手，亦非練武的材料，名氣愈响，愈加可慮。」

周泰敬謝，眞的朝夕苦練，三月後忽然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求見，自稱與麥神腿友舊，順道過訪，看門人不察，延之入座，向麥神腿告之，麥神腿出來看看，這個人從無一面之緣，甚為驚異，姑且拱手為禮，請他入座，說：「我息影在家，形同隱居，已經有十多二十年，一向與外邊極少來往，與生平的知交多已凋謝，君突然駕臨，而且說與我友舊，何解我與君並無一面之交呢？究竟你是何人，有何事情必須到訪，敬請明言。」

此人拱手說：「我叫做阿洪，綽號鬼脚洪，並非與麥先生友舊，不過托詞入門而已，我千里而來，只是想拜見你的傭工周泰。」

聽了這句話，麥神腿知道此人必是區鐵手的深交，而且區鐵手認為他可以打贏周泰，然後叫他到來，聽了這番話，不覺心上一沉，再三向他打量一下，見他清秀如猴，似乎不懂武藝，不過他說話時的聲响甚壯，似乎有內功，而且自稱鬼脚洪，根本上麥家已經有神腿之稱，他還說自己是鬼脚，顯然是脚法厲害，登峯造極，看來周泰未必是他的敵手，此念一起，他就想婉詞推却，繼而再想一想，此人千里而來，一定要替區鐵手報仇雪恨，如果周泰不敢出戰，必然躲在門外附近，一天不遇，過了幾天，亦必相遇，到時周泰反而更加危險，因為在外邊作戰，或者以寡敵衆，如果在麥家交手，就算打輸，也能醫治得快，此念一起，笑着說：「請你稍坐，我就叫周泰出來。」

麥神腿轉身入內，在另一房間之內，伸手叫周泰到來，講出此事，並說對方有備而戰，看來你不是敵手，最好試一試他的武功，如果認為有把握交手，不妨正式比武，反之，鬥不過他，那就立刻潛逃，暫時離開麥家，鬼脚洪不知道他的下落，就可以避過這一塲災禍。

麥神腿飽歷江湖，故此想得非常周到，叫周泰改穿傭僕的服裝斟茶敬客，而且乘機偷襲，看看對方的虛實。周泰果然捧茶出來，殊不料他看見鬼脚洪雖然身型甚高，手脚很瘦，似乎不像精通武功之人，有些輕視之意，捧茶敬客時，趁着他用手取茶之際，就將茶盤向他的咽喉橫掃過去

，以為一招就把對方打傷，鬥亦無從再鬥。殊不料鬼腳洪的武功深奧，而且久歷江湖，一人獨戰，當然萬事皆有戒備，看見送茶之人眼睛浮動，早已有所警戒，發覺他以茶盤橫掃，立刻偏身避開，他跟着放下那盅茶，大聲說：「你究竟是何人，敢向我偷襲呢？」

周泰亦大聲回答：「我就是周泰，因為你跟我無寃無仇，竟然登門挑戰，殺了你亦不足為奇。」

鬼腳洪怒不可遏，說：「你既然是周泰，今日之戰非生即死，不必多談。」

說完他立刻搶攻，發拳向周泰出擊。

當時兩個高手就在客廳過招，以地勢來說，當然是周泰略佔上風，故此周泰不想把他引出練武場之外作戰，就在那裏展開龍虎門。由於周泰偷襲鬼腳洪，鬼腳洪在盛怒之下，出招非常毒辣，加上他的身體瘦長，舉動靈活，伸到盡的時候，固然雙臂特別長，兩條腿也是踢得特別遠的，來去如風，周泰實在無法抵擋，只是勉強迎駕而已。

那一場惡鬥殺得難分難解，打了十多個回合之後，周泰忽然轉身用燕子凌空翻身踢出的一招向鬼腳洪飛躍出擊，這是麥神腿家傳的絕招，銳不可當，可是鬼腳洪正式武林高手，絕不吃驚，突然閃身以雙臂一齊出擊，向他踢出的一腳劏去，那時周泰知道對方有備，不敢踢出那條腿，順勢坐低落地，左腳落地，右腳即時踢去，這一腳又快又沉重，本來對方是不易招架的，殊不料鬼腳洪確是名不虛傳，他不過小跳避開，立刻偷步，向周泰襲擊，連發十七腳，每一腳都是勾彈腿，即勾即彈，即彈即勾，兩條腿就化成三十多腳，周泰傾全力閃身跳避，還用手腳擋格，總是愈纏愈急，最後竟給對方一腳踢出丈外，倒下地來，幸而他苦練武功多年，而且知道對方出腳盡量閃避，僅是臀部吃了一腳並無大傷，不過發生些痛楚而已，急跳起來，繞堂奔走，鬼腳洪在後苦苦追逐，那時麥神腿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從旁殺出，挺身擋住鬼腳洪，拱手為禮說：「勝負已分，你只是代友報仇而已，根本上跟周泰亦無深仇大海，不過存着殺機。」

鬼腳洪盛怒之下，雙手抓住麥神腿的左右兩手，想把它移開，殊不料麥神腿兩臂堅如鐵石，既不能壓，又不能抬，知道對方實在是勁敵，如果勉強再鬥，以一敵二，未必獲勝，索性退步拱手，說：「麥神腿果然名不虛傳，兄弟敬如所命。」

麥神腿非常高興，立刻喝退周泰，跟着設盛筵款待鬼腳洪，兼且在飲酒食肉之際，麥神腿總是斟酒落杯，自己先飲，所吃的菜餚，亦屬如此，表示絕無毒質在內，因此鬼腳洪放懷痛飲。

當時周泰並非在旁，只是兩人對飲，故此酒後無所不談，無意中談及周泰，麥神腿發覺鬼腿洪已經有了醉意，便乘機探問：「我的傭僕周泰，雖然武功不深，近來與人過手，未嘗失敗，今日你能夠發十多腳，使他無地轉身，非輸不可，看來你的綽號鬼腳洪，確實是天下無敵，就算我跟你過招，恐怕亦難取勝，請恕無禮，我甚想知道你如何能把勾彈腿練得如此精通呢？」

那時鬼腳洪已經飲到半醉，而且麥神腿是有名氣的人，向他說得如此謙虛，他愈聽就愈加高興，並不戒懼，說：「洪某習技二十年過外，稱做鬼腳洪者就因我的腳法係苦練出來，別人無從學習，我先把鐵枝懸掛，由高處低垂下來，始終離地三寸，我分別用左右腳掃撥勾彈，打到腳骨堅如鐵石，再用藥酒浸它，永不會傷，跟着將鐵枝的重量增加到每條三十斤，仍可照踢，就改向山上踢樹，一掃一撥，條條小樹離地，然後滿意，我的一雙手只是守勢，一雙腳才是攻勢，我認為無人能敵，區鐵手叫我替他報仇，我獲悉他受挫於周泰，故此登門挑戰，化敵為友，正合我的心意。」

當時鬼腳洪醉後說出他苦練拳腳的秘密，言出無心，聽者有意，麥神腿先行設法說些話使他寬心，然後暗中指點周泰如何在三日之內苦練一種腿法去擊破他，另又苦苦的挽留鬼腳洪，留居三日，朝夕飲飲食食，視如知己，鬼腳洪不知是計，且又過份自負，於是在三日之後展開另外一場十分精彩的龍虎門。

那時周泰準備迎戰，先在演武場站定，等候麥神腿送客，看見兩人由室內的演武廳穿過客廳，直趨正門，趕快迎上，點頭為禮，說：「鬼腳洪，我吃了你一腿，只是輕傷，並無大碍，你仍未逃走，特來挑戰，報這一腳之仇，兼且借你之口，揚名於外，使練武之人懂得麥家的腳法仍是天下無敵。」

鬼腳洪愕然，說：「周泰，上次我們相鬥，我只是手下留情，你才沒有拆骨，今日再鬥，你必然想拆骨了，請你三思而後行。」

周泰笑了笑，說：「我正想拆骨。」

鬼腳洪勃然大怒，說：「好，我們就在這裏過招。」

說完，他向麥神腿拱了拱手，表示兩人即將合手，請暫退一旁觀戰，同時另有一個意思，請麥神腿不要插手以二敵一。

麥神腿知道他的意思，急退二十步，遙遙的欣賞，這一場龍虎門即時展開，周泰搶攻，故意用麥家拳法的連環捶逼他用手擋招，暫時無法踢出鬼腳來，然後依照上次打輸的幾招踢出一連串的飛腳，又再呈現疲態，誘他進攻，鬼腳洪不知是計，果然施展他的十七腳急掃絕技，怎料演武場非客廳可比，地方闊大，有足够的地方閃避，周泰一閃再閃，連避十七腳，看見他的走勢漸弱，然後轉身跳踢，一腳跳在對方兩腿之間，再把另外一腳踢出，逼他節節退後，他只能在撲攻時連踢十多腳，却不能够向後退的時候退十多步，退了七步，就給周泰一腳踢在右邊肋骨上面，斷了三條，倒地呻吟。

顯然他鬥輸了，麥神腿趕快趨前扶他站起來，先用藥酒灌飲，再用跌打藥敷治，他然後勉強能够移動腳步。

鬼腳洪始終是硬漢，稱謝而去，此後沒有再來尋仇，事實上他的肋骨斷了三條，且又年事已高，就算再鬥，亦非周泰的敵手了，周泰除了獲得麥神腿的腳法，還得到鬼腳洪的連環急掃十七腳以及破此種腳法的絕招，故此腳法超卓，「前五虎」當中，沒有一頭老虎的腳法比得上他。

兩期完武俠奇情故事

玄劍（下）

楊威・文
楊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二十年前，「玄天一劍」上官翔交上「千面銀狐」，從此兩夫婦朋比為奸，竟欲一統武林，當年武林三大正派就聯盟圍攻上官堡，為武林除害，一直將上官夫婦追上西方去了，武林三大派為杜絕還火燒上官堡，堡中人全無倖免，二十年後，江湖上又出現上官堡的後人上官翎，他正向西邊方向趕去，希望查出他父母的下落，但他一出江湖，就為武林三派人物所追殺，江瑤和龍山兒奉師命追踪他，但路上出現一夥人使暗器傷了江瑤，暗中幫助上官翎……

仁心化天下　一家慶團圓

上官翎哈哈笑道：「怎地不見了峨嵋派的江前輩？」

天乾眞人笑而不語，陡地，前面街角處燈光一亮，一行人繞了出來，為首一人朗聲道：「小娃子的記性不差，還記得咱們峨嵋派。」

上官翎抬頭望去，原來那人正是「神龍劍」江天雲。他心中不禁為之一震，臉上却仍不露聲色，道：「你們數番相迫，無非也是欲置我於死地罷了。」

天乾眞人道：「敝派門下之死，貧道若要坐視，如何統領羣倫？小娃兒，這是你自作的孽。」

上官翎不由有氣，尚未開言，江天雲已然道：「小娃子，你妄殺我正派同道，眞枉為『風雲俠隱』的門人了。」言已，手一揚，一枚銀光閃閃的梭形事物疾往他身前飛到。

上官翎一側身，那梭形事物「拍」地一响，直釘到了馬厩旁邊的一條柱子上，他一伸手，就拔了出來，江天雲沉聲道：「『千面銀狐』的本領，你全學足了，連她的獨門暗器『奪命銀梭』也敢拿出來暗算人。」

上官翎心中一動，原來這「奪命銀梭」正是「千面銀狐」他自己母親的獨門暗器，當下便道：「在下連『奪命銀梭』四字，也是剛有所聞，江前輩，貴派弟子並不是在下殺的，你們萬勿誤會。」

江天雲神色肅然，天乾眞人接道：「小娃兒，你就算傾東海之水，也洗不去你一身罪孽，到如今為何尚要狡辯？」

上官翎氣極反笑道：「各位既然固執己見，在下縱有蘇秦之舌，也是申辯無由了，你們想怎樣：痛痛快快的說出來。」

耿氏兄弟踏前一步，齊聲說道：「我們要你死。」言畢，雙劍一揚，分左右攻到。

上官翎閃退一步，正待還擊，陡地，一陣馬蹄聲起處，一個綿實的聲音誦道：「阿彌陀佛！」

「武當雙劍」身型一凝，退後兩步，只見前面一隊十餘騎，飛奔而至。馬上騎者，盡皆頂門光禿，身披袈裟

，是出家之人，上官翎何等穎悟，早已猜到這是少林派中人。

那十餘騎剛剛抵步，天乾眞人和江天雲立時迎了上去，那十多名僧人紛紛下馬，一個黃袍老僧越衆而前，擧目向上官翎不住打量。

上官翎也不期然向他望去，只見他雖是容貌清癯，但却是神情不俗，宛如古月蒼松，一看便知是個得道的高僧。當下，拱手道：「少林派一向明辨是非，分淸善惡，大師也要與我爲難麼？」

那黃袍老僧合什道：「善哉，善哉，敝派一向以息和爲本，決不與善人爲難。施主年紀青青，就作下如斯罪孽，貧僧一時心血來潮，欲予渡化而已。」

上官翎笑道：「大師好意，在下心領了，未知大師法號，能予賜告？」

那黃袍老僧道：「老衲智眞。」

上官翎悚然一驚，他知道這智眞禪師乃是當今少林派主持智行禪師的師兄，武功之高已是少林寺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自己縱然盡得師傅眞傳絕學，但在三派高手合圍之下，要從容逃脫，恐怕也非易事。

當下，仍自揚眉笑道：「原來是老禪師大駕，當眞失敬了。」

智眞禪師道：「小施主，我看你一身內功，已臻一流境界，今日命喪於此實在可惜，你若肯覺岸回頭，咱們三派中人亦能網開一面，你就隨老衲回少室峯吧！」

上官翎朗笑道：「大師菩薩心腸，普渡衆生，眞令在下感動不已，不過，在下尚有未完的責任，爲人子者，須當孝於親，在未查明昔日的是是非非之前，在下即使是拚一死，也要硬闖出去。」

智眞禪師嘆了口氣，道：「施主當眞如此冥頑不靈？」

上官翎揚眉道：「大師錯了，在下一向光明磊落，也沒有做過不端之事，各位苦苦相迫，無非也欲趕盡殺絕上官氏的後人而已，正是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

天乾眞人忍不住道：「大師，寧枉毋縱，今日咱們不能再放過他！」他此語一出，羣雄盡皆附和叫好。

上官翎道：「各位既然相迫，在下只好奉陪了。」他語聲剛歛，立時就有兩柄大刀遞到近前，他側身一閃，反手去切那人的脈門，但身後「乒乒乒乒」之聲，不絕於耳，好幾柄長劍，又已疾刺而前，上官翎身手敏捷，早避了開去，右手往前一伸，「拍」地一聲點中了一人右腕的「太淵穴」。

那人手腕一震，手中一柄大刀「呼」的飛上了半空。上官翎雙掌連揮，接連拍出了兩掌，疾將迎面而來的一對流星飛鎚震盪了開去，隨即足尖一點，人已躍上了三尺，手一撈，就將那飛上半空的大刀接在手中，一刻不停，「唰唰唰」地攻出了三刀。

那三刀之勢，十分懾人，那一干人也不敢硬拚，紛紛退開了一步，上官翎手下不停，又是一連三刀攻出，一時間，兵刃翻飛，寒芒耀目，人影交錯，也分不出誰是誰來。

忽然，一個聲音自酒肆之內緩緩傳出，吟道：「天若不酒愛，酒星不在天……」人隨聲至，一個衣衫不整的老者，手捧胡蘆，一搖一擺，恍似吃醉了酒一般，走了出來。

江天雲等三人正在嚴陣以待，冷不防這人竟會突然走了出來，再要趕上，但那老者一步大一步小，已然疾往場中走去。

只見他一面喝酒，一面吟詩，道：「天地旣愛酒，愛酒不愧天……哈哈！……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竟已走到劇戰場中，那些兵刃刀劍竟全沾不到他一片衣角，他所經之處，碰着者竟是紛紛跌倒，也不知他使的是什麼功夫。

上官翎更是驚異不已，只一幌眼間，他人已走到了另一面，口中依舊是胡亂的吟着：「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哈哈！呵呵！」隨着不絕的笑聲吟聲，他人已然隱沒在黑暗中了。

那圍攻上官翎的一干人早有三分之一跌倒在地，另外站着的也不禁愕然，上官翎豈肯錯過這個機會，足尖一點，人已借勢倒躍而出。

不過，智眞禪師等人也不是弱者，他們見那老者來得突然，心中也不免一愕，但，一見上官翎躍出，三人同時一聲長嘯，半空中立時像飛起了三隻大鳥一般，上官翎落地之處，早已多了三個人。

上官翎不由倒抽一口冷氣，未及考慮，大刀一揮，一式「撥雲見日」，帶起一度强烈之極的勁風，疾往天乾眞人捲到。

天乾眞人塵拂一揚，輕飄飄地，斜裏反掃他肩頭，上官翎正待揮刀反削，但覺背後風生，江天雲一柄矯似游龍的長劍已然攻到他下盤，而智眞禪師的禪杖，又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他當頭壓下。

電光石火之間，上官翎根本沒有轉念的餘地，猛地提刀往上一枠，只覺一股大得難以形容的大力，自對方兵刃之上傳了過來，另一方面，天乾眞人的塵拂又已拂到肩際，百忙中，他只有勉力一側身，險險避過，但手中大刀早被那禪杖下壓之勢震跌了下地，他只覺胸口鬱悶，心血翻騰，「登」地斜退了兩步，但，江天雲的長劍一偏，却早已反削而前，他本能地又是一轉，却已力不從心，左面小腿一痛，已然被長劍劃了一道口子。

就在他正要倒下，極是危急的一刹那，倏地，一陣「胡隆胡隆」的聲音，一輛木頭車，自馬廐之旁飛越而至，上官翎此際剛剛倒下，但那車却剛好在他身邊越過，他人一倒，恰恰就倒在車上。那車子似是曾經被人奮力一推，他人倒了在車上，車子的勢子依舊不變，「胡隆」一聲，依舊往前而去。

天乾眞人等三人沒料到會有此變故，一干人正待追上，身後一陣馬蹄聲响，一匹駿馬放轡而來，黑夜之中，也看不清馬上人是何等模樣，只見他手中舞着一條靈蛇也似的長索，飛快地奔越了前去。

衆人鼻端恍惚聞到一縷淡淡的幽香，他們趕緊閉住七竅，但，這時的變化，兎起鶻落，波詭雲譎，何等快速，饒他們是正派中的高手，在閉住七竅之後，也不免有一點點的躭擱，到他們提足欲追之際，那木頭車與馬匹早已隱沒在黑漆的夜色裏了。

花開兩頭，筆只一枝，如今却要暫且按下他們不表，回說那忽然衝出的馬上人

，他自推出木頭車，救了上官翎後，自己也跟着馳出，可是，那木頭車的勢子雖快，却終有用盡那一推之力而停頓的一刻，那馬上人自然也想到這點，所以他策馬追來之後，手中不停，揮動着一條長索，果然不出所料，在街角的盡頭，那輛木頭車剛剛被擱停着，他人在馬上，一揮手，手中索子「叭」地一聲，不偏不移地搭中在車頭之上，馬兒根本就沒有停步，他一手牽韁繩，一手牽索子，依舊勢子不變地直往城外奔去。

出了蘭州府，馬兒却拐了個方向，自右側一條小路直往西北奔出，奔了個把時辰，方始在一片小山谷停了下來。

在星月微光底下，可以看見，那馬上人生得容光絕美，乃是一個女子，並非別人，正是一路追踪上官翎的伊沙曼。

當時，她甫一停下，便即躍下馬來，伸手將幾已昏迷的上官翎扶下木頭車，坐到地上。

上官翎長長吁了口氣，道：「多謝姑娘相救。」

伊沙曼嫣然一笑，忽地見他左腿之上，血流如注，不禁「哎喲」一聲驚呼。

上官翎苦笑道：「不要緊的。」伸指在傷口附近封了幾處穴道，掏出了金創藥來，伊沙曼伸手取過他的藥瓶，小心的替他捲起褲管，敷上了藥，隨即伸手自身上撕下了一塊布來，爲他裹紮。

上官翎心中感激，忽地醒起男女有別，不覺心內忐忑不定，但見她臉上絕沒有忸怩之態，也不避男女之嫌，只顧悉心爲己包紮，心卜更是感謝萬分，隨口道：「姑娘你是從西方來的？」

伊沙曼「嗯」地一聲，抬起了頭，這時，剛好一陣輕風飄過，上官翎鼻端立時聞到一陣似蘭若麝之香，他一轉目，剛好就與伊沙曼那水靈靈的眸子相對，他心中也不知有何感受，只覺一絲從未有過的異樣之感，立時湧上心頭，不能自已。

耳畔聞得伊沙曼銀鈴般的語音道：「我們由青海來的。」

上官翎心中一動，還待再問，但心頭煩燥，一陣頭眩，他不敢再發話，忙凝氣歛神，屏除雜念，運起功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胸口翳悶之感方始退去，他又閉目歇息了一會，才張開眼來，只見天色已大白，伊沙曼正坐在自己身旁，關切地注視着自己。

一見他張目，伊沙曼忙問道：「你沒事了吧！」

上官翎搖了搖頭，直到這時，他才看清，伊沙曼身上早換了裝束，一身淡紅色的寬大衣衫，外面一領深紅背心，長至膝蓋，腰繫一條黃色圍裙，襯上紅色的羊皮靴，十分奪目。

他心內恍然，「哦」地一聲道：「姑娘是藏族的人？」

伊沙曼笑道：「我穿不慣你們漢人的衣衫，你看，我這樣好看嗎？」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

上官翎點點頭，笑道：「好看，眞好看。」

伊沙曼又是一笑，那模樣，就只有盛放的鮮花方能形容出來，上官翎微微一笑，道：「姑娘你何以又會到中原的呢？」

「我？」伊沙曼道：「我是陪人家來的，我們到中原，就是想覷探他們三派的動靜，除此之外，尚要找尋一個人。」

上官翎伸手取出那枚銀梭，道：「這『奪命銀梭』是你們之物．」

伊沙曼點了點頭，道：「這是平哥的，上官少俠，你說這是什麼梭．」

上官翎道：「奪命銀梭！」

伊沙曼嚇了一跳，咋舌道：「這麼駭人的名字。」

上官翎心裏十分奇怪，暗忖原來她也不知道這梭的名號，隨又問道：「姑娘可知這梭的主人叫什麼名字．」

伊沙曼訝然道：「你在問平哥．他叫尚平。」

「尚平．」上官翎不禁沉吟了半晌，「尚平」這兩字，端的是聞所未聞啊！

却見伊沙曼翹首向天，注視着天際緩緩飄過的白雲，喃喃道：「平哥他也是中土人士，說起來，他們也很不幸，他的父母被三派中人迫殺，流落到我們遊牧的地方，實在是有家歸不得。」

上官翎一聞此語，不禁心神大震，脫口問道：「他們如今在什麼地方．」

伊沙曼不語，一雙清澈如水的眸子不住往他身上打量着，好一會方道：「你要找他們？」

上官翎點頭道：「不錯。」

伊沙曼秀眉一揚，道：「一路上，這麼多人都要找你的麻煩，看來，你一定是他們要找的兒子了。」

上官翎道：「他們要找我？」

伊沙曼道：「平哥來中原，一半就是爲了找他的哥哥，咦！奇怪！你們怎地不同姓．」

上官翎忙問：「那位尚兄弟的父母姓什名誰呢？」

伊沙曼茫然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上官翎道：「那你能不能帶我去見見他們呢．」

伊沙曼想了一想，道：「可以的。」

上官翎心中一陣喜悅，連忙牽過了馬，伊沙曼一步躍上，叫道：「上官公子，就只有一匹馬了，你快上來。」

上官翎臉上一紅，不得已，也上了馬，伊沙曼手中長鞭臨空虛擊了一下，馬兒揚鬃踢蹄，疾馳而去。

馬背上面，能有多大地方？坐了兩個人，自是十分擠迫，上官翎從未與女子這麼親近過，心中不禁大爲忐忑，伊沙曼却是毫不尷尬，只顧趕馬而行。

上官翎只覺耳際風聲呼呼，也不知馬兒走出了多遠，無意間一抬頭，却見前面不遠處，另一條路上，捲起了一大蓬塵土，隱約中可見銀光閃耀，似有一人策馬而行，上官翎目力何等迅快，只瞥了一眼，便已認出這人正是在蘭州附近無緣無故向自己發招的銀衣公子。

却見他一人一騎，奔得十分快捷，只一眨眼間，便已轉了一彎，沒了踪影。

上官翎細辨路途，這銀衣公子所走的雖不是與自己同一道路，但却也是向西北的方向，他心裏暗自好笑，他又趕到自己前頭啦！不知三派中人又是否一路追了上前呢？

入夜時份，已抵西寧，上官翎忙添購了一匹駿馬，正欲連夜趕路，忽然，「轟」地一聲，一縷綠燄，冲天而起，在烏黑的天空中，奪目之極。

上官翎吃了一驚，倏地瞧見一人匆匆奔了出城，他心思愼密，只一瞥眼，便已認出那人正是武當派中人，他心中吃驚，這人顯然已發現了自已的行踪，放訊號報訊去了。

沒辦法，只得繼續上馬登程，伊沙曼細辨方向，蹙眉道：「他們一定追過了頭啦！如今咱們行踪洩漏，他們一定在前面佈下天羅地網，我們怎能闖得過？」

上官翎目注遠方，道：「我們可否繞道而行……」

伊沙曼想了好一會，才道：「他們人多，西行的三條路他們一定也守着了，我們……對了……我們攀山去。」

上官翎道：「使得麼……」

伊沙曼道：「行的。」當先策馬行去，上官翎連忙拍馬趕上，在黑漆的夜間，根本辨不出什麼方向，伊沙曼小心在馳着，轉了幾個方向，前面展現的是一條不很大的道路，兩旁白楊遍植，十分清幽。

伊沙曼臉現喜容，轉頭道：「是這條路了。」

上官翎回頭察看，別無追騎，於是兩人並轡，飛快地向前馳去。

經過了黎明前一刻特別的昏暗後，高原上的早晨迎着寒風來到了，兩人精神立時煥發了起來，馬兒也是一聲歡嘯，兩騎飛快地越過了湟源縣城，就在曙色剛現之際，已然抵達了一座大山之前。

伊沙曼高興得眼眶也濕潤了，脫口道：「攀過了這日月山，再過了青海湖，便抵達了啦！」

上官翎强自按下心頭的激動，道：「他們怎麼老謀深算，也決想不到我們會攀山而行。」

伊沙曼露齒一笑，那笑容，只有草原上盛放的鮮花方能與之媲美，上官翎心中不禁爲之一動，但只一瞥那間，兩騎一先一後，已然直奔上山而去。

這日月山十分的巍峨險要，雖有山道可循，亦是難走得很，走到半山腰，兩人都不能再乘馬了，只得徒步牽馬而行，花了個把時辰，才抵山頂。

兩人長長吁了口氣，抬頭望去，一片片的白雲，隨風飄過，一望無際的大高原，全都匍匐在脚底，向東看去，菜花，麥子，青稞，金黃地一片。

上官翎被山風一吹，心頭的思緒暫時被拂開老遠，凝目向西看去，茫無際涯的大草原，就展現在眼前，一羣羣的羊、馬、牝牛，抒閒地在嚼着青草。他不由爲之神往，連日來被人一路追迫的艱苦經歷，全都在這一瞬那灰飛烟滅了。

伊沙曼伸手抹了抹汗水，坐了下來，笑問：「這裏比中原如何……」

上官翎劍眉一揚，道：「我願在這兒住一輩子。」

伊沙曼一抬頭，俏臉飛紅，却沒有說話，眼前的上官翎，是這樣地倜儻溫柔，與尙平比起上來，尙平是難及萬一，不過，她也不是三心兩意的人，心中雖是忐忑不定，但却仍自强行抑制，背轉身去，面向東方。

正當她在信目閒望之際，却倏地發現山脚下面原路之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然多了兩個小黑點，她心中一凜，忙回身道：「上官大哥，你看！」

上官翎忙也往東看去，只見那兩個小黑點，正是向着日月山移近，黑點之後，揚起的塵土，也約略看到了些。

上官翎道：「有人追來了，我們快走吧！」

伊沙曼應了一聲，兩人牽着馬，快步自另一面下山而去。下山的路，漫長曲折，也不知拐了多少個彎，方始落到山下。

前面一條小河，就在山脚之處，兩人趕了多天的路，盡皆口渴異常，俯下身去，就喝起水來。

上官翎喝了幾口，忽然「咦」地一聲，訝道：「這條河，怎地向西流的……」

原來，我國的河，一般都是自西向東流的，但這條河水却是十分怪異，竟自東向西倒流。

伊沙曼却並不訝異，凝目向天，說道：「這是倒淌河，昔日你們大唐的文成公主，接受了我們松贊干布王的婚約，自長安西行入藏完婚，當她從這山上下來的時候，看見前面是一片茫無邊際的草原，就思鄉流淚了，這河水就是她的眼淚所滙成的。」

上官翎聽她越說聲音越低，最後竟淌下淚來了，禁不住道：「文成公主是思念家鄉才會落淚，姑娘如今是回到家園了，何以反會傷感呢……」

伊沙曼舉袖拭淚，嘆了口氣道：「我只是太高興吧了。」

上官翎何等聰明，早知道她此語並非心中之言，或許，在這可愛的草原上，正埋着她一段不可告人的傷心往事吧！

正待上馬登程，忽然一個高吭的嗓子，疾傳了過來，喊道：「嘎——嘎——」

伊沙曼臉色一變，一躍就上了馬，但馬兒尙未動腿，前面出現了一片馬羣，啊呀！數之不盡的馬兒，灰白色的、棕色的、棗紅色的，不急不徐地向着這面奔到。

馬羣當中，一騎越衆而前，馬上騎者是一個牧馬的小伙子，一身深紫色虎皮貼邊衣服，頭戴白狐皮帽，十分威武。

他人未馳近，聲音先已傳出，叫道：「伊沙曼！伊沙曼！」

伊沙曼却不應聲，只一刹那，那小伙子已然奔了近前，「哼」地一聲道：「你肯回來了麼……」言畢，向上官翎上下端詳了半晌，愕然道：「他又是什麼人……伊沙曼，你瘋了麼……」

他話還未已，劈手一掌，直向伊沙曼摑去，伊沙曼在馬上一閃身，剛剛避開，那小伙子左掌一揚，又是一掌摑去。

上官翎再也按捺不住，伸手一抓，已然將他的手腕牢牢握着，沉聲道：「你想作甚？」

那小伙子手腕被他抓着，掙了一掙，竟掙不脫，臉色鐵青，道：「我要打醒這個賤人！」

上官翎道：「你不能打她。」

那小伙子雙眼一翻，道：「爲什麼不能……我是她哥哥。」

上官翎不由一訝，轉向伊沙曼一望，

伊沙曼緩緩點了點頭，他不由自主鬆了手，那小伙子却不敢再打伊沙曼了，粗聲道：「我是他哥哥格木帖，這草原上誰個不識……要講功夫，到這邊來。」言畢，雙腿一蹬，就要往前馳去。

伊沙曼急忙一伸手，抓住他的手臂，道：「哥哥，別發牛脾氣，人家上官公子是斯文人，不講打講殺的。」

格木帖「嘿」地一聲，道：「你帶他來幹什麼……他們的漢人，難道還害我們不够……」

伊沙曼臉色一變，道：「哥哥，你怎能這樣說……」

格木帖濃眉一挑，道：「我怎麼不能這樣說……那個什麼的……哑，以前的不說了，就算現在的，尙平這臭小子，竟引誘良家婦女私奔，我還以爲你們一輩子都不回來呢！」

伊沙曼俏臉飛紅，激動地道：「你不能這樣說，我與平哥只不過是結伴東行，不是私奔。」

格木帖道：「這我可不理，總之你要跟他，就別回來！」話一說完，手中長鞭「劈啪」一聲，臨空虛擊了一下，馬兒早已揚蹄疾飛而去。

他趕着的馬羣，也隨在他身後，「的的得得」地奔進了碧油油的大草原。伊沙曼嘆息了一下，道：「上官大哥，我哥哥這人心直口快，說話就是沒有遮攔，你不要見怪才好。」

上官翎心裏十分疑惑，但又恐涉及別人的私隱，終於也沒有出言相詢，只是搖頭笑道：「那裏，那裏。」

怎料，他語聲剛歇，忽然「隆」的一下巨響，日月山上一塊大石直滾了下來。

兩人吃了一驚，抬頭向山上一瞥，却是嚇了老大跳，原來，隨着大石直飛而下的，尙有一個人，上官翎只瞥了一眼，便已認出那人正是江瑤。

他眼見危急當前，想也沒想，一縱身，人已離鞍而起，疾往江瑤下墮之方向掠了過去，忽地，半山之上傳來了一個撕心裂肺的叫聲，道：「師姊！」

一聽這聲音，上官翎便認出了是龍山兒，但，江瑤的身子，他尙未接住，另一個人影已然又往下疾飛而至。

上官翎心裏着實吃驚，連忙斂神凝氣，全身眞氣鼓蕩七十二關穴，只聞得「呼」地一聲，江瑤的身子已落到他身前，他雙手一伸，就將她接住，只覺一股大力勇到，不由自主退後了兩步。

抬頭再看，龍山兒亦已然扎手扎脚地直跌而到，他實在不能再分身，正危急之際，伊沙曼一聲輕嘯，人也離鞍躍起，電光石火之間，只聞得又是「呼」地一聲，接着是「咕咚，咕咚」兩响，兩人盡皆跌倒在地。

上官翎伸手將江瑤放下，走過一看，却見龍山兒正跌在伊沙曼身上，伸手撫着腰，站了起來，說道：「這條路可眞陡直啊！」

伊沙曼雙頰飛紅，緩緩站起，上官翎訝道：「你們怎地會跌下來的……」

地上的江瑤長長吁了口氣，却是沒有說話，龍山兒接道：「我們要趕來看熱閙，怎知又不識路途，誤打誤撞，走上了這山，沒想這下山之路險要得很——」他話還未已，陡地一陣「居呂呂」的馬嘶聲起處，兩人的坐騎已然飛步下了日月山，來到近前。

江瑤站起身，牽着韁繩，道：「走啦！你們怎地不走了……」

上官翎笑問：「你沒受傷吧！」

江瑤見他出手相救，心下感激，但仍故作平淡地道：「我不碍事的。」一翻身，就欲上馬，但脚跟一痛，人未上馬，已然摔倒在地。

上官翎忙伸手扶着她，笑道：「小心！」手中用力，已然將她平平穩穩的送上馬背。江瑤俏臉之上，立時飛起了兩朶紅雲。

龍山兒看在眼裏，忍不住「噗嗤」一笑，他身畔的伊沙曼却幾乎在同時，發出了一聲驚呼。

上官翎連忙一步走前，問道：「什麼事？」

伊沙曼伸出一根春葱也似的手指，指着龍山兒胸前，顫聲道：「這……這是什麼……」

上官翎定睛一看，原來龍山兒胸前頸際，正懸着一個綠得十分可愛的玉耳墜，想來定是方才自山上跌下之時，自衣服裏面跌了出來的。

當下，龍山兒低頭一看胸前懸着的物事，不由失笑道：「這是師傅自小給我配戴的。」但，他話一說完，却陡地一震，因爲，他抬起頭之際，剛好與伊沙曼正正相對，他倏地發覺，伊沙曼左右雙耳之上，也正懸着一對與他胸前的物事一般的橢圓玉耳墜。

他不禁退後了一步，訝然道：「你……你也有？」

伊沙曼的神色十分激動，以至聲音也有點發顫，只聽得她道：「你……你可是姓龍？」

龍山兒瞪大了眼，道：「你怎麼會知道？」

伊沙曼吸了一口氣，道：「你！你父親呢？」

「我父親？」龍山兒道：「我！我不知道。」

伊沙曼吃驚道：「這怎麼可能？」

龍山兒茫然不知所答，江瑤接道：「他自小就在峨嵋山長大，我爹也從沒有告訴他關於他父母的事。姑娘，你知道他的身世麼？」

伊沙曼茫然道：「我也不清楚，你們都來，我帶你們去見一個人。」

上官翎等人心中俱是萬分訝異，只得跨上了馬，一行四騎，恍似捲雲飛雪一般疾奔向遼闊的綠色天地。

四個人都是各懷心事，誰都不發一言，馬兒迎着晨風，在草原上飛馳，走了大半個時辰，綠色的大地上倏地出現了一大羣羊兒，一個身着花邊長袍的牧羊姑娘，甩着那又長又粗的辮子，輕輕地在哼着山調。

伊沙曼引長了嗓子，叫道：「來——喲——」

那牧羊姑娘忽然驚覺，一聲歡嘯，疾奔而前，喜道：「伊沙曼，你回來啦！」

言畢，一個轉身，揚聲道：「哎——伊沙

曼回來了。」

她人一面說，一面趕着羊羣，領先向前奔去，伊沙曼向各人一招手，四騎尉隨在那牧羊姑娘的身後，一直往前走去。

未幾，眼前又出現了一大羣牝牛，草原上的人也漸漸聚攏了過來，紛紛向伊沙曼問好，盡都向上官翎等人投以詫異的一眼。

伊沙曼向他們一一招呼，轉向方才那牧羊姑娘問道：「姐姐呢……」

那牧羊姑娘伸指往前一指，飛快地上了伊沙曼的馬，道：「我們走！」四騎先後離開了人羣，直朝西方不遠處的一列帳篷奔去。

來到帳篷之前，一個聲音立刻自內傳出，問道：「什麼人？」

伊沙曼喜應道：「姐姐，是我。」一面說，一面翻身下馬，上官翎等三人忙也躍下，那牧羊姑娘早已搶先奔了在前，道：「是我們草原上的飄香公主回來了。」

「飄香公主……」上官翎不由訝然道。

那牧羊姑娘一眨眼睛，道：「大名鼎鼎的飄香公主伊沙曼啊！你們不知道麼……她小時候在藏北吃了一枚百年難逢的『天香參果』，所以……」說到這兒，猛地用力一吸，道：「唔！好香，眞香！」

伊沙曼在她臂上扭了一把，偷偷向上官翎瞥了一眼，那牧羊姑娘却吃吃嬌笑，一步轉入了帳篷之中。

伊沙曼掀起帳篷，說道：「請入來坐坐。」

上官翎應了一聲，一行走了入去，帳篷之內，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几一榻，也沒有椅子，當中榻上，坐着一個藏族女子，論年紀，怕已有四十多歲了，可是，她的一張臉，却是一個美人胚子，尤其是那一雙清澈之極的眸子，令人一望，便生好感，可知她年少之時，必定是一位絕代的紅粉，追逐裙下之士，一定大不乏人。

當下，衆人一入來，那女子便已起立，伊沙曼道：「這是我姐姐——瑗芙娜，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瑗芙娜伸手笑道：「請坐！」當先在地上坐了，各人忙也跟着坐下。

那牧羊姑娘這時早已端了一大盤食物出來，放在桌子上，上官翎定睛一看，原來竟有不少食物，有糍粑，熏肉，奶餅，還有羊酪和青稞酒。

那牧羊姑娘手在圍巾上一抹，道：「你們一定餓了，先吃些東西吧！」

龍山兒委實肚餓了，也顧不得客氣，就大嚼了起來，瑗芙娜看着他們在吃東西，臉上流露出一片慈和的神色，轉向伊沙曼說道：「你到底也回來了，那位尙公子呢？」

伊沙曼道：「他先行一步，怕已回來了。」

瑗芙娜「哦」地一聲，那在一傍的牧羊姑娘插口道：「尙公子已回來了，方才布喀凡他們……」她話還未已，伊沙曼已然截口道：「別說他們了。」轉向瑗芙娜道：「姐姐，我想你見見一樣東西。」

瑗芙娜奇問：「什麼東西……」

伊沙曼伸手往龍山兒胸前一指，道：「就是這個。」

瑗芙娜定睛一望，不由「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顫聲道：「這……這……個給我看看。」

龍山兒不明所以，忙伸手解下那玉耳墜，遞了給她，瑗芙娜小心接在手裏，輕輕撫摸着，兩顆斗大的眼淚，滴了下來。

伊沙曼道：「他是姓龍的。」

瑗芙娜道：「你父親又是誰？」

龍山兒放下手中糍粑，茫然道：「我也不知道。」

瑗芙娜神色一片迷惘，探手入懷，竟取出了一個同一式樣的玉耳墜出來，拿在手中一拼，兩個相同的玉耳墜，敢情原來是一對的。

龍山兒心中突突亂跳，但瑗芙娜只是翹首向天，咀唇掀動，似在迴思過去，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倏地，一陣急促之極的馬蹄聲，飛快地傳近，但却沒有停歇，又飛快地遠去了，瑗芙娜陡地醒覺，問道：「什麼人……」

那牧羊姑娘早已走出了帳篷，一會兒，又走回來，道：「不好了，你們的格木帖要去找尙公子的麻煩。」

伊沙曼一皺眉，道：「哥哥眞是，明知我已經回來了，怎地還要去找尙公子的麻煩？」

那牧羊姑娘神色大是緊張，道：「你不知道，尙公子剛回來之後，布喀凡聽說他一個人回來，不見了你，生氣得很，帶了人馬，就要去找尙公子，你哥哥當時牧馬去了，所以沒有參加行列，現在他一回來，聽說布喀凡他們去找尙公子的麻煩，那有不趕去之理……」

伊沙曼道：「可是他已知道我回來了啦！」

瑗芙娜嘆了口氣道：「你哥哥的牛脾氣，你也不是不知道的，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他恨透了漢人，唉！現在又怎會不借故生事？」

上官翎說道：「那我們得趕快去看看了。」

伊沙曼應了聲好，瑗芙娜道：「我也去。」於是，一行人走出了帳篷，上馬而去。

瑗芙娜與那牧羊姑娘同乘一騎，走在最後，瑗芙娜心中千頭萬緒，委實亂得可以，也不知走了多少的路，前面四騎忽然停步，伊沙曼伸手指着前面一個小山丘道：「上官大哥，到了。」

上官翎定神瞧去，只見西北方上，浮現出一條拱形的光帶，在晴空裏閃耀不定，看清楚，原來是一片大湖，在湖的西南方，出現了一個小山丘，此際，山丘之下，正揚起點點塵頭，衆人俱都知道，那一定是格木帖等人的背影，於是五騎不約而同一起往前奔去。

來得近了，原來那小山丘也有兩個小峯，峯與峯之間，竟是一片小小的谷地。衆人馳近了來，只見谷地之內，雜花四放，石頭重疊，在一堆堆的亂石之間，又長了不少長長的青草，乍看，與荒蕪之地，沒有兩樣。

衆人自草石叢中往內瞧去，不少藏族的人，正在草花碎石之間團團亂轉，一塊大石之上，站着一個身穿銀白色衣衫的公子哥兒，雙目一眨不眨地注視着場裏。

忽聞格木帖的嗓子叫道：「尙平你好不要臉，有種的滾出來，待老子一箭穿了你的心。」

衆人連忙下馬，上官翎早已看到了一些端倪，這一羣藏族少年，無疑是被困在一座陣式之中，要不然，有什麼東西能够困得他們住……

正在想着，伊沙曼身形展動，也要奔進去，上官翎驀地驚覺，連忙一把抓住她，却聽得一個聲音道：「伊沙曼來了嗎……快退後，別進來！」人隨聲至，黑影一閃，尙平早已直掠了出來。

伊沙曼連忙迎了上去，道：「你們幹什麼……快放了我哥哥他們！」

尙平道：「這個……」忽然一個粗壯的嗓子截口道：「我們不希罕，我才不信小小一個地方能困得住我布喀凡。」

怎料，他話還未已，陡地一聲冷笑，接着一個清越的聲音道：「你就試着闖出來好了，看看你們誰個有能耐。」言畢，銀影一閃，那銀衣公子一躍而出。

上官翎見了他，心中早已戒備，果然不出所料，那銀衣公子人一走近，便已然抓着他，右手一伸，逕抓向他胸口。

上官翎早有準備，上身一仰，齊腰後折，臨空使了一式「鐵板橋」，輕輕巧巧就避了開去。

那銀衣公子一抓不中，又待發招，忽地，遠處傳來了一陣馬蹄聲，他一聞聲，却是再攻不下去，傍邊的江瑤道：「是三派中人追來了。」

那銀衣公子一聽這話，忽地反常一笑，尙平忙道：「別……別傷他，他……他就是三派中人要追殺的上官氏後人。」

那銀衣公子笑道：「我知道，但我仍要看看。」話未說完，五指如鈎，又抓向上官翎左肩。

龍山兒可再按捺不住了，一個箭步走前，「呼」地一拳，直向那銀衣公子後心擊去。

那銀衣公子左掌一揮，一股大力直往他揮到，上官翎心恐龍山兒有失，匆匆趕上一步，冷不防那銀衣公子一轉身，右手已然抓到他胸口，由於二人相距太近之故，上官翎待要回身，亦已然來不及，胸口的衣服被他牢牢抓着。

龍山兒此際早已退出了數步，見狀忙又走前，但那銀衣公子却沒有再出手了，只是伸手掀開了上官翎胸前的衣服，衆人俱感訝異之至，定睛一看，原來上官翎胸前，竟有一顆殷紅色的痣。

那銀衣公子一見此痣，陡地鬆手，倒退了一步，說道：「你……你眞是我的孩子。」

他此語一出，衆人莫不驚愕不已，倒是伊沙曼與尙平，在意料之中也不免爲之一愕。

就在此際，谷地之內，忽然出現了一個快如飄風的人影，人甫出現，語音便已清晰地傳來，問道：「什麼？是孩兒回來了……」

到他一句話說完，衆人眼前，早已多了一個青鬚布袍，神光湛湛的老者。

上官翎心中委實激動之極，脫口道：「你們是我的……親人……」

那銀衣公子伸手解下頭巾，再在臉上一抹，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立時脫了下來，衆人素聞「千面銀狐」白凝霜的大名，不由自主盡把目光移往她身上，只見她生得風華絕代，確是美艷非常，雖已屆中年，唯是嫵媚之態，依然不減。

那老者向上官翎打量了一眼，道：「孩子，我就是你父親了。」

上官翎「噗」地跪倒在地，想喚一聲「爹，娘」，可是語音咽哽，却是叫不出聲。

「玄天一劍」上官翔伸手扶着他站起，轉向尙平道：「平兒，這才是你的哥哥了。」

看官，這尙平自然就是上官翔與白凝霜的兒子上官平了，這「尙平」兩字，只不過是他的假名而已。

當下，上官平正與上官翎見過了面，那一直疾傳而至的馬蹄聲却已然漸漸迫近了，「千面銀狐」白凝霜冷笑道：「好啊！他們三派的人送上門來了。」轉向上官翎道：「孩子，他們的手段太狠毒了，一會咱們四人合力，爲我們上官堡二百餘口報此大仇。」

上官翎心中忐忑，但他尙未說話，數十騎已然疾馳到近前。

這時，伊沙曼等人早已退到一傍，上官翎抬頭望去，只見前面三騎並轡，馬上坐的正是天乾眞人，智眞禪師與「神龍劍」江天雲。

三騎身後，騎衆頗多，有僧有道有俗，自然是三派的門人了。

衆人抵步，便紛紛下馬，智眞禪師合什道：「兩位久違了。」

上官翔向天乾眞人和江天雲瞥了一眼，淡然道：「武當峨嵋都已換了掌門人啦！哈哈！二十年了，今日也該是你們的忌辰吧！」

江天雲笑道：「不見得，二十年前你們夫婦倆不也敗在咱們三派的手裏……」

白凝霜咀角一披，道：「今時可不同了，我們有兩個兒子，他們都有非凡的武技，足可將你們一網打盡。」回身一笑道：「孩兒們，上啊，先結果了他們，我們再聚舊。」言畢，「嗆」地一聲，撤出了一條爛銀九節鞭來，臨空揮了一匝，直取向江天雲。

另一方面，上官翔與上官平父子二人，亦已然兵刃出手，一大羣人分成三堆，打作一團。

上官翎却是兀立不動，只見上官翔手中所持的兵器，乃是一柄烏溜溜的長劍，烏光隱泛，一看便知是珍奇的寶劍。他一轉念，便已猜到這就是他父親仗以成名的兵刃——玄天劍。

正在心中不定之際，陡地，天乾眞人塵拂一揚，直拂了過來，口中叫道：「還我武當門下弟子的命來！」

他忙閃身避過，反手一撩，手中扇子斜裏逕向塵拂繞到，天乾眞人根本不將他放在心中，勢子不變，忽然手中一緊，原來塵拂竟被上官翎的扇子牢牢纏着，他正待用力一扯，欲將他扯倒，却聞得上官翎道：「前輩且住。」

天乾眞人怒道：「你還有什麼話……」

上官翎道：「前輩可否暫時停手，容晚輩先行查清楚這事，再行理論如何？」

天乾眞人「哼」地一聲，手中忽然用

力，正待先將上官翎摔一交，不料上官翎見機更快，內力一收，手中扇子巳然離開了塵拂。

天乾眞人覺出不妙，巳遲了一步，身子「登」地退後了一步，正又要攻上，倏地，一陣哈哈大笑之聲，舖天蓋地傳了過來，一個聲音夾着笑聲道：「天乾兄，人家小輩對你客客氣氣的，你怎麼要動手打人啦！」

語音剛斂，一個衣衫不整，肩負葫蘆的老者巳然抵達，比鬥諸人不由自主停下了手，上官翎訝道：「醉仙？殷兄怎地也來了？」

上官翎心下恍然，原來這數番出言提示，又救過自己的人，竟是名滿江南的「醉仙」殷留。

當下，只見「醉仙」殷留嘻嘻一笑，道：「我是來替你的娃兒打圓塲的，喂！小娃子，你有話就說啦！」

上官翎應了一聲，轉向衆人道：「各位，昔年圍攻上官堡，殺人縱火的事，都是前輩們一手所做的？」

智眞禪師踏前一步，道：「阿彌陀佛，這事不怕直言，正是我們三派所做，不過，這是剿滅奸徒，衞道除魔，人人皆有責爲之，施主怎不先自省其身？」

上官翎揚眉道：「在下胸襟磊落，可證於天。」

江天雲接道：「令尊呢？」

上官翎回身一瞥上官翔，白凝霜「呸」地一聲道：「孩子，問這些來作甚？他們既巳承認有做過這等傷天害理的事，先殺他們，免留後患。」言畢，手中九節鞭一抖，一式「天河倒掛」，又待攻上。

上官翎身手何等快捷，足尖一點，巳躍到她身前，天乾眞人却接口道：「咱們今日也不能留下一個禍根。」

上官翔哈哈大笑道：「昔年你們就是因爲這一句話，就將我們上官堡二百餘口盡皆加害了，如今還要再提麼？」

智眞禪師道：「上官施主，並非我們妄開殺戒，只是你們要挾技稱雄，造刧蒼生，咱們不得巳，才聯手伏邪，爲的是阻止武林的浩刧而巳。」

白凝霜冷笑道：「這麼說來，你們倒是光明正大，無過有功了？」

智眞禪師道：「善哉！善哉！上官施主夫妻技冠天下，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刧，爲着武林的安危，老衲實不願再掀起一場腥風血雨，兩人若肯見性回頭，隨老衲回少室峯，咱們就此罷戰如何？」

白凝霜「哼」地一聲道：「笑話，大仇未報，焉能就此罷手？」

一旁的上官平接道：「媽，咱們上！」言畢，長劍一振，竟往天乾眞人刺去。

上官翎却一把抓着他的手腕，道：「大師說得不錯，我們若要相鬥，恐怕也是個兩敗俱傷之局而巳。大師是少林派的高僧，就請你說一句，這到底是誰之錯？」

智眞禪師嘆口氣，道：「誰之錯？『玄天一劍』上官施主意欲一統武林，固然不對，但，咱們三派合力，縱火傷人，雖則當時本的是剷除後患之念，但想我佛慈悲，化育衆生爲本，大肆誅殺，豈又是理？昔年之過也不能盡咎於上官施主的。」

江天雲接道：「大師，事巳至此，我們難道要縱虎歸山？」

智眞禪師不語，上官翔夫婦却巳反常地大笑了起來，上官翎連忙道：「爹，媽，你們當眞要大起刧殺麼？」

白凝霜道：「不錯，昔日的仇仇恨恨，今日全皆要算一算。」

上官翎正容道：「媽！孩兒秉承恩師的訓諭，一定要好好解決這段未了的紛爭，試想，即使今日我們能將三派中人殺掉，日後，三派的弟子必也會找我們報仇，如此轉輪不息，這冤仇何時方了？」

白凝霜道：「我們二百餘口之仇，難道就此算了不成？」

上官翎劍眉一揚，道：「天下的仇殺，巳經太多了，媽！我們不能在這草原樂土上，留下永遠也洗不脫的血污，死者巳死了，我們難道就不能本着這一念之仁，網開一面？」

上官翔夫婦沉吟不語，智眞禪師低喧佛號，道：「善哉！小施主具有悲天憫人之心，老衲一直錯怪你了，只是老衲尚有一事不明，小施主既有俠義心腸，何以又會頻施辣手，殺害峨嵋、武當中人呢？」

上官翎道：「在下幼承師訓，豈敢胡亂殺人？幾位前輩未免是妄入人罪了。」

天乾眞人沉聲道：「不是你殺的又是誰？」

一直在旁的龍山兒可再按捺不住了，一步踏前，道：「總之不是他了。」

「武當雙劍」中的耿同怒道：「臭小子，你也脫不了干係！」

天乾眞人却是嘆了口氣，江天雲一把拉着龍山兒，道：「山兒，瑤兒是我遣他們來給你送信的，怎會是兇手？」他語聲剛斂，旁邊一個聲音忽然道：「他們都不是元兇，我才是。」

衆人連忙定睛望去，原來發話的人竟是上官平，上官翎吃了一驚，脫口道：「是你？」

上官平昂首道：「不錯是我，大丈夫敢作敢認，伊沙曼可以作證，殺死武當派門下的人是我，用『奪命銀梭』殺害峨嵋派門下的又是我，你們別要冤枉好人。」

旁邊的伊沙曼慌忙一步奔前，叫道：「平哥，你……」却是說不下去。

天乾眞人與江天雲兩人臉色陡變，邁步向上官平走了過去，上官翎一聲長嘯，道：「人是我殺的，你們要算帳，找我好了。」

他此語一出，衆人都大爲驚異，上官平更是吃了一驚，顫聲道：「哥哥，你怎能亂認？」

江瑤忙也走近前來，急道：「你沒做過，幹嗎要代人認罪？」

上官翎哈哈一笑，道：「兄弟本是同根生，各位要找舍弟的麻煩，即是找我的麻煩了，不如干脆由我一人來解決，豈不爽快俐落？」

這一番話，說得豪氣干雲，上官平心裏不禁暗暗感動，上官翔呵呵笑道：「娘子，我們生了一個好兒子，哈哈！」

衆人正在不知如何處決，忽然，一個粗嗓子叫道：「尚平你這好小子，有種的放我們出來。」

另一個聲音道：「小舅子，別求他，咱們衝出去。」衆人聞聲往谷地之內看去，却見卅一班藏族少年左衝右突，却總衝不出谷地來。

伊沙曼向上官平道：「平哥，放了他們吧！」

上官平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上官翎向白凝霜道：「媽，他們都是心直口快的人，得罪娘親之處，孩兒願代受過。」

白凝霜向他端詳了半晌，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慈和的笑容，道：「好！果然是好孩子，爲娘的就放了他們。」說完，縱身躍入谷地之中。只見她在谷地之內左奔右躍，雙手不時移動石頭花草，不一會，便又轉身奔出。未幾，格木帖等人巳然脫禁走出，格木帖走在最前，一見了上官平，便自罵道：「好小子，你幹得好事：」

一直沉默在旁的瑷芙娜却巳然走近了來道：「還要發牛脾氣麼？一錯不能再錯，你不能阻止小妹與上官公子的婚事。」

格木帖「哼」地一聲，他身旁一個粗壯的漢子接道：「伊沙曼巳是我的人了，她是藏族的人，不能與漢人成婚。」

看官，原來這人竟是伊沙曼的未婚夫婿——布喀凡。當下，上官平長長嘆了口氣，道：「你放心，伊沙曼是你的，我不會橫刀奪愛，做這不仁不義的事。」

伊沙曼失驚道：「平哥，不……」

但上官平巳然截口道：「你是草原上的飄香公主，我配你不上。」轉向衆人道：「各位，殺人的事，是我上官平一人做的，與他人無尤，更不關我哥哥的事！」

天乾眞人說道：「殺人償命，理所當然。」

白凝霜道：「你們殺了我們這麼多人，他殺回你們一些，也是理所當然啊！」

上官平却道：「媽！以前的別提了，現在，却是我做錯了。」轉向衆人道：「我給你們償命。」言畢，舉掌往「天靈蓋」上一拍，人也跟着倒下。

塲中立時一陣驚呼，伊沙曼與上官翎連忙搶上，上官平斷斷續續的道：「媽！這是我的……錯，別……別怪…他人。」他口唇掀動，還要向伊沙曼說話，但却力不從心，只握着了她的纖手，就巳氣絕。

伊沙曼放聲大哭，上官翔夫婦心中更是一片迷茫，怔怔地注視着前方，恍似呆了一般。上官翎心中傷感，也不知如何去安慰伊沙曼才是，只見瑷芙娜走了上前，婉言道：「小妹，別傷心了。」

她此語剛出，站在她身旁的天乾眞人陡地震了一震，一轉目，正好瑷芙娜亦正向他望來，兩人四目交投，凝注了好一會，方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四隻手隨即緊緊握着，瑷芙娜臉色蒼白，顫聲道：「你……你怎麼會入了道的。」

天乾眞人嘆了口氣，道：「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隨師傅前輩們追趕『玄天一劍』夫婦，來到這兒，遇見了你，估不到今日竟會舊地相逢。」

江天雲將龍山兒拉了過來，道：「山兒，快叫爹媽。」

龍山兒吃驚道：「師傅，眞的？」

江天雲點頭道：「不錯。」轉向瑷芙娜道：「嫂夫人，自從令尊反對你們的婚事，天乾兄抱子東回之後，他就蓄髮入山，不理俗事了，山兒是隨我長大的。」

龍山兒做夢也想不到眼前兩人竟會是他的父母，雙膝一屈，跪倒在地，叫道：「爹爹！媽媽！」天乾眞人與瑷芙娜忙將他扶起，三個人緊緊摟在一起。格木帖與布喀凡兩人心中也不由大爲感動。

智眞禪師向上官翔夫婦瞥了一眼，合什道：「阿彌陀佛，迷智爲識，轉識成智，善惡正邪之分，本在於迷悟一轉念間，上官施主難道當眞是如此冥頑不靈？」

上官翔夫婦如夢方覺，眼前所發生的事，都是令得他們大爲感動的，尤其是他們的兩個兒子，一個慷慨就義，一個則豪氣凌雲，分清善惡，他們兩人心中雖是傷感，却是不期然會心一笑，上官翔道：「娘子，我們都是錯了。」

白凝霜道：「是的，即使有絕世武功，稱霸武林，又怎及在這兒逍遙快樂。」

上官翔點了點頭，道：「各位，在下決定退出武林，長居此地，塵俗的世事，再也不管了。」

智眞禪師道：「善哉！善哉！上官施主，昔日圍攻貴堡之事，咱們確是過了份，昔年三派之長，亦巳相繼過世，只有老衲一人尚在，傷人之事，與佛家教理背道而馳，老衲實是罪過之極，上官施主既巳回頭覺岸，老衲心事亦了啦！」

上官翎忙道：「大師不可輕生。」

智眞禪師道：「只要上官施主能回正道，老衲又何辭一死。」言畢，手掌在胸口輕輕一按，人巳倒了下地。

上官翎不禁爲之茫了然，上官翔走了近來，將手中的「玄天劍」遞了給他，又取出一本羊皮冊子來，交到他手上，道：「孩兒，這是爲父的絕學，別讓他失傳了，你好自爲之。」

上官翎還想再說什麼，但語言咽哽，說不上來，殷留哈哈笑道：「賢姪少年英雄，老夫總算沒看走了眼，救錯了人！」一面笑着，一面早巳跨上馬背揚長而去。

另一方面，三派中人亦紛紛離去，天乾眞人道：「夫人，我們也走吧。」

瑷芙娜退後一步，搖頭道：「我巳在爹跟前立過了誓，不能與你同去的了，而且，你……」說到這兒，淚水紛紛而下。

格木帖嘆息了一下，轉向上官翎道：「多謝你方才出言相救，原來你們漢族竟有這麼多大智大勇，太仁大義的人，以前我們都錯了。」

上官翎道：「大哥別說這種話。」

伊沙曼淚眼婆娑，緩緩走前，道：「上官大哥，你保重了。」

上官翎道：「你……」伊沙曼截口道：「我要找一個最好的地方，葬……了……他，我……我也將一生一世陪着他，永不離去，上官大哥，你的心意我明白，不過，我既巳愛他於前，決不能棄他於死後。」一面說，一面將江瑤的手，搭在上官翎的手上，續道：「祝你們快樂！」

上官翎心中一片迷茫，但只一會兒間，數騎並轡，巳然疾奔東面而去，路途之上，忽見一隻小羔羊跪在一隻母羊脚下，一拱一拱地吃着奶，上官翎與龍山兒心頭不禁同時一陣感動，猛一回頭，只見一片綠色的天地，卅突起的小山丘，早巳在蒼茫的暮色中看不眞切了。

（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紅袍殺手

（四）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藍也白與葛愚連袂北上，沿途每晚投宿客棧，都發現房中的桌子上放有一張紅字白紙，警告他們是在找死。於是他們不得不提高警覺，繼續就道。當他們來到無定河畔，竟發覺有人暗中跟踪。他們悄悄計議，決定與跟踪者捉迷藏。在進入一片樹林之後，葛愚突然打出暗器，擊斃一名黑衣大漢，然後又折返市內用膳。這時，有三名黑衣大漢跟踪而至，藍、葛兩人匆匆吃罷，即飛身而出。三大漢尾隨不捨。當藍、葛竄入林中之際，突有兩縷勁風襲來，倉卒間使他們無法防範……

身困煉獄內　絕處幸生還

藍也白一聲悶哼，他必是中了別人的暗算，葛愚運氣較佳，身前的一棵小樹替他擋住了這意外的一擊。他左手迅速一抓，接着藍也白倒下去的身軀，右手同時一抖，兩枝鳳眼神釵已同時電射而出。

丈外之處傳來聲聲慘嚎，證明他釵無虛發，已替藍也白報了一箭之仇，他顧不得查看敵人的生死，只是焦急的詢問藍也白道：「大哥，你不要緊吧？」

藍也白說道：「我後心中了暗器，有毒……」

葛愚心頭一懍，但以林中光綫黑暗，瞧不出他中的是什麼暗器，只好運指如飛，封閉他幾處穴道，以免毒力竄入經脈。

他將藍也白依靠在一顆樹幹之上，再去找回他射出的兩枝鳳眼神釵，然後彈身躍上樹梢，查看追踪他們的三名大漢。

及擧目向來路一瞥，一聲驚呼幾乎沖口而出。因爲他瞧到的黑衣大漢，竟有十五人之多。

葛愚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此時他却有點進退失據起來。

敵衆我寡他不在乎，但藍也白身受毒傷，急待救治，半點也延誤不得，那麼眼前的處境，將是他的一個嚴重的考驗。

他略作思考，立即飛身而下，解開一條腰帶，將藍也白在背上揹了起來。

「大哥，你忍着一點，咱們會闖出去的。」

「兄弟，如果……如果……」

「別說了，大哥，咱們要死就死在一起，我不會丟下你的。」

他足尖一點，再度躍上樹梢，在一片枝葉濃密之處藏了起來。

十五名黑衣人此時已進入樹林，他們散作半月形，向裏面逐步搜索。

葛愚折下一截樹枝，以柔勁向西南方向拋射，直待樹枝飛到樹林之際，才發出一聲輕響。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那雖是一聲輕响，依然逃不過黑衣人的耳目。

他們果然上當了，但見人影嗖嗖，十五名黑衣人一起向西南撲去。

葛愚不敢怠慢，以身子在樹枝上輕輕

一彈，以流星逐月之勢，直撲榆林的城根，然後越過城牆，躍到一片民房之上。

這是葛愚的聰明之處，他知道敵人的勢力十分龐大，如是逃往郊外，決難逃過他們的搜查，藏在城裏倒還安全一點。

他沒有想錯，此時却又躊躇起來了。客棧不能住，否則必然露出行藏。但榆林城人地生疏，究竟藏到那裏才够安全？

寒風在虎虎的呼嘯着，它捲起半天黃沙，遮得星月失色，使這原本就不太美好的夜景，更予人一股淒涼之感。

在葛愚肩頭的藍也白此時却嘆息一聲，說道：「兄弟，還認得出那女人的住處麼？」

那半掩門的女人，是他們唯一接近過的。

那女人出賣青春，只是爲了一點銀子，如果給她一錠金子，她必然會留他們下來。

這似乎是他們唯一的去處，除此之外他們已別無選擇。

因此，葛愚說了一聲記得，身形一晃，逕向那條冷巷撲去。

他找到了那扇半掩門，那半掩門此時却緊緊的關閉着，他遲疑半晌，終於鼓起勇氣，向門上拍了兩掌。

咿呀一聲輕响，門開了，出現一張塗滿脂粉的面頰。

「啊，兩位公子，快請進……」

葛愚幾乎不敢瞧她一眼，足尖一彈已閃身而入，他將藍也白解下，放在土炕之上，然後撥亮油燈，查看他的傷勢。

那是一根毒針，射在「關元」穴右側兩寸之處，雖是沒有射中穴道，但因毒力劇烈，情況依然十分危殆。

葛愚爲他拔出毒針，却瞧不到他的傷處，除非將傷處的衣衫撕破，或是將長衫脫了下來。

他們沒有携帶換洗的衣服，撕破了豈不痲煩，那麼只有脫了，脫掉長衫應該沒有什麼困難。

但葛愚的雙手却在輕輕的抖顫，鬢角見了汗水，一張俊面上也印了一抹紅雲。

他是怎麼啦？小夥子十幾二十歲了，莫非還不會脫衫？

一直在一旁瞧着的那位女郎忍不住噗哧一笑道：「公子，讓我來。」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替男人脫衫，她必然熟練得很。

但葛愚却厭惡的哼了一聲道：「不敢勞動，我會替他脫的。」

他的確會脫，但他的手指却有點不大聽話，汗水流了一大堆，才解開了兩顆鈕扣。

原已神志昏迷的藍也白，此時忽然清醒過來，他睁開雙目，向四週瞥了一眼道：「兄弟，沒有人瞧到咱們吧？」

葛愚道：「我想沒有，不過大哥的毒傷……」

藍也白道：「不必担心，這點毒奈何不了我的，你替我解開穴道，我運一下功就可以祛除了。」

葛愚道：「大哥，那針上的毒力十分劇烈……」

藍也白笑笑道：「你忘了，兄弟，東方天鳳給我吃了一顆天龍胆，由於時間過短，還未能發揮它的功能，敵人這一針倒是帮了我一個大忙，我想只要調息一下就可以了。」

葛愚鬆了一口氣道：「謝天謝地，剛才差點急死我了。」

他伸手拍開藍也白的穴道，帶着那位女郎退出房外，並取出一片金葉子交給她道：「打擾妳了，姑娘，這個算是咱們對妳的一點補償。」

這回輪到她發抖了，在地瘠民窮的無定河畔，她幾曾見過這麼大的一塊金子？

「公子，謝謝你，你還需要什麼儘管說。」

「咱們沒有什麼需要，我只是想跟妳聊聊。」

「聊什麼呢？公子。」

「妳叫什麼？」

「我姓殷，名叫七兒。」

「妳們家裏就只有妳一個人？」

「我丈夫去走邊，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走邊？什麼叫走邊？」

「這個……」

「如果不便說就算了，我只是隨便問問。」

「其實也沒有什麼，咱們太窮，一些養不起妻子的男人，只好去做沒本錢的買賣了。」

現在葛愚總算明白了，她的男人是去做刀客，所謂民刀婦淫，當眞半點不假。

殷七兒看見葛愚低頭沉思，她忽然偎了過來道：「公子，你花了這麼多的錢，不想讓我來陪陪你？」

葛愚面色一沉，道：「別這樣，七兒，咱們給妳錢，是同情妳的窮困，再說我大哥借妳的地方療傷，也應該給妳一些補償。」

殷七兒道：「多謝你，公子，你大哥怎麼會受傷的？碰到仇人了？」

葛愚道：「咱們碰到一些不講理的黑衣人，根本不問情由，就向咱們暗中下手。哦，七兒，今後要是有人問起，妳千萬不能說咱們曾經在妳這兒療傷，要是被人知道，妳就惹上殺身之禍了！」

殷七兒面色一變道：「是他們……」

葛愚心頭一喜道：「他們是誰？七兒，妳快說。」

殷七兒道：「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只知道他們是程老爺子的朋友。」

葛愚問道：「誰是程老爺子？住在那兒？」

殷七兒道：「程老爺子曾經當過把總老爺，住在本城東北的程家堡，離此地只有五里，不過公子千萬不要前去，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葛愚道：「妳放心，我不會去程家堡的。」

殷七兒一嘆道：「我接過不少客人，從來沒有人關心我，我也沒有關心過別人，但對公子……」

她說着說着，那具火辣辣的軀體又向葛愚擠了過來。

葛愚的內心雖是十分厭惡，但又不便跟她翻臉，正在爲難之際，一聲「兄弟」總算解了他的窘境。

「啊，大哥，你完全好了？」

他跳了起來，奔上前去，一把抓着藍也白的手腕，仔細的打量着他。

藍也白的確好了，紅光滿面，精神奕奕，那份俊朗，當眞像臨風玉樹一般。

葛愚緊緊握着他的雙手，忘乎所以的痴痴道：「大哥，你……好俊……」

藍也白雖也覺得他這位葛兄弟的雙手，纖柔細嫩，其軟如綿，倒也不疑有他，只是微微一笑道：「別說傻話了，兄弟，咱們也該走了。」

葛愚面色一紅，縮回雙手道：「是的，大哥，咱們走。」

他們爲了不使殷七兒受到牽累，因而出門時十分小心，及到達大街之上，葛愚才將黑衣人與程家堡有關之事說出。

藍也白道：「此行總算不虛，咱們現在就到程家堡去瞧個究竟。」

程家堡距榆林只有五里，只不過片刻之間他們就已到達。

它當眞像一個堡壘，除了四週築有兩丈多高的土城，還有寬約三丈的護城河，如果武功稍差之人，就很難一躍而上土城了。

藍葛兩人都不在乎此等設置，祇不過他們不想驚動敵人，因而行動上依然十分謹愼。

土城有四個門，門上是可以瞭望的城樓，樓上全都點着燈火，幢幢人影在不斷的往返巡邏。

他們悄悄摸到東北角上，那兒是土城上最爲黑暗的地區。

葛愚悄聲道：「大哥，此地較易隱蔽形跡，咱們就由這兒進去可好？」

藍也白道：「好的，但咱們還得小心一些。」

葛愚點點頭，兩人暗凝功力，以天馬行空之勢，向土城躍了過去。

他們的輕功够高，如同兩片落葉，眞箇微塵不驚，輕悄悄的躍到土城之上。

土城之下是一片雜亂的樹林，葛愚正想進入樹林之內，却被藍也白一把抓着道：「兄弟，進去不得！」

葛愚微微一呆，及運目向樹林仔細觀查，才發覺林中佈置的有響鈴，有伏弩，如若盲目鑽進樹林，縱然不被伏弩所傷，也會觸及響鈴而暴露行跡的。

瞧明白了這些，他不覺俊臉一紅道：「小弟幾乎誤了大事，這般人當眞可惡得很！」

藍也白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最多跟他們挑明了鬥一場就是。」

葛愚道：「不，大哥，咱們要查明黑衣人是什麼來路，爲什麼要對付咱們，這些還是暗中偵察較爲方便。」

藍也白道：「說的也是，不過咱們再往裏淌，可能是步步危機，我看咱們由樹梢上走，比較安全一些。」

由樹梢上走的確較爲安全，只是樹上掛有不少響鈴，只要稍一震動，他們就前功盡棄了。

藍也白知道葛愚的功力够高，但究竟高到什麼程度，能不能在樹梢上走而不震動響鈴？這些他都不太明白，所以先徵詢葛愚的意見。

葛愚道：「大哥請在前面走，小弟八成可以勉爲其難。」

藍也白道：「好，兄弟跟我來。」

他是選擇較粗的樹枝落脚，雖是躭擱一點時間，震動響鈴的機會也減少到最低限度。

經過一陣奔馳，他們終於通過樹林，到達一幢房屋的側面。

堡裏的房屋頗多，一眼瞧去，只見黑壓壓一片。

他們選擇的是最高大的一幢樓房，可能就是程堡主的住處。

藍也白仔細查看了一會，回頭對葛愚道：「兄弟，此地十分安靜，可能不會有什麼危險，咱們上。」

葛愚道：「好的。」

他們點足彈身，像兩隻夜鷹一般，輕輕落在瓦面之上。

× × ×

堡主程環瑞雖然只做一任把總，却是名聞西北的一方巨富。

他性喜收藏，尤其對有關戰爭的歷史文物具有偏愛。

這兒是一間庫房，也是程環瑞收藏古物的陳列室，自秦漢以來的歷史文物收藏極多，當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令人有目不暇給之感。

其中有兩具銅像十分傳神，他們全是西漢武帝時代的風雲人物。

一是大將軍衞青，另一個是北平太守李廣。

李廣猿臂善射，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對他十分畏懼，稱他爲飛將軍，但以數奇終身未得封侯。

後來他跟隨大將軍衞青去擊匈奴，因失道責其幕府對簿，他就自剄而死。

這一段恩怨牽連數代，想不到這兩位仇家的銅像，竟然並陳於程環瑞的收藏室中。

銅像中空，後有活門可以開啓。

大將軍衞青是坐像，飛將軍李廣是立姿，他手挽長弓，扣弩欲發，神態之威猛，令人瞧看一眼，就會生出畏懼之心。

此時，庫房高約丈五的長窗忽然被人撥開，一條人影由長窗輕輕躍入。

此人一身黑衣，面蒙黑帕，只有一對精芒四射的眸子在滴溜溜亂轉。

他打量一陣之後，直趨一座儲物架前，由懷中掏出一隻口袋，以十分迅捷的手法，將架上的古物盛入口袋之內。

這些古物幾乎全是無價之寶，只要獲得一兩件就可終身受用不盡了。他却十分貪心，直待口袋裝滿，他才依依不捨的向長窗走去。

如果他此時躍出長窗，也許後半世他可以不必爲衣食奔波而安享餘年了，不幸的是他竟然向飛將軍李廣瞧了一眼。

李廣只是一具銅像，瞧一眼應該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但他一眼瞧出，竟然心悸神奪，失聲而呼。

銅像的雙目只是兩個小洞，縱然裝有寶珠，也不會將他嚇得這般模樣。

敵情他瞧到的並非兩個小洞，也不是兩顆寶珠，那分明是一對精芒迫人的眼神，他那能不心弦狂震？

飛將軍李廣當年威震邊塞，匈奴畏之

如對神明，莫非他是英靈顯聖！

黑衣蒙面人不敢再向銅像瞧看一眼，身形急轉，彈身躍向長窗。

他的身形剛剛躍起一半，忽然勁風疾振，他竟然被飛將軍李廣手中的長箭由後心貫入，奪的一聲釘在窗下的牆壁之上。

他死前的哀嚎，以及古物墜地的響聲，在萬籟俱寂的夜晚，造成一股驚人的聲浪。

它驚動了巡夜者，也驚動了程堡主，當他們發覺長窗已被撥開之後，就已猜到庫房必已失竊。

及打開庫房一瞧，證實他們沒有猜錯，但竊賊何以會被飛將軍手中的長箭釘在牆壁，這就使他們有點惑然難解了。

銅像決不會射箭，莫非飛將軍當眞死後有靈？

程環瑞仔細查看銅像，並未發現什麼異狀，銅像的雙眼還是兩個小洞，他們並未瞧到那雙精芒逼人的眼神。

就這樣已經轟動全堡，如是再瞧到那對眼神，程家堡的居民不驚得發瘋才怪。

不管怎麼說，銅像箭殺竊賊，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飛將軍的英靈顯聖。

爲了感謝，爲了崇拜，程堡主準備舉行一次盛大的祭拜，同時他吩咐取下竊賊，瞧瞧他是何方人物。

當堡中武士掀開黑衣人的蒙面黑帕之際，程環瑞忍不住啊了一聲道：「飛花手楊越！」

總管柏翦道：「不錯，他正是飛花手楊越，此人輕功之高，世無其兩，如非飛將軍顯靈，堡主的古物就很難保全了。」

程環瑞說道：「是的，飛將軍佑庇咱們，程家堡不能有負神恩，柏總管，快去準備牲醴香燭，咱們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拜祭。」

柏翦道：「屬下遵命。」

× × ×

「大哥，適才你那一招眞絕，他們還以爲當眞是飛將軍李廣在顯靈呢！」

「我原本不想殺人的，不幸被他發現，實在無可奈何。」

「這是他命該如此，咱們因爲瞧到他來了才躲進那間庫房，誰知他寃魂不散，竟然跟了進來，啊，大哥，他們都到庫房瞧熱鬧去了，如此一來，咱們就減少了許多痲煩。」

這雙對話的自然是藍也白與葛愚了，敢情飛將軍顯靈一幕，竟是他們的傑作。

只可惜當時藍也白不知道那蒙面竊賊是飛花手楊越，否則必然設法將他生擒，對洗劍莊的一切，也好問他一個究竟。

放在面前的機會，他竟然輕輕錯過，這豈不是十分可惜。

其實到目前爲止，藍也白仍不知道那名被他射死的竊賊，究竟是不是飛花手楊越，他跟葛愚伏在庫房對面的屋脊之上，只是聽到下面的人在傳說而已。

不過此種傳說必然不假，因爲飛花手名聞江湖，程堡主豈會認錯？

葛愚一嘆道：「想不到那竊賊會是楊越，咱們又錯過一次機會了。」

藍也白道：「是的，葛兄弟，我也十分後悔。」

葛愚道：「別灰心，大哥，機會隨時都會有的，走吧，趁他們都在這兒，咱們下去碰碰運 。」

藍也白道：「好的。」

他們由一個天井躍下，沿着一條走廊小心翼翼的前進。

經過一陣摸索，到達一間書房。

書房沒有燈光，但明月映窗，視綫頗爲清晰。

藍也白只是流目瞧了一眼就待退出，因爲他是要尋找那些神秘莫測的黑衣人，書房縱然有些珍藏，他也提不起欣賞的與趣。

但他脚尖剛剛提起，忽然又身形一窒，目光灼灼的向一座高大的書架瞧去。

莫非這書架之內有人藏匿？

不，書架之內不可能有人藏匿，只是它却在緩緩的移動。

這當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既然有此發現，怎能就此放過？

於是藍葛二人互相一打眼色，足尖輕輕一點，一起躍向書架。

他們手脚輕捷，一躍逾丈，却聽不出半絲音響，及貼近書架之後，就跟着它緩緩轉動，同時暗凝功力，注視着可能是出口的一端。

片刻之後，一條人影果然閃身而出，藍也白右臂急吐，一把扣着那人的腕脈，同時連指如飛，連點他兩處穴道，然後運目向那人一瞧，原來是一個約莫雙十年華的青衣姑娘。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她目瞪口呆，由於藍也白已點上她的啞穴，她雖是驚惶萬狀，却無法發出半點音響。

藍也白依然扣着青衣姑娘的手腕，拉着她與葛愚轉到書架之後。

那兒果然有一道暗門，但已緊緊的關閉，藍葛二人摸索半响，仍無法找到開啓暗門的機鈕。

在此等情形之下，他們只得求助於青衣姑娘了。

於是，藍也白拍開她的啞穴，却以嚴厲的口吻道：「姑娘，在下不想傷害你，不過妳如是出聲呼叫，甚或玩什麼花招，那就怪不得在下了。」

青衣姑娘撇撇嘴道：「你們是什麼人？胆量倒眞是不小！」

藍也白道：「妳不管咱們是什麼人，只要乖乖的聽咱們的話。」

青衣姑娘道：「你想怎樣？」

藍也白道：「我想進這道暗門瞧瞧，妳只要告訴咱們如何開啓暗門，其他的妳就不必管了。」

青衣姑娘冷哼一聲道：「這暗門之內可是龍潭虎穴，憑你們兩個也想進去？」

藍也白道：「這個妳不必担心，生死禍福是咱們自己的事。」

青衣姑娘道：「你們到底是誰？爲什麼要進到這裏面去？」

葛愚道：「妳管的太多了，姑娘，妳再要不說出如何開啓暗門，我可要不客氣了！」

青衣姑娘柳眉一挑道：「你神氣什麼？有種的解開我穴道，咱們比劃比劃！」

葛愚面露微笑，道：「好，以後有機會我一定陪妳玩玩，可是今天不行。」

藍也白道：「別磨蹭了，姑娘，咱們

忍耐力有限！」

他右手五指加上一點勁力，青衣姑娘的粉頰立即現出一股痛苦之色，最後她纖足一跺道：「這是你們要去送死，可別說我沒有給你們忠告了！」

藍也白道：「多謝姑娘好意，咱們心領了。」

青衣姑娘道：「暗門底下靠牆脚之處有一道凹槽，開啓的機鈕就在裏面。」

葛愚蹲下一摸，果然找到一個按鈕，他回過頭來問道：「大哥，是不是現在就開？」

藍也白道：「先等一等，姑娘，這書架復原的機鈕在那兒？」

青衣姑娘向書架一瞥道：「這麼簡單的東西都不知道，虧得你們還敢出來闖蕩江湖！」

藍也白順着她的目光一瞧，發現一隻黑色的陀螺，他試着向左轉動，書架果然緩緩復原。

此時葛愚手指運力一壓，暗門立即應指而開。那是一道向下斜斜伸出的階梯，延伸約莫五十餘級，由上面瞧去，石階盡頭另有一扇緊緊關閉着的門戶。

藍也白眉峯一皺道：「此地如此嚴緊，究竟是什麼所在？」

青衣姑娘冷哼一聲，道：「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居然敢到處亂闖！哼，要死麼？自己抹脖子就是，爲什麼還要拉個墊背的？」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也許咱們有緣吧，其實，有咱們兄弟陪妳，縱然當眞會死，妳也應該滿足了！」

青衣姑娘俏目流轉，向藍葛二人打量一陣，忽然咭的一聲輕笑道：「你果然沒有騙我，有你們兄弟相陪，我的確應該滿足，不過，天地如此之大，你們爲什麼一定要來這兒找死？」

藍也白道：「照姑娘這麼一說，只要來到這兒就非死不可了！」

青衣姑娘道：「難道我會騙你？」

藍也白道：「姑娘不是來過麼？妳到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青衣姑娘道：「你這人怎麼攪的？我……咳，這話叫我怎麼說呢？」

藍也白道：「姑娘什麼都不必說，妳只是領着咱們進去就行了。」

青衣姑娘道：「公子，你倒是說說看，究竟爲了什麼，你非進去不可？」

藍也白道：「找仇家。」

青衣姑娘道：「哦，公子的仇家是誰呀？」

藍也白道：「如果我知道他們是誰，就不必在江湖上到處奔波了。」

青衣姑娘撇撇嘴道：「連仇家是誰都不知道，你爲甚麼一定要進本堡密室？」

藍也白道：「我雖然不知道仇家是誰，却也知道他們身着黑衣，這密室之內必有身着黑衣之人，對麼？姑娘。」

藍也白並不敢肯定密室之內當眞藏有身着黑衣之人，他如此說法，只不過詐一詐青衣姑娘而已。

想不到青衣姑娘先是一呆，然後蹙眉一嘆道：「如果他們當眞是你的仇家，那就糟了！」

藍也白一怔道：「姑娘妳說他們？」

青衣姑娘道：「不錯呀，他們的人數很多，上上下下有二三十個，而你們只兩個……」

兩個怎樣她沒有說下去，却瞅着藍葛兩人一個勁兒的猛搖頭，言下之意，自然是說他們人單勢孤，必然鬥不過密室裏的黑衣人了。

葛愚哼了一聲道：「妳不要門縫裏瞧人，縱然是龍潭虎穴，咱們也不在乎。」

青衣姑娘道：「莫非你們自認比他們的武功更高？高也沒有用，難道雙拳能够勝過四手？」

葛愚道：「這是姑娘大開眼界的機會，妳何不讓咱們試試？」

青衣姑娘不再說什麼，伸手向門上的銅環用力一拉，一片暗黃的燈光立即映入眼簾。

藍也白沒有動，只是向門裏瞧了一眼，這一眼瞧去，他的眉頭不由輕輕一皺。

裏面的人物十分簡單，只要誰瞧到都會皺起眉頭。

那是一個寬約兩丈，長逾十丈的弄堂，十丈之後，是一個較弄堂高出兩尺的戲台。

它也許不是戲台，但形式却與戲台極爲相似。

它是半圓形，約莫三丈寬廣。台後有兩個道門，很像戲台的出將入相。

中央近壁之處是一張虎皮太師椅，這是藍也白瞧到的惟一陳設。

這些並不怎樣出奇，藍也白皺眉的原因自然不是爲了這個。

除了弄堂、平台、太師椅，這裏面必然還有別的東西。

不錯，只不過他們不是東西，而是一些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漢。

這般人面目冷肅，懷抱長刀，弄堂兩側，每一邊分立着十個。

平台上也有八個，他們是立在太師椅的兩側。

這般黑衣大漢，好似一些沒有理智的冷血動物，他們雖是靜悄悄的立在那兒，却使密室之中瀰漫着一片凌厲的殺機。

他們發現來了兩位不速之客，竟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好像藍葛二人的出現，與他們絲毫無關。

不過藍葛二人並不是如此想法，因爲他們在感受上是遇到一股强大的壓力，這股壓力還在不停的增加。

葛愚已經有些不耐，伸手摘下打狗棒道：「大哥，我先去試試。」

藍也白道：「好的。」

葛愚手橫打狗棒，向弄堂緩緩前進，他是試探，如果黑衣大漢不動，他就不必出手了。

當他距離第一對黑衣人約莫八尺之際，一片刀光忽然壓體而來。

黑衣人畢竟出手了，這揮刀一出，竟是兇狠無比。

葛愚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只是輕輕一彈，便由刀光中穿了過去，同時打狗棒左右一敲，立即傳出噗噗兩聲脆响。

其實不只是兩聲脆响，還有鋼刀跌落，及軀體倒地之聲。

因爲他以打狗棒左右一敲，就敲碎了

黑衣的兩顆腦袋，不待屍身倒地，他已飄出老遠了。

他不停的前進，適才的情況也在不斷的繼續發生，待他到達平台，身後已留下二十具腦袋開花的屍體。

「辛苦了，兄弟，現在讓我來。」

葛愚的確辛苦了，連殺二十名黑衣大漢，他已耗去不少眞力。

平台上還有八個，這八個顯然較那二十人功力爲高，藍也白不願他去冒險，所以要親身出戰。

葛愚退後幾步，將空間讓給藍也白，然後一面調息，一面注視未來的發展。

此時藍也白已躍上平台，他不願不教而誅，因而對這一班黑衣人發出了他的詢問。

「你們是誰？」

「廢話！」

「朋友，說幾句廢話，也許能够換回一條生命，這是十分有利的事，你們爲什麼不考慮？」

藍也白當眞在說廢話，雖然他是好意，但黑衣人根本不予接納。

在一聲叱喝之後，八柄長劍由八個不同的方位向他攻來，幾乎他全身每一個重要的部位，都暴露在對方的劍鋒之下。

他習過飛羽輕功，無論對方有多少人，攻勢如何凌厲，他只要輕輕一躍，便會像羽毛一般的飛了起來。

只是在如此緊要的關頭，他竟然神色一呆。

這一呆雖是十分暫短，他却連受三處劍傷，如非葛愚發現情況有些不對，連續發出六枚鳳眼神釵，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葛愚釵無虛發，六枚鳳眼神釵帶走六名黑衣大漢的生命，剩下的兩人也被藍也白所殺。

他們雖然是獲得全面勝利，但藍也白意外的受傷，仍是一項遺憾，好在只是傷了皮肉，對今後的行動當不致發生什麼妨碍。

葛愚一面替他敷藥裹傷，同時噘着嘴道：「大哥：你是怎麼啦？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麼？」

藍也白道：「兄弟，謝謝你，唉，當時我不由自主……」

葛愚道：「我不懂，大哥，爲什麼你會不由自主的發呆？」

藍也白道：「你知道他們八人使的是什麼劍法？」

葛愚道：「好像……啊，太蒼劍法，藍家堡的獨門絕藝！」

藍也白長嘆一聲道：「是的，兄弟，藍家堡的獨門絕藝太蒼劍法，却在這八人的手中使出，你叫我怎能不爲之一呆？」

葛愚道：「糟了，大哥，咱們該留下一個活口的。」

跟在他們身後的青衣姑娘道：「留下活口也沒有用，他們什麼都不會說的。」

葛愚道：「妳怎麼知道？」

青衣姑娘道：「這班人的規矩十分嚴厲，你縱然殺了他，也休想會得到半點消息。」

藍也白道：「姑娘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來路？」

青衣姑娘道：「這班人的口風緊得很，我什麼都不知道，除非……」

藍也白道：「除非怎樣：姑娘。」

青衣姑娘回答道：「除非問咱們二夫人。」

藍也白道：「妳們二夫人在那裏？」

青衣姑娘道：「在裏面，由右面進去就可見到咱們二夫人了，不過……」

藍也白道：「姑娘還有什麼問題？」

青衣姑娘道：「裏面還有一個人，是這班黑衣的人頭兒，他的武功極高，你又受了傷，只怕不是他的對手。」

葛愚撇撇嘴道：「還沒有進來之時，妳就在替咱們洩氣，哼，憑咱們兄弟沒有擺不平的。」

青衣姑娘道：「好，算我說錯了，其實我還不是一番好意。」

藍也白道：「謝謝妳關心，姑娘，在下只是皮肉之傷，不要緊的。」

青衣姑娘說道：「那麼好吧，公子，不過……」

葛愚道：「又不過，妳有沒有完？」

青衣姑娘幽幽一嘆道：「二夫人太可憐了，我不能不說。」

藍也白道：「妳說吧，姑娘，咱們在聽着。」

青衣姑娘道：「主人爲了討好那名魔頭，連二夫人的名節都不顧了，公子，你說，她可不可憐？」

藍也白愕然道：「有這等事？姑娘放心，在下一定會替二夫人出這口氣的。」

青衣姑娘道：「多謝公子。」

藍也白拍出兩掌，爲青衣姑娘解開穴道，然後向葛愚一打手勢，領先向右側奔去。

進門是一條通道，曲曲折折奔出約莫百丈，才見到一間虛掩着的房門。

藍也白停下了脚步道：「莫非就是這裏？」

葛愚道：「不管是不是，總得進去瞧瞧。」

藍也白點點頭，推開房門，當先跨了進去。

他推開房門之時，感到房門頗爲沉重，但因他已提足功力，全神注意房裏的人物，因而並未在意。

迎面是一扇極大的屏風，幾乎擋住了他們整個的視綫，屏風上寫兩個龍飛鳳舞般的大字「煉獄」。

煉獄？如若這個房間就叫煉獄，必然不是一個好去處，因而他們不由向房門投下一瞥。

「啊，大哥，房門關上了！」

葛愚在說話之際，同時奔向房門，及運目一瞧，房門與牆壁嚴密吻合，竟找不出半絲破綻。

葛愚用手敲推，發覺四週都是鋼鐵，他們已被關進一個鐵桶之中了，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

「大哥……」

葛愚在呼叫藍也白，是想告訴他目前的處境，以及商討脫困之策，誰知藍也白已經走進屏風，而且對葛愚的呼喚，好像充耳不聞。

葛愚感到十分詫異，他猜想藍也白可能瞧到什麼驚心動魄的大事，否則決不會不回答他的呼叫的。

於是，他也奔過屛風，向裏面流目一瞥。

他瞧到了藍也白，也瞧到了另一種東西。

藍也白正在聚精會神的瞧着，他的目光也立即被那種現象所吸引。

這間煉獄，原是一片粉紅色的光綫，此時已變成慘綠之色，陰森森的，恐怖已極。

藍也白瞧的是一種頗爲模糊的影像，它雖有些模糊仍能瞧得出影像中的人物。

葛愚注目一瞧，他明白了，因爲他瞧到的是一個莊院，還瞧到藍家堡三個擘窠大字。

那是藍也白的家，勿怪他對葛愚的呼叫充耳不聞了。

其實那只是畫出來的景物，以强光放大後投射在牆壁之上，但他以連續的動作，繪成若干稍有差異的圖片，再連續映射出來，就令人有眞實之感了。

何況那是藍也白被毁了的家，他那能不全神貫注？

更使人訝異的，是有聲音配合，葛愚是局外人，他也被那逼眞的景象，幾乎引導得身入畫中了。

只不過這景象是悽慘的，它描繪出藍家堡被人毁滅，藍堡主夫婦，及四徒十二劍士被人殺害，與毁屍滅跡的悲慘景象。

葛愚無法分辨它的眞假，藍也白却激動得幾乎發瘋，當他瞧到父母慘死之際，竟然一躍而起，手揮長劍，悲嚎着向那些蒙面人揮劍猛劈。

只是他劈的是影像、是鐵壁，他不只是無法損傷那些蒙面兇手，他的長劍被鐵壁震斷。

長劍斷折，影像依舊，那有聲有色的畫面，却在映現藍堡主夫婦被人分屍！

他無法忍受這殘酷的影象，口中一聲怒吼，竟縱身向鐵壁一頭撞去。

「啊，大哥……」

葛愚在藍也白震斷長劍之時，終於清醒過來，他發覺藍也白形同瘋狂，用言語勸阻是無法生效的，因而他悄悄點出一指，擊中藍也白的睡穴。

也虧了這一指，否則藍也白非一頭撞死不可。

藍也白睡穴被點，他自然無法撞向牆壁，待他撲倒下去之後，這間鐵屋忽然整個靜了下來。

一個睡去之人，自是不會再鬧，但那恐怖的音響和影像也忽然一起消失。

安靜應該是可喜的，但過份的安靜，同樣會帶來一種恐怖的氣氛。

何況適才那駭人的景象仍然歷歷在目，此時忽然一靜，使得葛愚的內心像剛剛鬆開的弓弦，立時又被拉得緊緊的。

鐵屋原有一片慘綠陰森的光綫的，此時這片綠光也倏地消失，整個鐵屋，立即陷入伸手難見五指的黑暗之中。

氣氛原已恐怖，黑暗更增加了恐怖的壓力。

葛愚似乎承受不了，口中一聲驚呼，竟摸索着向藍也白的身邊靠去。

他剛剛靠近藍也白，鐵屋忽然發生一陣震盪，在感覺上好像是緩緩下沉。

鐵屋是煉獄，莫非當眞要將他們送往地獄？

葛愚並不怕死，他却無力承担這份壓力。

於是他睡了下來，抱着藍也白呼喚道：「大哥……大哥……你醒醒……」

藍也白睡穴被點，一時之間他如何能够醒來？

最後葛愚終於想起來了，急忙伸手解開了藍也白的穴道。

「大哥……大哥……」

「啊，兄弟，咱們在那裏？」

「在煉獄，大哥，我怕……」

「不要怕，兄弟，大哥會保護你的，啊，我爹娘……」

「大哥，那只是幻象，並不是眞的，唉，咱們就要墜入地獄，世間恩恩怨怨咱們再也不必管了。」

不錯，那是煉獄，是幻象，藍也白仔細一想，覺得葛愚的話頗有道理。

此時鐵屋猛的一震，就再也不動了。

四週一片漆黑，靜得能够聽到他們彼此的心跳，難道這就是地獄？

相傳地獄有十殿十王，還有牛頭馬面以及很多夜叉猛鬼。

想到這些，葛愚將藍也白抱得更緊了，他全身每一個地方幾乎都在戰慄。

藍也白經過適才一睡，他的情緒已經平靜下來，因而他安慰葛愚道：「兄弟，地獄怎會如此安靜，咱們還是在那鐵屋之內。」

葛愚道：「我知道，大哥，如果咱們當眞進了地獄，勾魂使者遲早都會來的，如若此地不是地獄，咱們距離地獄也不會太遠。」

藍也白道：「此地距離地獄不會太遠？你怎麼知道的？」

葛愚一嘆道：「那班壞人將咱們誘進鐵屋，送到地底，咱們無法破屋而出，必然會餓死在鐵屋之內，就算能够出去，還是一條死路，咱們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了，離地獄還會太遠麼？」

藍也白說道：「不要消沉，兄弟，天無絕人之路，我不相信咱們就會死在此地，起來，兄弟，咱們先去試試那扇鐵門再說。」

葛愚道：「不，大哥，我早就試過了，它關上之後，與牆壁渾然一體，根本就瞧不出那是一扇門，我曾經以十成內力推它一掌，它竟然紋風不動。」

藍也白道：「你一人力道有限，咱們兩人合力就不同了，反正是在等死，試試又有何妨？」

葛愚道：「待一會再試嘛，大哥，我還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

藍也白道：「什麼要緊的話，兄弟你快說。」

葛愚道：「這個……這個……」

葛愚的性格雖有幾分含蓄，但做事或說話從不拖泥帶水，此時他竟然一反常態，吶吶良久，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完。

其實在藍也白的感受上，他何止是說話反常，他整個的人都已改變了。

他們是在擁抱着，臉兒相對，身體相偎，原先在緊張之中，藍也白並未發覺有什麼異樣之處。

現在他感覺到了，這位葛兄弟不只是吐氣如蘭，而且還有一股令人神往的細細幽香。

當日在破廟的神座下，藍也白曾經領略過此種香味，還以爲他性有潔癖。

但現在另一種感受，使他堅定了此種猜忖。

男女最明顯的不同之處，應該是前胸，葛愚雖是身着男裝，却有一對尖挺怒突的雙峯，現在不必再作任何說明，藍也白已經恍然大悟。

他呼的一聲　了起來，道：「兄……唉，姑娘，妳到底是誰？」

「對不起，大哥，我叫諸葛婷，丐幫幫主諸葛嬌就是我爹。」

「原來是諸葛姑娘，失敬了。」

「別這麼說，大哥，你似乎對我生份了。」

「姑娘：男女有別，咱們之間應該有一點距離的。」

「不，大哥，咱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在這般時辰你怎能對我如此生份？」

「唉，姑娘，我不明白，妳是爲了什麼？」

「這個……原先是爲了賭，後來是爲了愛。」

「我不懂。」

「你認識蕭紅姑麼？」

「認識。」

「她是我的師姊，咱們在太白山下就發現了你，於是咱們就打了一個賭。」

「賭什麼？」

「看誰能獲得你的喜愛。」

「原來如此，勿怪她要我疏遠妳。」

「這是天意，大哥，我原是爭她不過的，誰知師父要龐姑叫她回去，我就佔到便宜了。」

「哼，妳們太過放任了，此種事怎能打賭！」

「大哥責備的是，不過在咱們接近之後，我就全心全意的喜愛你了，現在咱們陷身絕地，未來的時辰已經不多，大哥，難道你還要將我當作外人？」

「這個……唉，妹子，我只是覺得太過委屈妳了。」

「不，大哥，小妹早已打定了主意，今生今世，諸葛婷已是你的人了，如果你需要……」

「別這樣，妹子，藍也白不是聖賢，却自信是一個不欺暗室的君子，咱們可以光明正大的結爲夫婦，但不能做出桑間濮上的敗德行爲。」

「大哥，你眞好。」

「來，妹子，咱們去試試。」

他伸手拉起諸葛婷，摸索着向那扇鐵門走去。

他由屛風的位置來測忖鐵門的方位，竟然絲毫不爽的找個正着。

鐵門能够開啓，必然不是整塊鑲在鐵壁之上，以他們兩人的功力，震斷該鏈當非難事。

於是他們提足全身功力，向鐵門推出一掌。

轟的一聲巨响，鐵門果然被他們震開，不管前途怎樣，仍然替他們帶來一片喜悅。

「大哥，看來咱們逃出鬼門關了。」

「是的，妹子，至少咱們又增加了幾分生機。」

他們的確又是增加了幾分生機，並不能肯定已經脫離死亡。因爲他們還在地底，還沒有找到逃生之路。

鐵屋之外究竟是怎樣一個景象，由於光綫太過黑暗，他們毫無所知，只有鐵門着地之聲，令他們帶來一個概念。

因爲它是砸在水面之上，不只是音响十分之大，而且水花四濺，連鐵屋之內也被波及。

不過地面雖有積水，一定不會太深，否則鐵屋早就變做水屋了。

藍也白首先踏出鐵屋，發覺積水僅僅浸到鞋面，這才伸手挽着諸葛婷道：「妹子：地上有水，不深，但不知能不能找到出路。」

諸葛婷道：「別担心，大哥，天無絕人之路，咱們找找再說。」

他們踏着積水向四面摸索，希望能够找到一條出路。

四週是土牆，面積不大，約莫五丈方圓。

他們摸索半晌，不光是沒有找到出路，而且濕濡濡的，摸在手中十分難受。

最後諸葛婷忽然摸到一截圓圓的，蠕蠕而動的物件，她立刻想到那是什麼，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道：「蛇，大哥，我摸到一條蛇了！」

藍也白大驚道：「妹子，妳沒有被牠咬着吧？」

諸葛婷道：「沒有，可是……」

藍也白道：「我知道，妹子，除非咱們能够點上一盞燈，或是生上一堆火，就無法再找下去了。」

諸葛婷道：「這兒什麼都沒有，如何能够點燈生火？」

她忽然又啊了一聲道：「大哥，咱們只怕找到出路了！」

藍也白一怔道：「妹子，妳說咱們找到出路了？」

諸葛婷道：「我想是的，你不妨向這面說幾句話，或是低嘯一聲試試。」

他們置身之處，方圓只有五丈，因而說話之時回音很大，只有一個地方不太相同。

他們是緊緊依偎在一起的，諸葛婷移動着方位，讓藍也白跟着轉動，然後提高音量道：「大哥，你聽，你也試試。」

其實不必再試，藍也白已經十分明白，這一方位的回音較小，說明音波遠去，在某一個空曠之處消失。

於是他們携着手向這方面前進，諸葛婷並以打狗棒探道，以免踩到蛇虫。

然後他們進入一條甬道，曲曲折折的走了將近一個時辰，才逐漸瞧到天光。

最後水聲震耳，洪流奔騰，敢情他們已經來到無定河畔了。

出口是在堤岸之下，位置十分隱秘，藍也白爬出之後，不由吁了一口長氣道：「又是兩次爲人了，妹子，妳……哈哈……哈哈……」

妹子之後接着是一串哈哈，諸葛婷一怔道：「你是怎麼啦？大哥。」

藍也白笑笑道：「瞧瞧妳那張小臉，哈哈……」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子成・圖

絕路（一）

潭畔見殘骸

夏天裏的太陽微微有點偏西了，酷熱的兇威收歛了不少。

偶然，吹來一陣輕風，拂在人們的臉上，也不像熱鍋爐裏噴出的蒸汽那般炙人了。

這時，黃鶴樓上正有一位穿深藍夏布長衫的年輕人和一位中年僧人臨窗而坐，一面啜飲着香茗，一面有一句話，沒一句話的吐着不完整的字句。

他們顯然有點奇怪，但沒有任何人注意他們。

忽然，遊人羣中冒出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走到他們桌前，裂着一張大嘴，露出滿口黃牙，大模大樣的哼哼哈哈地道：「那位是卜勁藩？」

中年和尚雙目一瞪，睛中精光電射而出，臉上微現惱怒之色……。

經年輕人微微一笑，接口道：「在下卜勁藩，小哥有何見教？」

中年和尚冷笑一聲，道：「小施主，你知道你在和什麼人說話？」

那大孩子道：「卜勁藩。」

中年和尚道：「你知道卜勁藩是什麼人？」

那大孩子一臉不屑之色，道：「我知道，他就是自以爲劍法了不起的『無影劍』，哼！無影劍又有什麼了不起！」

看他那神態，那語氣，眞要把人的肚皮氣破！

卜勁藩笑了一笑，道：「小哥說得是

誤認所天喪

，有何見教？在下洗耳恭聽。」

那大孩子道：「小爺替你送來一封信，拿去！」伸手懷中取出一封書信，放在卜勁藩面前桌上。

卜勁藩先不收信，却從懷中取出一錠小銀子，遞信那大小孩道：「多謝小哥！不成意思，請笑納！」

那大孩子望也不望卜勁藩遞過來的銀子，頭一轉，望着那中年和尚冷笑一聲，道：「你可是一指金剛鐵和尚？」

鐵和尚一怔道：「小施主敢情認識小僧？」

那大小孩「哼」了一聲，道：「你也有一份呢。」抬手又放了一封信在鐵和尚面前桌上。接着，身形一閃，便向樓外射去。

鐵和尚雖是出家人，却有一副與生俱來的火爆脾氣，忍不住輕喝一聲，道：「小施主慢走！貧僧有話請教！」右手一探而出，快逾電光石火，便向那大小孩肩頭上抓去。

卜勁藩伸手阻住鐵和尚道：「大師，讓他去吧！」

鐵和尚輕「啊」了一聲，自覺有失出家人態度，訕訕的一笑道：「那小施主顯然來意不善，這兩封信……」

卜勁藩點了一點頭道：「大師所慮甚是，江湖險詐，不可不防。」神功默運，化指成鋼，伸手拆開來信，信封之內沒有片紙隻字，却倒出半隻耳朵。

卜勁藩心神一震，將那耳朵收回信封內，急口道：「此處不便，我們走！」取出一塊銀子放在桌上，也不呼喚茶博士，便飄身出了黃鶴樓。

鐵和尚眼睛雖快，却仍未能快過卜勁藩的手法，也來不及拆閱自己的信封，便隨在卜勁藩身後緊步而行。

卜勁藩一路前行，走到江邊無人之處，才止住身形。

鐵和尚急口問道：「有何不妥？」

卜勁藩道：「是一隻耳朵……」說話之間，又把那隻耳朵倒了出來，這次，他看得很仔細，忽然雙目一凝，口中驚叫了起來，道：「不好！是她的……」

他話聲出口，接着，雙脚一點，人便急如閃電般飛馳而去。

鐵和尚大叫一聲，道：「卜大俠，出了什麼事……」隨後射身而出，緊追了十來丈，可是，卜勁藩的輕身功夫太快了，鐵和尚追了十來丈，眼前已經消失了卜勁藩的影子。

鐵和尚搖頭一嘆，自知永遠無法追上他，停下身形，暗忖道：「我也有一封信，何不看看自己的信，不就什麼都明白了麼。」

他伸手懷中，取出自己的書信，打開一看，只見信箋上寫着：「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和尚，你要放明白一點。」信後沒有任何記號，看不出發信人是誰。

鐵和尚怒火上升，氣冲牛斗，狂笑一聲，說道：「貧僧出家，不出世我是管定了！」

一陣激動過後，鐵和尚冷靜的思攷了一下，一點頭自言自語道：「對！貧僧就從那小子身上查起！」心意一決，掉頭回轉黃鶴樓而去。

兵書寶劍峽上行不遠，是漢代絕色美人王昭君出生地的香溪，接着香溪就是有名的珍珠潭，沿着潭邊向西繞潭而行，有一座幽靜無比的小山房，小山房靠山面潭，風景奇佳絕俗，不讓世外桃源。

這裏就是無影劍卜勁藩與蘭亭玉女常惜惜的雙棲香巢，不，這裏現在已不僅是無影劍卜勁藩與蘭亭玉女常惜惜的雙棲香巢了。

因爲，他們夫婦二年以前，又生了一對粉裝玉琢，活潑可愛的雙胞胎，而且，還是一男一女。

屋內蘭亭玉女常惜惜正左手抱着男孩健行，右手抱着女孩君儀，在闔着雙目打盹。

驀地，一聲淒厲的長號，隨着山風飄進了蘭亭玉女常惜惜耳中：「惜惜……惜惜……。」

蘭亭玉女常惜惜一驚而醒，心神猛震之下，也就忘了懷中的一兒一女，倏的站了起來。

她這一驚慌失措，可就把懷中的兩個孩子嚇得尖叫一聲，哭了起來。

外面的呼聲越來越近，那不正是夫君卜勁藩的聲音。

蘭亭玉女急得花容慘變，引頸發出一聲清越的長嘯，同時，也顧不得懷中孩子的啼哭，身形一擰，就出了山房。

無影劍卜勁藩來得眞快，蘭亭玉女常惜惜離開山房不過丈遠左右，眼前人影一閃，無影劍卜勁藩已形同瘋狂一般的出現在她眼前。

蘭亭玉女常惜惜睹狀之下，大驚失色，迫不及待的叫聲道：「藩哥哥，你……你怎樣哩！」

無影劍卜勁藩眞爲自己的愛妻担心死了，一跑急步飛行趕回來，就沒休息過片刻，這時一眼看到愛妻愛子無恙，寬心一放，隨之精神一散，頓時全身虛脫，話也說不出，雙眼一軟，就向地上癱了下去。

一個人，總是血肉之軀，無影劍卜勁藩再是內功深厚，也經不起日夜不停的長途飛馳，所以，他心神一懈之後，終於倒下去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先是大驚失色，放下雙兒，便向無影劍卜勁藩撲去，當她查出卜勁藩乃是虛脫倒地的原因之後，不由得一陣搖頭苦笑，出指點了無影劍卜勁藩三處穴道，自言自語的道：「你也眞是，嚇死人了。」回身抱起雙兒，守在無影劍卜勁藩身旁。

那雙小兒女，經過這翻折騰之後，反而停止了啼哭，在蘭亭玉女常惜惜懷中，依呀！依呀！的笑鬧了起來。

無影劍卜勁藩稍經調息，一挺腰站了起來，急口問道：「惜妹，你好麼？」

蘭亭玉女常惜惜嫣然一笑，道：「你在發什麼神經病，我不是好好的在你眼前麼！」

無影劍卜勁藩本想將自己心急情憂的緣故說出來，繼之一想，又怕因此震撼了蘭亭玉女常惜惜寧靜的心情。

雖然，蘭亭玉女常惜惜也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女俠，有着一身不同凡响的藝業，可是，她自生下一雙可愛的兒女後，發揮了她母愛的本質，人性的光輝，要以全部的心力，培育他們這一對可愛的兒女，因此，她已心情改變，無意江湖了。

無影劍卜勁藩望了一望蘭亭玉女常惜惜懷中那雙可愛的兒女，然後，目光移向蘭亭玉女常惜惜臉上，這時，只見她滿面慈輝，淡淡的噙着滿足的幸福的微笑。

這是人生心靈上無上的享受！

無影劍卜勁藩深爲當前的情景的感染，不自覺的煩惱盡滌，看得出了神。

蘭亭玉女常惜惜見他看得自己出了神，不好意思的嬌羞的一笑，道：「看够了沒有？」

無影劍卜勁藩喑嘆了一聲，臉上聲色不動的一笑，道：「永遠看不够。」說着，向前一步，伸手攬着蘭亭玉女常惜惜的柳腰。

蘭亭玉女常惜惜香肩微縮，倚偎在無影劍卜勁藩的懷裏，嬌嗔的啐口道：「貧嘴！」

晚霞從碧空中倒洒而下，輕柔的落在這對人間仙侶的身上，他們柔情蜜意的踏着慢步，沐浴在愛的幸福裏。

走完碎石小徑，入了門前花圃，蘭亭玉女常惜惜忽然從如痴如醉的愛河裏超脫出來，輕揚螓首，望着無影劍卜勁藩輕呼一聲，道：「藩哥哥，你今天回來有點不對，可是發生了……。」

無影劍卜勁藩搖了一搖頭，微笑着打斷她的話頭，道：「沒有什麼，不要胡思

亂想，我只是趕回來想看看你們。」

蘭亭玉女常惜惜秀眉一蹙，道：「藩哥哥，你沒有說眞話。」

無影劍卜勁藩打了一個哈哈，笑道：「惜妹，你怎樣變得成了多心病人，我看你一定是一個人守在這裏太寂寞了，下次我要出門時，你也回娘家去玩一玩吧。」

他倒眞會利用機會，話裏預先作了安排。

蘭亭玉女常惜惜又是何等聰明靈慧的人，心中暗暗捉摸，不由得勾起一片隱憂，目光一抬，正要說什麼話的時候，忽然，花容一變，輕叫一聲，道：「藩哥哥，有好朋友來了。」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一聲，道：「來得好！惜妹，你顧孩子！」

蘭亭玉女常惜惜與無影劍卜勁藩併騎江湖時，便彼此心意相通，默契在心，話不在多，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了一聲：「疲憊之身，速戰速決爲上策。」嬌軀一擰，已自無影劍卜勁藩懷中脫出，飄身入了屋內。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軒，旋轉身形，發出一聲震天長嘯道：「朋友，不用藏頭露尾了，請出來吧！」

嗖！嗖！嗖！三條人影，從三個方位冒出來，射落在無影劍卜勁藩身前。

來人定下身形，原來都是見不得人的人，那三個人雖各人穿着的服色不一樣，但，都用一紫色布做了一個頭罩，掩住了本來面目，只露出一雙眼睛。

那三個人現身出來，圍住了無影劍卜勁藩三個方向，他只有退回屋內一條路。

無影劍卜勁藩哈哈一笑道：「朋友們幪面而來，想必也不願通名道姓來了，但不知有何見敎，在下可得耳聞：」

那來人之中，有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漢子，冷笑一聲，道：「咱們不是耍嘴皮子的人，手上見功夫，你亮劍吧！」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忖道：「我制住你們之後，怕你們不實話實說。」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們出手就是。」

那三個幪面人，微微一點頭，同時翻腕抽出背上兵刃，三個人的兵刃，都是清一色的九環大刀。

刀身一震之下，嘩！啦！啦！發出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令人心神皆震。

無影劍卜勁藩微微一笑，依然空着雙手以待。

那爲首漢子口中喝了一聲：「上！」舉臂拚力，就是一招「力劈華山」，刀光一閃，落向無影劍卜勁藩當面腦門。

另外二個漢子也同時撲身向前，一個刀化「春雲乍展」，一個式演「橫掃千軍」，一閃而到，攻向無影劍卜勁藩。

這三人三把刀，出手之下，便見功力不同凡响，刀鋒未到，已有一股無形勁力，罩住了無影劍卜勁藩。

無影劍卜勁藩心弦一震，暗忖道：「這三人無一俗手，不知是什麼來歷，倒眞是大意不得。」暗中吸了一口眞元內力，當他們三道刀光臨身之際，身形陡然向後一仰，使了一招「巧燕翻雲」，居然從三道凌厲無匹的刀光之中脫身出來。

陡然，他身形一旋而回，右手手中却多了一把又細又長的奇形長劍。

那分明是一把軟劍，但在他內力貫注之下，劍身却挺得畢直，耀眼的劍光，雖然在暮色之中，依然發出逼人的光芒。

那三個幪面人，手中兵刃走空，身形一錯而過，一個旋身之後，又在大吼聲中同時撲到。

無影劍卜勁藩一語不發，立時抖動手中奇形長劍，和他們三人展開了一場極爲猛烈的搏鬥。

無影劍卜勁藩手中奇形長劍，向有閃電追風，殺人無影之譽，手下鮮有走上十招以上的對手。

但，當前這三個幪面人端的不好對付，他們刀招展開之後，竟綿密得風雨不透，任他快劍如風，亦是奈何他們不得。

這一場拚鬥，只殺得刀光如雪，劍氣漫天，彼此之間，各盡其能，搶制先機。

拚鬥之間，無影劍卜勁藩念動如飛，暗自思量，道：「這三位說得是江湖上一等一的身手，我如果不施展平生絕技，只怕很難勝得過他們，唉！事實逼人，我也不得不下辣手了。」

無影劍卜勁藩心念一決，手中劍式立變，他劍色一變之中，不但劍式神出鬼沒，快如疾風閃電，而且身形步法也迅若飄風，三招二式之後，只聽無影劍卜勁藩朗喝了一聲：「撒手！」

寒芒一閃，只聽噹！噹！噹！三聲，三個幪面人手中的三把九環大刀隨着他們自己的一截手腕，一齊跌落地上。

鮮血一冒之下，唉喲！唉喲！連聲，那三個幪面人已各自抱着自己的斷臂閃身疾退……。

無影劍卜勁藩傷人不傷命，目的就在想從他們口中問出想要的消息，當下暴喝一聲，道：「你們給我站住！否則，莫怪我卜某人手下不饒人了……」

暴喝聲中，無影劍卜勁藩雙肩一搖，就要追了出去，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屋內蘭亭玉女常惜惜忽然發出一聲驚悸無比的尖叫。

無影劍卜勁藩慄駭已極，顧不得再去追趕那三個幪面人，身形一折，便向自己屋內疾射而入。

屋內蘭亭玉女常惜惜懷中抱着的一雙小兒女，緊緊的縮在一堆，臉上沒有了半點血色，一片慘白，嬌軀還不住的顫抖不已。

無影劍卜勁藩一把抱起蘭亭玉女常惜惜道：「惜妹，你……你怎樣呢？」

蘭亭玉女常惜惜自幼闖蕩江湖，不知經過了多少驚奇險境幾，曾有過這樣驚悸的情形，因此，無影劍卜勁藩也隨之心神不定的大吃一驚。

蘭亭玉女常惜惜驚魂甫定的一揚螓首，示意窗外道：「你看！窗外有鬼！」

無影劍卜勁藩哈哈一笑，一面口中數說道：「虧你也是……。」一面舉目向窗外望去，目光所及，窗外果然站着一個身穿喪服，腰紮草繩，瞪着一雙死魚眼睛，拖着長舌頭，口裏還不住的冒着血泡。

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就算是個人，也不過是一個死人而已，但，他不是死人，一對眼睛精光閃閃，還溜來溜去的轉動不已。

無影劍卜勁藩闖蕩江湖，不知經歷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可從來沒有遇見過這

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東西，因而，心中亦是一震，到口的話也就說不出來了。

他倒不是害怕，而是滿頭霧水，一腦子迷惑，不知該如何對付他才好。

蘭亭玉女常惜惜輕聲地又道：「小妹點過這東西一指，刺過他一劍，他都不在乎，反而被他迎面噴了一口鬼氣，如今小妹還是頭昏腦脹的。」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吸了一口眞元內力，功行兩臂，力達四肢，綻唇大喝一聲，道：「照打！」

喝聲出口，雙掌一翻，一股强勁無比的掌力，呼嘯一聲，擊在那東西身上，那東西不避不讓，竟實實的受了無影劍卜勁藩力可開山裂石的一掌，同時，被打得飛了出去，噴了一大口鮮血。

可是，他雖然被打得飛了出去，但並未倒地不起，空中微一停頓，又回到了窗前。

這時，天色已經整個的黑暗了下來，他那眼睛裏的光芒更是逼人。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蹙，冷笑一聲，道：「好，你再試試我的無影快劍！」轉腰一抖，奇形長劍一彈而出，振臂挽起一團劍花，身形一幌，就要御劍直上。

驀地，屋外傳來一聲大喝道：「卜兄，住手！」聲到人到，藍衫一閃，飄空落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英俊秀士。

無影劍卜勁藩長劍一收，望着來人訕訕的一笑，道：「大哥，來得正好，這東西可把小弟唬住了。」

來人玉面藍衫，好一表人才，正是與無影劍卜勁藩齊名江湖的銀笛專諸呂錦光，他因爲比無影劍卜勁藩大了四五歲，所以，無影劍卜勁藩尊他爲兄。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兄弟，你難道沒有聽說過巧手人魔的玩意兒。」

無影劍卜勁藩恍然而悟道：「這原來是巧手人魔的七巧魔人，那就怪不得令人以假作眞了。好險！好險！」言下不勝惶恐之至。

蘭亭玉女常惜惜重新向銀笛專諸行了一禮，訝道：「七巧魔人！小妹怎未聽說過。」

銀笛專諸呂錦光微微一笑道：「這是巧手人魔的新玩意兒，剛出現江湖不久，所以知道的人尙不見多，何况弟妹你過着這種人間天上的美妙生活，自然不屑一顧江湖動態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笑道：「呂大哥，你的話反正有理，那麼現在我們該怎樣處理那『七巧魔人』呢？」

無影劍卜勁藩道：「我剛才是一時不察，被它唬住了，現在，你看我的就是。」雙腳輕輕一點，人已拔空而起，飛到「七巧魔人」上空，只見那「七巧魔人」頭頂上繫了一根黑色小繩子，黑色繩子的另一端，弓了一根竹子，黑色繩子在蒼茫夜色裏叫人看不出來，那根弓着的竹子，能把擊出去了的魔人彈了回來，如此而已。

這假人能被稱爲「七巧魔人」，當然不止表面上這點點名堂，到底有些什麼名堂，無影劍卜勁藩實在不知道。

好在他爲人機警無比，料想這「七巧魔人」裏面必有非常巧妙的厲害殺着，所以心中打定以不變應萬變的主意，根本不再接觸那「七巧魔人」，劍光一閃，先削斷了那根竹子，接着，左手一撈，接住了尾端，憑空提起那「七巧魔人」，身子凌空而起，把「七巧魔人」送出屋外二三十丈遠，輕輕的放在一處夾岩中，然後，採了許多枯枝柴火堆在上面，千里火一幌，打出一道火苗，燃起枯枝，飛身退出二三十丈之外。

他這一招，倒眞妙到毫巔，絕到極至，任你「七巧魔人」如何奇巧莫測，他離得你遠遠的，你總無法奈何於他，加上一把無情之火，怕不燒得你無所施其伎倆。

堆在「七巧魔人」身上的枯枝燃起不久之後，只聽轟然一聲，爆炸起來，炸得火焰冲天，驚天動地。

蘭亭玉女常惜惜只看花容變色，連聲說道：「好險！好險！要不是呂大哥來得正是時候，還不知要出多大的亂子哩！」

銀笛專諸呂錦光笑道：「藩弟福大命大，就是我不來，料也無妨。」

無影劍卜勁藩長嘆一聲，道：「那是一定糟透了，……大哥……你還沒有用飯吧？」

蘭亭玉女常惜惜「啊」了一聲，道：「你們一定都餓了，藩哥哥，你來帶帶孩子，我給你們弄吃的去。」孩子們這時正好睡着了，蘭亭玉女常惜惜放好孩子，就轉身到後面厨房去了。

銀笛專諸呂錦光與無影劍卜勁藩先自入了飯廳，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銀笛專諸輕「咦」了一聲，用驚奇的目光，注視着無影劍卜勁藩，道：「兄弟，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樣一點都不知道。」

無影劍卜勁藩苦笑一聲，道：「小弟剛回來不久，就遇上了這檔子事……。」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反問銀笛專諸呂錦光道：「大哥，你不是無意中碰來的吧？」

銀笛專諸呂錦光點了一點頭，道：「小兄發現有不少江湖人物，向這一帶而來，因知你不在家中，特趕來看看，想不到他們的目的居然是你們，……你，也不會回來得這巧吧？」

無影劍卜勁藩與銀笛專諸呂錦光可是口頭上的弟兄，情誼非凡，自無相瞞之理，於是，將在黃鶴樓所發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訴了銀笛專諸。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震道：「這樣說來，那是有人誠心要把你誑回來的了。弗是爲了什麼？難道他們還不知道你兄弟『無影劍』的厲害？就算他們有什麼陰謀，也該避着你才是正理呀！」

無影劍卜勁藩長長的一嘆，道：「當時小弟情急非常，爲你弟妹和孩子們的安危提心吊胆，一路馬不停蹄的急急趕回來，幸好早到片刻，不然，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銀笛專諸呂錦光劍目一凝，沉思了一陣，搖了一搖頭，道：「不對……。」

無影劍卜勁藩接口問道：「有什麼不對？」

銀笛專諸呂錦光道：「我覺得什麼地方都不對，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在黃鶴樓有什麼舉動，怕你看不過，橫插一刀，破壞了他們的圖謀，至多誑你離開黃鶴樓也

就罷了，爲什麼另外又來襲擊你的家：如朱目的在對弟妹有所不利，乘你不在家時下手，豈不更易得手，爲什麼還把你從黃鶴樓引回來，吃你的無影快劍？你說，這是不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

無影劍卜勁藩被他說得連連點頭，道：「大哥說得是，這次的事情，橫想直想都欠理，還有你弟妹的耳朵……」

一聲未了，門外蘭亭玉女常惜惜托着一大盤酒菜走了進來，笑哈哈的接口道：「我的耳朵怎麼呢？」

無影劍卜勁藩輕嘆一聲，道：「惜妹，看來我們夫妻要有麻煩了，事情是這樣的……。」又把黃鶴樓的遭遇告訴了蘭亭玉女常惜惜。

蘭亭玉女常惜惜聽得「噗哧！」一笑，道：「藩哥哥，你也眞是……」

無影劍卜勁藩訕訕地笑道：「惜妹，你先別笑我粗心大意，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伸手懷中，取出得自黃鶴樓那隻耳朵，放在桌上。

那耳朵經過鹽水泡製，雖然乾枯了一點，但，還不失其本來形狀，尤其那耳輪上的特徵特別顯著，一顆小小的硃砂痣和一道兒時淘氣得來的傷痕，可不和蘭亭玉女常惜惜耳朵上的一樣。

蘭亭玉女常惜惜看得一楞道：「奇怪！這倒眞像我的耳朵啦！」

無影劍卜勁藩笑了一笑，道：「不能再說我粗心大意了吧。」

銀笛專諸呂錦光雙眉一皺道：「怪了，這種特徵相同的耳朵，那裏找來的，那會有這樣相同的耳朵？我就不相信有這樣妙不可言的巧事。」

蘭亭玉女常惜惜眨動着又圓又大的明眸，道：「你們剛才可是提到什麼巧手人魔來着？」

銀笛專諸呂錦光微微一怔，道：「不錯，弟妹有何卓見？」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請問那巧手人魔以什麼奇技絕藝揚名天下？」

銀笛專諸呂錦光哈哈一笑道：「弟妹，小兄明白你的意思了……」

話聲未了，無影劍卜勁藩含笑問道：「什麼意忠？」

銀笛專諸呂錦光先不答話，提起一隻筷子向那耳朵上一劃，一股眞元內勁，從筷子端頭像利刀般一吐而出，把那耳朵一分爲四。

大家目光一凝，銀笛專諸望去，只見分切之後，內外顏色一致，可是裏面沒有軟骨。

無影劍卜勁藩「啊」了一聲，道：「這原來是一隻假耳朵！」

銀笛專諸呂錦光讚嘆一聲，道：「眞是了不起的傑作，竟然，把我們的眼睛都瞞過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柳眉一顰道：「藩哥哥，你和那巧手人魔有過樑子？」

無影劍卜勁藩搖了一搖頭，道：「沒有……不過也難說，也許我和他的狐羣狗黨結過樑子。」

銀笛專諸呂錦光道：「也許你根本就和他沒有任何樑子……。」

蘭亭玉女常惜惜截口罵道：「他是瘋狗……」

銀笛專諸呂錦光道：「有錢能使鬼推磨，他愛的是銀子，有銀子，他是六親不認，所以，他的號上有『人魔』兩字。」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還有，我這耳朵的形狀，他又怎樣知道的？」

無影劍卜勁藩道：「只要是有心人，我想這不是太難的事，你平時行走江湖，又不是幪面女郎。」

蘭亭玉女常惜惜不以爲然地搖了一搖螓首，道：「可是我有頭髮掩蓋着呀！」

無影劍卜勁藩道：「也許……」

倏的話聲一歛，三人的神態同是一沉，都已察覺到屋外來了不速之客，而且，還不只一人。

銀笛專諸呂錦光作了一個手式，輕聲道：「藩弟，你出面，我繞出去，斷他們的後路，這次我們總要留下問話的人。」身形一閃，掩身而去。

無影劍卜勁藩大步走到門口，目光閃電般掃視了一週，冷笑一聲，道：「朋友，不要藏頭露尾了，請現身出來吧！」

「哈！哈！哈！人道無影劍一身功力，堪稱好手中的好手，看來倒眞有點門道，老夫不虛此行了。」話聲中，人影連閃，出現了七條人影。

但是，這七個人，也都戴了頭罩，掩去了本來面目。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一聲，道：「見不得人的東西，想來你們也不敢稱名道姓了，說！你們所爲何來？」

那七個人都幪住了面容，分不出他們年齡的大小，誰是爲首之人，只見其中一個幪面人道：「老夫們來和你卜大俠商量一件事情。」

無影劍卜勁藩道：「請說。」

另外一個幪面人接口道：「我們想接令正夫人去玩幾天，有請卜大俠見允。」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雙軒，心裏是氣惱到了極點，表面反而淡淡的一笑道：「不知朋友們是賤內那位至親好友請來的？」

又換了一位幪面人接口道：「大約沒有什麼親故吧。」

他們輪流着說話，顯然，故佈疑陣，一來隱秘身份來歷，再則分散對方注意力，以增加對方心神上的困擾。

無影劍卜勁藩笑了一笑道：「既然非親非故，各位不覺有點冒失麼？」

又一位幪面人接口道：「表面上看來，也許正如卜大俠你所說，有點冒失，不過話又說回來，人與人之交往，還不都是由生而熟，如今你我見了面，談了半天話，已經由生而熟了，尚望卜大俠見允。」

無影劍卜勁藩搖了一搖頭道：「對不起，目前你們的好意心領了。」

其中一位幪面人冷笑一聲，逆：「那你是給臉不要臉了。」

無影劍卜勁藩星目之中射出兩道厲芒，定在那說話的人身上，也是一聲冷笑道：「就憑各位這等藏頭露尾，見不得人的面子麼？」

又一位幪面人接口道：「難道說我們的面子還不够大，哼！憑你『無影劍』三個字，還差得遠哩！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無影劍卜勁藩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我卜某人可不是被嚇唬大的，各位有什麼本事請使出來吧！……。」

話聲方了，眼前人影一動，蘭亭玉女常惜惜已勁裝疾服飛身而到。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一皺眉頭，施傳音入密神功對常惜惜道：「惜妹，你不該出來的！」

蘭亭玉女常惜惜傳音回答道：「你放心，孩子們我已安置好了，這七個老傢伙不好鬥得很，我們如果不雙劍合璧，今天的局面非常不妙。」

無影劍卜勁藩傳音問道：「你看出他們的來歷？」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們可能就是早年橫行武林的離山七煞。」

所謂「人名樹影」，無影劍卜勁藩聽得心神一震道：「他們會是離山七煞？」

蘭亭玉女常惜惜點點頭道：「大約錯不了。」

無影劍卜勁藩暗地嘆一聲，道：「當前的情形，看來是越來越叫人摸不着頭腦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嗔責一聲，道：「現在別想得太多，把他們打發了再說。」

無影劍卜勁藩也是當機立斷的人，點了一點頭，發出一陣朗朗大笑，就要向離山七煞把話擺明，忽然耳際傳來蘭亭玉女常惜惜的話聲，道：「不要撕破他們的臉，他們小一份戒心我們就多一份機會。」

無影劍卜勁藩點了一點頭 心意一轉朗聲，道：「愚夫婦有候各位指敎高招絕學。」

其中一位幪面人一搖手道：「且慢，既然常惜惜出來了，就聽聽常惜惜的意見吧。」

蘭亭玉女常惜惜搖了一搖螓首道：「你們的談話，我都聽得很清楚，愚夫的答話，也就是我的答話，不必多說了。」

又一位幪面人說：「你是不是該問問接你到什麼地方？」

蘭亭玉女常惜惜只望了無影劍卜勁藩一眼，沒有再說什麼話了，那是表示可以一聽。

接下去換了一位幪面人道：「天台劍閣，姑娘得想必早已知道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我們無意高攀，劍閣的盛情，我們心領了。」

一位幪面人尖叫一聲，道：「這一對狂妄的年輕人，冥頑不靈，再說下去，只有廢話，咱們動手。」

他們說動就動，七條人影一合，就一步一步向他們身前逼來。

無影劍卜勁藩嗤笑一聲，道：「你們想倚多爲勝！」

一位幪面人冷笑道「這是我們兄弟的規矩，你就是千軍萬馬，我們也只七人出手。」

蘭亭玉女常惜惜冷笑一聲，道：「可惜，我們現在只有二個人。」

另一位幪面人笑道：「你們就吃點虧吧……。」話聲中身形一矮，就到了蘭亭玉女常惜惜身前，揮手而出，便向蘭亭玉女常惜惜香肩之上抓來。

蘭亭玉女常惜惜嬌叱一聲：「來得好！」香肩微微一挫，讓開來勢，玉腕接着一翻，劍光閃動，「靈蛇纏腕」吐鋒而出，便向來手切去。

同時，無影劍卜勁藩反而大叫了一聲，展開快劍殺退了一位進攻的幪面人。

他們兩人，心意相通，默契成性，一經出手，便不稍存僥倖之心，立時展開一套「龍鳳和合」劍法，爭先制敵。

離山七煞可是久已成名江湖的老輩人物，雖然聽說無影劍是年輕，一代中的佼校者，未動手之前，倒眞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

這一動起手來，只見他們夫妻使出一套合擊劍法，一下子就瓦解了他們的攻擊，當下他們不由得都是一楞，不約而同的暗暗忖道：「這對年輕人果然名不虛傳，倒不可粗心大意，陰溝裏翻船，叫人笑話。」

他們更是合作多年的老手，一人起念，人人都有了反應，一位幪面人冷哼一聲，道：「放手施爲！」七條人影立時掀起一道人波，一個接着一個，猛攻而上。

離山七煞這一展車輪攻擊，威力不但大增，而且綿綿不絕，無休無止。

無影劍卜勁藩夫婦的「龍鳳和合」劍法，雖然威力絕倫，到底對方不是等閑人物。

功力既厚，經驗又非常豐富，强大的劍氣一盛之後，又被抑制了下來。

雙方這一動上手，可就打得天昏地黑，猛烈無比，不知不覺間，一打下來就是七八十招，未能分出勝負。

尤其離山七煞心裏都有了不是味的感覺，憑他們離山七煞的江湖威望，居然被他們走了七八十招而不落下風。這事要是傳出江湖，怕不叫人笑掉了大牙。

當然，無影劍卜勁藩夫婦也越打越是緊張，越打越沒有信心，離山七煞果然厲害，他們夫婦不能不提心吊胆了。

雙方雖然各有各的想法，求勝的心理，却是一致的，也同時有着創造戰果的打算。

忽然，一個幪面人大喝一聲，居然不顧蘭亭玉女常惜惜所施展的一招「金鳳展翅」，冒着左臂受傷的危險，右手劃之半個圓圈，身子一旋，欺身而上，霍的向無影劍卜勁藩胸前點去。

這是一招亡命的打法，拚着自己受傷，也得傷倒對方的倂骨毒招。

蘭亭玉女常惜惜如果不變招換式，這一招很可能切下那幪面人一條左臂，但無影劍卜勁藩也勢必傷在他指下不可。

傷敵不應忘記自保，蘭亭玉女常惜惜蛾眉一蹙，劍化「織女穿梭」，劍光一回，反挑而上，轉切那幪面人右腕。

蘭亭玉女常惜惜劍勢一變，在另一個角度，却現出了一個破綻，另一位幪面人冷笑一聲：「給我躺下。」語聲中，一道疾厲的指力，已尋隙而入，直向蘭亭玉女常惜惜「笑腰穴」點到……。

無影劍卜勁藩看得明白，急在心裏，自己倖逃一刦，但更得蘭亭玉女常惜惜担心，春雷暴綻，大喝一聲道：「你先給我躺下。」右手劍勢一翻，使了一招「陰陽倒轉」，豎劍上撩，猛向那偷襲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幪面人刺去。

這一劍，又狠又快，凌厲之至，但見劍光一閃之下，破風之聲霍然而起。

那出手攻擊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幪面人

，却未料到無影劍卜勁藩在不能出劍的方位，突然刺來一劍，一時變招不及，收手無能，只覺手腕一陣劇痛，隨着一閃而過的劍光，整隻手掌，離他而去，跌落塵埃之上。

只痛得他慘叫一聲，提着幾隻斷手，疾躍而退，退出了三丈開外。

常言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無影劍卜勁藩出奇一劍傷了那幪面人，同樣的，自己也給了對方可乘之機，但覺一道掌風起自身後，駭然之下，旋身急讓，結果還是慢了一步，拍！的一聲，屁股上被挨上了一掌，當時被打得身子向前衝了出去……。

一聲嬌叱，蘭亭玉女常惜惜舞動劍光阻住了另一個人的襲擊，一把扶住無影劍卜勁藩，惶急的問道：「藩哥哥，你怎樣了？」

無影劍卜勁藩暗自吸了一口眞氣，出手拍了兩下傷處，道：「不碍事，只是皮肉之痛。」

蘭亭玉女常惜惜傳音道：「藩哥哥，你看出來沒有，他們似乎不願傷着我。」

無影劍卜勁藩暗自一嘆，望了蘭亭玉女常惜惜一眼，沒有說什麼。

他能說什麼呢？還不是因爲她長得太美，所惹來的痲煩！

蘭亭玉女常惜惜顯然沒有注意無影劍卜勁藩的心裏反應，接着又傳音道：「因此，我們要針對他們的顧忌，改變打法，能勝則勝，萬一不能勝時，你先脫圍而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無影劍卜勁藩一搖頭道：「我們一同死在這裏吧！」

一聲悲憤激揚的長嘯，忽然從無影劍卜勁藩口中發了出來，嘯聲中，無影劍卜勁藩雙目盡赤，貫滿了怒火。

× × ×

這時的無影劍卜勁藩就像是一隻被激怒了的猛虎，神威凜凜，殺氣騰騰，手中奇形快劍，疾轉如輪，招式由奇化險，盡是進手的殺法。

顯然，他已眞的準備與這七個幪面人同歸於盡了。

他這一發威，只驚得蘭亭玉女常惜惜大叫一聲，道：「藩哥哥……。」

當她呼聲出口之際，無影劍卜勁藩已不顧己身危險。避過對方一招「猛虎當道」，快劍反挑而上，一閃而回。

但聽其中一位幪面人，悶哼一聲，身形後仰，倒射了出去，他身形射出去之後，噗的一聲跌倒地上，再也站不起來了。

無影劍卜勁藩那一劍正好從他膝彎後面一穿而過，劍鋒過後，他那條控制左脚的脚筋也就一分兩半。

因此，外表上看去，他受傷部份並不大要緊，實則，他的傷勢非常嚴重，整條左腿就此完全殘廢。

當然，那幪面人的傷勢，別人並不完全明白，眞正明白的，只有那身受的幪面人和出手傷人的無影劍卜勁藩。

因爲，一個是本身的感覺，一個是出手的分寸。

無影劍卜勁藩一劍得手，身形不免微微一慢，這時，另一位幪面人出手如電，兩手齊出，「分花拂柳」，先封住了無影劍卜勁藩的退路，另一位老奸巨滑的幪面人却不聲不响的使出一招「指路黃泉」，暗襲無影劍卜勁藩身後「鳳尾」大穴。

這時，無影劍卜勁藩身形方旋轉得一半，被第一位幪面人出手一招，逼得他轉身之勢非轉向換位不可，因此，他身形微一矮……。

就他那一矮之勢，正好給了第二個幪面人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蘭亭玉女常惜惜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急得花容慘變，尖叫一聲道：「小心背後『鳳尾』穴！」

同時，她更急不自顧的，橫身切了過去。

蘭亭玉女常惜惜看清楚了無影劍卜勁藩的奇險，却忘了自己的不利，她身形急閃而到之際，也正是那出手襲擊無影劍卜勁藩幪面人指力遞到之際，雙方一湊，指力沒傷到無影劍卜勁藩，却正點在蘭亭玉女常惜惜嬌軀之上。

蘭亭玉女常惜惜痛叫一聲，身子向斜裏射了出去。

那幪面人心中果有顧忌，一招失手，不免微微一怔。

無影劍卜勁藩這時的身形已險險的轉了過來，奇形快劍一揮，刺倒了剛一發怔的幪面人，口中大叫着：「惜妹！」帶起一道銀芒，便向蘭亭玉女常惜惜撲去。

其他的幪面人更是毫不後人，人影閃動間，三人接住了無影劍卜勁藩斷殺，兩人便去擒捉掙扎中的蘭亭玉女常惜惜。

無影劍卜勁藩奮力猛衝，却由於連日來的奔波，體力耗損過多，剛剛只不過調息片刻，原未完全恢復，現在又和這七位絕世高手猛拚了半天，已是强弩之末，有心無力了。

無影劍卜勁藩快劍如風，連哼帶喝，空自着急，却無法前進半步。

就當那另外二個幪面人撲到蘭亭玉女常惜惜身前不遠之處時，驀地，一聲大喝：「照打！」兩點冷芒，直向那兩個幪面人射去。

那兩個幪面人同時發出了一聲冷笑，各自一拂袖，便向飛來冷芒捲去。

詎料，那兩個幪面人剛捲到那二點冷芒，忽然，齊聲大叫了起來，接着，全身燃起一道火光，燒得他們手足無措，跳叫不已。

斜刺裏發出了一聲清嘯，人影閃動，飛出一人，挽起蘭亭玉女常惜惜，轉身飛射出十餘丈外，幾個起落，轉眼間消失於黑暗之中。

無影劍卜勁藩聽那來人嘯聲，已知道他就是知交好友銀笛專諸呂錦光，當下心中一寬，暗暗吐了一口長氣，朗笑一聲，道：「來吧！今天在下就和你們併骨於此！」手中劍光一緊，快疾之中，却顯得甚是從容鎭靜了。

無影劍卜勁藩這一鎭靜下來，在對方心理上却起了非常急劇的變化，他們彼此目光一交，一個幪面人隨口大喝一聲，道：「且住！」

霍的，同時住手，身形一提，各自退了五步，但仍保持犄角之勢。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一閃，掃視了他們三人一眼，道：「「有什麼話？說！」

另一位幪面人道：「我們彼此心中各有所繫，今日之戰暫時作罷，以後另打另說如何？」

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傷勢到底如何？確實令人分心繫懷，無影劍卜勁藩輕嘆一聲，道：「好！你們請吧！」

這時，那二個中算被燒的幪面人，雖然在地上滾滅了焚身之火，顯然都已受了傷，躺在地上呻吟不已。

那三個幪面人，一齊抱拳，道：「咱們青山不改，綠水常流，後會有期！」三人轉身奔到傷者之前，有一個人掮着二個傷者，另外二人，一人揹着一人，縱身躍入黑暗中而去。

無影劍卜勁藩心急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安危，身形一幌，退回屋內，打開一道密道，矮身射入密門之內。

敢情，無影劍卜勁藩當蘭亭玉女常惜惜安居思危，特在屋內開了一間暗室，以備不時之需。

無影劍卜勁藩身入暗道之內，轉了二個彎，便有一道燈光迎面射到，當下心中一寬，吁了一口氣道：「惜妹，你……」

話聲出口，無影劍卜勁藩便已覺出暗室內雖然燈光外射，實則裏面並沒有人在，就連那一雙小兒女的呼吸之聲都沒有。

因此，話聲一斂，身形加速，飛射而入。

可不是，室內空空如也，裏面不但不見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影子，就連那雙原以爲被蘭亭玉女常惜惜安置在這裏的小兒女也杳不見人。

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急，又脫口呼叫了一聲：「惜妹！……」

這一聲，他原本呼叫得毫無意義，所以，話聲一出口，他的身形一轉，反身出了暗道，向屋外奔去。

這時，一輪明月已經爬上了對面高峯上的峯巓，露出雪白柔美的嬌靨，俯視着大地，放射着沁人的清輝。

厮殺已經完全成了過去，大地上只是一片寂靜。

無影劍卜勁藩的凄厲呼聲，只在長空中一劃而過，隨着他閃電般的快捷身形，同時消失於不知去向的遠方。

月兒爲人類沉痛的嘆息了一聲，慢慢的用一片浮雲，掩去了她的嬌靨和內心之中的煩惱。

天上的雲層越來越厚，大地更淪入了黑暗的魔掌。

當黑暗把最後僅有的二三點星光吞噬後，忽然，現出了二條輕靈的人影，向着無影劍卜勁藩與蘭亭玉女常惜惜的愛巢掩去。

那是一男一女，只聽那男的輕聲道：「弟妹你且止步，在這裏待一待，讓爲兄先去看一看，再入羅網。」

那女的道：「不，我的傷勢已經完全不碍事了，怕什麼？」

那男的微微一笑，道：「弟妹，你這二年來，依然沒有消磨你那爭强好勝的脾氣。」

那女的恨恨的慘笑一聲，道：「如果我藩哥哥有了三長二短，小妹也就豁出去了。」

那男的輕嘆一聲，道：「弟妹，別忘了你那一對可愛的小兒女。」

那女的心弦一緊，道：「啊……。」

那男的不讓那女的把話說完，身子一掠而出，道：「我們這就滲過去了。」

那女的嬌軀一擰，隨身而起，緊隨在那男的身後。

敢情，這一男一女兩人，就是銀笛專諸呂錦光和蘭亭玉女常惜惜。

原來，銀笛專諸呂錦光奮身救出蘭亭玉女常惜惜後，便把蘭亭玉女常惜惜藏在一後院隱密之處，幫她療傷調息。

蘭亭玉女常惜惜身受的那一指，傷勢可眞不輕，整個的身子都痲痹了，她足足推拿調息了將近一個時辰，才恢復了行動之力，趕了回來。

附近一帶寂靜得叫人可怕，因此，他們提高了警覺心，雖然是回自己的家，却也不敢堂堂正正而回。

他們一路隱跡潛行，一面默運神功，搜索着附近的動靜，當他們一脚踏進自己家門後，不由齊皆吁了一口長氣，有如如釋重負之感。

蘭亭玉女常惜惜進門之後，心裏最牽掛的事，就是她的那一雙小兒女，只聽她口裏叫了一聲，道：「呂大哥，請你等一等，小妹去看看我們的小兒女去。」

說着，閃身向暗門之處奔去，她是心急兒女安危，未關的暗門，居然沒有引起她的注意，嬌軀一矮，想也不想的，就進入了暗道之內。

銀笛專諸呂錦光目送蘭亭玉女常惜惜投身入暗道後，臉上掠過一道奇妙的微笑，坐向一張椅子上。

忽然，只聽蘭亭玉女常惜惜發出一聲悲痛欲絕的尖叫，從暗道內衝了出來。

銀笛專諸呂錦光跳身而起，攔住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弟妹，怎樣呢？」

蘭亭玉女常惜惜氣急敗壞的道：「他……他……他們不見了！」

銀笛專諸呂錦光冷峻的大喝一聲，道：「弟妹，你要鎭定，不可如此慌亂，也許是藩弟先把孩子們送走了啦！」

蘭亭玉女常惜惜原也是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的武林女俠，深知遇事時的冷靜非常重要，被銀笛專諸呂錦光喝得神智一醒，苦笑了一聲，道：「兒女連心，怎叫小妹不心急失措。」

銀笛專諸呂錦光語氣一轉，溫柔的道：「弟妹，你就不想想，也許是藩弟先把孩子帶走了……」

這是非常合理的推測，蘭亭玉女常惜惜不好意思的一笑，道：「是！……。」

話聲一頓，接着秀眉微微一颦，道：「怎麼不見他的任何留言呢？」

無影劍卜勁藩不是粗心大意的人，他要是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他不會不知會蘭亭玉女常惜惜的。

銀笛專諸呂錦光神色一震，道：「弟妹，你說得不錯，你守在屋裏，小兄先到四週看一看。」語聲未了，人身已起，最後一個字出口時，他早已隱入黑暗之中去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不是胆小如鼠的人，更捺不下心情在屋內死等，當下也是身形閃動，掠出戶外，找尋起來。

驀地，傳來銀笛專諸呂錦光一聲呼叫

道：「弟妹快來，人在這裏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有如被人當胸擊了一記重錘，只覺雙眼一黑，幾乎就昏倒了下去。

說眞的，她寧可找不到無影劍卜勁藩，找不到無影劍卜勁藩時，那希望是無窮無盡的，如果，眞在這附近找到了無影劍卜勁藩，憑無影劍卜勁藩那身超絕的功力，竟然逃不出去，那後果就不可想像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一咬銀牙，守住心神，飛身向銀笛專諸呂錦光呼叫之處撲去。

那裏是珍珠潭潭邊的一塊小草地上。

銀笛專諸呂錦光轉身迎住蘭亭玉女常惜惜，悲切的道：「弟妹，他就在潭邊上，你……你……不要過去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手一揮，把銀笛專諸呂錦光一掌打出丈遠開外，縱身直向潭邊撲去。

潭邊伏臥着一具屍體，腦袋被削去了半邊，半條身子掉在潭水之中。

蘭亭玉女常惜惜一眼就認得出，那就是她的夫君藩哥哥。

一聲斷腸裂肝的大叫：「藩哥哥……。」便伏在那屍體身上大哭起來。

她痛不欲生的伏在屍體上大哭了一陣，身後傳來銀笛專諸呂錦光悲切的話聲，道：「人死不能復生，弟妹，你要節哀順變，別忘了，你還有一身千斤重担，對不起，小兄要點你『黑甜穴』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悲心到了極點，銀笛專諸呂錦光的話她雖然聽得清清楚楚，可是心理上根本沒有絲毫反應，而且，也不待她有任何反應，銀笛專諸呂錦光指力一落，她就昏昏入睡了。

無影劍卜勁藩與蘭亭玉女常惜惜他們這人間仙境，向來就幽雅寧靜，有時靜得連半點聲音都沒有。

寧靜裏，蘭亭玉女常惜惜緩緩睜開了紅腫未消的秀目，只見一抹陽光，正偸偸的照在她床前，她楞了一楞，悲呼了一聲：「藩哥哥啊……！」又哀哀的痛哭了起來。

銀笛專諸呂錦光聞聲走了進來，他很能瞭解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心情，沒有空說廢話，讓她發洩了一陣後，才輕言細語地道：「弟妹，你要振作起來，面對現實才是！」

蘭亭玉女常惜惜挺身坐了起來，面現堅毅之色，點了一點頭，道：「是，大哥，小妹不要悲傷了，我要把我的悲憤化作我復仇的力量！」

銀笛專諸呂錦光吁了一口長氣，道：「這小兄就放心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彈出珠淚，面色一肅道：「藩哥哥的遺體在那裏？」

銀笛專諸呂錦光道：「停在前面廳中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來到廳前，只見廳中已經放好了一副棺木，無影劍卜勁藩的屍體已被白布包裹起來，放在棺木之內。

棺蓋未蓋，只等蘭亭玉女常惜惜看他最後一眼。

蘭亭玉女常惜惜以奇大無比的耐力，硬把滿眶淚水忍住，沒有再落下一滴來。

她這時的面色，是一片鐵青，冷若冰霜，緊鎖的一雙秀眉，隱隱的透射着無窮殺氣。

她圍着無影劍卜勁藩遺體繞行了一週，親手替他蓋上棺蓋，回到棺前大拜了三拜，回身向銀笛專諸呂錦光道：「呂大哥，小妹意欲把藩哥哥遺體與我們這座小房子一併火化，不知呂大哥以爲如何？」

銀笛專諸呂錦光道：「弟妹決定得是，小兄完全贊成。」

於是，他們放起一把火，把無影劍卜勁藩的屍體和房子一併燒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把無影劍卜勁藩的骨灰收拾起來，包了一個小包，抱在懷中，然後，向銀笛專諸呂錦光一拜在地道：「今日一別，再會難期，大哥宏恩大德，小妹永誌不忘，請受小妹一拜……。」

銀笛專諸呂錦光拉住蘭亭玉女常惜惜，一怔道：「弟妹，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就這樣把小哥撇開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大哥朋友之義已盡，以後，都是小妹的事了，不敢再有勞……。」

銀笛專諸呂錦光臉色一變道：「弟妹，你這話就不對了，想小兄與你們夫妻義共生死，情同手足，今天如果遭遇不幸的是小兄我，請問你們又當如何？」

蘭亭玉女常惜惜秉着俠義之氣，不加思索的道：「當然不能坐視不管……」語聲出了，心中一動，知道被銀笛專諸呂錦光把話套住了，當下一歛口，現出了尷尬之色。

銀笛專諸呂錦光正色道：「所以，小兄也絕不能坐視，任令你一位弱女子，獨負復仇尋孤兩大重任。」

蘭亭玉女常惜惜搖了一搖頭，叫了一聲，道：「呂大哥……。」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揮手，制止蘭亭玉女常惜惜說下去，道：「弟妹，你再說就見外了，同時，眼睛裏也就沒有小兄這個人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發急地道：「呂大哥，小妹絕不敢見外，請大哥不要誤會。」

銀笛專諸呂錦光嘆息一聲，道：「弟妹，小兄最不放心的還是弟妹你本人，萬一你再出什麼差池，你叫小兄還能立身於武林之中麼？」

蘭亭玉女常惜惜向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剛才那七位幪面人的來意，已經非常明顯了，他們的目標就是她，由此不難想像她的前途將是多麼的艱難困苦，眞是步步荊棘步步險，一個不小心，不但復仇不成，而且……。

蘭亭玉女常惜惜當然非常明白自己的處境，因此，悲悽的嬌靨之上，淡淡的泛起一層紅暈，吁嘆了一聲。

銀笛專諸呂錦光暗中笑了一笑，道：「弟妹，你是江湖俠女，難道還看不開那世俗之見。」

蘭亭玉女常惜惜秀眉一剔，暗暗一咬銀牙，暗忖道：「只要能替藩哥哥報仇，找回我那一對可愛的小兒女，管他什麼世俗之論。」

心中打定了主意，當下面容一肅，輕折嬌軀，向銀笛專諸呂錦光屈膝拜了下去，一面道：「大哥俠肝義胆，請受小妹一拜。」

銀笛專諸呂錦光伸手扶起蘭亭玉女常

惜惜，嘆息一聲，道：「弟妹，從現在起，我們是一心一德，爲藩弟而生，爲藩弟而死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感動得嬌軀輕顫，秀目含着淚水道：「大哥的高義……」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打斷蘭亭玉女常惜惜的話鋒道：「惜妹，這種話以後不准再說了。」

話聲微微一頓，不讓蘭亭玉女常惜惜再有所分說，話鋒一轉，接着又道：「惜妹，你對今後行動，有何成算？」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小妹現在心中一片空白，還請大哥作主。」

銀笛專諸呂錦光沉思了一陣，道：「小兄有一個想法，你看如何？」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大哥以後也不要這樣客氣了，小妹洗耳恭聽。」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你說我不要客氣，你自己倒先客氣了起來。」

蘭亭玉女常惜惜的心情，被他說得一輕，道：「大哥，你欺負人。」

銀笛專諸呂錦光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惜妹，你能輕鬆自己，小兄這就放心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多謝大哥的關懷。」

接着，銀笛專諸呂錦光與蘭亭玉女常惜惜計議了一番，他們離開珍珠潭時，兩人同時都變了樣子，銀笛專諸呂錦光放棄了他的文生打扮，化裝成一個普通江湖漢子，蘭亭玉女常惜惜女扮男裝，倒打扮成了一位文生公子的模樣。

她是公子，銀笛專諸呂錦光就是她的保鏢。

× × ×

奇怪，蘭亭玉女常惜惜與銀笛專諸呂錦光在珍珠潭畔待了不少時光，就不見無影劍卜勁藩回轉家門過。

他要是能適時趕回家來，蘭亭玉女常惜惜，他們也就不會錯捉別人的屍體當作無影劍卜勁藩，而爲他流淚，爲他冒險犯難了。

原來，無影劍卜勁藩回到家中暗室不見了一雙小兒女，他這經過不少大風大浪的人，當時也急得六神無主，瘋狂似的向外面追去。

追什麼？追那雙小兒女抑是蘭亭玉女常惜惜？無影劍卜勁藩腦中是一片混亂，根本沒有一定的主見。

當他狂奔亂跑了一陣之後，心情漸漸冷靜下來時，他已離開自己的家十多里地了。

脚下流着長江三峽滾滾的水，天上一輪明月照在當頭，無影劍卜勁藩站在一塊突出的山石上，發了一陣呆，猛然跺了一下脚，失聲地一笑道：「我該回去等在家中才是，呂大哥與惜妹總會回去的。」

他心神一朗，便待轉身回家，瞥眼間，只見一條人影飛掠而來，當那人影正要從他身旁橫過去的時候，那人影忽然驚「咦！」了一聲，身形一歛，落在無影劍卜勁藩身前，道：「尊駕不就是無影劍卜大俠麼？」

無影劍卜勁藩一望那人，從未見過面，不由得一怔道：「不錯，在下就是卜勁藩。」

那人大喜過望道：「這眞是太好了，想不到居然半路上得遇見卜大俠。」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皺道：「朋友要找在下？」

那人道：「可不是，這倒省了兄弟跑一趟珍珠潭了。」

無影劍卜勁藩雙拳一抱道：「有請指教！」

那人道：「兄弟乃是受尊夫人之託而來……」

一語未了，無影劍卜勁藩大喜過望，「啊！」了一聲，道：「她在那裏？快請見告！」

那人道：「兄弟爲卜大俠領路！」身形一轉，向着來路，一路領先而馳。

無影劍卜勁藩在這一帶居住有年，地形非常熟習，見那人所行方向，正是朝向「兵書寶劍峽」，他本待一路奔行，一面打聽愛妻蘭亭玉女常惜惜的情形，可是前面那人飛行奇速，根本不讓他有問話的機會，他只有悶在心裏，一路隨行。

領路之人，果然領他到了兵書寶劍峽，止步在一道夾谷之前，道：「卜大俠，你請吧！裏面自有人接待你，請恕兄弟不陪了。」

這道夾谷，無影劍也很清楚，裏面是一道死谷，有進路沒有出路，但裏面有很多山岩石洞，也是一個最好的藏身之處，蘭亭玉女常惜惜藏身在這裏，倒是一處非常理想的地方。

無影劍卜勁藩向前走了兩步，心中一動，忖道：「且慢，這要是『請君入甕』之計，豈不失算……朋友……」口中叫着，身形一旋而回，身後那還有領路人的影子。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一聲，道：「朋友，你以爲找卜某人是輕易上當的人麼？」

他的話聲，在空中飄蕩了一下，可是沒有半點反應，給了他一個叫他自己抉擇的謎。

無影劍卜勁藩叫了三聲，三聲都沒有人答理，他可就有點怒惱了，同時，也有着一種被戲弄和侮辱的感覺，伸手摸了一摸腰中奇形快劍，雙目之中射出了堅毅和無畏的神光，冷笑了一聲，自言自語地道：「你們這裏就是龍潭虎穴，我卜勁藩也要闖你一闖。」大步一跨，了無畏怯之色的向谷內走去。

谷內景色如故，沒有多大的改變，四週兩側也沒有暗中埋伏人手的跡象。

無影劍卜勁藩一路勇往直前，心中也未曾稍有大意，計劃着各種應變措施。

這道山谷不深，四五十丈遠就到了盡頭，盡頭有一塊地勢略爲上升的斜坡，斜坡上長滿了映山紅，那除了映山紅外，就沒有別的人爲的設置了。

無影劍卜勁藩站在那斜坡上，轉身面朝谷外，目光一轉，掃視了全谷一眼，朗笑一聲，道：「在下卜勁藩已經應邀而來，做主人的似乎不應在藏頭露尾了，請現身一談吧。」

他話聲一落，只見一塊山石之後，現出了一盞燈光，第一盞燈光之後，接着，一連現出了八盞燈光，向着無影劍卜勁藩立身之處緩緩而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羣魔亂舞（三）

馮嘉・文　子成・圖

身臨虎穴　追討血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少輝與碧佩回到他們往日被人逼走的那個地方時，發覺此處已面目全非，大厦連雲，鱗次櫛比。碧佩仰望着這些龐然的建築物，頓感自己的力量渺小，不足與這些業主們——仇人抗爭。於是，原已燃燒起的復仇怒火幾乎熄滅，她不禁悲歎。但胡少輝却用種種譬喻向她慰解鼓勵……

「也許是出賣了。」胡小輝說：「出賣了那件事之後，他們非賣了不可，假如我沒有猜錯，他們還是以象徵式的賤價出賣的。發生過我們的事情之後，他們還敢討價還價嗎？很可能他們拿了錢之後又給用別的方法騙回去了。」

「那是我們累了他們了。」佩碧說。

「我們也損失了三條人命。」胡少輝冷酷地說。

「很漂亮的屋子。」佩碧說道：「但是——」

「用血建築成的。」胡少輝說着把車子開動了，沿着公路駛下去，在那些大厦之間兜了兩圈，再開走了，他們完全看不到有什麼舊日留下來的景物，反而到了那下面，再向上面望，還可以看到周圍的山野是與昔日大致相同的。

車子轉了一個彎，就看不見那些屋子了。

佩碧說：「現在怎麼辦好？我們連人都找不到一個可以問的。」

「現在是你工作的時候了。」胡少輝說：「這件工作是你適合做的，我來出面反而沒有那麼方便。」

× × ×

那個地方有一張先鋒日報，是當地歷史最老的報紙之一，銷路仍然很好。

佩碧說：「我知道你們就是因爲有胆量針對時弊，加以攻擊，所以受到讀者的歡迎。」

那個年老的報社社長微笑，揮揮手：「小姐，坦白對你說，我們並不是很有正義感的人，這樣做，起碼有一半還是爲了生意經，在一座污烟瘴氣的城市裏，祇要你肯罵，就受小市民歡迎了，小市民有的是滿肚子的氣，我們需要的讀者是小市民，小市民永遠是比有錢的人多的，我告訴你這個是現實。」他用手指向佩碧一指，「你就是在新聞學院裏再讀十年書，還是學不到這個的。他們老是叫你們爲社會服務，披露眞相，放屁！對不起，我們辦報的人的咀巴是隨便慣了的——總之這個世界已經不是這樣的了，現在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講生意經的了，生意爲上。」

佩碧對他露着一個羡慕的微笑，她現在是以一個外地來的新聞系學生的身份到這裏來訪問的。不，她並不是正式代表學校來訪問，她祇是自己到這裏來渡假，趁便訪問一下，準備作一篇畢業試的論文，不是代表她的學校來訪問的，那位社長起先有點躊躇，似乎認爲這樣是浪費他的時間了，但佩碧說，她唸的是新聞系呀，假如她作什麼訪問都要學校寫一封信推薦的話，那她學的是什麼用處了，他們報館裏的記者去採訪的時候，也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報紙寫一封信證明吧，這樣講倒把這位報社社長講服了，他答應跟他談。

「唔——這是一座發展中的城市。」佩碧說：「許多地方都發展得很快，本來是一片荒山，轉眼之間，也會變成大厦林立了。」

「是的。」那老人說：「而且隨着發展，罪惡也增加了。」

「這是必然的事件，人口增加了呀。」佩碧說：「我們作過了不少統計，罪惡的增長率，總是與人口的增長率成爲正比例的。」

老人格格地笑起來說：「這個你們是用科學方法計算出來，我們却是憑經驗知道的，不怕告訴你，我在十六歲的時候祇是見習記者吧了，一直爬到現在的地位！」他自豪地撫着自己那隻已經很胖大的肚子。

「蕭先生。」佩碧說：「我就是因此而慕名來找你的呀，你有實際的經驗，你在這座城市裏生活了那許多年，你對這座城市當然也知道得很多。」

「現在我是不中用了！」老人又撫着肚皮，「現在叫我去跑一段新聞的話，才不會有人睬我，我就祇能代表報社參加演講會之類，吹吹牛吧。」

「我要的祇是資料。」佩碧說：「不是新聞，而是舊資料，所以我相信你是能夠帮我的忙了。」

「哦！」蕭先生說：「你想要什麼資料呢？」

「關於黃鶯谷的發展史。」佩碧說。

「哦！」老人的眉頭皺了起來了：「爲什麼要那裏呢？」

「沒有特別的理由……」佩碧說，「祇是因爲我上次來的時候曾經到過那裏，那時那個地方祇是一片荒地，有些破爛的小屋子。

現在却完全不同樣子了，現在那裏是大厦林立的。」

「哦！」蕭先生說：「那個地方，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提的，不過是一片荒地，發展成一個高尚住宅區而已。」

「那裏原來的屋子不是給火燒掉了嗎？」佩碧問。

「哦！是的，」蕭先生說：「通常都是這樣的，舊屋子燒掉了，通常就不會再建起同樣的屋子了，可以發展的話，就加以發展了。」

「那場火之中還有人死掉呢？」佩碧說。

「呀！是的。」蕭先生說。

「那麼呢？」佩碧說。

「就是這樣了。」蕭先生說：「失火難保不會有人死亡的。」

「並不就是這麼簡單吧？」佩碧問。

「我不知道你在想講什麼？」蕭先生說。

「你的神態告訴我，」佩碧說：「你知道一些內幕，卻不肯講出來。」

「沒有什麼內幕。」蕭先生說。

「那我祇好到處去打聽一下了。」佩碧說：「做採訪，當然最好走捷徑，由一個知道一切的人告訴我，我就不必到處跑，但是這個人不肯告訴我，我也得有本領到處去打聽才行的。」

「不！」蕭先生說：「你不要，你千萬不要去亂闖，這個地方不是開玩笑的，你惹着不對的人，那可能——」

「你這樣關心我？」佩碧說：「那你告訴我好了。」

蕭先生嘆了口氣：「這有什麼用呢？我告訴你的事情我是不能够證明的，也不能印在報紙上，即使我們的報紙，也有許多事情是知道的而不敢印出來的。」

「我又不是要印在報紙上，」佩碧說：「也沒有什麼報紙肯印我所寫的東西，我現在不過是要寫一篇畢業論文吧了！」

「好吧！好吧！」蕭克生說：「我告訴你好了。」

× × ×

佩碧推開房門時，胡小輝正躺在床上，兩手塞在枕頭下面，他說道：「鎖上門吧！」

佩碧把門鎖上了，胡少輝的手從枕頭下取出來，手上拿着一把手槍，她皺起眉頭看看他：「怎麼，你已經在害怕有人來找你了？」

「不是，」胡少輝說：「祇是手裏拿着東西，覺得舒服一點吧了，」他把彈夾抽出來，與槍分開放在身邊，「我們連找什麼人都不知道，怎會有人來找我們。」

佩碧說：「現在我知道要找什麼人了，假如我是記者的話，我這一次的成績倒是不錯的。」她把一本筆記簿向胡少輝一丟，少輝接住了。

他把筆記簿打開着，看一看，皺起眉頭：「對不起，這個密碼我看不懂，你還是讀出來吧。」

「這是我的速記。」佩碧說：「我也沒有時間寫清楚，他告訴我的都在這裏了，那一次火燒的事件，他們報界都感到很懷疑，因爲他們到現場採訪的時候，那些人都說出了我們的事情，也說我們逃走了，有人聽見槍聲，不過警方否認有任何可疑的跡象，而過幾天之後，那些人也改口了，他們說沒有什麼不對，那時他們當然是受到了某些人的壓力了。警方並沒有公佈屍體有什麼不對，說查不出兩個死者是什麼人，至於我和你和你的爸爸，這二個人根本沒有存在過，沒有這三個失踪者，事情就是這樣了結了。」

「這是意中事了，」胡少輝把那把沒有彈夾的槍抛動着，「我告訴你，他們已經不算是聰明了，他們大可以賴在我們三個人身上的，我們兩家人打架，出了人命，引起失火，殺人的逃走了，那不是更妙了嗎？我們連回來都不能，一回來就是殺人犯了！」

「他們當然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是會回來的了。」佩碧說。

「這可就是他們的錯誤了。」胡少輝說。

「你可要聽我繼續講下去嗎？」佩碧問。

「當然了，」少輝說，「這正是我叫你做的事情呀。」

「那個地方火燒了之後，住在那裏的人當然是不能够再住在那裏的，」佩碧說：「他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這是不容易追查的，這個地方的社會福利工作做得並不好，你的家燒掉了，沒有人會設法安置你的，你祇能够自己設法安置自己。」

「這一點我們是早已經知道的。」少輝說。

「至於那些擁有那裏的地皮的人，」佩碧說：「他們果然都是已經把他們的地皮出賣了，以相當低的價錢。」

「這也是意料中事了。」少輝說。

「但是有一點你和我都是料不到的，」佩碧說：「他們並不是拿到現錢，他們祇是拿到了一些新上市的股票，在那時似乎是很上算的，因爲假如拿現錢，他們可以拿到一元的話，股票却是值四元多。」

「當然，」少輝說：「給他們股票的人要他們答應在未升到一個數目之前不要放出去，以免影响大市。」

「對了。」佩碧說：「他們要等到漲到十元的時候才放出去。」

「當然。」胡少輝說：「那些股票並沒有漲到十元。」

「漲到最高八元五角。」佩碧說：「之後就一直瀉下去了，現在的市價是一元面額的股票值一角半，而且不可能找到買家。」

「唔，」少輝說：「就是這樣，他們用一些廢紙，就把地皮換過來了。」

「是的，」佩碧說：「他們一捽就要

搾個乾爲止。即使付現錢，他們也不見得要付出很多呀。但是他們也不付。」

「不然他們怎麼成爲有錢人？」少輝說：「不過我們總算知道那些是什麼公司的股票。」

「就是建築那些大厦的地產公司的股票了，」佩碧說：「他們在開發那個地盤的時候股票上市，完成了大厦之後就沒有其他發展了，資產就祇有那些大厦，而且也祇是管理權而已，大厦都是已經分開一個一個單位賣出去的，這樣一間公司的股票怎可能再賣什麼錢呢？」

「這其實是很老的把戲了，」少輝說：「不過世界上永遠有新的笨蛋出現，所以老把戲總是能夠行得通的。這公司的老板是誰？」

「一個姓趙的地產商人，」佩碧說：「不過他的公司在股票跌到最低的時候就賣掉了。」

「他的人是賣不掉的。」少輝說。

「他的人已經死了，」佩碧說：「他年紀已經不輕，健康又不好。在他死了之後，董事局就把公司以很低廉的代價賣掉，而董事局也解散了。」

少輝的臉色有點變了。他說：「這個人，死得太早了！」

佩碧凝視着他：「這個姓趙的，也許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爲什麼呢？」少輝看着她，又表示感興趣了。

「是這樣的，」佩碧說：「我聽到的，當然祇是那位蕭社長所聽到的一些傳說而已。正如他所講，他是不能夠證明的，但他認爲這個姓趙的祇是一個傀儡而已，就是因爲他是早已患上了不治之症，自知道活不了多久的了，所以他才給推擧來主持這家公司，當他死了之後，一切責任都無從追究了。」

「我看這不會是爲了逃避我們追究責任吧？」少輝問。

「也許亦有一部份是爲了逃避我們這件事情的責任——在必要時，」佩碧說：「但主要還是爲了逃避建築上的責任，那些大厦，外表看來雖然很對眼，其實建築的時候却是完全不依規格的，用的是最劣的材料，偷工減料，據說再過兩三年，就會有塌下來的危險了。」

「老天！」少輝說：「這種事情也敢做出來嗎？要知道，那大厦裏住着那麼多人！」

「也許不會忽然之間就塌下來的，」佩碧說，「大概是有一天，牆上出了裂痕之類，經過檢驗，認爲不適宜居住，裏面的人就祇好搬出來了，那時他們花在買樓上的血汗錢，當然是沒有了，那個地方，沒有了屋子之後地皮當然不值錢，而要追究承建商的責任的話，那個姓袁的又已經死掉了！」

「唔，」胡少輝點點頭說：「這種事情，以前也是發生過不少次的了，並不是新鮮的事情，不過，既然姓趙的是一個傀儡，我們也別管他了。至於後來買下這家公司的人，我看也不是我們要算帳的對象吧？」

「那些是一些南洋客，」佩碧說：「他們是上了當的，對本地情形不熟，加上施用一點美人計，到他們發覺不對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想脫手，有誰肯要呢？」

「祇是這個姓趙的死了吧了，」胡少輝說：「他的後台是還沒有死掉的呀。」

「這一點——」佩碧聳聳肩，「我就不知道蕭社長是不是有所隱瞞了。他說這個姓趙的的傀儡祇是一個人出來支撑局面的吧了。他的後台是神秘的，沒有人知道是誰。照蕭社長所知，一切文件都是這個姓趙的負責的。」

「一個老人，是嗎？」胡少輝說：「他不會是沒有後代的吧？起碼親人總會有的？」

「有的。」佩碧說。

「有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嗎？」胡少輝問。

「有的，」佩碧摸摸她那本記事簿，回答道：「都在這裏了！」

「很好，」胡少輝說：「我相信親人是可能會比別的人能夠透露得更多的。」

「還有，」佩碧說：「其中一個賣地的人，他很聰明，他不要股票，祇肯要現錢，因此別的人可能已經淪爲乞丐了，他還是環境相當好的。他現在開着一家小店子。」

「哦！」胡少輝說：「這是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嗎？」

「林明山。」佩碧說。

「唔，」胡少輝說：「他，他一向是一個相當懂做生意的人，夠圓滑，也很穩重，他要現錢而不要股票，這也是意中事了，他不喜歡冒險。」

「就是這樣了，」佩碧說：「這個姓袁的後人，應該可以告訴我們這個背後的財團究竟是一些什麼人；至於林明山，他應該可以告訴我們開槍的人可能是誰？」

「不錯！」胡少輝說。

「我幹得還不錯吧？」佩碧問。

「你幹得好極了。」少輝說：「現在你休息一下吧。」

「我休息，那我們吃什麼呢？」佩碧問，「誰來燒晚飯？」

「很好，」少輝說：「你去弄晚飯，吃過了之後你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辦下一步的事情。」

「我們得準備去辦下一步的事情。」佩碧說。

「我去，」少輝說：「適合你的事情，你已經做過了。現在輪到我出馬了。」

「但你可以去找那個姓袁的兒子，」佩碧說，「我去找林明山好了。」

「不。」少輝說。

「你一個人怎能同時做兩件事呢？」佩碧不服氣地說。

「先做一件，再做第二件就行了。」少輝說。

「但是；」佩碧說：「林明山又沒有什麼危險性，而且他那間店子又不是什麼特別的店子，不過是一間小小的士多店吧了，爲什麼不讓我們到那裏去呢？他又不認得我。」

「你怎麼知道他不認得你？」胡少輝問。

「我到他的店子裏喝了一瓶汽水，」佩碧說，「他的樣子也老了很多了——」

「爲什麼你這樣做？」胡少輝整個人

從床上跳了下來，站在地上，瞪着佩碧。

「我祇是順路吧了。」佩碧說。

胡少輝咒罵了兩聲，頓着脚：「佩碧，你不要這樣亂攪好不好？這些事情我會做，你不會做，我沒有叫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

「可是你也沒有叫我不要去呀！」佩碧說。

胡少輝在房中團團轉起來，用拳頭搥着手掌，有氣沒處洩似的。佩碧呶着咀。她說：「我不能夠告訴你每一件事應該不應該做，你是有腦子的人，你應該懂得應用你自己的判斷力呀！」

「但林明山又不是壞人，」佩碧說：「他也是一個受害者。」

「我們沒有見面許久的人，我們就不能夠判斷他是什麼人？」胡少輝說：「尤其是經過了這許多變故，我們不能夠信任任何人！」

「那我不再去好了！」佩碧聳聳肩。

「他有沒有看見你？」胡少輝問。

「他不認得我，」佩碧說：「他坐在櫃枱後做帳，我進去時他看了我一眼，他沒有認得，又繼續做他的帳，我的樣子不同了，打扮也不同了！」

胡少輝搖搖頭：「不要再做這樣的傻事，佩碧。」

「我知道了，」佩碧說：「現在，我可以去煮飯了嗎？」

「你去吧！」胡少輝嘆一口氣，又在床上躺下來，兩手枕在腦後。

佩碧出去了，再把房門掩上。

他們現在住的地方是在一座大厦的一個小單位裏，租回來的，連同傢俬。有兩間睡房，一間廳子和一間厨房，兩個人用正好合適，而且也很舒服的。

佩碧也已經把做晚飯的材料買回來了。雖然他們可以到外面去吃，那更方便和爽快，不過佩碧還是喜歡自己做。他們又不是很忙，有的是時間，有些事情自己做做，心情是會更好得多的。

他們一起吃過了晚飯之後，少輝就準備出去了。佩碧看着他在出門之前最後一次檢驗一遍他的手鎗。她問道：「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我不知道，」胡少輝說：「我怎麼知道我需要多長的時間才能辦好我要辦的事呢？但我是一定會回來的。」

佩碧祇是看着他。胡少輝又說：「當然，我是會回來過夜的，即使我不能回來，我也會來個電話，假如我連一個電話都沒有回來，那你就可以知道我是很久很久不會回來的了。」

「別這樣說！」佩碧說：「你當然就會回來的。」

胡少輝出去了。佩碧在廳中站了一會，然後走過去拿起手袋，從手袋裏取出一張紙，那就是司馬洛臨別時交給她的電話號碼，胡少輝對這張紙並不重視，但佩碧却是珍藏起來的，她把這張紙拿着看了一陣，然後拿起鉛筆，就在電話架子下面的牆脚上把這個電話號碼寫下來，這樣，她即使忘記了這個電話號碼而又失去了這張紙，她還是不會失去這個電話號碼，她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安全的做法。

× × ×

胡少輝從大厦低層的停車場裏拿回了他的汽車，開出去，一面希望他住的這座大厦不會也是未老先衰的那一種，未到超齡時期就有倒塌下來的危險，雖然他是不會在這裏住很久的，他也還是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在別人的身上，不過，這種事情却是很難講的，在這樣一座城市裏，什麼都可能發生，既然發生在他的身上的事情也發生了，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

他的車子通過市區的街道，到了這座城市的另一個區域，在路邊的一個停車位停住了，他從車上下來，踏進一個門口，那裏也是另一座大厦，比他所暫住的那一座看上去是豪華和寬大得多的，他進入升降機，讓升降機把他帶上了高層，踏出去，在一個單位的面前停下來，伸手按門鈴，從門外，他聽不到門鈴聲，但是他可以感覺到門鈴是接觸上了的，有人不喜歡門鈴聲太刺耳，故意把鈴聲調整得相當低沉，那從外面就聽不到門鈴聲了。

沒有錯，過了一會，就有人來開門了，先是有人從門洞張一張，然後門才打開了，那是一個滿臉倦容的女人，雖然不年輕，也不是很老。她仍然是在那個能夠美麗的年紀，雖然人也不算美麗，但也絕對不算是醜的一類，她的疲倦也並不是那種剛剛給從夢中吵醒的疲倦，她這是一種對生命的疲倦，假如懂得看的人就會看出她是經歷過超過她一倍年紀的人的波折和變故了，胡少輝也是懂得看人的。

她懷疑地上下打量着胡少輝，問道：「找誰？」

「趙先生在嗎？」胡少輝問。

「不在。」她說。但是又沒有把門關上。

「他什麼時候回家呢？」胡少輝問。

「誰知道？」她說：「他可能馬上就回來，也可能三天之後才回來。」

胡少輝極力不表出詫異。他又問道：「你可知道我能夠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

「假如你找到他，」她說：「我倒想麻煩你通知我一聲。」

這是一個使任何來客都啞口無言的回答。胡少輝一時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她終於說：「你是趙太太嗎？」

她遲疑了一下才回答：「是的。」不過講起來是相當缺乏信心似的，她給胡少輝的印象就是她可能不是正式的妻子，祇是一個同居的女人吧了。

胡少輝問完了這一句又感到相當難再找到一下句話了，不過她却有話說，她說：「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祇是有點生意上的問題跟他談談吧了。」胡少輝說。

「什麼生意？」她懷疑地看着他。

「我想問他一些事情，」胡少輝說，又大胆地繼續下去，「總之是對他有益的了。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我相信我也不會佔到你們什麼便宜吧？」

她沒有做聲，但她的表情則是在承認他所講的確是真的，於是他又說：「即使我是來討債的，他還不出來，我也是沒有辦法的呀！」

「那你想怎麼樣呢？」那女人問。

「既然暫時找不到他，」胡少輝說：

「我又不是相當之急，那我可以跟你談談嗎？說不定你可以帮我的忙。」

「好吧！」那女人說：「進來吧。」

很顯然，她也認爲她反正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胡少輝進去，看見那裏面的客廳的佈置是相當豪華的——以前，現在牆紙有好些地方都脫落下來了，這就比較一間佈置普通簡單的廳子要難看得多。

他們的經濟情形果然是不大妙，不然早就先把那牆紙弄好了，他坐下去的沙發亦是很舊了，接口的地方看來也快要裂開來似的。

她並沒有替他倒茶，祇是在他的對面坐下來，她身上是穿着相當透明的睡袍，她也不在乎暴露與否了，反正這個時代，祇要裏面是還穿着乳罩和三角褲的，也不算是太暴露了。

胡少輝說：「我是胡姬建築公司派來的，我們的公司就是向趙先生的先父買下來的。」

「這個是老頭子的事情了，」那個女人說：「你向我們追究也沒有用的。」

「哦！」胡少輝說：「那你也認爲是有值得追究的理由了。」

「我——沒有這樣說，」她說，「那些事情我並不清楚。」

「我看你是知道的，」胡少輝說：「你祇是不敢講出來吧了，不過不要緊，我相信這件事也不是你們的責任！」他揮揮手，「坦白講，我也看得出你們的環境並不怎樣好。」

「那你來找我們幹什麼？」她問。

「我們公司的董事們認爲他們上了當，」胡少輝說：「事實上他們認爲這是一件騙案。」

她小心地看着他：「可是老頭子已經死了。」

「我們認爲趙老先生祇是一個傀儡吧了。」胡少輝說。

那位趙太太露出不屑而憤怒的神情：「還好也有人明白，不然他可是死得寃枉了！」

「當然他是受人利用的，」胡少輝說：「假如我們能够證明他是受人利用的，把那些利用他的人找出來，那他就不算是白死了！」

「你不能證明這個的！」那女人說。

「假如你或者趙先生供給一些詳細的資料，」胡少輝說：「那也許我可以證明了！」

那女人仍然不屑地冷笑：「證明了又有什麼用？人都已經死了，還要來給我們添麻煩？」

「事情是應該弄清楚的呀。」胡少輝說。

「我們已經活得够辛苦了，」那女人說：「我們不能够再毫無代價地受人利用，我們已經上過一次當了！」

「當然，」胡少輝說：「我是不會不給你一點好處的。」

「事成之後如何如何嗎？」那女人冷笑，「這一套我們已經聽過了，講是沒有用，到手才是眞的，我要看到一些眼見的好處。」

「我也不想對你講事成之後如何如何，」胡少輝說：「我也是認爲應該讓你看到一些眼見的利益的。」他從衣袋裏取出一隻錢包來，那隻錢包看上去是薄薄的，裏面似乎裝不了多少鈔票，然而當鈔票是簇新而且是大額的時候，即使很大一個數目也不是很厚的，胡少輝把鈔票一張一張地數出來放在茶几上，由於那是簇新的鈔票，實在不容易看得出他所數出來的是佔錢包裏的總數的幾份之幾。

他數了四張，那個女人的眼睛就像給那些鈔票牢牢吸住了，眼光再也移不開來，假如她的眼睛與嘴巴反應是相同的，那她的眼睛也許會流出口涎來了，不過由於眼睛是傷心才會流淚的，所以她祇是嘴巴流出口涎來，而這些口涎她吞下肚去了。胡少輝看見她的喉核在一上一下地動着就知道，她終於說：「這並不是很多呀！」

「至少我是給你看到現成的了，」胡少輝說：「而且我還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帮我呢，假如你能够帮我的話，當然我是可以出更多錢了。」

「唔！」她說：「你也算得是個相當公平的人，不過，我還得要考慮一下。」

「隨便你吧。」胡少輝說。他靠在沙發上等着，而他的眼睛則是注意着走廊的出口處，他有一種感覺，覺得裏面是還有人在着的，在一間屋子裏，這種事情其實並不難感覺到。

他的感覺果然是沒有錯的，忽然之間，一個穿着睡衣的男人走出來了，這是一個還不到三十歲的男人，有着白白的皮膚，雖然不算胖，皮肉却顯得鬆浮，一看就知道是那種從來用不着認眞工作，祇是花錢享受的人，不過這個時候，他是一個落難公子了，他走過來把那幾張鈔票拿了，放進睡衣的袋裏，坐下來說：「你講得很對，朋友，讓我們詳細地談談如何？」

那個女人瞥了他一眼，但他則似乎沒有什麼反應，他還是對胡少輝以及胡少輝的鈔票更感興趣的。胡少輝說：「你就是趙厚德先生嗎？」

「是的。」那人說：「你呢？閣下貴姓名？」

胡少輝却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胡少輝說：「趙先生，你可就是趙文方的兒子嗎？」

「是的。」趙厚德說：「你對這件事情感興趣正好了，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告訴你的。」

「這很好，」胡少輝說：「我正在聽着你說。」

「這的確是一件騙案，」趙厚德說：「我是最清楚的了，他們利用我的生父出面，因爲他們知道他是反正要死的了，一切責任都推在他的身上，當他死了之後，就想追究也不行了。」

「這正是我們所懷疑的事情。」胡少輝說：「事實上，我們也已經猜到是這樣的了，不過問題是如何證明吧了。」

「唔——」趙厚德說：「我假如能够證明的話，我是早就證明了。我不能够證明，我祇能告訴你這件事情是誰幹的。」

「你倒合作得眞容易，」胡少輝說：「似乎祇要能够給你一些好處，你就可以反任何人了。」

「有誰是不能够用錢買到的？」趙厚

德憤怒地說：「我雖然不是一個正義感的人，但是他們太卑鄙了，你看看這裏，他們利用了我的老頭子，我們生活得很好嗎？每一次有人來按門鈴，我都得担心是來討債的！」

胡少輝說：「這也得看你花錢的程度是如何了？假如你錢花得很快，而沒有收入——」他聳聳肩。

「我是一個很愛花錢的人，」趙厚德說：「但我花的並不是他們的錢。」他在能對他這句話作進一步的解釋之前却忽然站起身來，匆匆走到裏面去了。

胡少輝看看那個女人，那個女人聳聳肩：「他進去聽收音機，今天晚上有賽狗，你知道，這裏有跑狗場，隣埠也有跑狗場，他要知道結果。」

「自然，他總是輸的。」胡少輝說。

「近來總是輸的，」她說：「以前他也贏過的，不過贏的時候拚命花，而輸了的時候要還，輸的數目加起來已經多過贏的了，而贏的又早已花光了——」她嘆一口氣。

「賭總是這樣的了，」胡少輝說，「總結起來，贏的人不是沒有，不過實在少了，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那就是，一個人窮的時候最好就是不要賭，愈窮就是愈輸；錢總是喜歡到那些有錢的人的袋裏的。」

「我知道，」她說：「不過我也有這個毛病，我也是喜歡賭的，我看我們是無可救藥的一對。」

趙厚德又出來了，他的臉色並不好看，可想而知那賽狗的結果是對他不利的，胡少輝等他定了定神，然後才說：「我們剛才說到……你花的並不是他們的錢。」

「對了！」趙厚德又憤怒地深吸一口氣。

「似乎情形是你們也給他們吃了。」胡少輝說。

「是的，」趙厚德說：「對極了，你是一個明白的人，你一看就看出來了，是不是？我花的錢，都是我的老頭子自己賺回來的，我的老頭子替他們承担了一切的責任，他們答應了事成之後分他三成，結果一塊錢都沒有，我的老頭子又不能做聲，全部都是由他出面的，祇是財權不在他的手上。事成了之後他們就忘記了那三成了，我的老頭子沒有辦法，假如吵起來，他祇能證明是他自己騙人，不能够證明他們有什麼關係，而且在這個地方，法律祇是表面的，最重要的還是講强權。」

「於是你們一無所得？」胡少輝問。

「何止一無所得？」趙厚德說：「我的老頭子生氣得要命！假如他不是那麼生氣，他也許還可以多活兩年。」

「也許他們就是不希望他多活兩年。」那女人說。

「這些人眞是狠心得要命！」胡少輝說：「自己吃了肉，連骨頭也不肯丟一塊給人家，在老頭子死了之後我去找他們理論過——」

「你去找他們理論？」胡少輝說。

趙厚德嘆一口氣：「你大概也猜得到結果是怎樣的了，我沒有錢也沒有勢力，他們不把我踢出門口已經是很客氣了。」

「他們究竟是誰？」胡少輝說。

「我去理論的這個人叫鍾貴，」趙厚德說：「你大概也聽過這個名字了吧？」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胡少輝說。

「鍾貴現在經營一家投資公司，」趙厚德說：「我好像還有他的名片——你去找一找出來。」他對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進去了。趙厚德又說：「除此之外，他還是兩家銀行的董事長，這兩家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經營外圍馬和外圍狗。」

「那這銀行一定不愁虧本了！」胡少輝說：「這是一種必定賺錢的生意。」

「當然了，」趙厚德說：「尤其是他們還養馬，養騎師，養練馬師，養練狗師，他們不可能輸的。」

「那你怎麼還賭呢？」胡少輝問。

趙厚德的臉有點紅：「他們可以做古怪，但他們不能够禁止你買哪一匹馬哪一隻狗，你祇要算得出他們的古怪，你就可以贏錢了——當然，近來我的運氣也實在不好，總是差一點點。」

「我看這正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了，」胡少輝說：「總是差一點點。」

那個女人出來了，在胡少輝面前放下一張名片，胡少輝說：「多謝，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人嗎？」

「我的老頭子祇是跟他交手。」趙厚德說。

「唔。」胡少輝把名片放進袋裏。

「你打算怎辦呢？」趙厚德問。

「看着辦吧。」胡少輝說。

「不過我得聲明，」趙厚德說：「我不能跟你上法庭去做證人的，我祇是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講出來吧了，知道是一件事情，證明是另一件事情。」

「我有叫你上法庭嗎？」胡少輝問。

「那就最好了。」趙厚德說着，明顯地舒了一口氣。

「不過我提醒你，」那個女人說：「你們是外人，你在這裏跟我們講法律是沒有用處的，他們的關係打得很好，即使你有充足的證據——」

「多謝你們給我提這許多寶貴的意見。」胡少輝又把錢包取出來，從錢包裏再取出幾張鈔票，放在几上，「我並沒有說跟他講法律，而且我又不是一個律師。」

「那你打算怎辦呢？」趙厚德問。

「我暫時不能告訴你，」胡少輝說：「因爲我自己也還沒有決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們不久就會感到出了一口氣，而他們呢，却會感到後悔。」

「我希望你把那傢伙殺掉！」趙厚德說。

「說不定我會這樣做的，」胡少輝說：「不過，你們當然不會把這件事宣傳出去吧？」

「當然不了，」趙厚德說：「我沒有那麼笨，讓他們早有提防，不要當我是那樣一個傻瓜。」

「那就最好了，」胡少輝站起來，「我也阻了你們太多時間了，現在我是得要走了。」

「以後我怎樣可以找到你呢？」趙厚德問。

「你找不到我的，」胡少輝說：「我

需要你們的時候，我自然再來找你。」

「但是假如有進一步的情報——」趙厚德說。

「你跟他們已經沒有聯絡了。」胡少輝說：「你怎麼還會有進一步的情報呢？假如你有什麼事情是還沒有告訴我的，那你現在告訴我好了！」

「沒有了，」趙厚德說：「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了。」

胡少輝自己開門走出去了，那個女人看着他把門關上了，然後再轉過頭來看几上，那上面胡少輝再放上去的鈔票已經不見了，她再看着趙厚德，趙厚德正在把那些鈔票塞進袋裏。

她伸出手掌：「我呢？」

「我需要錢用，」趙厚德說：「你也知道我欠下了人家多少錢的？」

「討債的人都很少來了，」她說：「明知收不到，也懶得來了，你還不是拿去賭？」

「我身上總得有幾個錢呀！」趙厚德說。

「我和你也需要吃飯的，」她說：「沒有錢，我們吃什麼？難道老是要我去想辦法嗎？」

趙厚德祇好掏出一張給她，但她認爲這是不够的，她說：「起碼要給我一半，是我開門給他的，而且也不是我要了你的，這是用來解決伙食的！」

他們吵，他們辯論，爭持之下，結果是以三分之一成交，趙厚德把他收到的錢的三份之一分了給她。

她雖然不很滿意，也沒有辦法，趙厚德在還有錢的時候對他是很慷慨的，不過現在沒有錢就難講了，而且這也是意外之財，本來是反正沒有的。

趙厚德走進去把他那隻原子粒收音機也取出來了，把一隻耳塞塞進耳朶裏，另一隻耳朶是還可以聽到那個女人講話的，她說：「現在會發生什麼呢？」

「我不知道，」趙厚德說：「最好他是一個職業殺手，把那傢伙殺掉！」

「別傻吧，」她說：「假如是這樣，我們也有危險了。」

她想了一會，又皺着眉頭說：「但是，你祇告訴了他們一個名字。」

「是的，」趙厚德說：「我沒有絕對肯定的事情我不敢講。」

「有什麼是絕對肯定的？」她說：「你告訴他的這一個，你也是不能够證明的呀。」

「但是這一個，我去跟他理論的時候他把我推出門口，」趙厚德說：「就祇差沒有踢我一脚吧了。」他頓一頓，又狡猾地微笑，「而且，他再要一些人名的話，他會再來找我的，那時他又得再付錢！」

「你最好不要這樣玩弄手段，」她說：「你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你每一次玩弄手段，總是輸給人家的。」

「我總會贏一次的。」趙厚德得意地說。

× × ×

胡少輝並不是馬上開車去找那個名片上的人，而是開車到那個林明山那家小店子去，他也不是進入那家店子去，他祇是把車子停在遠遠，一個有利的地方，開着收音機，看着。

一如佩碧所講，那是一家很小的店子，賣的東西不多，買東西的人亦不多，但是店子却開得很晚，附近的行人是不少的，就是進入店裏買東西的人並不多，林明山坐在店裏的櫃枱後面却很用功，不時撥着一隻算盤，所以看得出他是正在做數。

在普通人的眼中看來，這店子的生意也許白天是很好的，所以雖然晚上沒有顧客，他還是需要補結白天的帳。

林明山有時也會到店後去一趟。

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着賽狗的結果，每隔半個鐘頭就報告一次，在每次報告之後，就是一些趣劇或者偵探短劇之類，都是不知所云的，策劃這些節目的人也許是一個人，但無疑地却是有一隻猪的腦袋，也許以爲這樣可以使節目更顯得多采多姿了，但是賭錢的人是不喜歡把注意放在別的事情上的，這一場輸了或者贏了，都要盤算下一場如何下注，最討厭吵鬧，所以最好就是播一些輕音樂，假如這個聽的人，不再打算下注了，他要聽一些節目，就會轉到別一個台去，就是胡少輝這個不是在賭的人也聽得心煩。

這是一個很古怪的世界，有不少最不適合的人，佔着一個不應該屬於他的位置，不過這些人還是生存下來了。

胡少輝祇是一直在看着，並沒有過去與林明山打交道。

終於，收音機中的賽狗節目也完畢了，他就按掣轉到了另一個電台，那裏的輕音樂是悅耳得多了。

既然賽狗節目已經完畢了，時間就已經不早了，好像宣告這個夜晚已告一段落似的，店子附近的行人也很快就疏落起來，最後就靜得完全沒有人了。

林明山在不久之後也動手把店門關上了。

胡少輝祇好開動了車子，離開了那個地方。

當他回到他所住的大廈的時候，那裏却仍然是不太冷落，有不少喜歡過夜生活的人，偏偏就是在這個時候才出動的，他回到他所住的單位，用門匙開了門，屋內的廳中是黑暗的，不過佩碧還沒有睡，她正坐在廳子的沙發上，兩隻大眼睛在閃閃着。

胡少輝說：「怎麼，你還沒有睡？」

「我怎麼睡得着？」佩碧說：「我去給你倒一杯茶吧，你要吃點什麼嗎？」

「有點吃的東西最好了，」胡少輝說：「我還沒有機會吃東西。」

「吃的東西是有的。」佩碧說：「我現在去拿給你好了，我已經準備好了。」

佩碧是一個能幹的女孩子，她是懂得烹飪的，以前胡少輝在晚上喜歡吃些什麼東西她也很熟悉，因此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並沒有什麼困難。

佩碧把她預備好的東西拿出來與胡少輝一起吃。他們在吃着的時候，胡少輝就告訴她與趙厚德及那個女人會面的情形。

「那麼，」佩碧說：「你是已經找到了一個我們要找的人了，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呢？」

「我還不知道，」胡少輝說：「這個人不會是像趙厚德那樣容易接近的了，我

得先做一些準備工作。」

「你還是沒有去找過林明山。」佩碧說。

「我已經去找過他了，」胡少輝說：「事實上我有一大半時間都是花在他的身上的。」

「他有很多話講嗎？」佩碧問。

「沒有，」胡少輝說：「我並沒有機會跟他交談，我祇是坐在車子裏看着他吧了。」

「爲什麼這樣？」佩碧問。

「他那店子，」胡少輝說：「地點不好，貨也不多，依我看，生意是不足以維持生計的，你看如何呢？」

「我看他也不會生活得太好，」佩碧說：「也許勉强可以糊口吧，他的樣子又不像是很担心的，假如他的店子是快要關門的話，那他起碼也不會那樣安詳。」

「我相信他的收入很不錯，」胡少輝說：「他的主要顧客都是走後門的。」

「什麼意思？」佩碧皺眉看着他。

「他那間店子的主要生意就是接受外圍賽狗的投注！」胡少輝說：「所以入夜之後，店後也有不少人進進出出，當賽狗完畢了之後，人也一哄而散了，既然晚上有外圍狗，相信白天也有外圍馬了。」

「噢，」佩碧說：「林明山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這種生意對他來說倒是很適合的。」

「是的，」胡少輝說：「這是必定賺錢的生意，平均率使他一定賺錢。」

「唔，」佩碧說：「那他應該生活得不錯了。」

「必賺的生意誰都想做，」胡少輝說：「但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在這樣一個地方，你以爲跟一些什麼人有聯絡才能够做這種生意呢？」

「噢！」佩碧說。

「幸而你白天並沒有跟他談話。」胡少輝說。

「他不會是——？」佩碧皺着眉搖着頭，「不，他不會是的。」

「那種人總是同一路的，」胡少輝說：「而且，他是唯一一個現在仍然活得很好的人，他的地並沒有變成廢紙，他一向是一個小心謹愼，精打細算，並且懂得看風駛𢃇的人。」

「難道你懷疑他是——？」佩碧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胡少輝說：「但是總之這個人暫時是不值得我們信任的，假如我要跟他談的話，我就要用另一種方式跟他談。」

「你不能够亂來！」佩碧說。

「沒有辦法，」胡少輝說：「這裏的法律不是我們用的，也不是一般奉公守法的人用的。」

「但是你不能够肯定他是——他很可能也是跟我們一樣，是一個受害者。」

「我當然要在肯定了之後才採取行動了，」胡少輝說：「不過暫時輪不到他，我要先對付那些大的，現在你再打個電話給那位報社的社長，看看趙厚德所講關於鍾貴的情報是不是準確的。」

× × ×

名片上那個人當然就是一個大的了。

鍾貴是兩個銀行的董事長，位置愈高，人愈空閒，他用不着整天在銀行裏辦公，他祇是每天循例回去巡視一下而已，當他巡視完畢之後，他就是開着他那部名貴的汽車到處去見那些他需要見的人，雖然他看來空閒，其實也是相當忙，跑幾個地方，一天的時間就完了。

他在黃昏的時候去赴了一個宴會，然後晚間就回到他的住處去。

那是一間很優美的地方，在一片很傾斜的山坡上建的一座別墅式的屋子，有一座大大的露台突出去，整座屋子就像懸在空中似的，自然，這間屋子的建築是並不偷工減料的了，不然即使鍾貴有胆量住進去，屋子也會早就已經溜到山脚下去了。

鍾貴一個人住在這裏，他的年紀也不是很大，剛剛超過四十歲，還沒有結婚。事業得意，身體强壯，實在是一個很有條件的男人，雖然他的臉頗像一隻老虎狗，但是，單單是他在經濟上的條件，就已經很够吸引力了。

他是一隻高大的老虎狗，一身都是黑毛，當他洗過了澡，哼着歌祇穿着一條三角褲從浴室裏出來的時候，他倒有點像一隻老虎狗頭的猩猩了。

他感到有點迷惑，由於他入浴之前廳中是亮着燈的。現在却熄了，他伸手向燈掣，胡少輝低聲說：「還是不要開吧！」

鍾貴僵住在那裏了。他給嚇得一陣心寒，不過他是一個習慣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人，所以他的胆子很快又再壯起來了。他咆哮地說：「誰在那裏？」

「你不認識我的，」胡少輝說：「我認識你！」

鍾貴眯着眼睛向黑暗中窺看着，但胡少輝是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所以他看到的祇是一個黑影，胡少輝則倒是相當合作的，此時用打火機點上一根香烟，於是鍾貴可以看到胡少輝的臉了，他看到胡少輝用的是他的打火機，吸的是他的香烟，他也看見胡少輝的另一隻手却是拿着一把手槍。

鍾貴半試探半不相信地冷笑：「你那東西是眞的還是假的？」

「你想試試嗎？」胡少輝問。

「別開玩笑吧，」鍾貴說：「媽的！你是什麼人？我警告你！我不喜歡這種玩笑！」

「你想試試！」胡少輝說，他扳了一次槍機。由於槍上有滅音器，槍聲並不刺耳，倒像是打破了一隻濕紙袋。

但是鍾貴一點也不懷疑了，有一股熱流在他的臉旁經過，槍彈沒有射中什麼，祇是因爲射出了露台之外，墮下山坡了，他出了一身冷汗，腿子也發軟，連忙說：「不要！不要！」

他不想再試一次，這個人就是槍法再好，也不希望自己成爲示範的丁具，可能失手的。

「我是開玩笑嗎？」胡少輝問。

「你不是開玩笑！」鍾貴說：「但你究竟是誰？」

「看你！」胡少輝說：「這樣一個重要人物，沒有保鑣，沒有武器，這不疏忽一點嗎？」

「我不需要這個，」鍾貴說：「這是我的地方，我祇要一個電話——」

玄機妙算

機智子

安陵君得問受地

戰國時代，有一個叫江乙的人對楚國安陵君說：「你既沒有一點封地，又不是楚王的骨肉，但是却作大臣，領豐厚的薪水，全國上下，見了你都肅然起敬，心悅誠服，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安陵君說：「這是楚王特別看重我，不然不會有今天的。」江乙又說：「交朋友如用錢財相交，財富用完時友情也結束了；用美色相交，美色衰減了，愛情也同時喪失了，所以一時受寵的美女、大臣，都很難永保其位不衰的。現在你雖握有楚國重權，却難以得到楚王信任了解，我很爲你的前途担心呢！」安陵君說：「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江乙答道：「找機會向楚王表示你願爲他殉身，那你一定會受他重視了解而更受愛護的。」安陵君說：「好，我小心的這樣去做吧！」

時間三年已快過，全無動靜，江乙再見安陵君，生氣的說道：「我上次對你說的意見，你都沒去做，以後用不着來見我了！」安陵君回答說：「我從來沒忘記你的話，只是沒有機會罷了！」

不久，楚王到雲夢（今湖北有雲夢縣在洪澤湖旁邊的大澤），很多部車輛相隨，車頂的旌旗飄蕩，日光都被蓋住，景色十分美麗，忽然有隻盲獸，闖進車隊，循着車輪痕跡，走近楚王，楚王親自引弓射出，一箭中了，楚王拿出一支小旗子，插在這頭盲獸頭上，仰天大笑說：「今天出遊眞是快樂啊！可是一旦我死了，誰來享受這快樂呢？」安陵君藉此機會表明，流淚滿面，啜泣的對楚王說：「我在朝內，就坐在你身邊，出遊又同乘一輛車上，如果你眞的一旦隔世，我願以自己的身體來爲你測試黃泉的水土，抵禦螻蟲的侵襲，又那裏能夠再有這種享受呢？」楚王聽了，非常高興，就將壇州封給了安陵君。

時人都讚道：「江乙可以說是個善於計謀的人了，而安陵君，則可說是個會把握機會的人了。」

察理破奸計

龍圖公案中，或歷代小說裏，有不少是以奸夫淫婦串通謀害親夫爲題材。像這類故事，時寓警世意味，因爲他們雖然求得逞快慾於一時，但終究是逃不過天理的制裁，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最後必自食惡果，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俗語又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都是這個意思。」

傳說在淮安的地方，有個叫郭金順的人，開設了一家小糖果舖子。有一天，竟不知怎的被人殺了。他的太太不想報官，因爲她不忍心讓丈夫的遺體被官府驗屍。但是里保不應允，不得已才到縣府報了案，可是事隔許久，却一直沒將兇手緝獲。

當時的淮安知府叫范檟，以爲這件事人命關天，因此就下了懸賞的告示，來緝捕兇犯。

不多久，就有個縣府的差役，提了兇犯和血衣來領賞。

范檟一想，這案子久久未破。一經懸賞，就破了案，內中定有蹊蹺。

「你是怎麼抓到這個兇犯的？」范檟問。

「我是前天奉縣令之命，來追緝此案的兇手，因偶然便急，就在野外方便，發現草叢中有個人，行跡鬼祟，身旁還有一件血衣，就把他拿下了。因與郭金順的家很近，又有血衣爲證，我想八九不離十，準是兇手沒錯。」縣役說。

「冤枉啊！大人。」罪犯頭像搗蒜般直叩。「小的僅不過是個偷兒而已，因偶然見得草叢中有堆衣服，正想檢起，那想到就被逮捕了。我並非殺人兇手，請大人明察！」

范檟暗想：這案子一定有奸情。暫時把二人收押起來。

爲了尋找證據，范檟扮成了個算命先生，到糖果舖前賣卜。

「請問算命先生，我有個朋友被官收押了，不曉得可平安否？」郭金順的太太問。

「唉啊！眞是危險呢！」范檟說：「若是這個人曾害過人，那就難免一死囉！」

「可有什麼辦法沒有！」

「嗯！有的，除非是今晚私下潛逃，動作要快，慢了就來不及了。」范檟說。

郭金順的太太信以爲眞。

原來她與縣役通姦，日子久了，自然郭金順也聽到些風聲。後來不巧，被郭金順撞見。縣役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給殺了，現在追捕的風聲緊，所以把血衣藏在草叢中，想捕個偷兒，以便栽贓嫁禍給他。

范檟打探得清楚，就回到府裏，暗中囑咐看管他，要是郭金順的太太探縣役，就放她進去，並暗中放他們逃獄，然後再擒住他們。

果然，一切都如范檟所料。

范檟厲聲訊問說：「大胆狂徒！淫人之妻，又殺人之夫，還想嫁禍於人，天理難容。現在罪證俱在，還有什麼說話？」

縣役狡賴不過，只好承認。和郭金順的太太二人，受到嚴刑懲罰，而小偷則訓斥一番後，予以開釋。

「你試試打電話吧。」胡少輝說。

鍾貴覺得這是不值得的嚐試，他不去試了，他說：「我不知道你想幹什麼，不過我先告訴你，在這座城市，沒有人敢碰我的，你碰了我，你走得不遠。」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我才可以走得很遠，」胡少輝說：「你們太有信心了，完全沒有提防。」

鍾貴也一陣發抖，也許胡少輝是講得對的。

假如這個人這時把鍾貴殺掉的話，有什麼辦法能夠把他捉住呢？毫無提防，不知來龍去脈，也許他們是太放心了，但是因爲他們知道不會有什麼古怪，他們才放心的，假如有古怪的話，那應該是早有跡象，而他們也會及早提防了，鍾貴因此不能不問：「好了，我相信你了，你究竟是什麼人？你想幹什麼？」

「我想問你一些問題。」胡少輝對他說。

鍾貴是不喜歡回答什麼人的問題的，一個人令他不高興，他的確可以打一個電話就使這個人給揍一頓，或甚至遭遇到更悲慘的命運。

但是現在他不能夠打電話，而這個人手中拿着的槍是眞的，所以他祇好低聲下氣地問道：「你想問些什麼？」

「你也許還記得一間胡姬建築公司。」胡少輝說。

「什麼建築公司？」鍾貴說：「我沒有聽過。」

「也許你是眞的忘記了，」胡少輝說：「不過，相信你總不會忘記趙厚德這人吧？」

「哦。」鍾貴說，他記起來了，否認似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個人既然有此一問，當然也預算他會起來的了。

「這位趙老先生，」胡少輝說：「你們就是利用他患了絕症而負起一切責任，但是你答應分他的那一份也不分，他的兒子找你理論你也把他趕走。」

「就是這個趙厚德叫你來的？」鍾貴問。

鍾貴這樣問，却並不相信，他記得趙厚德，那是一個已經完蛋了的人，這個趙厚德既沒有那樣的金錢，亦沒有那樣的魄力派來這樣一個惡客的。

胡少輝亦未有回答他這個問題，胡少輝說：「現在你記得胡姬公司了吧？你賣給那些南洋客一個空殼。」

「是趙厚德的老頭子賣給他們的。」鍾貴說。

「這裏不是法庭，」胡少輝說：「所以我們就講大家知道的事實好了。」

「是嗎？」鍾貴說：「好吧，就算是有這件事又如何？」

「這是一個很可惡的騙局。」胡少輝說。

「哦，原來是他們派你來的，」鍾貴說。胡少輝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於是，鍾貴就當他是承認了，又說：「這件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了，即使我肯上法庭承認也沒有用的，一點證據都沒有，事實上應該怪他們沒有查清楚。」

「讓我們談談那塊地皮以前的歷史吧。」胡少輝說：「那裏以前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那裏不過是一片荒地！」鍾貴說：「有一些破屋子，是我們把它發展起來的，假如沒有經過我們的發展，那地皮根本就不值錢。現在這塊地皮起碼也值不少錢了。」

「你們是怎樣發展那塊地皮呢？」胡少輝問：「那地皮本來是有主人的呀！」

「我們把那些地皮收購了，加以發展，就是這樣簡單。」

「用什麼方式收購呢？」胡少輝問。

「我們出得起錢，難道他們不肯賣嗎？」鍾貴說。

「你們出得起錢但是不肯花錢，」胡少輝說：「不然你們會連趙厚德那一份也省回嗎？」

「錢放在自己的袋裏總是比放在別人的袋裏好了，」鍾貴說：「那不是正式的交易，大可以賴賬，但地皮是有地契的，一定得買過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祇是用股票代錢，股票不過是一些紙吧了。」

「在這之前，」胡少輝說：「我聽說是先有一場大火。」

「是的，」鍾貴說：「就是大火之後，我們才乘機把地皮買下來呀。」

「也許這個機會也是人工製造出來的？」胡少輝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鍾貴說。

「假如你是一個聰明的人，」胡少輝說：「那最好還是不要對我說謊！」

「媽的，」鍾貴說：「假如你知道一切，那你還問我幹什麼？」

「也許有些是謠言，」胡少輝說：「我想你告訴我哪一些是事實，所以，你說下去吧。」

鍾貴不想說，但是看看胡少輝手中的槍，又不敢發作了，他的脾氣屢次要爆發出來又得極力按捺下去，這使他很不習慣。他說：「你們胡姬公司要查這些事情是沒有用處的，你還是回去告訴他們，不要浪費時間吧，這裏不是他們的勢力範圍，講硬，他們不夠硬，講法律嘛，這裏的法律不是他們用的，就當是受了一個教訓好了。」

「但是我是有一件工作要做，」胡少輝說：「我得作一份詳細的報告，既然法律是你們的，那你也不怕告訴我了，反正祇有我們兩個人，你講的話也不能夠拿到法庭上去作證。」

「好吧，」鍾貴說：「那火是人放的，那裏的人太固執，不肯把地皮賣出來，一把火替他們拿定了主意！」

「火是誰放的？」胡少輝問。

「這有什麼關係？」鍾貴說：「我們祇要出一點點錢，就有很多人肯做這工作了。」

「我問你是誰？」胡少輝說。

「我不知道。」鍾貴說。

「忘記了？」胡少輝問。

「不，」鍾貴說：「這不是由我負責的。」

「是誰負責的？」胡少輝問。

「我不能告訴你。」鍾貴說。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古龍・原著

浣花洗劍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不愁帶着方小寶找了一個山洞夜宿。三更時分，突然驚覺洞外傳來異响，兩人連忙爬起，探首外望，只見洞外不遠處一片平地上，燃起七盆火焰，圍繞着一個木偶。不久又先後見到有十多人分別走到這木偶前奉獻金銀珠寶，並膜拜一番，然後離去。兩人正在詫異時，驀然一陣歌聲傳來，隨即見到有三名丐帮中人走入那空地上，一見木偶面前擺放着這麼多奇珍異寶，也不免有些驚奇起來，又見四下無人，三丐不免動起順手牽羊之念……

四海驚絕色　曬稱小丈夫

跛丐展顏笑道：「這若不是木頭雕的，頭上中了這一石子，憑老七的手勁，早已將他打得頭破血流了。」

瘦丐沉吟道：「但若被帮主知道……」又瞧了那堆珍寶幾眼，搖頭嘆道：「縱被帮主知道，也管不得了。」

瘤丐撫掌笑道：「二弟到底是聰明人！」

三人急急展動身形，向木偶撲去，胡不愁暗嘆忖道：「久聞丐帮戒律森嚴，不想門下也有見利忘義的弟子！」

心念一轉，三人已入了火團，跛丐身法竟然最快，當先搶到，抓起一把珍寶，向木偶笑道：「木偶兄，抱歉抱歉，我兄弟三人，想暫借閣下珠寶一用，等到……」語聲未了，突然身子一震，再也不能動彈，滿手珠寶俱都又落了下去，似是突然見着了什麼恐怖已極之事。

瘦丐、瘤丐已都趕到，詫聲道：「什麼事？」目光轉處，兩人亦都身子大震，張大了口，却驚呼不出聲來。

原來三人到了近前，只見那「木偶」閉着的雙目，竟突然張開！射出兩道冷電般的目光，跛丐顫聲道：「你，你……你原來是人！」

兩個時辰中，絲毫未曾動彈的「木偶」原來是人！

三丐固是大吃一驚，胡不愁、方寶兒這一驚亦是非同小可，突聽瘤丐大喝一聲，道：「你是人也要你變作鬼！」

他驚魂已定，殺機突生，力貫於臂，雙拳齊出，閃電般向那盤膝坐在地上的褐衣人胸膈擊出！

這瘤丐天生神力，外門功夫，火候極深，乃是丐帮上下數萬弟子中十七名戰將之一，他這雙拳擊出，少說也有七、八百斤力氣，只要是血肉之軀，實難抵擋，那知這褐衣人竟然不避不閃，瘤丐大喜喝道：「着！」雙拳已着着實實擊在褐衣人胸膛之上！

只聽「勃」的一聲，瘤丐但覺自己這開山劈石的雙拳擊中之處，有如木革一般，那裏似血肉之軀！褐衣人仍然安坐不動，瘤丐的身子，却被反震而出，踉蹌後退，一交跌倒地上！

只覺胸中血氣翻湧，雙腕劇痛如刺，面色更已駭得毫無血色！這褐衣人若是活人，怎會身如木革？「他」若非活人，目中又怎會發出這冷電般的神光？

跛丐、瘦丐早已驚得目定口呆，怔在當地，瘤丐捧着手腕，滾身躍起，顫聲道：「你…

…你究竟是……是不是人？」

那褐衣人仍然木偶般坐着不言不動，但三丐身後，却已傳來一陣輕微柔和的語聲，道：「可憐的孩子……」

語聲雖然輕微柔和，但三丐已是驚弓之鳥，一駭之下，霍然轉身，但見一個肥胖臃腫如球的老婦人，左手提着隻大包袱，右手拄着根長拐杖，蹣跚而來，方寶兒在上面瞧得分明，顫聲低語道：「不好，那老妖婦又來了！」來的正是萬老夫人，方寶兒本覺她笑容甚是慈祥可親，但此刻他一見到這慈祥可親的笑容，心頭便不禁要犯噁心，恨不得立刻閉上眼睛不去看她。

只是此刻山坳中發生之事，實在太過曲折離奇，無論是誰，也捨不得閉起眼睛不看，何況年輕好奇的方寶兒！

只見萬老夫人一路嘆息着說：「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喘息着來到近前，三丐俱是驚奇交集，瘤丐忍不住喝道：「誰是可憐的孩子？」

萬老夫人瞧着他嘆了口氣，搖頭嘆道：「就是你！」

瘤丐呆了一呆，怒道：「好個莫名其妙的老太婆！我有什麼可憐？」

萬老夫人嘆道：「我老婆子只可憐你已活不過三個時辰……」

瘤丐大怒喝道：「呸！」

萬老夫人緩緩道：「你以為我老婆子騙你不成？……唉，你已身中『枯木神功』反震之力，能活三個時辰，已是走運！」話未說完，三丐已是聳然失色，顫聲驚呼道：「枯……枯木神功？」目光一齊轉向那褐衣人，滿面驚恐欲絕，牙齒打戰，格格的直響。

方寶兒見他們三人竟然怕成如此模樣，不禁大奇忖道：「什麼是『枯木神功』？為何如此令人害怕？」

突覺胡不愁握着他的手掌，掌心已滿是冷汗，轉目瞧去，胡不愁面色亦是驚駭已極，不等方寶兒發問，便已湊在他耳畔道：「那『枯木神功』乃是武功中久已絕傳之七大魔功之一，練此魔功之人，七情六慾已完全麻木，行事更不能以常理衡量，瞧這人已將『枯木神功』練至七、八成火候，全身已練得如同木頭一般，普通刀劍，都難傷的了他，那瘤子乞丐被他陰勁反震成傷，眼見亦是性命不保，咱們可千萬要小心，被他發現可不是好玩的！」

他說完一段這麼長的話，丐帮三弟子却仍是瞪大着眼，張大了嘴，滿面驚怖地站在那裏，神情姿勢，俱未有絲毫變動，夜色中看來，也有幾分像是木頭人了，突見那瘤丐狂呼一聲，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仰天跌倒，他受傷之後這麼久才發作，可見那「枯木神功」勁力是何等陰柔。

萬老夫人搖頭嘆道：「唉，果然活不過三個時辰！」神情間滿是悲痛憐惜，似乎是個連螞蟻也不忍踩死的和善老太太，方寶兒若非方才親眼見到她舉手間便若無其事地殺了三個人，再也不會相信她是個心腸是那般狠毒。

瘦丐、跛丐兩人早已驚呼着俯下身子，去看瘤丐傷勢，見到瘤丐面容紫黑，頃刻間便已斃命，兩人目中不禁流下淚來。

萬老夫人嘆道：「你兩人既然如此為他傷心，活着也無趣味，我老婆子就做做好事，讓你們陪他一齊死吧！」將拐杖交到左手，然後探手入袋，方寶兒大駭忖道：「不好，妖婦要用梅子殺人了！」

就在此時，那始終不言不動木偶般的褐衣人突然開口道：「木郎君的事，不容別人多事出手！」

語聲生硬冷澀，每個字說出來，都似用了極大氣力，彷彿他連舌頭都已練的僵硬麻木。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是！」

木郎君道：「丐帮弟子過來！」

瘦丐、跛丐雖然心痛自家兄弟之死，但瞧這「木郎君」如此武功，那裏還敢有出手復仇之意。兩人竟乖乖的走過去，木郎君道：「瞧在諸葛通面上，饒你兩人一命。」

瘦丐、跛丐大喜道：「多謝前輩。」

木郎君道：「你兩人自己砍下方才摸過珠寶的右手去吧！」

瘦丐、跛丐身子一震，剎那間便已急的汗如雨下，瘦丐伏地道：「前輩既與敝帮帮主有舊，便請前輩看在他老人家面上，饒了晚輩們吧……」

木郎君冷冷道：「連手臂一齊砍下！」

瘦丐、跛丐大駭道：「前……前輩，你……你……」

木郎君道：「將兩隻耳朵也割下！」

瘦丐、跛丐雙膝一軟，撲地跌倒，嘴唇都已駭得蒼白，方寶兒也聽得手足冰冷，掌心流汗。

萬老夫人柔聲道：「我老婆子好意相勸，你倆還是不要多說了吧，再說一句，只怕連左手、鼻子都不保了！」

瘦丐、跛丐知道此話不假，只得顫抖着站起身子，各人自懷中掏出一柄匕首，反手去削耳朵。

兩人平日殺人倒也手快，但此刻要削自己耳朵，却是手腕發軟，削了幾刀，連小小隻耳朵都削不了下來！

萬老夫人嘆道：「可憐的孩子……」掌中拐杖，突然斜飛而起，杖頭立刻彈出一柄三尺青鋒！

她這拐杖本已長達九尺，再加這三尺利刃，足有一丈二三，她身子不動，杖頭利刃便已到了兩丐面前。

但見青光閃了幾閃，跛丐、瘦丐幾聲慘呼，如飛逃走，連自家兄弟的屍身都不要了，地上一連串鮮血，鮮血中還有四隻耳朵，兩條斷臂，萬老夫人杖頭青鋒又已不見，拄着拐杖，只是喘氣，搖頭嘆道：「老了老了，不中用了！」掏出個梅子，放進嘴裏咀嚼起來。

胡不愁本當她只是暗器奇異，出人不意才能傷人，此刻見她出手之快，才知她武功實是驚人，這條長達丈餘的拐杖，更是件奇異已極、霸道已極的外門兵刃，一條拐杖中還不知另有多少妙用！

只聽木郎君冷冷道：「誰要你出手的？」

萬老夫人笑道：「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臉人，我老婆子是送禮來的，神君你可不能為難我。」

木郎君「哼」了一聲，萬老夫人已解開手裏的包袱，笑道：「神君若嫌不夠，我老婆子還可去尋些來。」

方自將包袱放到地上，木郎君盤膝端坐的身子，突然直立而起，枯木般的面容上，隱隱泛起一陣青氣。

萬老夫人面色微變，仍然笑道：「神君要作什麼？」

木郎君一字字緩緩道：「誰要妳來的？要妳來作什麼？」

萬老夫人道：「什麼？什麼什麼？」滿面茫然之態。

木郎君冷笑道：「你裝的什麼傻？」口中不絕發生刺耳的冷笑聲，但面上却毫無表情，叫人見了更是心寒。

萬老夫人笑道：「神君說的什麼話，我老婆子要聰明還來不及，怎會裝傻呢？」雖然仍是故作痴呆，神情却已微現不安。

木郎君道：「可是姓水的那賤人，知道本

座要以『神木令』調集珍寶，以之去求五色帆船主，才着你來伺機行刦的？」

胡不愁聞言一驚：「原來此事也與五色帆船主有關。」

只聽萬老夫人突然大笑道：「人道木郎君全身痳木，唯有心不痳木，如今看來，果然此言非虛，竟能看破我的行藏。」

木郎君冷笑道：「本座並未傳令於妳，而似妳這樣的人，怎會平白無故，趕來送禮！」脚步一跨便已跨出成堆珠寶。四肢看來俱都僵木不會彎曲，但行動之靈便迅快，却是駭人的很。

萬老夫人嘆道：「我老婆子既被神君看破來意，只有求神君饒命了。」拄着拐杖，便待跪倒。

方寶兒暗道：「這老妖婦又要乘人不備出手了。」

一念尚未轉完，萬老夫人掌中拐杖果已直刺而出，杖頭青鋒飛彈，青光閃動，刹那間便已刺出十一招之多！

她身子遠離木郎君丈餘開外，丈三靑鋒杖，使的全是「刺」字訣，有如白蛇吐信，靈活無比，無論對方身子如何閃動，她青鋒杖便已先封住了對方去路，教對方永遠攻不到她面前，自然無法向她出手還擊，只因那青鋒杖委實太長，她手握杖尾，手腕只要微微一震，杖頭青鋒便可移動兩丈之多，對方輕功無論多麼靈活，總不如她手腕震動來得靈便。而她招式間所使的「刺」字訣，更是在所有武功訣要中攻勢最最兇險，力道最最凌厲之一着！

胡不愁在一旁瞧的暗暗心驚，忖道：「好厲害的招式，當眞將『一寸長，一寸强』長兵刄强霸之處，發揮的淋漓盡致，雖然着着進攻，自己却先立於不敗之地。」眼見青鋒化做萬朶劍花，木郎君身形已變作淡淡一條人影，在劍花外縱橫飛舞，却始終攻不進去。

慘藍色的火焰，被尖銳的劍風，激的光芒閃爍不定，突然間，但聞木郎君一聲低叱，身形突顯，木立不動！

萬老夫人杖頭青鋒停留在他胸前三寸外，也是動也不動，而兩人身形停頓還不到刹那之間——

木郎君身形不知怎樣一變，手掌已抓住了萬老夫人杖頭青鋒，他空手緊抓利刄，手掌竟是毫無傷損。

萬老夫人大驚之下，挫腕回收，而也就在這刹那間，木郎君突又撤手，萬老夫人身子不禁微微向後一倒，木郎君已一步跨入她掌中青鋒劍之封鎖圈內，出手一掌，直直的指向萬老夫人左肩。

這幾個動作看來雖然容易簡單，但其中之微妙變化，却當眞妙到毫巔，時間差不得半分，勁力也錯不得半分，每一個動作，俱是不差不錯，恰到好處，叫人看了固然舒服已極，又不得不拍案叫絕。

胡不愁雖然出身名門，但見了這幾招，也不禁心動神馳，眼見萬老夫人已先機盡失，是勢將必敗了！

要知長兵刄雖可恃强遠攻，盡佔優勢，但只要被人欺進身來，若不撤手拋下兵刄，便唯有挨打的份兒。

木郎君身上反震之力，已是那般陰柔狠毒，掌上功力，自更可想而知，掌力撤出，他掌心已成青色。

萬老夫人也未想到他身法竟然這般怪異，大驚之下，眼看已是閃避不及，方寶兒雖然不懂武功，但也看出萬老夫人的惶急危險之狀，不禁暗喜忖道：「老天帮忙，若是叫這老妖婦今日死在這裏，世上便算是少了個禍害，我眞要吃素三年，以示感激……」心念一閃，突見萬老夫人手掌急沉，杖頭青鋒已挿入前面地裏，長杖藉勢一撑，身子跟着倒翻而起，竟以那間不容髮的刹那之間，翻過木郎君的頭頂，到了木郎君身後，單手握杖，頭下足上支在長杖上。

木郎君驟出不意，硬生生收回掌勢，霍然旋身。

那知萬老夫人手腕一反，那九尺長杖突然折爲兩段，一股焦黑色的濃烟，自長杖斷處急湧而出，瞬即迷漫一片，掩去了萬老夫人的身形，濃烟中竟還夾雜着一蓬銀芒，急射木郎君胸腹。

這變化更是出人意外，方寶兒究竟年幼，失聲驚呼道：「不好……」但見木郎君竟似已被銀芒擊得翻身倒地。

再看萬老夫人身形早已遠在十餘丈開外，咯咯笑道：「我老婆子身懷七十二種變化，誰能傷的了我？」

笑聲未了，身影早已不知所踪。

方寶兒忍不住又自嘆道：「可惜……」

這兩個字說出口來，木郎君身子已直挺挺躍起，冷電般目光向上一掃，注定方胡兩人藏身的巖洞道：「下來！」

方寶兒目定口呆，失色道：「他……他原來沒有死！」

胡不愁嘆道：「那區區暗器，怎能傷的了他？」

方寶兒道：「咱們就不下去看他怎樣？」

胡不愁笑道：「反正逃也逃不過，還是下去吧！」他胸襟開闊，雖然覺得這是方寶兒多話闖出來的禍，但口中却無半句埋怨的話，反而面帶笑容，伸臂抱起方寶兒，自丈餘高的岩洞一躍而落。

木郎君目光一掃，道：「孩子你過來。」

胡不愁還未說話，方寶兒已大聲道：「過來做什麼？」

木郎君道：「方才可是你在上面說話？」

方寶兒掙落地上，答道：「不錯，你要怎樣？」

木郎君緩緩走到方寶兒面前，面上絕無絲毫表情，誰也看不出他的來意善惡，但方寶兒也不怕他，瞪眼挺胸而立，動也不動，胡不愁暗中雖有畏懼之心，但知道逃也逃不走的，是以也不退避，木郎君枯木般的身子，直挺挺站在方寶兒面前，突然微微笑了一笑。

那笑容雖然生澀冷硬無比，却也使他那冷冰冰的面容，有了一些暖意，方寶兒想不到他此時竟會露出笑容來，忍不住問道：「你笑什麼？」

木郎君道：「哈哈，本座平生殺人無數，江湖中不知有多少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哈哈，想不到今日你見我有了危險，居然會替我着急，見我倒在地上，居然會爲我可惜，哈哈，這當眞是我平生未遇之事，哈哈……」他每說一句話，便哈哈大笑一聲，似是心中得意高興已極，但面上却又復冰冰冷冷，看來有如戴着面具一般。

說到這裏，目光突然轉向胡不愁，道：「你是誰？」

方寶兒擋在胡不愁身前，瞪着眼搶先道：「他是我的大頭叔叔，你要怎樣？」他雖年輕體弱，此刻却儼然以保護者自居。

木郎君道：「你暗中偷窺，本應處死，瞧在這孩子面上且饒你一命，快收拾東西，隨我去吧！」

方寶兒大聲道：「誰要隨你去？」

木郎君緩緩道：「我已有收你爲徒之意，只要你一路乖乖的聽話，此間事完之後，你便是本座的收山弟子！」

方寶兒道：「我不要學武，更不要拜你爲

師。」

木郎君冷冷笑道：「天下不知有多少人要跪着求我收他做徒弟，我都不肯，如今本座既要收你爲徒，却容不得你拒絕。」

方寶兒道：「我偏要拒……」突覺胡不愁悄悄一拉他衣襟，道：「傻孩子，你一路若不乖乖的聽話，神君還未見肯收你爲徒哩！」他已知木郎君此行便是要去尋訪那五色帆船主，聽得他要自己同行，正是求之不得。

木郎君道：「這話不錯。」

方寶兒心念一轉，忖道：「我一路就偏不聽話，到處和他搗蛋，倒要瞧他怎樣？」一瞬間已想出數十種調皮搗蛋的花樣，想到自己竟能將這些花樣用在木郎君身上，不禁大是得意，笑道：「好，我隨你去。」

木郎君道：「哈哈，好，哈哈……」身子一旋，掌風揮出，那七堆火光，突然一齊熄滅，木郎君道：「收拾東西，走！」

胡不愁道：「遵命！」將十餘隻包袱，都結到一齊，這才發覺那七面銅盆中，它盛着些黑色的油膏，他雖然不知這就是康藏一帶所產的原油，却已猜出這必是一種極強烈的燃料，所燃起的火光風吹也不滅，當下三人暗喜，各各揹起幾隻包袱，乘着朝日初升，向東行去。

一路上方寶兒果然隨時隨刻的搗蛋，再無片刻安靜，木郎君要他倒茶，他便捉幾隻蟑螂放在茶杯裏，木郎君問他：「今年幾歲？」他便答：「我睡覺不蓋被。」胡不愁知道這孩子平日雖然是老氣橫秋，但若有人拂了他的意，他定必花樣百出，那是誰也勸不住的，不禁暗暗替他着急。

那知木郎君生似已完全痳木，半點也不動怒，茶杯裏若有章螂，他便連章螂一齊喫了，方寶兒答非所問，木郎君便道：「你睡覺不蓋被？」方寶兒順口便會回答：「我今年十三歲。」到後來方寶兒反而無計可施，胡不愁見了，又不覺暗暗好笑：「這孩子今日總算遇着了定頭貨。」

整整走了一日，來到一處海峽，孤懸海外，三面皆水，本來似是個漁村，但却似突然遇着個重大的變故，是以此時早已荒廢，只見海灘上盡是已將腐朽的破船，僅剩的十餘間木屋，也是東倒西歪，不成模樣。

胡不愁暗奇忖道：「這是什麼地方？莫非五色帆船主還會住在這裏不成？」心中雖然奇怪，却又不敢問出口來。

只見木郎君脚步微頓，然後當先走向一間最大的木屋，方寶兒見這木屋破破爛爛，隨時都可能倒塌，不禁暗道：「這種屋子也能住人麼？」心念閃處，木郎君已一掌推開了門戶，方寶兒探眼一瞧，不覺吃了一驚！

原來這木屋外面看來雖破爛，裏面却是富麗堂皇，佈置得舒服已極，四面都掛滿了毛色鮮艷的獸皮，屋裏錦墩玉几，羅列珍餚，兩條錦衣漢子，正箕踞在毛皮錦墩上，痛飲着琥珀色的美酒，方寶兒做夢也未想到破屋裏竟是如此情況，那兩條大漢見到有人闖入也是一驚。

左面一人霍然長身而起，厲叱道：「什麼人？」此人身高九尺，背闊三停，頷下一部紫色長髯，全身俱是威猛驃悍之態，說話是聲若洪鐘，震人耳鼓，方寶兒不禁暗暗稱讚：「好一條英雄漢子！」胡不愁見了此人之紫髯異像，心裏更是一驚，暗道：「莫非此人便是稱霸海上的巨盜『紫鬚龍』壽天齊不成？」

那知這紫髯大漢目光瞧見木郎君，神情突然一變。

木郎君却瞧也不瞧他一眼，大步走了進去，將包袱往舖地之獸皮上一拋，盤膝坐了下來，冷冷的道：「倒酒來！」

紫髯大漢面色又是一變，但仍然强忍怒氣，倒了杯酒，雙手捧到木郎君面前，道：「神君別來可好？」

方寶兒見他竟如此柔順，全無英雄氣概，心裏不覺大是失望，將包袱重重抛下，轉臉不去瞧他。

木郎君喝了杯酒，冷笑道：「壽天齊，想不到你還認得本座，你那朋友却莫非是瞎了眼麼？」

另一條錦衣漢子，始於背門而坐，動也未動，只是自斟自飲，不住喝酒，衆人也未曾瞧見他的面目。

只見他頭戴珍珠冠，身穿團花袍，身材並不高大，持杯的手掌，更是枯瘦蠟黃似，聞得木郎君之言，突然咯咯一笑，道：「神君雖不認得在下，在下却認得神君，來，在下且敬神君一杯。」

語聲有如刀刮銅銹，令人聽得毛孔悚慄。

胡不愁見他既能和「紫鬚龍」對坐飲酒，必非無名之輩，本待他回過頭來，好瞧瞧他到底是誰。但此刻聽得他這語聲，既已如此刺耳，面貌之駭人自然可想而知，胡不愁却只望他再也莫要回頭，免得叫人見了吃驚。

只聽木郎君沉聲道：「你既認得本座，爲何還不站身起來？」

珠冠人仍未回頭，咯咯笑道：「神君乃是不速之客，無端闖將進來的，我這做主人的，自然不必起身相迎。」

木郎君目光一閃，冷冷道：「從此刻起，本座便是這屋子的主人，快站起身子，滾出去吧！」

珠冠人道：「在下早知神君有霸佔此屋之意，在下也早已有意相讓，却只怕神君不敢住下！」

木郎君道：「哈哈，這種話本座倒是第一次聽到，世上竟有本座不敢住的地方，哈哈，你且說說是爲了什麼？」

他雖然又在大笑，但笑聲却與那日和方寶兒說話時大不相同，令人情願自己耳朶聾了，也不願聽它。

珠冠人緩緩道：「只因在下已答應將這間屋子借給一個人，作爲他停候五色帆船時的居留地，那人却是神君惹不起的！」

木郎君道：「什麼人？」

珠冠人一字字道：「便是水……」

話未說完，木郎君那枯木般的面容上，却已起了一種奇異的變化，眉、眼、耳、鼻，似是都移動了位置。

這模樣與常人發怒時絕不相同，却令人看得直冒寒氣。

木郎君已嘶聲道：「水天姬……又是水天姬，我若見着了她，一定要將她那身細皮白肉一寸寸割下……」

珠冠人突然回過頭來，咯咯大笑道：「眞的？」

胡不愁要想不去瞧他的面容，却又忍不住不瞧，只見他面色蠟一般枯黃，似是沒有一絲肉似的，更無表情，竟和個骷髏一模一樣，看來果然是駭人已極。方寶兒平生未曾見過這般駭人的容貌，幾乎駭得驚呼出聲來。

木郎君牙齒咬得吱吱作響，顯見對那水天姬實是懷恨已極。恨聲道：「水天姬若敢走進這屋子一步，你可看到本座的手段。」手掌一緊，掌中那隻玉酒杯，立刻粉碎，簌簌的自指縫間落了下來。

珠冠人神色不變，咯咯笑道：「好武功，只可惜你連水天姬屬下萬老太婆都殺不死，更莫說水天姬了！」

木郎君霍然站起，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怎知……」

珠冠人笑道：「我是什麼人，到現在你還

猜不出？」

身不動，手不抬，身子突直飛而起將屋頂撞破個大洞，一閃無蹤，却有六、七股銀綫自洞中射入！

木郎君這般武功，却似對這幾股細如游絲般的銀綫畏懼巳極，竟不敢伸手去捺去擋，更不敢去追趕，雙臂振處，箭一般退出門去。

只見那幾股銀綫射在地上，瞬眼無蹤，原來竟是幾股水綫，被裝在唧筒一類的東西裏射出的。

方寶兒奇忖道：「這種暗器也不過和小孩子玩的『水鏢筒』差不多，這木郎君爲何如此畏懼？」

心念尙未轉過，只見地上獸皮着水之處，突然發出一陣「吱吱」異響，爛了一片，瞬眼間整張皮毛，竟也都爛得無影無蹤，那水中毒性之猛，可想而知！

木郎君身形一退便回，頓足道：「是她，果然是她……」氣得面容扭曲，竟說不出話來。

只聽遠處傳來一陣語聲，輕輕笑道：「我就坐在你對面，你都不認得，還吹什麼大氣，看來瞎眼的是你，却不是我……」笑聲有如銀鈴般清脆悅耳，語聲更是嬌柔動聽，那裏還是方才那種刀刮銅銹的聲音，胡不愁聽了這語聲，又不禁想要瞧瞧她的眞實容貌了。

木郎君知道再也追她不着，怒目瞧看「紫鬚龍」壽天齊，嘶聲道：「你知道……你爲何不說？」

壽天齊道：「這村子本是在下昔日與手下弟兄們相聚之地，後來只因五色帆船主每年俱來停泊，在下才不得不將聚會之地移往他處，這幾年來江湖中凡是有事相求於五色帆船主之人，到了這時候，便來此地守候，在下忝爲昔日之地主，對各路英雄，都得盡一番地主之誼，只是爲了避人耳目，不能將這些木屋翻修一新，但還是佈置得可供各位歇足，至於來的是什麼人？有何來意？在下一向不敢過問。方才那位兄台就是天姬夫人，在下亦是毫不知情，神君怎能怪罪於我？」

此人果然無愧爲海盜之雄，心裏雖然也有些畏懼，但仍是侃侃而言，身子也仍然挺得筆直。

木郎君冷「哼」一聲，遠遠坐到一旁，不言不動，默然良久，面容漸漸回復僵木，揮手道：「出去吧！」

壽天齊微一抱拳，輕身退出，走過那灘水痕時，也是遠遠繞路而行，不敢踩上一步。

方寶兒忍不住問道：「方才那人是個女的麼？」

木郎君「哼」了一聲，道：「是世上最陰毒、淫蕩、無恥的賤女人，你下一次若見到她，最好走得遠些。」

過了半晌，又道：「這賤人的易容之術，天下無雙，酒樓裏的伙計，趕車的車夫，檢破爛的老頭子，騎花馬的大鏢客，甚至你身畔最親近的人，都可能是這賤人改扮的，你得隨時隨地提防着，只要稍一不愼，落入她手中，那時……你就是想死，也死不成了！」

這番話被他那冰冷生硬的語聲說將出來，更是陰森詭異，不可名狀，只見得方寶兒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而這時窗外，却又突然響起一陣銀鈴般的笑聲，一個柔媚之極的女子聲音，笑道：「乖寶寶，莫聽他的，他才是世上最最無恥、陰毒……」話未說完，木郎君巳狂呼一聲，畢直衝出窗去，有如一根被力士擲出的標槍一般，其急絕倫，那知他身形方自消失，窗外突又掠入一條人影。

這人影身法之快，更是驚世駭俗，竟令人瞧不清他的身形面貌，胡不愁變色而起，輕叱道：「朋友……」

但這人影身形之快，怎容他開口說出話來，「朋」字才出口，這人影巳衝到他面前，衝入他的懷裏。

胡不愁大驚之下，巳是閃避不及，那知這人影竟在距離他身子不及一寸時，突然頓住身形，出手如風，連點了胡不愁前胸三處大穴，胡不愁身子還未躺下，這人影巳一把抄起方寶兒，四指有如撫琴般一按，又點了方寶兒脅下幾處穴道，脚步不停，自另一扇窗戶中掠了出去。

等到胡不愁身子倒下，這人影巳蹤跡不見，身法之急，行動之快，鬼魅難及，尤其是那種能在最後一刹那突然停頓的輕功，胡不愁更是連聽都未曾聽過，眼睜睜瞧着此人將方寶兒封走，心裏雖着急得要發瘋，却也絲毫無計可施。

那人影一掠出窗，隨手彈出一點銀光，劃空飛出，自己身子，却立刻伏在簷下，動也不動。方寶兒大奇，忖道：「此人爲何不逃，反而……」

只聽屋子裏一聲怒喝，木郎君巳追了出去，呼地自兩人頭頂掠過，向那銀光彈出的方向追去，一閃而沒，竟瞧也未瞧窗子下面一眼。而木郎君身形方自消失，這人影却巳挾着方寶兒，躍上了屋頂。

方寶兒這才恍然，想必此人方才也是用同一計策，使木郎君追了出去，自己却自窗下一閃入屋。

只聽這人在耳畔輕輕道：「乖寶寶，看姑姑將這呆木頭捉弄得有趣麼？」語聲柔媚清脆，遠勝出谷新鶯。

方寶兒雖然年齡幼小，也不覺聽得心神一陣流盪，但張眼一看，却見她還是方才那個醜怪巳極的珠冠人。

他趕緊閉起眼睛，不願再看，只覺全身軟綿綿的，不但行動無力，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感覺竟和上一次穴道被點時大不相同。

突然一聲厲嘯自遠而近，霎眼便到了近前，嘯聲中，木郎君也隨着如風掠回，突然一掌推開了另一間木屋中的窗戶，一躍而入。

這木屋裏發出一聲女子的驚呼，但木郎君巳自另一面躍出，但見他東面入，西面出，頃間便將每間屋子都搜了一遍，打得門窗砰砰亂響，驚得屋中人大呼小叫，却再也未想到要找的人便是躲在他自己屋頂上，遍尋不着後，大怒而回，也未向屋頂瞧上一眼。

他身子一進木屋，木屋裏便有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響傳出，想是木郎君盛怒無處發洩，便將些杯盞器皿摔的粉碎。

這時珠冠人却巳抱着方寶兒掠下屋頂，她身法突然變得十分緩慢，一步步向前走，生似一點不着急。方寶兒又不覺大爲奇怪：「這算什麼？」

心念一轉，立刻恍然忖道：「是了，她走動如此緩慢，便不會發出聲音，木郎君自也萬萬不會發覺，更萬萬不會想到，她竟敢在自己屋子外慢慢的走！」他本是個聰明絕頂的孩子，此刻想來想去，但覺這水天姬的智計實是勝人一籌，無論做什麼事都遠出別人意料之外。

珠冠人水天姬脚步却越走越快，到了後來，方寶兒只覺兩耳風生，有如騰雲駕霧一般。直奔了盞茶時分，水天姬方自停下身子，四面怪石危巖下，海濤拍岸，距離那「漁村」，巳不知有多遠了。

水天姬伸手拍開了方寶兒的穴道，笑道：「我和你君子協定，你若是不逃，我也不點你的穴道，好麼？」

方寶兒大聲道：「我反正逃不掉的，爲何要逃？」

水天姬輕輕一撫他背脊，柔聲笑道：「好聰明的孩子，我將你從你師父那裏搶來，你可難受麼？」

方寶兒冷笑道：「有什麼難受，我今生今世若能永遠不再見他，非但不會難受，反而高興得很。」

突然想起猶在木郎君掌握中的胡不愁，正不知多麼着急，多麼担心，又想到這妖婦將自巳劫來，總是沒有好意，自己只怕再也回不了家了，眉宇間不禁泛起了憂苦之色，再想起木郎君方才曾經說過的話「……你落在她手中，那時你要死也死不了……」方寶兒心頭又不覺一寒。他究竟年齡幼小，心中憂苦喜樂，都不免現於形色。

水天姬格格笑道：「乖孩子，你嘴裏說不難受，心裏却是難受的，是麼？你那張嘴可瞞不過姑姑我呀！」方寶兒也不想辯白，閉着眼轉過頭去。

只覺水天姬的手掌，在他身上輕輕撫摸，只要被她摸着的地方，都有說不出的舒服，生似她雙手都有着神秘的魔力，方寶兒若非年齡幼小，只要被這雙手輕輕一摸，便要神魂飄盪，變得癡了。

水天姬柔聲又道：「乖寶寶，你莫怕，也莫要着急，過一兩天，姑姑就會將你送回去的了！」

輕輕將方寶兒摟在懷裏，方寶兒只覺她身子又柔軟，又舒服，叫人無論如何也捨不得離開。

他只要閉起眼睛，便立刻渾忘了她面目的醜怪可怖，只覺唯有她才是世上最最溫柔親切的人。

忽聽水天姬輕輕嘆了口氣，道：「但願那呆木頭能答應我的條件才好，否則……唉！像你這樣聰明可愛的孩子，姑姑怎捨得殺你。」

方寶兒一躍而起，大聲道：「你可是要用我做人質，來要脅木郎君答應你一些事麼？」

水天姬柔聲道：「好聰明！猜得不錯。」

方寶兒忽然大笑道：「若是如此，你就大大的錯了，你就是將我千刀萬刃，木郎君也不會有絲毫難受。」

水天姬笑道：「眞的？」

方寶兒道：「我和他非親非戚，一路上還想盡各種法子捉弄於他，他又怎會爲了我而答應你的條件？你若不肯相信，也不妨試上一試！」他口中說話，眼睛仍是閉得緊緊的，不願睜開。

水天姬輕輕一笑，道：「傻孩子，這些話就是眞的，你也不該告訴我呀！若我覺得你沒有用了，豈非要殺了你？」

方寶兒呆了一呆，暗道：「是呀，這些話本是我心裏想的，爲什麼竟會對她說了出來？爲什麼我雖然很討厭她，却總忍不住要對她說出心裏的話？」忍不住瞧她一眼，但瞧見了她那可怖的容貌，立刻又駭得閉起眼睛。

水天姬笑道：「你不敢看我，可是嫌我生得太醜了？」

方寶兒道：「不但醜，而且醜得可以駭死人！」

水天姬銀鈴般笑了一陣，道：「你再瞧瞧呀。」

方寶兒道：「不瞧不瞧，再也不瞧了。」

却忍不住偷偷張開眼睛望了望，這一望，眼睛便再也不能閉起。只見此刻笑吟吟站在他面前的，那裏還是那醜怪駭人的怪物，却是個秋波如水，嬌靨如花的絕色美女。尤其是她面上所帶的那份笑容，更可令任何人見了都會神魂顚倒，不能自巳。

方寶兒一生之中，連做夢時都未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方寶兒雖然讀書不少，却也想不出有任何字句可形容她的美麗，他雖然年齡還小，但瞧見這樣的女子，也不覺瞧得癡了！

水天姬招手道：「你過來。」方寶兒身不由主，走了過去。

水天姬柔聲笑道：「乖孩子，你瞧姑姑生得美麼？」

方寶兒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昔日讀書時，讀到紅顏禍水之句，還不能盡解其意，如今見了妳我才懂了！」

水天姬眼波一轉，笑道：「爲什麼？」

方寶兒道：「像我這樣的小孩子見了妳，還不免暈頭暈腦，妳叫我走過來，我就走過來，若是年輕力壯的男人見了妳，那還得了，妳就是要他們去殺人，他們也不會搖一搖頭的，像妳這樣的女子，不是禍水，是什麼？」

水天姬格格笑道：「你年紀雖然小，懂得的事可不少，跟你這樣的孩子聊天，眞比陪那些臭男人說話有意思多了。」

忽然驚呼一聲，緊緊抓住了方寶兒的手，張大了眼睛瞪着地上，如花嬌靨，巳駭得毫無血色。方寶兒又驚又奇，順着她目光瞧去，只見一隻七、八寸長的白老鼠，蹲在那裏，似乎也在瞪着她。

水天姬駭得有氣無力，話也說不出，只會顫聲道：「老……老鼠……」她雖然武功高強，但終究是個女子。而十個女子見了老鼠，最少也有九個是害怕的，方寶兒站了起來，頓足說：「噓，老鼠，走……走……」那老鼠却偏偏動也不動，方寶兒找不着石頭，只得脫下隻鞋子，一隻脚跳着去打，那白老鼠才吱地一聲逃走了。

水天姬這才鬆了口氣，拍着心口道：「嚇死我了……嚇死我了……乖孩子，難得你不怕老鼠。」方寶兒穿起鞋子走回來，道：「其實我也怕老鼠的！」

水天姬奇道：「那……那你……你……妳爲什麼？……」

方寶兒一本正經地，大聲道：「男人天生是應該保護女人！我見到你害怕，便將自己的害怕忘記了。」

水天姬展顏一笑，道：「好孩子……」突然一把抱起了方寶兒，在他小小的臉上親了一下。

方寶兒立刻滿面通紅，大呼道：「放手……放手……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妳都沒有聽過麼？」

水天姬笑得花枝亂抖，道：「但你只不過是個孩子呀！」

方寶兒正色道：「妳我年紀雖不同，但妳是女的，我是男的，古人道：男女有別，除了夫婦外誰也不能壞了這規矩。」

水天姬格格笑道：「那麼你就做我的小丈夫吧，反正你方才趕跑老鼠，救了我的命，我就嫁給你也是應該的。」

方寶兒被她緊緊抱在懷裏，掙扎又不脫，滿面掙的通紅，暗道：「好，妳開我的玩笑，我就不能開妳的麼？」

突也緊緊抱着水天姬，在她的鼻子上咬了一口。

水天姬一痛鬆手，撫着鼻子嗔道：「你……你敢……」

方寶兒嘻嘻笑道：「西漢宣帝年間，有個京兆尹張敞曾說：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妳我若是夫妻，咬咬鼻子又算得什麼？」

水天姬呆了一呆，「噗哧」一聲，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好精靈古怪的孩子，眞不愧是水天姬的小丈夫。」

方寶兒道：「既是如此，就請賢妻跟着下官走吧！」

他不知自那本戲曲上讀來「賢妻」「下官」這些名詞，此刻竟忍不住引用了出來，居然用得相當貼切。

却聽得水天姬笑得喘不過氣來，道：「那……那裏去？」

方寶兒故意板着臉道：「古人道：『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丈夫無論到那裏去，妳都該跟隨着的。」

水天姬突也頓住笑聲，一本正經地問道：「你讀書不少，難道就不知道古人還說過一句話麼？」

方寶兒道：「什麼話？」

水天姬道：「娶鷄隨鷄，娶狗隨狗。」

方寶兒呆了呆，哈哈大笑道：「那有這樣的話？」

水天姬道：「見諸經典，載於史册，為何沒有？」

方寶兒又是一呆，道：「什麼經典史册？是誰著的？」

水天姬道：「孔夫子的太太……」

話未說完，已笑得直不起腰來，方寶兒更是笑得搥胸跌足，兩人笑成一團，也不知笑了多久。

水天姬道：「多年以來，我都沒有這樣眞正的開心過，只可惜我還要趕去辦事，不能在這裏陪着你。」

方寶兒道：「你可是還要找那木郎君的痲煩麼？」

水天姬笑道：「不錯，你在這裏等着我，可莫要逃走呀。」

方寶兒眨了眨眼睛道：「那可說不定。」

水天姬柔聲道：「那麼你就在這裏好生睡一覺吧！」

纖手微揚，拍了方寶兒的睡穴，將他平平放在避風的地方，扣好他的衣鈕，舉動間竟然充滿溫柔之意，柔聲道：「我的小丈夫，乖乖睡吧，我就回來的。」瞧着他紅紅的臉，忍不住俯下身子親了一親，隨手在面上一抹，面容立時即變得醜怪可怖，展動身形，如飛奔去。

× × ×

水天姬身形還未消失多久，一方奇形巖石下，一個隱密洞窟中，突然躍出了兩個少女。

這兩人衣衫一紅一白，一個燕瘦，一個環肥，都是膚如瑩玉，眼似秋水的十七、八歲絕色少女。

紅衣少女一笑道：「方才那女的武功可眞不弱，我倆若是被她發現了，可眞不是她的敵手。」

白衣少女笑道：「方才妳那一動，我眞嚇了一跳，那女的看來那樣機靈，只要稍為有些聲息，不被她發現才怪。」

紅衣少女格格笑道：「幸好妳抓住那隻白老鼠，一直捨不得放走，方才及時放了出來，才算解了咱們的圍。」

白衣少女笑得花枝亂顫，道：「想不到那女的竟然會怕老鼠，否則，咱們可眞要被她發現了。」

兩人俱是未語先笑，而且笑得甜美已極，神情看來是那麼嫵媚、可愛而歡愉，似是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愁苦之事。

紅衣少女蹲下身子，輕撫着方寶兒的頭髮，笑道：「這孩子又聰明，又伶俐，眞是可愛極了。」

白衣少女笑道：「莫非你也要他做你的小丈夫麼？」

紅衣少女笑啐道：「死丫頭妳才想哩！」

白衣少女道：「說眞的，我倒眞想把這孩子帶回去。」

紅衣少女拍手笑道：「妳瞧姐姐我可說的不錯吧，明明是妳自己要想找小丈夫，却賴別人。」

白衣少女笑罵道：「我才不像妳，什麼事都想着自己，我是想……這孩子這麼聰明，倒可和咱們的小公主做個伴兒。」

紅衣少女眼波一轉，拍手笑道：「好主意，這孩子精靈古怪，倒眞和小公主是天生的一對兒。」

白衣少女嬌笑道：「誰說不是呀，小公主一天到晚吵着沒人陪她，有了這孩子，咱們也可安靜多了。」

紅衣少女道：「只是……咱們若然是偷了人家的小丈夫，人家回來一瞧，不恨死咱們才怪！」

白衣少女道：「反正咱們事已辦完了，偷偷把他帶回去，有誰知道……他們兩人湊在一起，還不知要做出多少可笑的事來哩！老頭子近來脾氣雖不好，但瞧見這孩子，也絕不會生氣的。」

兩人嘰嘰咕咕，越說越高興，越想越得意，紅衣少女笑道：「好，就這麼辦。」把方寶兒抱起。

白衣少女道：「可要先解開他的穴道？」

紅衣少女搖頭笑道：「當然不要，這孩子一覺醒來，發覺自己竟已到了天堂似的地方，那模樣豈非必定可愛的很？」

白衣少女格格笑道：「你呀……眞不是好東西……走吧！」

只見一紅一白兩條人影，有如燕子一般向巖石下掠去，身法不但輕靈巧快已極，而且卓然自成一家，與武林常見之輕功都不相同。巖石下，隱僻處，繫着一條製作得極是精巧的小舟，在海浪中飄盪沉浮……遠遠望去，但見天水相連，一碧萬里，那景象更是瑰麗壯觀，難描難叙。

× × ×

方寶兒一覺醒來，突然發覺自己躺着的地方，已不是那堅硬冰冷的巖石，而是軟綿綿、香噴噴的床舖。

四面軟帳流蘇，錦繡綺麗，流蘇帳外，站着七、八個天仙般的錦衣少女，她們面上都帶着甜甜的笑容……

方寶兒只當自己還在做夢，但用力一咬嘴唇，却痛得要命，一骨碌自床上翻身跳起，拚命揉着自己的眼睛。他實是不相信自己眼睛裏所看到的會是眞的。少女們瞧着他如此模樣，更是連纖腰都幾乎笑斷了。

方寶兒瞪大了眼睛，道：「這……這是什麼地方？」

少女羣中，一個穿着雪白衣裳，笑得最是高興的，眼睛一轉，道：「你瞧瞧這裏像什麼地方？」她耳墜上掛着金鈴，一笑起來，鈴兒叮噹作響。

方寶兒四望一下，才發覺這不但是軟帳牙床，錦繡綺麗，這並不甚大的一間房子裏，佈置得已是華麗精緻已極！

「清平劍客」白三空領袖齊魯武林，允稱巨室，方寶兒生長在這顯赫的武林世家，自幼過的也是富貴日子。但若拿白府中的富貴與此間相比，却差了又不知有多少倍。方寶兒左瞧右望，不覺睜大了眼睛，愣在那裏。

白衣少女嬌笑道：「說呀，這裏像什麼地方？」

方寶兒嘆了口氣，道：「莫非我也像劉伶、阮籍一般，誤入了仙境，又遇着姐姐們這麼多仙女般的人物。」少女們格格笑道：「我們眞有仙女們那麼美麼？」

方寶兒正色道：「天上仙子，我雖無緣得見，但却如姐姐們如此淸麗脫俗，無憂無慮，又豈是人間絕色可比？」

少女們聽他說得一本正經，雖覺好笑，又

不禁甚是得意，白衣少女眼波一轉，笑道：「你瞧咱們比你那大妻子如何？」她拿「大妻子」來與「小丈夫」對比，自己也覺得甚是貼切有趣，又笑得直不起腰來。方寶兒瞪眼駭然道：「這……這妳怎會知道？」

白衣少女道：「咱們既然都是神仙，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事？」

另一個綠衣少女笑道：「快說呀，比起來如何？」

方寶兒眼睛轉來轉去，突然嘆了口氣，道：「春蘭秋菊，各擅勝場，誰也不能妄下定評呀。」

綠衣少女嬌笑道：「鈴兒妹子說得眞不錯，這孩子不但神情文質彬彬的像個大人，說話也是出口成章。」

突聽房外有人喚道：「小鈴鐺，快來幫我磨墨，再不來我就生氣了。」聲音又嬌又脆，有如出谷新鶯一般。

白衣少女笑道：「小公主眞是纏人，隨時隨刻都要人陪着她，幸好我已找來個替工，可以享享淸福了。」

方寶兒見她說話時耳垂上的鈴鐺便「叮鈴鈴」的搖來搖去，知道她名字便是叫做「小鈴鐺」了，不禁暗地好笑。

只見鈴兒却已抓住他的手，柔聲道：「我帶你去見個眞像仙女似的小公主，要她陪着你好麼？」

方寶兒搖頭道：「此間縱是仙境，我也要回去的，也不想見什麼小公主了，姐姐們還是快送我走吧！」

鈴兒咭咭笑道：「你可是想見你的大妻子麼？」

方寶兒脹紅了臉，道：「誰……誰要見她，我……」

鈴兒柔聲道：「既不想見她，就乖乖的留在這裏，只要你一見着咱們的小公主，那時趕也趕不走你了。」

方寶兒急急道：「我……我……」少女們已不容他說話，嘻嘻哈哈，推推拉拉，將他擁出房子。

門外是一道長廊，兩旁有七、八道門戶，絳衣少女拍着他的頭道：「乖乖的陪着小公主，否則咱們就把你送到天邊去，讓你一輩子也回不了家。」

方寶兒嚇了一跳，暗道：「這些少女看來又溫柔又美麗，那知也不是好人，要我去做那小公主的傭人，還當我不知道，儘說些好聽的話。」

他被水天姬擄走，雖覺煩惱，但後來已有了回家的希望，那知此刻糊裏糊塗來到這神秘古怪的地方，更連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什麼五色帆船，第一劍客等，更是看不到了，想起自己的外公、大頭叔叔，雖然甚是懷疑，但事已至此，他也只有聽天由命，想來想去，反覺有些好笑，暗忖道：「古人道五十而知天命，我還未到十五，怎地就學會聽天由命了？」

這孩子雖然年紀幼小，但心胸開闊，無論對什麼事都看得很開，絕對不肯自尋苦惱，將憂慮時常放在心上。

這時少女們已將他擁至前面第一道窗戶前，絳衣少女開了門，鈴兒在身後一推，方寶兒便不由自主衝了進去。

只見裏面的房子佈置得更是精緻富麗，當中一張青玉案，案上一隻白玉瓶，瓶裏插着幾枝茶花！玉瓶旁舖着張素箋，放着些筆墨硯石，還有個斗大的玉鉢，裝滿了清水，想是用來洗筆的。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穿着件雪白的衣服，正坐在青玉案旁，手托着香腮，瞧着瓶中的茶花呆呆出神。只見她天庭開闊，眉目如畫，皮膚比那玉瓶還白上幾分，那鮮艷的茶花與她一比，也是黯然失色。

雅室玉案，人面花光，就只這光景，已是絕妙的圖畫，方寶兒瞧的心神皆醉，竟不忍驚動她，輕輕走過去，在她對面坐下，也去瞧那茶花瞧了半晌，不知不覺間竟也瞧得出神了。

他驟覩這瓶茶花，只覺插得有些雜亂無章，但瞧了半晌，越看越覺這花插得實是妙極，大小、位置、距離，配合得無一不是疏落有緻，恰到好處。

襯出了異常的風骨，異常的精神，誰也無法將花朵的位置改動一分，正如個絕色美人一般，增一分則太肥，減一分則太瘦，亦如最最精妙的劍術一般，出招、收招，都有一定的分寸，誰也無法更改它！

方寶兒再也未想到，插花一道，也有這麼奧妙，瞧到忘情處，不覺脫口嘆道：「今日瞧了此花，方知別的插花人都是呆子！」

聲音雖輕，那小公主却聽得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瞪眼瞧了他半晌，似是有些驚駭道：「你……你是什麼東西？」

方寶兒忍住氣，說道：「我是人，不是東西。」

小公主瞧了他半晌道：「你若是人，為何和我不同，又打扮成如此不三不四的模樣？」

方寶兒又氣又笑，道：「我是男的，你是女的，自然不同！」他只道這小公主看來雖聰明，其實却是個白痴，心裏不覺有些憐惜。

小公主還在張大了眼睛瞧他，又瞧了半晌，搖頭道：「不對不對，你若是男人，為何沒鬍子？」

方寶兒呆了一呆，失笑道：「我年紀還小，自然沒有鬍子。唉！這種事妳難道都不知道麼？」

小公主呆了半晌，展顏笑道：「哦！我懂了，原來年紀小的男人是沒有鬍子的，要到老了，鬍子才會長出來，正如同初生的小孩子沒有牙齒，要慢慢才長出來。」她說得鄭重其事，竟似將這簡單已極，盡人皆知之事，視作複雜微妙已極，也頗以自己能想出這道理而沾沾自喜。

方寶兒見到她這模樣，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幾乎將花瓶都碰倒，指着小公主笑道：「妳……妳……」

小公主眼睛一瞪，怒道：「有什麼好笑的，我見到爹爹有鬍子，自然要以為男人都有鬍子的。」

方寶兒呆了一呆，笑聲突頓，大奇道：「難道……難道妳活到現在，只見着妳爹爹一個男人？」

小公主仰首道：「我爹爹是世上最聰明、最最英俊、最最富有的男人，別的男人我才不屑去看哩！」詞色間雖然倔強驕傲，還是掩不住眉宇間的幽怨寂寞。

方寶兒長長嘆了一聲，道：「這……這些事，難道就沒有人對妳說起麼？」

小公主道：「爹爹不准別人說，我也不要聽！」

突似想起了什麼，睜開了眼睛，道：「這裏從來沒有男人闖入，我倒忘了問你，你是怎麼進來這裏的？」

方寶兒苦笑道：「你問我，我還不知該去問誰呢？我一覺醒來就糊裏糊塗到了這裏。」

小公主眨了眨她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道：「我明白啦！一定是小鈴鐺出去辦事時，將你帶回來的。」

她對男女間事，雖是毫無所知，但猜情度理，判斷其他的事，直似積年老吏臨堂斷案一般，明快準確已極，那裏像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

方寶兒眼珠轉來轉去，一眼瞥見玉瓶中花枝，竟已被自己大笑時撞得亂了，完全失去了它原來的神韻，心下不覺大是不安，悄悄伸手去扶那花枝，那知小公主突然大怒起來，跺足道：「誰要你的髒手碰我的花！」將方寶兒手掌觸及的花枝，全部從玉瓶裏拔了出來，拋入了那鉢淸水中，用手搓了又搓，洗了又洗，可愛的面容上也突然滿帶憤怒懷恨之色。可憐那嬌弱的茶花，竟被她洗得瓣瓣散落不復成形。

方寶兒大驚道：「妳這是做什麼？好好的花……」

小公主怒道：「你髒手碰過我的花，我要把它洗乾淨。」

方寶兒道：「就算我的手把花弄髒了，但……但是妳這麼一洗，豈非將好好的花全部洗得活不成了！」小公主道：「我就是要把花洗乾淨，管它是死是活？」

方寶兒呆了一呆，嘆道：「想不到妳這人這麼不講理……」

小公主跳了起來，叉腰站在他面前，大聲道：「是誰不講理？我問你，你爲什麼要碰我的花？」

此刻的小公主，當眞是又刁蠻，又潑辣，那裏還是方才那溫柔可愛的模樣？方寶兒竟似被她這突然的轉變駭呆了。

只見小公主把玉瓶「砰」的摔到地上，將桌上素箋，也撕得粉碎，跺足道：「我費了整整一天時間，才挿好的花，我從來也沒有挿過這樣滿意的，但……但是現在全被你弄壞了，你賠我……你賠我……」

方寶兒道：「好，我……我賠妳就是！」

他雖然是精靈古怪，遇着比他大的人，那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但此刻遇見了比他還小的女孩子，却也是無計可施，只有忍氣吞聲順着她來說好話。

那知小公主還是大叫大嚷道：「你賠？你賠得了麼？」

方寶兒想了一想，自己若是想將花挿得那般的完美，實是有所不能，不禁嘆道：「我是賠不了，那……那怎麼辦呢？」

小公主似乎要哭出來，眼圈紅紅的道：「我饒不了你，永遠也饒不了你，除非……除非你……」方寶兒一聽還有路可走，連忙道：「除非怎樣？」

小公主道：「我說出來，你能答應麼？」

方寶兒道：「這要看什麼事，若是……」

小公主突然又跳了起來，竟眞的哭了，喊道：「好，小賊，小壞蛋，你不答應，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方寶兒從未見過在自己面前又哭又鬧的女孩子，此刻實是慌了手脚，連聲道：「好……好，我答應妳！」

小公主道：「現在答應一件已不成了，要答應十件事，否則我還是不依。」一面說話，眼淚流滿了一臉。

方寶兒無可奈何，只得嘆道：「好，十件就十件！」

小公主道：「答應了可不准反悔。」

方寶兒道：「男子漢說的話絕不反悔。」

小公主道：「要是反悔你是什麼？」

方寶兒道：「我若反了悔，就是小賊，小畜牲。」

小公主突然「噗哧」一笑，道：「傻孩子，這種事，你怎能答應呢？我若要你割下自己的鼻子，你怎樣？」

她擦乾了臉上淚痕，滿面俱是甜蜜可愛的笑容，若非親眼瞧見，誰也不會相信，現在這溫柔甜蜜的小公主，就是方才那撒刁撒潑，又哭又鬧的女孩子。

方寶兒只被她說的目定口呆，暗道：「是呀，這種事我怎能答應呢？我……我眞是個傻孩子。」

他被水天姬喚做「傻孩子」時，雖也和此刻一樣口服心服。但水天姬是已成名的女魔頭，這小公主却是個小女孩子，這小小的女孩子做起事來，竟已能將別人弄得暈頭轉向，和成名的女魔頭不相上下，到她長大時，那還了得？此刻還不知要想出十件如何刁鑽古怪的事要方寶兒做哩！方寶兒越想越是心驚，呆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小公主格格笑道：「傻孩子，我怎會叫你割鼻子呢？血淋淋的，怕都怕死人了，有什麼好玩？」

黑白分明的眼珠轉了幾轉，緩緩道：「我從來沒有見過男人痛哭，那第一件事，你就哭一場給我看吧！」

方寶兒呆在當地，他雖不是未曾哭過，但此刻突然要他哭，一時之間却叫他如何哭得出來？小公主臉一板，道：「怎麼？第一件事就要反悔？」

方寶兒道：「我……我哭不出！」

小公主道：「好沒用的人，哭有什麼難，我說哭就哭，說笑就笑，那本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方寶兒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想到這小公主，確是哭笑自如，又不禁暗暗佩服，當下長嘆一聲，只得掩面痛哭起來。但他實是哭不出眼淚，只得用手指偷偷醮些口水，塗在眼睛下，小公主道：「我不說停，你就要繼續哭。」

方寶兒恨得牙癢癢的，只得接着乾哭了盞茶多時分，直哭得眼淚雖未流下，却已是滿頭大汗。小公主格格笑道：「男人哭的時候，不流眼淚反而流汗麼？……唉，你哭得一點不像，但却眞是賣力，好，停下吧！」方寶兒如獲大赦，倒在椅上，還是在不住喘氣。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那第二件麼……」竟挖空心思，想出各式各樣的法子要方寶兒來做。

忽而叫方寶兒翻五十個觔斗，忽而叫方寶兒在地上爬個三五十轉，又忽而要方寶兒坐兩個時辰不准動一動。方寶兒只被她整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

室中不透日光，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見外面送飯的已來過四、五次，送飯的少女總是偸偸瞧着方寶兒直笑。方寶兒猜不透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更猜不透這小公主的爹爹是什麼人物，爲何不來瞧瞧自己的女兒？幸好她也有玩累的時候，那時她就挿花，方寶兒也乘機歇歇，就在一旁瞧着她挿花。

小公主將花挿得滿意時，方寶兒也不禁在一旁拍案叫絕，忍不住問她：「這挿花的道理，是誰教給妳的？」

小公主道：「我爹爹有位朋友，據說是世上最最了不得的奇人，幾年前他到過這裏一次，爹爹想盡法子，留住了他，要他教給我一些本事，但他留了一個多月，却只教給我挿花，早也挿花，晚也挿花，我挿的眞煩死人，但爹爹却甚是高興，說是這挿花一道中，也含有極爲高深的武學妙諦。」

方寶兒搖頭道：「我不信。」

小公主笑道：「我也不信，跑去問爹爹，那知爹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要我多挿花，我只好天天挿花，挿來挿去，雖然還沒有從挿花裏面研究出什麼武功的道理，却不知不覺間也開始喜歡挿花了。只因到後來我才發覺得，這挿花看來雖簡單，其實裏面大有學問。」

方寶兒嘆道：「此點方才我也已覺得了，同樣的幾朶花，由你來挿就和我挿的不同，正如……正如……」他似是要想一個恰當的比喩，一時却難想出。

（未完）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癡女情獨鍾　苦煞慈父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鳳剪伍天麒在竹樓中，面對着白如雲沒他辦法之時，意欲尋死，故搏盡全力攻擊白如雲，但白如雲技藝神奇，無論伍天麒施的什麼招式，却對白如雲莫可奈何，一氣之下伍天麒跳下湖中自殺，白如雲見他快淹死才命南水北星把他撈起，並把他救醒，伍天麒溺水不死，正感驚異，北星告訴他是白如雲救他的，還爲他把任、督二脈都打通了，驚喜之際又是一陣心惱……龍勻甫在山巔與白如雲比鬥失敗，跌落懸崖下，幸得琴魔哈古弦父女兩人即時搭救，雖無生命危險，但也傷勢不輕。

老人聞言一怔，嘆了一聲道：「還有誰，除了那怪小子還有誰？」

他說着，哼了一聲，轉過身來，一路往上揉升着，少女尙追問道：「是小雲哥哥？」

矮老人聞言，不由低低嘆息了一聲，也沒說話 他此時心中，確實很代女兒難過，少女見父親沒有答話，不由眼圈一紅，強忍着傷心，抖聲道：「他是看不起咱們可是？」

老人一面向上攀登着，一面冷笑道：「傻丫頭，不是看不起咱們爺倆，唉！這是緣份，這是緣……」

少女用手擦了一下眼淚，好在天黑如墨，老人也看不淸她哭了。

父女二人半天也沒說話，又上升了數十丈，老人才站定了身子，微微喘了幾口氣，道：「先歇一會，再上去吧！」

少女答應了一聲，老人這才又拾起前話，想安慰女兒幾句，他嘆了一口氣道：「丫頭，我知道這幾年，妳只痴心的念着那白如雲，我看得很淸楚……」

老人咬了一下厚厚的卜唇，又傷感的道：「要論說，白如雲除了脾氣壞一點，論人品，論學問，論功夫，那一樣都是很難得……的確是一個人中之傑……所以，我明明知道妳喜歡他，從來就沒說過妳一句，只是裝着不知道而已……」

他又搖了搖頭，道：「我心裏想，你們年青人的事，讓你們自己解決好了，妳也知道爸爸也不是那種頑固的老頭子……唉！」

他又嘆息了一聲，頓了一下又接道：「可是我暗地裏却一直注意着你們之間，孩子，不是爸爸給妳澆冷水……我發現那白如雲並不喜歡妳……恐怕還很……」

老人說到此，把話頓住了，本來他想說：「很討厭妳！」可是他却不忍再傷女兒的心，只是連聲的嘆息不已。

少女早已淚眼迷離 此時哽咽着道：「爸爸你別再……說了……我知道！」

老人嘆了一聲，說道：「唉！妳知道就好……」

他說着兩道白眉，往兩邊一分，冷冷的哼了一聲，又道：「天下男子多的是，丫頭，憑妳這身本事和容貌，要找什麼樣的沒有，妳又何必定這麼死心眼子……」

方說到此，那少女已忍不住哭出了一聲，老人才似一驚，不由冷笑了一聲道：「憑我琴魔哈古弦的女兒，還會沒人要？丫頭，你也不要爲這事傷心了，以前也都是怪我，唉！」

哈小敏不由止住了哭聲，抖聲道：「這都是女兒自身的事，怎麼怪得你老人家呢？」

哈古弦低眉感慨道：「我也想開了，不能爲了我，就誤了妳的終身大事，所以我決定，等明春暖和了，我們就下山到江湖上各處去走走，妳也該經歷經歷了，這麼大的丫頭了，什麼事也不懂，叫人家笑話！」

小敏聞言低頭不語，可是她內心却愈發覺得傷心了，她不由忖道：「小雲哥難道眞的不喜歡我麼？……不！他只是個性怪，不容易表現出來而已……我決不能離開他……」

她擦了一下眼淚，立刻白如雲那挺俊瀟洒的影子，飄在了她的面前。

他那兩道挑出的眉毛，表現出他倔強的個性，那雙閃灼的眸子，就像是午夜的朗星，高挺挺的鼻樑，薄薄的嘴唇，尤其是笑時，露出了兩排又細又白的貝齒，這是人中之俊，他那晶瑩的眸子，每一向人顧視，都會令人覺得有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

他那深沉的目光，又令你相信他是一個極需要友情溫潤的人，可是他是如此的高傲，就像是天邊的雲梯，給人似「高不可攀」的感覺。

「他是一個孤獨的人……」

哈小敏默默似想着：「如果我走之後，他會更孤獨，他會變得更怪僻，更沒有人性了……我決不能離開他，除非……除非有一天他這樣告訴我說：小敏！你滾吧！我討厭你，我永不希望再看見你……」

哈小敏這麼想着，不由又落下不少的淚，琴魔哈古弦嘆了一聲道：「光顧了給妳說話，都忘了我手上的人，我們快回去吧！」

他說着忙轉過身來，一路向上輕登巧縱而去，哈小敏也回過了念來，她忽然奇怪的道：「爸爸！這人是誰？你怎知道他要從上面摔下來呢？又這麼巧，正好把他接着？」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天下的事，可就是這麼巧，我們要是晚下來一會，這孩子也早摔死了！」

哈小敏追問道：「他是誰呢？」

哈古弦一面前縱着，一面慢吞吞的應道：「他姓龍，叫龍匀甫，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青年！」

小敏不由奇道：「你老人家怎麼會認識他呢？」

哈古弦嘿嘿笑了幾聲，道：「這孩子他大有來頭呢！他師父，他父親，都是當今武林中推爲泰山北斗的人物，和我過去都有交情，我怎麼能見死不救呢！」

哈小敏心中愈發奇怪，正要再問，哈古弦足下已加快了，山壁愈法顯得陡峭，有幾次大意，差一點摔了一交，當時也顧不得再多問，緊隨着哈古弦，小心翼翼的一直翻到了來處山頂。

哈古弦一直抱着龍匀甫，走進了那座小亭子，小敏也隨後跟着走了進來。

琴魔哈古弦，回頭看了女兒一眼道：「妳帶了千里火沒有？」

哈小敏點了點頭道：「帶了！」

哈古弦把龍匀甫，輕輕的放在了石案之上，搓了搓手，雖然他的目力已慣於夜間視物，可是到底不能分辨得如同日晝一般。

此時點了點頭囑咐哈小敏道：「小敏！你把火亮着了，我先看看這小哥的傷，要不要緊！」

哈小敏不待說，已把千里火取在了手中，迎風一幌，火苗子竄出了有尺許高。立刻這小亭之中，照亮了許多，二人再一看石案上的龍匀甫，都不由大吃一了驚。

原來哈古弦所抱持的那一半，倒是沒什麼，另半邊，簡直就像是被血洗了一般，目光望處，慘不忍睹，哈小敏不由得嚇得咬呀了一聲。

琴魔哈古弦也不由皺了一下眉，吟道：「原來傷得這麼重，我是說這孩子怎麼一路都不哼一聲呢！」

他說着用手摸了一下龍匀甫的脈門，臉色才微微放鬆，點了點頭，道：「不要緊，內裏一點事都沒有，只是幾處外傷而已……」

就見他從身上摸出了個小瓶，倒下幾顆丸藥，給龍匀甫服下，對女兒道：「來！妳帮着我看看他却是傷在那裏？先給他包紮一下止止血，回去再說！」

哈小敏忙答應了一聲，當時走近了幾步，把火光湊近了些，就見這年青人，牙關緊緊的咬着，臉上都沾滿着鮮血。

哈小敏又啊哎了一聲，這時哈古弦已把龍匀甫衣服撕開了些，朱見有好幾處外傷，傷處一片青腫，雖是外傷，可傷得不輕。

哈古弦口中連連嘆息，一面駢二指，在他各處穴道上點了幾下，龍匀甫身子也是一陣陣的抖着，口中並微微吟出了聲。

哈古弦點頭喜道：「好了，一出聲就沒事了！」

哈小敏這時已把龍匀甫臉上的血擦淨了，在閃閃的昏暗火焰之下，才看清了這個人的容貌，竟是一個長眉出類的英俊少年，哈小敏不由微微一怔，她皺了一會眉，忽然「啊！」了一聲。

哈古弦不由奇道：「怎麼了？」

哈小敏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大聲叫道：「不要救他！不要救他啊！爸爸！他就是和小雲哥在上面打架的人，他是個壞東西……」

琴魔哈古弦鼻子哼了一聲，不悅道：「小敏！不許妳亂說話，不錯！方才在上面和白如雲打的人就是他……可是他不是一個壞人……不但不是一個壞人，還是一個正人君子……」

哈小敏搖了搖頭道：「小雲哥的敵人，我決不能救他……」

哈古弦猛然把兩團雪眉，往兩邊一挑，厲聲叱道：「丫頭，妳說的什麼？」

小敏見父親竟自暴怒如此，不由吃了一驚，嚇得後退了好幾步，抖聲道：「爸爸……我們要是救了他，小雲哥會恨我們一輩子的……」

哈古弦不由仰天大笑了幾聲，响遏行雲，哈小敏已看出父親臉色極爲不愉。

果然這怪老頭子一收笑聲，冷笑道：「丫頭，我問妳，妳是要爸爸呢！還是要妳的小雲哥？妳說！」

說到「妳說」二字之時，聲如獅吼，哈小敏從未見過父親對自己發過這麼大的脾氣，不由幾乎嚇哭了，她抖聲道：「爸爸！你怎麼問出這種話？」

哈古弦厲聲又追問了一句道：「妳說呀？」

哈小敏不由低頭泣道：「當然是要爸爸……」

哈古弦冷笑了一聲道：「好！那麼妳就不要多說了，跟我回家去！」

他說着話，已把龍匀甫緊緊繫在背後，回頭對小敏嘆了一口氣道：「小敏！白如雲對妳無情，妳爲什麼偏偏對他這麼痴心？」

哈小敏只是流淚也不說話，哈古弦見狀冷笑了一聲，又道：「我也不是恨白如雲，其實那孩子我倒挺喜歡，只是丫頭！他心裏早已有人了，妳還看不出來麼？」

哈小敏本是低頭飲泣，聞言不由驚得抬起頭來，嘴皮微微動了動，她想問是誰，只是這種話，她却無法出口，琴魔哈古弦不由嘆息了一聲道：「傻孩子！我們回去吧！」

這時他背後的龍匀甫，微微呻吟了一聲，二人都不由一怔。

琴魔哈古弦連忙喚道：「龍匀甫！匀甫！」

龍匀甫聞聲，又哼了一聲，細弱的應道：「是誰叫……我？哎唷……我……我的眼！」

哈古弦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放心吧！算你走運，要不是遇見我父女，你小子這條命，早就完了……」

龍匀甫此時神智雖清，只是流血過多，氣血大虧，全身連一絲力也使不出，只把頭枕在哈古弦背脊之上，聞言之後，又呻吟了一聲。

他這時才想起了是怎麼回事，心中暗暗慶幸，想不到自己竟會絕處逢生，居然還能得救，不由在哈古弦背後嘆息了一聲，道：「多謝賢父女……尚沒請教老丈貴姓？爲何搭救於我？」

他一面說話，喘息得也很厲害，哈古弦一面往前行着，一面笑道：「你不要多說話，等回去我再詳細告訴你，總之，我父女是一番好意，你放心好了！」

龍匀甫不由連連點頭道：「多謝老丈……待小可傷愈後，再面謝一切吧！」

琴魔哈古弦哈哈大笑了幾聲道：「你就不要再客氣了……」

說着足下加快，在這陡峭的石壁之上，倏起倏落，不一刻已飄臨地面，仰首等了一會，哈小敏也從上面翻落了下來。

這時，天色已不像先前那樣漆黑了，一輪明月，和滿空繁星，渲染得這一帶明亮十分，琴魔哈古弦看了一下天色，微微一笑道：「天都快亮了……你們是尋仇拚命，我父女也不知是忙了些什麼，竟然也是一夜未眠！」

哈小敏滿心對父親救下這龍匀甫，頗不滿意，此時聞言也沒說什麼，只想回家睡覺，龍匀甫聞言，不由面色大慚道：「這麼說，在下和白如雲殊死相爭，你們都看見了？」

哈古弦點了點頭道：「當然看見了……我父女是專門來救你的呢！」

龍匀甫愈覺不勝汗顏，心中却不由暗暗奇怪道：「這父女二人，也不知是什麼路數，尤其是各有一身驚人功力，以這老人這身功力看來，竟似比自己尤有過之，他們到底是誰呢？我無親無故，他們好好救我做什麼？」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龍匀甫腦子裏掠過，愈發覺得怪異十分，他心中竟充滿了疑念，正要開口詢問，但哈古弦父女已各自展開身形，一路兔起鶻落向前疾馳而去，龍匀甫伏在哈古弦背上，但覺得兩耳呼呼生風，尤其令自己欽佩的是，這老人起落之間，自己在背後，竟然感覺不出一些震蕩。

龍匀甫不由深深感嘆了一聲，這半日下來，他心中已有了極大的改變。

他想到自己本以爲，這一身功夫，足可以傲視武林，却不知那白如雲，竟比自己猶有過之，而眼前這老人，更是負有一身令人難以置信的奇技，只看他背負着自己，由懸崖上下飛渡着，始終身形快慢如一，不聞他喘息急促，也不見他出一些汗，只這種輕功提縱之術，已非自己所能望其項背，可見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風塵草野之中，大有能人異士呢！

龍匀甫想到這裏，不由把一腔驕傲之心，去了一個乾淨，愈發悲愧不已。

哈古弦父女，背着龍匀甫，一路兔起鶻落之下，不一刻已繞到了一條清澈的小溪之旁，龍匀甫耳中聽得潺潺的溪水之聲，不由在哈古弦背上，微微側臉一看，彷佛見得眼前景緻十分美麗。

這時東方，已隱隱有魚肚之色，眼前是一片極爲廣闊的山野，白石盤桓類如林，到處都生着紅黃色的野花，隨風送鼻，更覺清郁醉人。

琴魔哈古弦在此小立，哈小敏却已踱向溪旁，解下一葉小舟，嬌呼道：「爸爸快來吧！人家睏死了，還想睡一會呢！」

哈古弦哈哈大笑道：「懶丫頭，天都什麼時候了，妳還想睡覺？」

他說着，微微向下一蹲，倏地騰身而起，往那小舟之尖上一落，小舟只來回幌動了一下，哈小敏此時已不待吩咐，把船頭掉了過來，這小舟竟是一路比箭還快的順流直瀉了下去。

約一盞茶時間之後，已行去十數里之遙，龍匀甫神情初定，竟不知不覺間，在哈古弦身上睡了過去。

這時小船已行至一處隘口，哈小敏站在船頭微微道了聲：「停！」

只把嬌軀微微一扭，打了個千金墜兒，那小舟立刻在水面滴溜溜打起圈兒來了，哈小敏一手拉住繫船的皮繩，嬌軀再起，已翩若驚鴻也似的，落向了岸邊，哈古弦此時也跟着縱了過來。

哈小敏把船繫好之後，抬頭向遠處看了看，隱隱尚可看見白如雲所建的那座「碧月樓」和「水鏡坊」等建築，她不由嘆息一聲，暗想：「他現在一定已經回去了，我一定要抽空去看看他，不知他在做什麼？」

哈古弦不由在一旁皺了一下眉，嘆道：「別看了！回去吧！」

小敏不由這才驚覺，玉臉一陣緋紅，琴魔哈古弦內心更是感傷不已，這些年以來，每次和女兒外出回來時，她總是要遠遠對着白如雲住處張望一陣，由此可知她醉心白如雲之深了！

哈小敏隨着父親一路兔起鶻落，又竄馳了一陣，繞過了一處山彎，一幢極爲精緻的石屋，出現在眼前了。這所石屋，像是在石壁之上雕鑿而出，屋外牆沿爬滿了野籐，五六個窗戶，都雕有格欄，裝有紗窗，一眼望去，潔淨異常。

一條舖滿了白石的甬道，直通到這石屋正門，正門外搭出兩丈許的一座棚蓬，垂着十來條絲瓜，哈古弦父女一直走到門口，小敏扯着嗓子叫了聲：「花姑！開門啊！」

裏面答應了一聲，立刻門鎖一陣聲响，走出了一個四十左右的醜婦，朝着小敏彎腰笑道：「姑娘回來了，哈老呢？」

小敏隨口道：「在後面！」

她說着逕自進來了，花姑再一抬頭，却見哈古弦立在門口，背後還揹着一個血淋淋的人，不由嚇了一跳，吃驚道：「這是誰呀？」

琴魔哈古弦點了點頭道：「花姑，妳快去準備出一間房子來，這位相公要好好歇歇，他傷的不輕呢！」

花姑立刻答應了一聲，又在龍勻甫臉上看了一陣，才帶着奇異的表情，去整理房子去了。

哈古弦先把龍勻甫安置在自己房中，見他仍自熟睡未醒，也不去打擾他，跟着換了一身衣服，洗漱了一番，須臾花姑回告，房子整理了出來，哈古弦才又把龍勻甫移了過去，並對花姑道：「這是我一故人之子，因翻落山澗受了傷，等會我開個方子，妳到外面去採幾種本山的草藥，與他煎服下去就無妨了！」

花姑連聲應着，哈古弦交待完後，自己才進入靜室，在蒲團之上運行了一陣坐功，此老內功已到登峯造極地步，不一刻已入定了過去。

這花姑本是哈古弦妻子綠娘石瑤青的一名世僕，跟隨石瑤青娘家已有三代歷史，自幼石瑤青傳授了一身功夫，綠娘石瑤青自嫁哈古弦之後，那時花姑尚小，也跟了過來做陪房丫頭。

後來石女因與哈古弦意趣不合而仳離，却把她留下照顧小敏，那時小敏年方六歲，這巳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至於綠娘石瑤青因何與哈古弦仳離，後文另有交待，在此後略。

哈小敏自回返閨室之後，倒床就睡，却一時又睡不着，一個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了半天心思，才沉沉睡去。

也不知睡到了什麼時候，忽然覺得被人搖了一下，睜眼一看，竟是花姑，哈小敏不由坐起道：「有什麼事？」

花姑笑道：「這都什麼時候了妳還睡，哈老到下面廟裏找人下棋去了，給了個方子，叫我去給那位龍相公採藥去，我怕走後那龍相公醒了沒人照顧，所以才叫醒妳！」

小敏懶洋洋的應道：「知道啦！妳走吧！」

花姑這才提了籃子出去了，她走之後，哈小敏不由心中悶悶不樂，暗想：「爸爸倒好，把他救回來就不管了，竟交給我，我才不管呢！」

想着這丫頭倒頭又睡，不想才閉了一回眼，却聽到了一陣輕微的呻吟之聲。

哈小敏不由秀眉微顰，心說他倒是醒得好快，當時仍自閉上了眼，也不理他。

過了一會，那呻吟之聲愈來愈大，哈小敏不耐煩的從床上起來，輕輕走到了外室，聽清了龍勻甫的聲音，是從內室所發出的。

她輕輕走到門口，把門推開了一條縫，却見龍勻甫果然巳醒轉，面色蒼白，正自閉目呻吟，像是痛苦難當，哈小敏雖因他是白如雲仇人，對他印象甚惡，可是到底是女孩子心軟，見狀反覺不忍，當時秀眉微微皺了皺，順手一推，那門吱一聲開了。

龍勻甫聞聲睜開了雙目，哈小敏巳走了過來，他在床上笑着點了點頭道：「多謝姑娘父女相救，小可有生沒齒不忘……」

哈小敏嘆了口氣道：「不要多說，你有什麼事沒有？」

龍勻甫掙扎着要坐起來，樣子似頗痛苦，哈小敏忙走近床前，用手又把他按了下去，龍勻甫不由翻了一下眸子道：「姑娘，我！我想坐起來！」

哈小敏也不理他，等了一會才說：「你不要亂動，還是睡着好……」

龍勻甫不由在枕上點了點頭，苦笑了笑道：「還沒請教姑娘貴姓？那位老丈人名如何稱呼？」

哈小敏冷冷的答道：「我姓哈，那位老先生是我爸爸！」

龍勻甫又點了點頭，心中却想，這女孩也真怪，我問她父親的名字，她也不告訴我。

因第一次給人家少女說話，對方表情又甚冷漠，自然不便多問。

可是他心中充滿了疑問，其勢又忍不住不問，只把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在小敏身上轉來轉去，過了一會實在忍不住道：「姑娘！我還有一位朋友叫伍天麒的，不知姑娘可曾見着他？」

哈小敏怔了一下，點了點頭道：「我見過他……」

龍勻甫不由一喜，又問道：「他在那裏？」

哈小敏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龍勻甫不由一陣失望，當下呆了一呆，哈小敏見他無語，也自無語，不由玉面微微一紅道：「你要是沒事，我先出去了，你要需要什麼就只管叫我就是了！」

龍勻甫不得不强笑道：「姑娘請便！我不要緊！」

哈小敏巳姍姍而出，龍勻甫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走出了房門，他不由暗暗想着：「這姑娘乾淨俐落，腰肢婀娜，擧止輕盈，言談也很爽快，毫無一點小家氣，既不似大家閨秀，又不似蓬門弱女，更不比村姑蠢婦，她另具一種風格，教人難以形容，只是神情對自己很冷漠。」

龍勻甫於患難之中，倉卒被人救之於陌路，對於居停主人，不能不揣測一下。

因之他又想到了那救自己的老人，看他外表，極似一個落拓文士，倒想不到，竟會有如此一身驚人功夫，還有這麼一個掌珠，父女二人選勝登臨，相依爲命，好不令人羨慕！

他一個人，不覺在床上想入非非，暗想道：「不知我那未入門的妻子，比這位哈姑娘如何？要是像她這樣就好了！」

他想到此，不覺臉上一陣熱，不由低低嘆了一聲，自責道：「人家是你救命恩人，你亂想些什麼？……」

可是天下的事，可就是這麼離奇古怪，龍勻甫雖然一力的不去想她，可是小敏的影子，却怎麼也離不開他的眼睛。

只要他一閉上眼，這可愛姑娘的影子就上了眼簾，老實的，龍勻甫爲人正直，絕非好色之人，可是「情」之與人，每每有想不到的力量，簡直會令你防不勝防，

愈想去防範，愈感到痛苦難當。

龍勻甫在榻上想了半天，差不多又過了一個時辰，才有一個極醜的女人走進來，放在自己床前一碗藥，龍勻甫不由望着那醜婦點了點頭道：「謝謝！」

這醜婦咧口一笑道：「相公你貴姓？傷好些了不？」

龍勻甫禮貌的說：「不敢！我姓龍……傷好多了！」

醜婦把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上下注射了勻甫半天，才點了點頭道：「你一定有一身好功夫，年紀輕輕眞不容易！」

龍勻甫不由一驚，倒看不出對方有此眼力，當時勉强笑了笑道：「我要是有好功夫也就不會受傷……」

他說着，試着用手去端藥碗，花姑搖手道：「還熱得很，等凉一會再喝吧！」

龍勻甫含笑點了點頭，心想這婦人雖醜，對人倒挺和氣，有問必答，我何不由她口中，探聽一下這父女二人的身世姓名，當時頓了頓道：「大嫂！這家之人父女大名我還不知道，很是失禮，可否告訴我一下……小可也好永留心扉！」

花姑不由笑道：「相公！你不要這麼稱呼，我叫花奇，不過這宅子裏上下都叫我花姑，你就叫我花姑好了！」

龍勻甫連連點着頭，急於一聽下文，花姑才笑着接下道：「你還不知道他父女的姓名麼？」

龍勻甫點了點頭道：「是的，所以我想問一下……」

花奇皺了一下眉，道：「相公你也是這一身功夫的人，怎麼會就看不出來，那救你的老人，就是昔年武林中聞名喪胆的琴魔哈古弦，哈大俠啊！」

龍勻甫不由口中哦了一聲，心中着實吃了一驚，琴魔哈古弦的大名，他早由父親和三位師父口中得之，聞說早巳失踪武林了，却想不到，竟會在此深山野地裏出現，而且還會救了自己。

當時點了點頭道：「原來是這位老前輩，可是那位姑娘呢？」

問到時，他不由俊臉一紅，醜女花奇嘻嘻一笑道：「這姑娘麼？」

不想方說到這裏，突然外室嬌喚道：「花姑，妳來！」

花姑對龍勻甫一笑道：「姑娘叫我呢，我馬上就來！」

龍勻甫不由點了點頭，遂見花姑走出室去，才一出去，勻甫就聽見哈小敏的聲音道：「妳又在裏面亂說些什麼？」

却聽那醜女花奇笑道：「唉唷！我的小姐，我又多說了些什麼嗎？人家只問妳們爺倆的名字，我能不告訴人家？」

隨後聲音轉小了，可能龍勻甫「傳音入秘」的功夫巳經練到了家，依然聽見那位哈姑娘的聲音問道：「妳說了沒有？」

花姑笑道：「你爸爸的名字我說了，還沒有來得及說妳呢！妳就叫了！」

接着哈小敏的聲音又道：「不許說，妳把我的名字告訴他幹什麼？」

以下聲音太小了，龍勻甫雖有「傳音入秘的功夫」，也是聽不清楚了。

過了一會，花姑才又含笑回來，果然對於前事一字不提，只把那碗藥餵龍勻甫服下，又倒了一杯茶放在几上，就轉身走了。

龍勻甫自然不好意思再多問了，等她走後，直到正午時分，仍然是花姑進來，爲自己送飯來了，晚餐亦復如是。

而奇怪的是，花姑話果然少了，自己有話問她，她總是笑，揀不重要的答上幾句，絲毫得不着要領，龍勻甫心知，這花姑一定是受了那位哈姑娘的囑咐，不再多口了。

當時心中不由甚感納悶，暗想這位哈姑娘也是太固執了些了，其實她就把名字告訴我一下，會有什麼關係，我又會安什麼壞心不成？唉……

可是說也奇怪，這位哈姑娘的影子，不知怎的，愈發困惑着他，怎麼也排遣不去。

龍勻甫無奈，心生一計，有意把呻吟之聲加大，似如此唉了半天，仍不見來人，心中有些失望，不想這一用勁連哼，提氣過度，反倒眞果了個氣息吁吁，正自心情沉重，無法排遣之際，却見那房門「吱」一聲開了一扇，龍勻甫心中一喜，忙轉臉一看，他的臉不由立刻紅了。

原來進室之人，不是那位哈姑娘，却是那位姑娘的父親哈古弦。

龍勻甫心中有病，不由一怔，却見哈古弦皺着眉走進床前，把几上燈撥亮了些，仔細看了看他的臉色，又摸了摸他的脈息，搖了搖頭道：「你覺得怎麼樣？」

龍勻甫吶吶道：「我渴，渴得很！」

哈古弦笑道：「我是奇怪，你傷巳大見輕了，不該再痛了，原來是想喝水！」

他說着咳了一聲喚道：「小敏！小敏！妳來一下！」

龍勻甫不由心中一喜，暗想原來她名字是叫哈小敏，這才是得知毫不費功夫。

想着那哈小敏巳自姍姍走來，看着父親道：「爸爸是叫我嗎？」

哈古弦微微一笑道：「妳龍大哥口渴，妳招呼着他喝點水！」

他說着逕自轉身而去，哈小敏不由皺了一下秀眉，心中大奇道：「奇怪，怎麼這種事，爸爸不叫花姑做，却叫我……」

想着不由不自然的看了床上的龍勻甫一眼，心中本不樂意，只是一見他那慘白的面孔，痛楚的神情，又不禁有些惻然，不由暗想：「唉！既然救人救到底算了，等他好些了，還是催爸爸叫他走好了！」

其實龍勻甫口渴倒是實情，此時見狀，不由勉强掙扎着由自己起來，小敏看見了，忍不住道：「龍兄你不要這樣，你要什麼，只管說話！」

說着斟上了一杯茶，姍姍走進榻前，側臉旁視，把茶杯遞了過去。

龍勻甫實在不支，只可欠身坐起，從她手裏接受了過來，擧杯一飲而盡，向哈小敏謝道：「我太放肆了！謝謝姑娘！」

哈小敏微笑不答，看出對方方偈促的情形來，不由少緩神色道：「人都不免有個病病災災的，這沒有什麼，尤其是我們俠義道中人，救人急難本是本分！」

龍勻甫不由十分佩服，從此一來，滿腹話稿，却是不知從何說起了，只管用眼睛望着茶壺，哈小敏此時見他老實至此，不由除去了先前對他的厭惡之心，笑着又斟上了一杯，龍勻甫又喝了。

哈小敏用手掠了一下散在面額上的秀髮，始問道：「還喝麼?」

龍匀甫臉紅了一下，不安的說道：「姑娘受累……我渴得很！」

哈小敏又倒了一杯，一連倒了四杯，龍匀甫眞也不含糊，全喝了，哈小敏寒着臉道：「還喝不?我叫花姑再燒水去！」

龍匀甫陪笑道：「够了！够了！我……實在是……」

哈小敏放下茶壺，看着他微微笑道：「這算什麼，你只靜靜養傷，趕快養好了，比什麼都强！」

說着轉身又要走，龍匀甫不由脫口道了聲：「哈姑娘……」

小敏不由又轉過身來，却見龍匀甫漲紅了臉，欲言又止，狀態極不自然，哈小敏秀眉微顰道：「還渴麼?」

龍匀甫頭搖得似小鼓也似，連道：「不！不！姑娘取笑了……」

哈小敏見他這副窘相，也不禁抿嘴笑了，一面笑，一面道：「你有什麼儘管說，不要急！」

龍匀甫這看姑娘這一輕顰淺笑，愈覺是美到了極點，嫩嫩的小臉上，圈出了兩個淺淺的梨渦兒，龍匀甫只覺心頭一熱，忙緊把目光移開一邊，口中吶吶道：「姑娘萍水相逢，如此垂關，賢父女的大恩，小可惟終生感戴，語云：『大恩不謝！』小可口頭上也不說甚麼客氣話了……」

哈小敏不由低眉一笑，心說這傢伙禮貌倒還眞多，只是看他這副吞吞吐吐的樣子，內心定有什麼心事，他不說我又怎好意思多問。

當時正了一下神色道：「龍兄還有話說麼?」

龍匀甫往起坐了一下，嘆了口氣道：「小可所關心者實是我那位朋友……也不知他老人家如今安危如何?不知姑娘知情否?」

哈小敏想了一下，點點頭道：「你問的是個長鬍子老頭，姓伍的是不是?」

龍匀甫連連點頭道：「是！是！姑娘！他如今在那呢?」

哈小敏頓了一頓道：「方才我父親回來告訴我說，那位伍老先生，如今已是鐵旗俠的座上貴客了，你也可放心了！」

龍匀甫不由一怔，睜大了眼睛道：「不！不會嗎?……姑娘，妳說的鐵旗俠，是……」

哈小敏一聽他提起鐵旗俠，不由精神大振，當嫣然一笑道：「鐵旗俠就是白如雲！」

龍匀甫只覺頭頂轟了一聲，當時咬了一下牙道：「是他?「

他心中不由不悅的思忖道：「伍老鏢頭，怎麼會住在他那裏呢?」

可是這話既由哈小敏父親口中傳出，自然是不會錯的了，眞令人百思不解。

哈小敏有意問道：「白如雲你也認得麼?」

龍匀甫臉紅了一下，訕訕點了點頭道：「我不……我認得！他是一個萬惡的强盜！那裏配稱鐵旗俠?」

說到强盜二字時，龍匀甫還咬了一下牙，兩彎劍眉倏地向兩邊一挑。

哈小敏心中十分不悅，但她有意裝出一副笑容，往榻前走上了一步，道：「白如雲是一個正直的人，你怎麼說他是强盜呢?我倒要聽聽！」

龍匀甫不由尷尬一笑道：「莫非姑娘還不知他的底細麼?」

哈小敏臉紅了一下，點點頭道：「不錯，這白如雲我認識，可是我只知道他是行俠仗義的年輕俠士，倒不知他是個强盜呢！」

龍匀甫不由怔了一下，臉紅了半天，朝哈小敏看了一眼，一時氣憤膺胸，可是面對這麼一個姑娘，自己雖有氣也不能往她身上發呀！

當時嘆了一聲道：「姑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這白如雲却是一個殺人如草芥，無惡不爲的人……」

哈小敏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道：「不！他是一個好人，他是一個不屬於人羣之中的人，他的苦痛你們永遠不會想到的，他是善良，他孤獨，他寂寞，你不接近他，永遠也不會瞭解他的！」

哈小敏滔滔的說到這裏，一時再也不願在龍匀甫床前，多停留一刻，因爲他恨任何人，如果那人是白如雲的敵人或是說白如雲壞話的人。

哈小敏匆匆說了那些話，轉身就走，龍匀甫對哈小敏所說的話，雖然滿心不同意，可是見哈小敏如此，竟是不好再說些什麼了。

他轉動了一下身子，紅着臉道：「姑娘……姑娘妳……不要……走！」

可是氣憤的小敏，就彷彿對於他的話，根本沒有聽到一樣的。

她匆匆走出了這間房子，走到自己房中，方一踏進房中，却聽見一聲蒼老的口音道：「小敏！妳過來！」

哈小敏轉過身來一看，見是父親哈古弦，不知什麼時候却站在自己身後不遠。

這老俠客此時想是也有無比心事似的，兩團雪球也似的眉毛緊緊的皺在一塊，多少年以來，哈小敏就從來沒見過父親還會發愁，他幾乎是無事不樂的人，一向是笑口常開，此時這種表情，哈小敏不由吃了一驚，當時猶豫了一下，道：「爸爸是叫我麼?」

哈古弦點了點頭，道：「妳過來，我有幾句話想問問妳！」

說着轉身向另一間房中走去，哈小敏跟行在後，心中也不由感到詫異十分。

進了房中之後，哈古弦說道：「妳坐下！」

哈小敏一邊坐下，一邊蛾眉微顰道：「什……麼事?」

琴魔哈古弦忽然聳動了一下那兩團雪球也似的眉毛，道：「孩子！妳今年多大啦?」

小敏不由一怔，亦不自然的笑了笑道：「你老人家問這個幹嘛?」

哈古弦慢吞吞道：「是十九還是二十啦?」

哈小敏眨了一下眸子道：「十九。」

琴魔哈古弦心中應了一聲，又點了點頭道：「十九歲，雖然不算大，可也不能說是算小了！」

小敏不由玉面一紅，忸怩道：「爸爸問這個幹……什麼?」

可是後面幾個字，聲音竟變得小多了，她心中已猜知父親是什麼意思了。

哈古弦此時微微笑了笑，看着小女兒不自然的神色，咳了兩聲，才道：「我是說，這時候也該找個婆家了！」

哈小敏不由連耳根子都紅透了，聞言後連連搖頭，道：「不！不……我不要……我……」

琴魔哈古弦不由大笑了幾聲，一面哄道：「不要急，不要急，好孩子！妳不要，爸爸也不逼妳，只是這麼大姑娘了，妳準備跟爸爸一輩子麼?」

哈小敏點頭道：「我跟您老人家一輩子。」

哈古弦不由搖頭苦笑道：「好糊塗的孩子！」

他頓了一下，翻着眼問道：「我問妳，爸爸如今正是八十開外的人了……人到了這個年歲，就像是窗前的一盞燈一樣的，說不定有點風，也就滅了！」

哈古弦說到此，也不禁有些傷感，可是他臉上仍然帶着一層微笑接問道：「孩子，我問妳，到了那時，妳怎麼辦?還能跟着我這個老爸爸麼?」

哈小敏聽父親這麼說，不由紅着眼圈，搖頭道：「爸爸一輩子也不會死。」

這句話，使琴魔哈古弦，仰天一陣狂笑，聲騰雲霄，小敏不由也吃了一驚。

可是哈古弦一斂笑聲，倏地雙目一瞪，冷笑道：「妳也不小了，怎麼還會說出這種話，眞是……」

小敏鼻子一酸，也不禁流下淚來，她淒然搖了搖頭，抖着聲音道：「我知道……要是爸爸眞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也不要活了……我跟爸爸一塊去！」

話方到此，哈古弦恨聲道：「好孩子！妳走吧！我們什麼沒說，就算沒談！」

他說着已站起身來，拂袖欲去；哈小敏見父親竟眞的生氣了，不由嬌笑了聲：「爸爸！」

哈古弦不由又坐了下來，可是那張老臉上，仍然是餘怒未消。

哈小敏不由低下了頭，泣道：「爸爸生我的氣麼?我說錯了話?」

琴魔哈古弦，平日對這女兒，簡直是愛到了極點，那裏肯罵她一句，此時見狀，不由心早就軟了；只是他此時的表情，只是爲了加重下面所說話的成份，所以不得不裝得很認眞的樣子。

哈小敏這麼一說，他不由嘆了一口氣道：「爸爸怎麼忍心生妳的氣……好女兒……快不要哭了！」

小敏抽出一塊綢子擦着淚，醒着鼻涕，哈古弦只是默默的看着她。

在她面部表情上，此一霎那，變了好幾種姿色，他心中不停的想着：「我女兒是十全十美的……她長得漂亮，本事也好；心性學問，什麼都好，這種姑娘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配得上的。」

他又緊緊皺了一下雙眉，繼續想：「這也難怪一提她的婚事，她就煩，試想誰能配得上她呢?」

在以往他只要想到了白如雲，他的那一腔愁雲，就會立刻掃光，同時更深深讚許女兒的眼力，自己暗中考察白如雲心性武功，無不出人頭地；滿心以爲，白如雲雖然自詡高人，可是哈古弦決不相信，自己女兒就不能令他動心。

可是後來局勢往下發展，越來越是不妙了；自從白如雲擄來伍青萍以後，就一切都不同了。

哈古弦本來尚能裝成沒事一樣，可是後來就有些挺不住了，不禁深深爲女兒叫屈，以他的身份，自然不便爲此在白如雲面前作有力暗示，也正因爲如此，他却不得不爲女兒另作打算了！

這也正是他近來發愁的原因……

龍匀甫——這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年，他有不平凡的身世，父親滇南一鶚龍可忠，以「龍氏劈空掌」聞名天下，一生推重於武林，這還不說，這少年人自幼隨其父練成一身出奇功夫之後，又得天下異人「三百老人」悉心傳授出一身不可一世的功夫。

筆者在前面，也曾透露過這「三百老人」的來歷；那原是武林中三個百歲的老人，他們三人是在一百歲時結義的。

到如今這三人各都有一百十餘歲了，可是他們仍自稱百歲老人，自然他們各有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

這三位怪人是二男一女，並無綽號，老大叫木蘇，老二叫水夢寒，老三叫星潭，江湖只要是老一輩子的人，提起這三人來，無不聞名喪胆。

哈古弦是深深對這三個老傢伙認識的，尤其是老二水夢寒，和他還有一段過往，龍匀甫既是這三百老人的弟子，自然非比尋常了。

再說這龍匀甫少年英俊，氣宇不凡，和白如雲眞可說是無獨有偶的一對難得少年。

他突然的出現，却帶給了哈古弦的一段想念，所以才帶着小敏午夜登峯，暗中觀察龍匀甫武功儀表，均極出色。

哈古弦心中因是有了主意，心中頗有意，要促成女兒和他一段姻緣。

只是這話却極難出口，第一，自己女兒一心所愛只有白如雲一人，此時萬難進言。

第二，這龍匀甫此來，亦在找尋伍青萍，和自己父女也可謂之是素不相識，更是萬無理由去對他說這種冒昧之言。

這麼一想，這哈古弦不由心中頗爲爲難，左思右想，也難爲哈古弦居然想出了一條好計。

他在旁邊觀察了半天，已看出龍匀甫雖是技藝精純；却是在運氣，特別是在「沉」之一字訣上不如白如雲運用得如意。

琴魔哈古弦只看到這裏，就知道這場比試的結果，龍匀甫定會因失於調息，而翻落澗下。

因此他悄然一聲不哼，帶着女兒潛入澗底，安心要救這龍匀甫一命藉此結識。

同時更可以在療傷期間，使女兒和他自然接近，只要二人有了感情，一切就好辦了。

哈古弦這種想法，果然有效，首先，已經在龍匀甫身上起了作用。

這可不能說是龍匀甫用情不專，試想這龍匀甫根本就沒和伍青萍見過面，對方音容，你無從想像，自然是談不上什麼感情了。

（未完）

八仙門八魔

魔氛消盡羣仙賀（大結局）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劍平與何可人，將如何在天山絕頂發現「魔中之魔」鍾離珏，如何獲得「魔心舍利」及「雪蛟」內丹、重創八魔爪牙的經過，一一詳細述說。羣俠聽完，爲這一着意外的收獲頗感高興。一路上，曉行夜宿，遊山玩水，這日是重九之日，又是諸葛飛瓊暖壽盛宴之期，羣雄正商討步行往沈家門抑或是單獨駛往普陀，就在此時，海面上，却靠着一艘華麗的樓船，船頭插着一桿錦旗，旗上赫然大書「大脩仙槎」迎風飛舞着……

韓劍平劍眉連連軒動，斂聲笑道：「玉笛雖毀，尚有竹簫可代，來來來！今宵就把這別緻壽禮，改爲『一簫門三魔』便了！」

古玉奇一豎拇指，道：「韓大俠豪氣干雲，令人佩服！佩服！」

語聲微頓，轉顧「方外三魔」笑道：「韓大俠既然願以竹簫代替玉笛，這樣三位就把壽禮，呈與主人便了！」

「神環魔僧」通化頭陀怪聲笑道：「竹簫雖不如玉笛，姑念韓大俠兵刃被毀，貧僧等祇好將就一點，勉强……」

話猶未了，陡聽一聲：「且慢！」

祇見「鐵袖煞僧」史不空已緩緩站立起來了。

「神環魔僧」通化頭陀訝然問道：「史二總管有話說麼？」

史不空笑道：「大師既然不屑與韓大俠的竹簫一門，何不將這壽禮，改爲『四煞會一簫』，就頗爲合適了麼！」

通化頭陀「哦」了一聲，方自沉吟未答，史不空又向古玉奇躬身說道：「屬下等這一請求，望莊主俯允。」

古玉奇故意把臉色一沉，還未開口，那通化頭陀却哈哈狂笑道：「好好好！就煩四位總管先向韓大俠請敎一番，看看他那根竹簫，是否値得『方外三魔』一門也好。」

古玉奇搖頭接口道：「大師之意雖好，但恐怕會令韓大俠誤認我們恃仗人多，使用車輪戰法，不肯賜敎哩！」

韓劍平霍地站起身來，再次軒眉朗聲笑道：「古大莊主用不着以言相激，韓某昔日曾有『手持白玉笛，談笑却千魔』之豪語，休說今宵你們祇有七魔以及一些魔子魔孫，就是再多幾位，也不在韓某眼內！」

古玉奇冷笑一聲，轉對史不空道：「韓大俠如此宏量，頗爲難得，你們不用客氣，好好求敎一番便了。」

史不空躬身囘答道：「屬下等謹遵莊主吩咐。」

言罷，向「皓首陰煞」西門韋，「陰陽奇煞」墨非仁，「三眼煞神」楊九思等人一使眼色，便一同離席走出壽堂，步下堂前的草坪。

這時張太和趁空暗用「蟻語傳音」對韓劍平道：「五弟，在天下羣雄面前，氣概固然要夠，但『秘魔四煞』也非等閒之輩，務望小心在意，最好速戰速決，以免多耗眞力！」

韓劍平方自點頭會意，壽堂外面傳來「皓首陰煞」西門韋陰森的話聲：「韓大俠！『秘魔四煞』恭候賜敎！」

韓劍平不予理會，轉身向「鬼爪奇婆」孟瑜一抱雙拳含笑地說道：「請恕韓某放肆，暫借堂前一席地，會會『秘魔莊』的四位總管如何？」

孟瑜欠身還禮，笑道：「韓大俠儘管請便，老身預祝你旗開得勝！」

韓劍平謝了一聲，離席昂然走出壽堂，步下草坪，目光一掃，朗聲道：「四位打算怎樣在這根簫以下受敎？」

西門韋陰森一笑，說道：「史二總管已然朗聲說明要『四煞會一簫』，自然是四人齊上，韓大俠如果害怕，那就……」

韓劍平一聲斷喝道：「住口！少說廢話，快亮兵刃！」

西門韋冷笑一聲，雙掌一錯，道：「老夫就憑這一雙肉掌，已經足夠！」

墨非仁探手腰際，「錚錚」兩聲，立即撤出一對「陰陽點穴钁」，脚下跟着一滑，閃到韓劍平背後

史不空兩隻大袖一揚，獰獰的笑道：「我仍用這雙鐵袖，再來領敎領敎！」

說時，身形微微一幌，佔了韓劍平右側的位置。

楊九思獰笑一聲，從背後撤出一柄三尖兩面刃，飄身站到韓劍平左方。

四人將位置佔好，齊聲喝道：「韓大俠接招！」

喝聲中，掌袖齊揮，兵刃電閃，分爲前後左右地，朝韓劍平猛攻過去。

須知，「秘魔四煞」本來各有專長，但聯手攻敵時，却另有一套極具威力的「四煞陣法」，施展起來，縱然是武林一流高手，陷身其中，也決難倖免。

韓劍平在接受挑戰之際，心中便有了打算，後來又經張太和暗示，自然更不能讓他們有發揮陣法的機會，當下，一聲朗笑，身形微向左前方一飄一閃，讓過了兩股兵刃，翠竹簫一圈一點，斜向史不空拂來的大袖攔截，左掌一穿，運足十二成功力，迎着西門韋攻來的雙掌擊去。

這一招簫掌兼施，疾如閃電，勁若雷霆，根本不容對方有撤招換式的機會。

祇聽「嘶」的一聲銳響，以及「砰」然一聲驚天巨震過處，場中人影亂幌之下，但見史不空撤身疾躍而出，西門韋雙臂下垂，踉踉倒退幾步，一交跌坐地上。

韓劍平更未停頓，衝前兩步，霍地旋身，右腕一抖，翠竹簫幻起千百點碧光，迎着跟踪點到的一雙陰陽穴钁洒去，左手食中二指一併，疾向劈面砍來的三尖兩面刃一敲。

「叮叮」兩聲金鐵交鳴，墨非仁頓時虎口迸裂，一雙陰陽點穴钁立時掌握不牢，斜飛半空。

同時，「噹」的一聲，楊九思的一柄三尖兩面刃，也祇剩了半截。

韓劍平身形又復一飄一閃，依然卓立原地，一抱翠簫蕭，含笑道：「承讓了！」

「秘魔四煞」在江湖中也頗具威名，如今竟然一招之下，便告全軍盡墨，這個台怎坍得起？這口氣怎呑得下？

尤其是韓劍平這一句「承讓了」的謙遜話兒，聽在他們耳中，簡直比死還難過，當下，四人不約而同，齊地怒吼一聲：「姓韓的休要賣狂，大爺和你拚了！」

喝聲中，各自强忍傷疼，八掌齊揮，像瘋狗一般。狠命朝韓劍平撲攻過去！

韓劍平劍眉雙軒，朗聲叱道：「不知好歹的匹夫！還不與我躺下！」

身形電閃雲飄的，翠竹簫洒出點點碧光，左手駢指如戟，連連疾點而出。

「先天太乙眞氣」劃空生嘯，簫風與指風激射以下，祇聽幾聲悶哼過處，「秘魔四煞」頓時紛紛倒地，動彈不得！

韓劍平收勢卓立，目光精射，冷然四下一掃，遙對古玉奇抱拳道：「貴莊四位總管太以不知進退，請恕韓某得罪了！」

古玉奇雖然明知自己的手下並非對方敵手，但却未料到竟會這般不堪一擊，不由又驚又怒，聞言，冷哼一聲，道：「動手過招，必有勝敗，韓朋友不用太謙！」

通化頭陀桀桀怪笑道：「韓大俠功力果自不凡，來來來！還是讓這一幕『一簫門三魔』正式上演便了！」

韓劍平笑道：「抱歉得很，今宵登台的名角太多，好戲雖然不妨連台表演，但韓某却不願一人獨挑大樑，我們這齣『一簫門三魔』，且留待下一場再門，比較來得合適，現時恕不奉陪！」

言罷理也不理會對方的反應，自顧昂然歸座。

這樣一來，祇把通化頭陀乾耗在那裏，不由氣得怪眼圓睜，却又發作不得！

羣俠席上，施雯姑娘眼見仇人在座，早就躍躍欲動，此際，再也按捺不住，霍地站起身來，便待指名向施不施叫陣，藍啓明趕忙把她拖住，低聲說道：「雯妹千萬不可激動，妳的大仇今宵必然要報，但現在還不到時候，且讓我先找那姓金的了結一段過節，然後再助妳出場便了！」

言罷，笑嘻嘻地站起來，伸手一指「喪門劍客」金亮，道：「金朋友！昔日在黃河上一劍之賜，今宵該連本帶利，一併淸償了吧！」

「喪門劍客」金亮獰笑一聲，雙手推開椅子，站起身來，獰喝道：「好小子果然有種，來來來！本座就成全於你。」

喝聲中，已自大步走出壽堂，步下草坪！

藍啓明轉身含笑對「鬼爪奇婆」孟瑜抱拳道：「請孟老婆婆俯允，准借堂前一席之地，讓在下與這位金朋友結算一點舊債！」

孟瑜欠身笑道：「藍大俠不必太謙，儘管請便！」

藍啓明謝了一聲，離席緩步走下堂來！

金亮「嗆」地撤出「喪門劍」，一指藍啓明，獰笑道：「姓藍的！這裏不比黃河，可沒有躲閃的地方，你要小心。」

藍啓明笑道：「金朋友請放心，我說過要你本利淸償，就算你想躲也躲不掉。」

金亮獰喝道：「好！快亮兵刃，本座倒要看你這一年當中，練了些什麼驚人絕藝。」

藍啓明笑道：「驚人絕藝倒沒有練成，小玩藝却有一件。」

說時，從腰間佩囊內取出「聚寶萬花籃」來，拿在手中幌了一幌，笑道：「金朋友可認識這件東西？」

金亮瞧得不由一怔，暗道：「這是什麼兵刃？」

壽堂中許多賓客也是瞠目相顧，俱認不出這件奇形外門兵刃，究竟有何妙用！

藍啓明朗聲一笑，沉聲喝道：「金朋友！我要用這一隻小小花籃，敎你連本帶利，償還積欠。」

金亮迎面狂笑道：「好好好！本座這就成全於你！好好站穩了。」

喝聲一落，雙手一擧「喪門劍」跨前一步，一招「五丁開山」，朝藍啓明當頭劈下。

藍啓明不閃不避，屹然卓立，眼看「喪門劍」劈到，右手倏地一招，「聚寶萬花籃」籃底朝天，往上迎去。

「錚」然一聲金鐵交鳴！只見那柄長大的「喪門劍」彈起兩三尺高，金亮頓時手腕微酸，馬步浮動，蹬蹬蹬倒退了三步！

他本來以爲藍啓明功力遠不如己，又因爲看不出對方的奇形兵刃有何妙用，故此一動手便施展重手法，打算利用又長又重的「喪門劍」，加上自己深厚的功力，一擧將對方擊潰，但却沒有想到藍啓明這時的功力，已然大非昔比，並且那「聚寶萬花籃」更是極富彈性，是以一招硬接之下，登時吃癟。

藍啓明昂然屹立不動，哂然笑道：「金朋友怎地站不穩了？」

金亮眞氣一沉，勁聚雙臂，獰喝道：「小子休狂！再接本座一劍！」上步欺身，雙手掄動「喪門劍」，一招「風捲殘雲」，挾雷霆萬鈞之勢，呼的一聲，攔腰的掃出。

藍啓明冷冷一笑，道：「來得好！在下就是要看你這一招。」

笑聲中，脚步微錯，施展「鳳落岐山」身法，斜斜往後一閃！

金亮不由心頭暗喜，獰笑道：「這一招就要你的命！」

拇指一按機簧，「嗆」的一聲！劍尖陡彈出尺許，跟踪掃到。

藍啓明不再閃避，眼覷對方劍尖將及胸際，倏地一側身，右腕一擰，「聚寶萬花籃」斜斜往下一壓。

祇聽「卡」的一聲，藍啓明突然迸出四隻鋼鈎，登時將「喪門劍」的劍鎖住。

金亮做夢也未料到這「聚寶萬花籃」竟有如此妙用，不禁大吃一驚，忙運足內力將「喪門劍」往回一奪。

藍啓明哂然一笑，道：「誰希罕你這根廢鐵，拿回去。」

笑語聲中，也自暗運眞力，將「聚寶萬花籃」輕輕一旋！

「格登」一聲脆响過處，金亮頓覺手上一輕，禁不住踉踉倒退了幾步，定眼看時，不由驚怒交迸。

原來，這一聲脆响之下，「喪門劍」的尺長劍尖，竟被「聚寶萬花籃」籃底的四隻鋼鈎所折斷了。

金亮略一定神，厲聲喝道：「好小子，敎你嘗嘗我這根廢鐵的厲害！」

右手一擧，祇聽「嗤」的一聲，「喪門劍」尖斷之處電射出一蓬細如牛毛的靑色光芒，朝藍啓明迎面射去。

雙方距離不過數尺，劍身中空，內藏暗器

，更是出人意料，眼看藍啓明必難倖免！

壽堂中有不少賓客已驚呼出聲！緊張得離座而起。

但藍啓明一聲朗笑，身形微退，雙手捧着「聚寶萬花籃」，籃口向外，平胸一舉。

頓見那一蓬青色的光芒，宛似遇着一股無形吸力，像萬流歸壑一般，投射入「聚寶萬花籃」以內，一閃無踪。

此際，金亮當眞已到了黔驢技窮，法寶使盡之境，情知難以再鬥，祇好猛一咬牙，打算厚着臉皮，交待兩句便過場，就此下台——

可是藍啓明怎肯把他輕易放過，根本不容他開口，人已縱身而起，朗笑喝道：「來而不往非禮也！金朋友且把舊債淸還再走不遲！」

笑喝聲中，「聚寶萬花籃」籃口朝下，猛地一抖。

「沙」的一聲，籃中三十六朵寒鐵鑄成的小花已飛舞而出，構成一幢花網，向金亮當頭灑落。

這種奇特的暗器，金亮看也不曾看見過，眼見四面八方盡在籠罩範圍以內，祇好一揮手中斷劍，舞起一片光芒，將身護住，同時側身施展「懶驢打滾」身法，一連幾滾，滾出數丈，脫出險境，方才挺腰躍起，那知……

耳聽藍啓明一聲斷喝道：「還有半截廢鐵！拿回去！」

「嗤」的一聲，眼見一道靑光迎胸射到。

這時，金亮身形未穩，避無可避，不由怒吼一聲，雙目一閉！那知……

就在那半截「喪門劍」尖距胸不及半寸之際，突地一道白光，從壽堂中直飛出來，「叮」然一聲，登時將劍尖撞歪了幾寸，「哧」地一聲，斜插入他的右肩之中！祇痛得他「哎」一聲，仰跌地上！半邊身子立卽被鮮血染紅！

同時，颼颼兩聲，兩條人影從壽堂中電射而出。

這兩條人影，一個是「神劍魔道」顧凌霄，一個却是「毒手西施」施小萍！

顧凌霄落地之後，當卽俯身抱起金亮，細一察看，發現那半截劍尖，直將右肩穿透，立筋全被割斷，一條右臂業已殘廢，不由驚怒交迸，忙駢指點了金亮幾處穴道，止住流血，一面掉頭對施小萍道：「煩施夫人將這小子看住，待貧道將敝師弟抱回去安頓好了，再與他算賬！」

施小萍冷然道：「道長放心，我那根牙筷居然沒將這小子打出的半截劍尖震飛，顯見這小子的確有點門道，我還要找他領教一番！」

言罷，轉身目注方自飄降地上的藍啓明，冷笑道：「多時未見，藍大俠功力居然已大有進境，當可喜可賀！」

藍啓明含笑道：「過獎過獎，藍某這點微末道行，怎值得施夫人如此讚譽！」

施小萍倏地粉面籠威，柳眉帶煞，冷冷說道：「藍大俠休得過謙，我倒要領教一下你這件擅能收發暗器的奇形兵刃，究竟還有多少妙用！」

藍啓明朗聲一笑道：「施夫人誠心賜教，藍某敢不竭力奉陪！」

一言甫罷，韓劍平忽地飛身而出，沉聲接道：「時候已差不多，六弟且退回去相助雯妹一臂，施夫人方面，由我代爲領教便了！」

藍啓明聞言遂點頭應諾，對施小萍略一抱拳，道聲：「失陪！」便轉身返入壽堂，回到原位坐下，悄聲對施雯道：「雯妹請趕快澄神定慮，好接受我轉借與妳的『玄陰眞力』！」

施雯也知自己的功力與施不施相較，實在還差了一截，當下，也不推辭，星目一閉，就在座上默動家傳心法，將本身「玄陰眞力」緩緩運行……

藍啓明也自閉目垂簾，將右掌緊按在施雯左掌心上，運氣行功，將自己的「玄陰眞力」源源注入……

且說藍啓明走後，韓劍平便掉頭回注施小萍，含笑道：「施夫人久違了，韓某不揣冒昧，竟欲再度領教夫人的『雙環一帕十三針』絕藝，不知夫人願意賜教麼？」

施小萍哂然一笑，道：「好說好說！韓大俠如果認爲當日在『九疑魔宮』中輸得寃枉的話，我當然歡迎你再嚐一嚐味道！」

韓劍平軒眉笑道：「夫人旣然不嫌韓某愚昧，我就先道謝了。」

言罷，飄身退後八尺，翠竹簫斜舉胸前，朗聲道：「施夫人請！」

「韓大俠準備如何領受我這『雙環一帕十三針』！」

韓劍平朗聲道：「韓某不才，願以手中的竹簫，奏一曲不成韻律的俚音，迎接施夫人的絕世妙藝！」

施小萍臉色微微一變，隨卽嬌聲笑道：「韓大俠是雅人，方能有此雅興，我就權將『雙環一帕十三針』聊爲磚石，引出韓大俠的法曲淸音，使在座佳賓一飽耳福便了！」

言罷，嬌軀微幌，後退兩丈，俏立笑道：「韓大俠請準備，我要拋磚引玉了。」

話聲一落，一雙翠袖輕輕一抖，兩枚金環已分從袖中電射而出，向左右兩側成弧狀飛行，朝韓劍平射去！

韓劍平瀟瀟洒洒地卓立不動，徐徐將翠竹簫湊近唇邊，眼覷兩枚金環飛近，眞氣微凝，一縷淸音，立從簫中盪漾而出，繚繞空際……

那兩枚金環飛抵他身側三四尺之處，突然齊地折向中央，正欲射向韓劍平兩邊太陽穴之際，忽然起了一陣劇震，彷彿浮海扁舟，陡遇巨浪一般，搖搖擺擺地起伏不停，不能再前進半分。

施小萍微微一笑，道：「韓大俠的『先天太乙眞氣』，竟已練到以意却敵之境，當眞佩服！」

笑語聲中，玉手微揚，一條滿含劇毒的素帕，業已化作一片輕雲，冉冉飛出。

這素帕去勢極緩，好一會才飛到韓劍平面前，也像兩枚金環一樣，被簫聲激起的音波，震得前進之勢微微一滯。

但這條素帕的確極像一片輕雲，在空際隨風略一飄盪，微一舒展，便又復緩緩前飛。

韓劍平的簫聲亦隨之一變，激盪之中，夾着一片綿綿不斷，低沉而柔和的韻律彷彿在狂風驟雨以下，却有人憑欄觀景，曼聲低吟。

那條素帕此時已抵他面前三尺左右，竟被這片柔和的音韻凝注，雖然連連翻捲，却是飄浮不定，不復前飛，施小萍見狀，迅速把纖手再揚，那十三根金色小針，便已化作一蓬光雨，疾射而出！

這蓬銀色針雨，既不是像昔日在「九疑魔宮」中那次模樣，直向韓劍平的面門蝟集。到了韓劍平身前五尺之處，也不似上次由散而聚地，聚成兩條銀綫。

祇見這蓬銀色針雨，射到韓劍平身前時，倏地散得更開，彷彿中間引燃了一個火炮一般，散向四面八方，然後掉過頭來，分從上、下、左、右、前、後各方齊向韓劍平怒襲而至。

這種罕見罕聞的暗器手法，祇看得壽堂中的賓客，個個目瞪口呆不由，齊地迸出一聲：「好！」

在衆賓客的想像中，以爲韓劍平縱能運用奇絕的內家眞氣，貫注簫聲中，使空氣震盪成波以阻擋雙環的襲擊，但也決難將這分從四面八方射來的十三根銀針全數震落。

這種銀針分明淬有劇毒，只要中上一根，便將不堪設想。

那知……

就在衆賓客的一聲「好」字剛剛出口，韓劍平身形突然在原地閃電般一旋，同時，簫聲之中一連吹出了一十三聲急促尖銳得幾乎無法聽見的音符。

人動，音變，衆賓客眼中餘影尙未消失，耳中方自略有所察的刹那之間，那十三根銀色飛針，踪跡頓渺。

敢情銀針已被那一十三聲細密尖銳的簫聲所毀，化作飛灰，散落在地上。

這種見所未見的迅速身法，這種聞所未聞的奇絕音波，頓令衆賓客在爲施小萍的絕世飛針手法喝彩之後，又復轟雷也似地暴出一陣又驚又佩服的喝彩掌聲來！

那知……

就在韓劍平身形這一旋動之際，那條凝空不前的素帕，却乘這刹那間的空隙，驟然疾向前飛。

容得韓劍平身形一定，這條素帕已距他面前不及一尺。

好在他早防到有此一着，當下，上半身一仰，翠竹簫微撤，張口一吹。

「呼」地一聲，一股奇猛絕倫，無堅不摧的「先天太乙眞氣」，排空噴出，立時將那素帕捲上九霄雲中，化作輕烟而逝。

但另一方面，當簫聲一歇，那兩枚在空際飄盪的金環，阻力驟失，遂各自仍循原來路綫，「刷」地向韓劍平兩邊「太陽穴」射落！

韓劍平倏地招手，橫舉起翠竹簫，往上一迎。

「察察」兩聲輕響過處，一雙金環立被簫聲所貫注的「先天太乙眞氣」吸住，恰恰套住兩端。

這破飛針，毀素帕，吸金環的一連串動作，說來雖然話長，但實際上僅僅是一瞬之間，其中每一動作都是一氣呵成，分厘不差，拿揑得恰到好處，這般絕世神功手法，頓令壽堂之內，又復爆起一片鼓掌喝彩之聲！

施小萍眼見仗以成名的「雙環一帕十三針」，盡被對方破去，不由作聲不得！

韓劍平仍自平端翠竹簫，含笑對施小萍道：「施夫人這『雙環一帕十三針』，韓某總算領教過了，多蒙相讓，不知施夫人是否尙有其他絕藝，無妨再復賜教！」

施小萍「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韓大俠用不着得了便宜就賣乖，你旣然破了我這『雙環一帕十三針』，我自然也要領教你的絕學，你儘管劃出道來，無須客氣！」

韓劍平笑道：「韓某那有什麼絕學，暗器功夫更不及夫人萬一，怎敢班門弄斧，自討沒趣。」

施小萍却冷然叱道：「少廢話，你打算如何，趕快說出，我施小萍縱然不敵，血流五步，決不皺眉！」

韓劍平笑道：「施夫人言重了！」

笑容一斂，沉聲又道：「施夫人這一雙金環，亦有劇毒，韓某不敢拜受，意欲原璧奉還，尙望夫人笑納。」

話聲一落，神力微運，右手一抖，套在翠竹簫兩端的一雙金環便脫了出來，緩緩併排朝着施小萍飛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施小萍自然不能躲閃，更不能伸手去接。

但另一方面，她雖然明知這兩枚金環決不好接，但却恃金環乃是自己之物，絕不會中毒，也更自信自己的暗器收發的功夫，已到爐火純靑之境，不怕韓劍平還有更高明的手法。

就在她這微一忖念的工夫，兩枚金環已飛抵身前，遂功凝雙臂，力貫五指，施展獨門收攝暗器手法，對準兩枚金環抓去。

這兩枚金環的確沒有什麼變化，極其容易地便被她接在手中，那知……

金環剛一入手，突覺環中竟蘊藏着一股奇強無比，勢逾萬鈞的潛力，雖然她雙手都已貫注內家氣勁但也無法抵受得住那股奇強潛力。

只聽「格咯」一聲，她的一雙腕骨頓時折斷，痛得她「哎喲」一聲，登登登倒退了三步，五指一鬆，兩枚金環「噹」的跌在地上！

壽堂中傳來李玄的怪笑聲道：「毒手西施成了斷手西施，妙極，妙極！」

施小萍情知兩手若不急謀救治，勢必成爲殘廢，這時雖然恨不得將韓劍平生呑活剝，也只好强忍怒火，狠狠地瞪了韓劍平一眼，一言不發，踉蹌退進壽堂。

韓劍平却仍自按照禮數，抱拳說了聲：「承讓！」

隨後舉步走向壽堂，那知……

他剛一移動，陡聽一聲厲喝，一條靑色人影從壽堂中電射而出，人還未到，兩股凌厲掌風已自當頭壓下！

韓劍平聽出是施不施的聲音，當下，身形微幌，斜飄八尺，讓過這凌空一擊，一面朗聲喝道：「施不施！你也是個有頭有面的人物，怎地不打招呼便出手偸襲？」

施不施一擊不中，沉身落地，厲聲喝道：「廢話少說，快還我三妹的一雙手腕，便饒你不死！」

韓劍平朗朗一笑，方待開口，突聽施雯一聲嬌喝道：「平哥請退，讓妹子來向這老賊算帳！」

喝聲中，施雯已飛落當地，手持「天刑劍」，面對施不施，怒目而立！

韓劍平見施雯出來，料知藍啓明轉借「玄陰眞氣」與她之事，必已成功，遂點頭答應，然後目注施不施，軒眉說道：「向你追討血債之人既然出面，韓某不便干預，如果你還有第二條命兒，我再奉陪便了！」

言罷，也不理會施不施，自顧叮囑施雯道：「雯妹一切小心，千萬把氣沉住，小兄願祝妳一劍功成，仇人授首！」說完，便轉身走進壽堂而去。

施不施眼中冒火，一面縱身攔阻，一面厲聲喝道：「姓韓的休走，留下命來！」

施雯一揮「天刑劍」，洒出一圈光華，將施不施擋住，厲聲喝道：「不准亂動，乖乖聽候姑娘發落！」

施不施直氣得七竅生烟，哇哇叫道：「無知賤婢，口口聲聲說與老夫有血海深仇，好好好，老夫也懶得查問究竟，成全妳便了！」

喝聲一落，雙手齊揚，「嘶嘶」連聲，十縷勁銳歪風，破空飛襲施雯當胸要害，獰聲道：「先殺了妳這賤婢，再找姓韓的算帳，也是一樣！」

他驟施「岐黃毒手」獨門魔功，猝然突襲之下，本來十拿九穩地，以爲對方縱然不死，也得脫上一層皮兒，那知……

他那無堅不摧，洞金透石的「岐黃毒手」魔功所化指風剛一觸及對方劍光之際，心頭立生警兆，十根指尖如觸寒冰，不由大吃一驚，趕忙抽身，飄縱後躍，定眼向對方手中的短劍瞧去。

這一瞧之下，禁不住失聲大喝道：「天刑劍！」

施雯厲聲道：「不錯，姑娘就用這天刑劍代天行刑，老賊，拿命來吧！」

招隨聲發，身形電閃而起，一招「天威莫測」，天刑劍幻起一道耀目寒光，凌空下擊。

施不施瞧清了對方手中短劍來歷以後，心情反定了下來，他心想剛才指風觸及對方劍鋒

時的那種感覺。

不過是由於劍上的寒厲之氣，並非對方在功力上有何超人之處，是以這時見施雯再度攻來時，不由獰笑道：「無知賤婢，諒妳有多大的氣候，就敢仗着這天刑劍在老夫面前張牙舞爪？」

獰笑聲中，身形微撤，倏地雙手一抓，十指一屈一彈，厲聲大喝道：「還不與我撤劍躺下！」

十縷勁銳指風，五縷朝天刑劍上擊來，五縷電襲對方胸腹五大要穴。

那知，眼前寒光一閃，那五縷擊向劍上的指風全部落空，同時，擊向對方胸腹要穴的五指却反與天刑劍撞個正着。

這種大異常勢的劍招，施不施做夢也不曾見過，一時之間要想撤退，那裏還來得及？只聽……

「刷」的一聲輕響，寒光過處，血光崩現，他一條右腕登時被天刑劍削落塵埃　直痛得他悶哼一聲，身形一幌，幾乎栽倒。

施雯一招得手，更不讓人，皓腕翻處，天刑劍由下而上，一招「地滅天誅」，挾風雷之威，電捲而出。

施不施鋼牙一咬，强忍疼痛，猛運魔功，聚足十二成眞力，厲喝一聲，左掌迎着劍光，猛然劈去。

一股移山倒海，熔金化石的罡氣，以雷霆萬鈞之勢狂湧而出。

若在平時，以施雯的功力，就算天刑劍煞氣奇重，劍招如何奇詭辛辣，也難抵擋得住施不施這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全力一擊，可是，此際她得到藍啓明之助，轉借了一身「玄陰眞氣」，是以功力上還勝施不施一籌。

這時，她的天刑劍上，貫足了「玄陰眞氣」，與施不施掌風一合之下，只聽一陣刺耳的裂帛之聲響處，震得天刑劍發出令人心悸的嗡嗡嚶聲，施不施的掌風更是立被絞散。

施不施頓覺左臂痲木虛軟，再也抬不來起，情知筋骨業已被對方劍上的眞力震碎，不由心胆一寒，怒吼一聲，縱身倒掠而出。

施雯一聲嬌喝，身形跟蹤縱起，奮力一招「天奪其魄」，天刑劍劃空生嘯，宛似長虹垂空，有若天降閃電，照準施不施當頭劈下！

電光一閃，施不施連聲都未出，便「砰」然跌落地上，一道劍痕，從腦門直到小腹，幾乎被劈成兩半。

施雯更不停頓，手腕一翻，一絞，一挑，「嗤」的一聲，已將施不施一顆還在「別別」跳動的心臟穿在「天刑劍」劍尖上。

須知，她這一手刮腹，開膛，挖心的動作，平時已不知練了多少遍，練得純熟無比，爲的就是這一天！

此際，她剜出了施不施的心臟後，就在地上雙膝一跪，放聲大哭道：「爺爺！爹爹！媽媽！仇人的心在這裏，雯兒已把他剜出來了，你們看見不啊……」

這時，壽堂中的羣豪，眼見一代魔頭，竟然在三招之下，就被開膛剜心而亡，俱不禁驚愕相顧，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羣魔更是大出意外，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一時間裏外一片沉寂，只有施雯的哀哭聲，冲擊着每一個人的心，在空際翻騰激盪，直上雲霄，使得皓潔的月光，也爲之黯然失色。

也就在此時，一條黃色人影　悄然從壽堂中電射而出，像鬼魅般飛臨施雯上空，猝然揮掌劈下！

同時，李玄一聲怪叫：「好個無耻的古燕飛，老花子把你宰了！」

叫聲中，人已飛縱而出，追上那黃色人影，淩空一掌擊去。

這暗襲施雯之人，正是施家堡的內堡總管，「五行鬼叟」古燕飛，他眼見李玄追來，冷笑一聲，左掌一翻，發出五行掌力相迎，右掌原式不變，仍然朝着施雯劈下。

這老賊恨極了施雯，故此拚着硬接李玄一掌，縱然不敵，也要將施雯擊斃洩忿。

施雯這時仍自伏地痛哭，對有人暗襲之事，宛似毫無所覺。

也就在她即將被古燕飛掌力所傷之際，黑暗中突地飛來了一條人影，右手一揚，立將施雯凌虛攝過一旁，同時，右掌一推，斜刺裏迎着古燕飛劈下來的掌勢擊去。

這三方的動作都快若閃電，就在這一句話的工夫，空際已響起了「砰砰」兩聲巨震，登時狂飇大作，人影亂飛。

最慘的自然是古燕飛，祗震得他在空中一連幾個翻滾，方才厲吼一聲，沉身落地，勉强拿樁站穩。

李玄見施雯無恙，也自收勢定眼朝這黑暗中飛來的人望去。

只見此人乃是個相貌奇醜的白髮老叟，胸背高隆，身材矮小，雙手却特別長大，極不相稱。

李玄怪笑一聲，一抱雙拳道：「老兄大概就是諸葛公主手下雙奇中的『神駝奇翁』孫高了，幸會，幸會！」

白髮老叟咧嘴一笑，抱拳還禮道：「豈敢！豈敢！」

李玄方待開口，忽然瞥見古燕飛神色大變，不由猛然想起一事，當下，轉臉怪笑喝道：「古燕飛，今宵你惡貫巳盈，我老叫花素來不打落水狗，且由你自遭惡報便了！」

話完，又對「神駝奇翁」孫高略一拱手，便自退進壽堂。

這時古玉奇站起身來，對「鬼爪奇婆」孟瑜沉聲道：「孟婆婆，這位孫老朋友與你名列諸葛公主手下，不知爲何强行出頭，請問你們究竟是偏袒那一方？」

孟瑜微微一笑道：「古大莊主質問得頗爲有理，但你可知道這位孫老弟的外號，原來不叫『神駝奇翁』，而是『五行奇翁』麼？」

古玉奇愕然道：「他……」

孟瑜笑道：「古大莊主既然明白，那麼，對孫老弟今日要清理門戶之舉，就不致認爲我們有所偏袒，也不應加以過問了！」

古玉奇方自啞口無言，壽堂外，已傳來「神駝奇翁」孫高的厲聲怒喝：「萬惡叛賊，本長老尋你多年，還不乖乖跪下，聽候發落！」

「五行鬼叟」古燕飛昔年叛離「五行門」之事，武林中大多數人都有所聞，想不到事隔多年，竟會在此地遇上了本門的長老，於是壽堂中所有的目光，遂一齊移向堂外。

只見「五行鬼叟」古燕飛神色一連變了幾變之後，冷笑一聲，道：「孫老兒休要發狠，不要說只有你一人在此，就算幾個老鬼統統到齊，也不放在古太爺眼內，識趣的就趕快縮回諸葛飛瓊的裤浪裏去，還可以多吃幾年安逸閒飯，不然的話，嘿嘿，休怪太爺翻臉無情，你就活不成了！」

這一番話語，只說得「神駝奇翁」孫高臉上一陣靑一陣白，手足發抖，幾乎當場吐血，大喝一聲，雙掌齊發，猛向古燕飛迎面劈去！

古燕飛獰聲喝道：「不知好歹的矮鬼，教你識得太爺的厲害！」

喝聲中，竟自運足十二成「五行玄功」，反擊而出。

「轟隆」一聲巨響過處，砂石紛飛，勁氣四漩。

古燕飛「哼」了一聲，身形微幌，倒退一

步。

「神駝奇翁」孫高也悶哼一聲，脚下登登登退了三步，方始拿樁站穩！

方才的這一掌硬拚，顯然是古燕飛略勝一籌的。

壽堂中，觀戰之人俱不由心頭一愣，暗怔「神駝奇翁」孫高既是「五行門」中的長老，怎的如此不濟？

却突聽李玄怪笑道：「我老花子和人家打架，是從來不動肝火的，否則的話，怕不早就連殘羹冷飯都吃不到了！」

「神駝奇翁」孫高聞言，心頭一動，方自把氣一沉，古燕飛已獰笑連聲，雙掌如狂風驟雨，廻環猛攻而至。

此際，「神駝奇翁」孫高被李玄拿話點醒，心中已打好了主意，遂一面發掌迎擊，一面裝作抵擋不住似地連連退後……

古燕飛睹狀，心中不由大爲得意，獰笑聲中，掌勢陡地加緊，將孫高圈入一片如山掌影之中。

幾十個回合以後，孫高似乎只剩了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古燕飛厲喝一聲：「矮鬼挺屍去罷！」

雙掌一圈一按，一招「萬土歸源」，逼得孫高門戶大開，然後倏地雙掌一合，「五行合運」，猛向對方胸膛撞去。

兩股「五行玄功」所化的勁氣，挾水火風雷及刀兵之聲，以令人窒息的奇强壓力，向孫高胸膛壓去。

只見孫高屹然不動，也照樣兩臂一圈，雙掌一合，竟然同樣地使出一式「五行合運」，平胸推出。

雙方距離不過數尺，是以掌力一發，便立告緊接，四掌掌心相抵，羣聲頓寂。

古燕飛以爲孫高出於無奈，才與自己互拚內力，不由更是十拿九穩地猛運玄功，「五行眞氣」有若長江大河，源源湧出，打算一舉將對方震斃當場。

那知，他的內力雖然如此威猛，但對方的雙掌，却似浩海汪洋，使他的「五行眞氣」，竟如江河入海，一去無踪，絲毫不生作用，這才驚覺上了大當。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那裏還敢再拚下去，遂一咬牙關，趕忙運功，企圖將發出的眞氣截斷，好撤身逃走。

那知，他這一運功回收眞氣之下，才發覺對方的掌心，竟還具有一種奇强的吸力，將他體內的眞氣源源吸去　那還控制得住？這一來，不由嚇得亡魂皆冒，當下，心胆一橫，拚捨數十年苦修之功，咬斷舌頭，張口噴出一股血箭，朝孫高面門噴去。

那知，孫高早就等着他施展這一招，一見血箭噴到，倏地把嘴一張，迎着噴來的血箭一吸。

只見那一股血箭，成了一道血泉，「呼呼」不停地，朝孫高口中投入，片刻功夫，古燕飛的臉色由紅轉白，最後，竟成了一片灰色，那一道血泉也由濃而淡，終於戛然中斷。

「神駝奇翁」孫高這才霍地掃掌一震，頓見古燕飛的身子像斷綫風箏一般，輕飄飄地倒飛尋丈，了無聲息地跌落塵埃，彷彿已成了一副空殼。

衆賓客看得心頭一陣駭然，都不知這種武學究竟是甚麼功夫？

「神駝奇翁」孫高一整衣衫，朝壽堂抱拳肅容道：「老朽奉『五行門』祖師在天之靈，運用本門心法，將叛徒古燕飛受祖師所賜的功力及精血全數收回，有擾諸君雅興，尚祈多加諒宥！」

說完，身形微幌，便退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見。

此際，羣魔所帶來的爪牙，已傷亡殆盡，顯然已落下風，情勢極爲不利。

賓客當中，站在羣俠方面的自是暗地高興，反之，與羣魔是一丘之貉的人，當然萬分失望，沮喪至極。

只有羣俠與羣魔的主要人心中明白，到目前爲止，僅僅是一些小的接觸，尚未到決定勝負的階段。

因爲，雙方盼望的主要人物，尚未登場，還有這大會主人諸葛飛瓊也未現身　她究竟抱甚麼態度，究竟站在那一邊，這都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

此際，明月高懸，時辰巳將近子夜。

壽堂中，一片沉寂，衆賓客俱屏息以待，靜看正邪雙方，如何進行決戰。

可是，正邪兩方面都沒有動靜，大家都是將目光望向堂外，臉上都是一般地流露着期待之色。

驀地，一聲爽朗的「呵呵」大笑和一聲「阿彌陀佛」的沉宏佛號，劃空傳來，震得壽堂的人耳際「嗡嗡」作響。

古玉奇等羣魔，色然而喜，紛紛起身離座，往堂外走去。

衆賓客見狀，情知好戲即將登場了，遂均將目光移向堂外，看看究竟來的是甚麼非常人物。

張太和等羣俠聽得笑聲，便知是鍾離漢來了，但一時間却猜不出那一聲佛號，又是何人所發？是以也和衆賓客一般掉頭往外面望去。

笑聲與佛號聲中，只見兩條人影自天而降，迅如閃電，縱落堂前。

這兩人脚一落地之際，微聞「隆」一聲，地皮震動，連酒席上的杯盤都微微發出一陣「嗚啷啷」的響聲。人影乍現，果然是鍾離漢以及出乎羣俠意料的「不空大師」。

羣俠見鍾離漢一來便震地示威，分明已將那絕世魔功練成，俱不由一凜！

其他的賓客，更是相顧駭然，只有端坐主位上的「鬼爪奇婆」孟瑜，依然臉含微笑，但她身旁的「金童，玉女」，却微微揚了揚眉兒，瓊鼻中輕輕地「哼」了一聲。

鍾離漢落地之後，對擁出壽堂相迎的羣魔微一頷首，那古玉奇嘴皮微動，匆匆將受挫經過，用密語傳音，簡略說了一遍。

鍾離漢靜靜聽完，呵呵一笑，道：「不要緊，不要緊，有帳慢慢好算！」

笑語之聲微頓，目光四下一掃，連連搖頭道：「施老弟他們壯烈犧牲，主人就該立時料理善後才是，也罷！老朽權且代爲效勞，送他們早得安息便了。」

說完，側顧不空大師笑道：「煩大師相助一臂如何？」

不空大師合掌道：「老施主大發善念，老僧自應追隨效力。」

鍾離漢「呵呵」一笑，轉過身來，走到施不施的屍體前面，伸出右掌，掌心朝下，遙對施不施的屍體虛虛一按，不空大師在旁邊也倏地大袖一拂。

「呼」地一聲，狂飇捲處，但見施不施的屍體，登時化作一陣輕烟，隨風消逝，頃刻無踪。

緊接着便是古燕飛與「秘魔四煞」的屍體，被鍾離漢施展同樣手法，化烟而逝。

這種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神奇功夫，頓時將壽堂中的賓客們瞧得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鍾離漢炫露完了，這才一整衣襟，在羣魔簇擁之下，緩步走進壽堂，對「鬼爪奇婆」孟

瑜抱拳笑道：「老朽祝壽來遲，恕罪恕罪！」

孟瑜欠身還禮，笑道：「久仰鍾離員外大名，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响，快請入席，待老身敬酒三杯。」

鍾離漢「呵呵」笑道：「雕蟲末技，不成氣候，好教老婆婆見笑了！」

笑聲忽止，神色一整，又道：「時辰將到，怎不請諸葛公主登堂受賀？」

孟瑜含笑道：「鍾離員外有所不知，因爲一來是每年今日，我家小姐必要獨自在靜室之中，追念親恩，二來是她一升堂接受諸位祝賀，就不許再有流血之事發生，以免沖了吉日的喜氣，所以……」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正好老朽也是最不喜歡流血的，就煩老婆婆快去請諸葛公主登堂受賀，老朽保證決不會有流血之事發生就是。」

孟瑜略一沉吟，目光朝羣魔及羣俠一掃，含笑道：「鍾離員外說得好，可是衆位嘉賓當中，恐怕……」

鍾離漢「呵呵」一笑，搖手說道：「無妨無妨，這種小事，根本不值得流血，老婆婆儘管放心好了！」

孟瑜含笑道：「既然如此，老身這就命人去稟知我家小姐便了。」

說完，側顧「金童，玉女」低聲吩咐了幾句。

「金童，玉女」齊地點頭，雙雙退出了壽堂。

鍾離漢這才轉頭朝韓劍平，藍啓明等人，笑呵呵地打了個招呼，然後在羣魔一席的首位上坐下來。

韓劍平與藍啓明雖以強敵當前，但亦不願失禮，遂雙雙拱了拱手，還了一禮。

那邊，孟瑜已自擧杯，遙遙敬酒。

此時，韓劍平捉空對張太和低聲道：「張大哥，你看這老傢伙口口聲聲說不會流血，究竟是甚麼意思？」

張太和肅容道：「這意思很簡單，因武功練到他這般境地，的確殺人已不須流血了！」

韓劍平一怔道：「大哥的意思，是認爲我們都不是他的敵手麼？」

張太和肅然點了點頭，藍啓明却不大信服地接道：「我倒不相信世間眞有殺人不流血的功夫。」

張太和正色道：「事實的確如此，你看他剛才消化屍體的功夫，如果拿來對付我們，試問有誰能抗拒得住？」

羣俠聞言，情知不假，俱不由眉頭深皺，韓劍平道：「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在何八妹身上，她怎地到這時還不來，眞令人急煞了！」

張太和微微一笑，說道：「八妹可能早就來了，她之所以遲遲不現身，據我猜想，可能是一方面想在暗中把敵方的情況觀察清楚；一方面極可能是鍾離秦的功夫尚差一些火候，所以……」

話尚未完，忽聞一陣環珮叮噹之聲，滿堂賓客，頓時都靜了下來。

張太和趕忙住口，與羣俠一同擧目望去。

只見「金童，玉女」一左一右，緊傍着一位身穿雪白羅衣，雲髻高堆，面垂輕紗的女子，從面帷幔後轉了出來。

雖然看不清她的容顏，但憑她的高貴嫻雅的擧止風度，以及「鬼爪奇婆」孟瑜恭謹肅迎的情形判斷，便知她一定就是諸葛飛瓊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刹時，壽堂中所有來賓，都不約而同，一齊起立相迎。

諸葛飛瓊姍姍就了主位，微一衽襝，嬌聲道：「飛瓊此次雙十賤辰，承蒙諸位武林先進，江湖友好，千里寵臨致賀，感激無已，尤其適才飛瓊靜念親思之際，壽堂前慘劇連生，更令飛瓊愧歉萬分……」

語音微頓，玉手輕舒，端起面前酒杯，續道：「謹以水酒一杯，奉敬諸位，聊表謝忱，並致萬分歉意！」

衆嘉賓一齊擧杯，同聲祝賀。

諸葛飛瓊飲乾杯中美酒，擺手請衆嘉賓坐下，這才徐徐就座，微一偏臉，對着羣魔這一席，嬌聲道：「鍾離員外寵降以後，便一再催促飛瓊出堂相見，莫非員外除了寵臨致賀以外，還有甚麼賜教？」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誠如公主明見，老朽此來，確是有幾句粗淺的話兒，向公主請示。」

話聲一頓，指了指身旁的古玉奇，笑道：「不過，老朽素來不善言詞，還是請這位古老弟代勞便了。」

古玉奇應聲起立，目光一掃全場，朗聲道：「在未提出正文之先，本人謹向諸位同道，引介一下鍾離員外的來歷……」

此言一出，除了羣俠這一席外，其他賓客，莫不眼光一亮，個個傾耳靜聽。

古玉奇微微一笑，頗爲得意地接道：「這位鍾離員外，乃昔年魔道祖師『魔中之魔』鍾離珏老前輩之哲嗣，家學淵源，不必細說，尤其最近更將絕世魔功練成，可算青出於藍，成爲百年來武林第一位人物！」

這一番話兒，果然聽得賓客個個悚然動容，流露出一副難怪其然的神色。

古玉奇稍停之後，又復朗聲說道：「因此我輩魔道中人，遂公推員外爲首，並賀號『魔中之魔』，以慶鍾離珏老前輩後繼得人……」

話聲微頓，目光一注諸葛飛瓊，含笑道：「諸葛公主對此擧有無異議？」

諸葛飛瓊搖了搖頭，笑聲道：「此擧大佳，我相信鍾離員外令先翁若是泉下有知，也定必含笑頷首。」

古玉奇臉上掠過一絲詭笑，又道：「鍾離員外自領魔主之位後，遂訂定振興魔道大計，打算聯合武林中有志與所謂名門正派一爭雄長的同道，對各大名門正派之士大張撻伐，務期魔道大興，領袖武林，是以在座諸君，如有志參加者，可即席決定，本人當代表『宇內八魔』懇切歡迎。」此言一出，立時獲得一班趨炎附勢的黑道中人，鼓掌喊好，紛紛表示靠攏。

李玄朗聲怪笑道：「這種狗屁論調，委實臭不可聞，何況施不施已遭惡報，又從那裏來的『宇內八魔』？難道古大莊主居然能將死人拉來湊數不成？」

古玉奇冷笑一聲，道：「李老花子稍安毋躁，須知你們所謂『武林八仙』，也尚未湊齊，而『宇內八魔』之數，馬上即可實現。」

話聲一頓，轉對諸葛飛瓊莊容道：「也就是爲了這原故，所以鍾離魔主乃催請公主升堂，接受『魔鈴公主』的賀號，並恭請加盟，共襄盛擧。」這幾句單刀直入的話語，頓使壽堂中氣氛爲之一肅，所有的目光，盡數集中在諸葛飛瓊身上，靜看她如何答覆。

只聽那幅垂面輕紗之後，發出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道：「諸位盛意賀號，飛瓊愧不敢當，至於加盟一節，似乎頗爲值得考慮，古大莊主你說對麼？」

古玉奇微微一笑，道：「莫非諸葛公主認爲還有甚麼不安的地方？」

諸葛飛瓊點頭道：「不錯，因爲我素來不作沒有把握之事，須知『武林八仙』此時雖然尚未到齊，但目前實力却不容忽視，不知鍾離員外有何必勝的把握？」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這個問題好辦，欲知老朽必勝的把握，馬上便見分曉。」

諸葛飛瓊笑道：「鍾離員外打算現在就與他們較量是麼？可是我已說過，此時此地，不能再有流血之事，而雙方動手，却難免……」

鍾離漢連連搖手笑道：「放心放心！老朽保證不須流血，便可分出勝負，使『武林八仙』，一齊乖乖俯首稱臣。」

諸葛飛瓊嬌聲笑道：「鍾離員外既然有把握，就請讓我一開眼界如何？」

鍾離漢「呵呵」一笑，轉對「方外三魔」一使眼色，道：「適才三位要表演甚麼『一笛門三魔』，未免有些小家子氣，如今不妨把範圍擴大，將雙方全部算上，才顯得這份壽禮夠重，並且更爲別緻。」

通化頭陀，顧凌霄，玉師太等「方外三魔」應聲起身離座，面對羣俠及諸葛飛瓊併肩而立。

韓劍平忙對諸葛飛瓊道：「這三人練有『消魂化魄，百毒魔功』，我等雖然不懼，但公主却須小心防備，以免波及。」

諸葛飛瓊嬌笑道：「今日壽堂中，凡事大吉大利，韓大俠無庸多慮。」

就在這兩句話兒說完之際，「方外三魔」已自暴聲喝道：「諸位小心了！」

喝聲中，六掌齊揚，「消魂化魄，百毒魔功」悄然透出，不但襲向羣俠，並連諸葛飛瓊及孟瑜等人也籠罩在範圍以內。

羣俠早已服食過解毒靈丹，當然毫無所懼，但此際發現對万連諸葛飛瓊也暗算在內，俱不由又驚又恐，齊地大喝一聲，紛紛離座，揮掌向「方外三魔」劈去。

忽聞諸葛飛瓊嬌聲笑道：「諸位快請住手，千萬不可傷人流血。」

羣俠聞聲，不禁愕然停手，齊地閃目望去，只見不但諸葛飛瓊安然無恙，竟連孟瑜及「金童」「玉女」也照樣神采奕奕，俱不由大爲奇怪。

那「方外三魔」更是驚得目瞪口呆，木立當地，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鍾離漢眼珠一轉，「呵呵」大笑道：「諸葛公主既然不想見有傷人流血。也吩咐住手，三位就不必再表演了。」

「方外三魔」借機應諾，退回原位。

諸葛飛瓊嬌笑一聲，道：「哦！原來他們三位還未施展神功麼？抱歉我性子急了一些，那就請他們再來一次吧！」

鍾離漢搖頭笑道：「不用了，且讓公主欣賞別的好了。」

話聲一落，轉對旁邊一席上的「聖火神君」趙公寧道：「把你的玩意放出來，讓衆位嘉賓開開眼界，換個口味。」

趙公寧應了一聲，起身走出壽堂朝那停放在草坪之上的三具用布罩蓋的方形物體走去。

韓劍平情知對方是去放那三個「火屍」出來，不由劍眉一皺，低聲對張太和道：「張大哥，這姓趙的就是操縱那三具 火屍』之人，如今八妹還未到來，我們該怎樣對付才好？」

張太和並未見過三具「火屍」究竟甚麼模樣，聞言，也是好生爲難，沉吟半晌，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我相信諸葛飛瓊也不願這壽堂吉地，被人搗亂破損，必會有所處置。」

說話之間，那趙公寧已吩咐手下將黑布揭起，露出三個鐵籠，拉開柵門，放出那三具「火屍」來。

只見這三具「火屍」已不是從前的面目，裝扮得猙獰醜惡無比，身上披着五色彩衣，隨着趙公寧的指揮，一步一步的朝壽堂走來。

壽堂中的賓客，根本就不曾見過這等怪物，是以人人都既緊張而又好奇地，屏息注視着它的擧動。韓劍平眼看三具「火屍」漸漸走近壽堂，而諸葛飛瓊並未有所表示，不禁大爲着急，遂站起來對諸葛飛瓊道：「這三個東西根本不通人性，公主千萬不能讓它們走進壽堂，否則發作起來，後果不堪設想的了。」

諸葛飛瓊微笑一聲，尚未開口，鍾離漢却「呵呵」大笑道：「韓大俠如果害怕了，儘管吩咐一聲，老朽無不遵命。」

話聲微頓，又對諸葛飛瓊微笑道：「如果公主不願它們進入壽堂，也請吩咐一聲。」

諸葛飛瓊嬌笑道：「這種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看來的確有點怕人，當然不能讓它們走進壽堂來的。」

鍾離漢「呵呵」大笑，得意地說道：「那麼，只要公主對老朽點一點頭，吩咐一聲，老朽立刻命它們退回去。」

這幾句充滿威脅性質的話兒，意思已非常明顯，羣俠怎能讓諸葛飛瓊受此要挾？當下，互相看了一眼，齊地起立，便待走出壽堂，拚着有所損傷，也得把這三具「火屍」毀去。

就在羣俠脚步移動之際，突聞諸葛飛瓊朗聲一笑。諸葛飛瓊笑聲剛止，說道：「諸位請坐下，飛瓊忝爲主人，自是不能讓這等怪物走進壽堂，來驚擾嘉賓。」

羣俠聞言，只好坐了下來，靜看諸葛飛瓊如何對付。

這時，那三具「火屍」已將逼近堂前石階，只見諸葛飛瓊側顧孟瑜及「金童」「玉女」道：「你們出去把這三個怪物毀掉……」

孟瑜、「金童」「玉女」等三人躬身應命，身形微晃，便已併肩站在堂前石階上面。

韓劍平急道：「小心！這東西碰不得。」

他喝聲方自出口，那三具「火屍」業已騰身而起，兩臂大張，分朝孟瑜三人撲去。

他見他們不慌不忙，屹立不動，倏地一齊探手入懷，各自取出一隻小玉瓶，對準撲來的「火屍」，把手一抖。

「嘶嘶」連聲，只見三股銀白色的水珠，從三人手中玉瓶狂噴而出，直洒在三具「火屍」的身上，立時冒起一陣陣的青烟，頃刻之間，這三具「火屍」便告化爲烏有。

忽聽鍾離漢「咦」了一聲道：「這是『紫達木河靈泉』！」話聲一落，驀地仰面「呵呵」大笑，伸手一指諸葛飛瓊笑道：「是你！是你！果然不出老朽所料，當眞是你！」

笑語聲中，袍袖一抖，兩點金光，帶着「叮鈴鈴……」的悅耳清音，朝諸葛飛瓊射去。

鍾離漢之言一出，羣俠已然心頭一動，及至兩點金光射出，韓劍平登時恍然有悟，不禁喜極而狂，幾乎就要跳了起來。

那兩點金光電射到諸葛飛瓊面前，只見她羅袖微揚便將金光裹住，收入懷中，嬌聲笑道：「多謝員外，難爲你保管了這許多日子。」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不要謝不要謝，老朽生平最喜歡漂亮的妞兒，你這兩枚金鈴借我玩了這久，也該還你了」

笑聲一停，倏地臉色一沉，沉聲道：「老朽願意再請敎一句，你究竟是願以『魔鈴公主』身份，加盟『宇內八魔』，抑是以『武林八仙』中何仙姑的眞面目，與老朽相見？」

此言一出，羣俠因爲已經明白其中奥妙，倒也不覺得怎樣，但其他賓客却是大出意外，登時驚詫交集，壽堂中頓爲「嗡嗡」的嘈雜話聲所充滿，同時，所有的目光，盡朝諸葛飛瓊望去。

只見她玉手輕舒，徐徐扯下垂面輕紗，露出一張清麗絕世，嬌美無儔的俏臉。

韓劍平眼見心頭愛寵，這一恢復女兒家裝扮，較平日男裝之時，又不知美秀了多少倍，一時之間，竟瞧得呆了。

諸葛飛瓊目注堂中賓客，嫣然一笑。目注鍾離漢說道：「魔鈴公主這一美號，

飛瓊愧不敢當，敬以奉璧。」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很好很好，老漢便代表『宇內八魔』收回便了。」

話音一頓，又復「呵呵」大笑道：「幸虧老朽早就防到有此一着，帶來了備份人物，不然的話，八魔之數便算不全了。」

笑聲一頓，一指身旁的「不空大師」，目光一掃全場，沉聲又道：「這位大師，昔年也是魔道中人，尊號『萬家魔佛』，從現在起，便正式名列八魔之一，位於老朽以次。」

諸葛飛瓊笑道：「如今，八魔之數已齊，雙方壁壘亦已分明，鍾離員外是否打算放手一搏？」

鍾離漢搖頭笑道：「放手相搏，必有損傷，老朽仍願遵守決不流血之諾言，不採這種下策。」

諸葛飛瓊「哦」了一聲，含笑說道：「那麼，老員外打算採取甚麼不流血的方式來決定勝負呢？」

鍾離漢「呵呵」笑道：「老朽知道你們還有一位『漢鍾離』尚未現身，所以說不得只好由我略爲獻醜，請他出來相見，那時，勝負便可當堂分曉。」

言罷，一擺手，率了古玉奇等人，離席走出壽堂，在草坪上，面對壽堂盤膝而坐。

羣俠見狀，均猜不透鍾離漢攪些甚麼名堂，但見諸葛飛瓊依然神態自若，情知這位功力高得出奇的何八妹，必然有所仗恃，遂也端坐不動，靜觀究竟。

只見鍾離漢坐下之後便閉目垂簾，竟然入起定來。約莫過了半盞熱茶工夫，怪事突生。

但聞一陣隱隱雷聲，發自地底，從四方湧向壽堂，連地皮也跟着震動起來，衆人俱不由心頭一顫。

剎那之間，雷聲愈響，地震愈劇，彷彿地下埋了大量火藥，被人一下點燃，直震得整座壽堂搖搖晃晃，塵沙亂落，席上杯盤叮叮噹噹散落了一大片，眼見馬上就要倒塌。羣俠不由大吃一驚，便待離席縱出時，那知……

地底下似乎有一股奇強無比的吸力，將他們一個個吸緊在座上，竟然身不由己，絲毫動彈不得，這樣一來，便成了坐以待斃，羣俠個個大驚失色，再定睛朝諸葛飛瓊望去，發現她臉上也是充滿了驚異之容，連孟瑜等人也像木偶一般，動也不動，分明所遇相同，爲鍾離漢的絕世魔功所制。其他賓客也一樣地心驚胆戰，無奈也都動彈不得，只好紛紛大聲喝罵，頓時壽堂中鬧成一片混亂。

忽然，「不空大師」朗聲宣了一聲佛號，揚聲道：「善哉！善哉！諸位善主若想躲過此劫，只須高呼一聲：『我願永爲魔主効忠』，便可安然離開了。」此言一出，立有許多怕死之人紛紛依言宣誓。

說也奇怪，這些人只要一叫，在他身上的吸力便立時消失，一個個抱頭鼠竄躍出壽堂。

「不空大師」又復朗聲道：「諸葛女檀樾，這是最後的機會，你若執迷不悟，便將與許多唯你馬首是瞻的善主們同化劫灰的了。」

就在他耀武揚威，發話恫嚇之際，空中驀地拂來一陣極爲柔和的微風，話聲才住，震動頓息，一切竟登時恢復原狀。

鍾離漢似是被這突然的變化，震得身子微微一顫，愕然張目。適時，只見諸葛飛瓊身後的帷幔中，飛出一點拳頭大小，色作淡綠的心形光影，對着鍾離漢冉冉飛去。

鍾離漢目光剛與這點心形光影一接，臉上頓時露出又驚又怕的神色，長嘯一聲，騰空而起。那知，他身形一動，這點心形光影立時如磁引針，倏然加快速度，不容他有絲毫躲閃的餘地，直印入他的胸膛，一閃而沒，頓聽他呻吟了一聲，「砰」然跌落地上，仍自盤膝而坐，雙目緊閉，寂然不動。古玉奇等七魔見狀，不由大驚，紛紛縱起，暴聲怒喝朝壽堂撲去。

適時，帷帳後面又復飛出七點同樣的心形光影，迅如閃電，分朝七魔射去。

七魔那敢被這心形光影射中，忙不迭在空中身形一分，四散躲避，却沒料到他們的身子對這心形光影，竟似具有極大吸力，是以他們散開的方向雖然不同，但却沒有一人能閃躲得開，頓告同時被心形光影射中胸膛。

只聽七聲呻吟過處，「砰砰」連響，七魔紛紛跌落地上，與鍾離漢一樣地盤膝而坐。

從地震停止，到羣魔受制，其間的過程，僅僅是一瞬的工夫，這突然而迅快的結束，不但使留在廳中的各大名門正派來賓爲之錯愕駭異至極，就連張太和，韓劍平等羣俠，也不由得瞠目結舌，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就在這片靜默中，只聽諸葛飛瓊嬌笑道：「恭喜大哥功德圓滿，快請出來喝一杯吧！」

語音方歇，帷幔一動，緩步走出鍾離秦。

張太和愕然道：「大哥？難道還有人比我大的？」

這時的鍾離秦臉上，流露着一片祥和之色，已無復往日冰冷的神態。只見他微微一笑，對張太和發話道：「我也屬鼠的，但却是正月初一生辰，所以只好委屈你降一級了。」

張太和苦笑了笑，道：「大哥怎不早些出來，害得我們担驚受怕！」

諸葛飛瓊笑道：「二哥說得好輕鬆，若不是大哥功力深厚，定力堅强，還是難將那『魔心舍利』煉到與神相合，運用由心之境哩！」

張太和哦了一聲，遙望八魔一眼，道：「他們業已受制，大哥打算如何處置他們？」

鍾離秦道：「這時，他們正受『魔心舍利』化煉，大約兩三個時辰以後，就可以將他們的一顆魔心換過，魔氣盡銷，與常人無異，不能再復爲惡的了。」

羣俠聞言大喜，韓劍平接口說道：「大哥這般處置，當眞是妙極了！」

這時，諸葛飛瓊已命人撤去席中的殘餚，重新擺上盛筵，對各大名門正派之人含笑道：「適才連累諸位多有受驚，且請重新入席，讓我們兄妹多敬幾杯，以表歉意！」

羣豪連稱稱謝，紛紛入席。

此際，最尷尬的要算那一批適才向「宇內八魔」宣誓効忠的江湖敗類，僵在草坪上，走既不能，不走也沒臉再進壽堂，個個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諸葛飛瓊俏目一轉，流波顧盼，遂離座走到堂前，對這批人肅容說道：「諸位適才爲勢所逼，情非得已，諸葛飛瓊自無仇視之理，但願諸位從此革面洗心，永爲良善，何妨再登壽堂，同飲一杯美酒？」

這一批人聞言，自是感愧交加，個個莊容應諾，重進壽堂。

鍾離秦待羣豪坐定，然後含笑起身，舉杯道：「此時此刻，正是主人謫降之辰，請各位同飲此杯，老朽尚有佳音，要向各位宣佈。」

羣豪欣然舉杯同聲祝賀。

張太和道：「大哥有甚麼好消息？」

鍾離秦哈哈大笑道：「諸位喝過這頓壽酒，明朝還有一頓喜酒好喝……」

李玄狂笑幾聲，接道：「不對不對，應該要喝三頓才對！」

此言一出，只引得羣豪哄然大笑，諸葛飛瓊，白牡丹和施雯，粉臉飛霞，嬌羞不勝，而韓劍平，呂慕岩和藍啓明，却是喜上眉梢，樂泛心頭。

從此，三雙情侶，都成眷屬，八仙佳話，永傳武林，在下這部「八仙鬥八魔」故事，也小作結束。

（全文完）

屢獲褒獎的新時計,天秤牌電子石英鐘,毋須駁線安裝,美觀實用.

石英準確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馳譽世界,機件設計精密,利用石英之均恒震盪,永恒準確,而且,絕不受電源中斷影响.

方便實用
只要一舊普通乾電芯便可準確運行一年以上,鐘身輕便,掛牆或擺放在任何地方均可,無須接駁電源或安裝,美化居室,無以尚之.

欵式繁多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為配合不同環境之寫字樓、學校、工廠或家庭需要,鐘欵設計極多,古今皆備,色式精美,屢獲褒奬.保証必有一欵合你心意.

售價合理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售價由＄60.00至＄100.00都有,並保用一年,請往各大電器公司或鐘錶店參觀選購.



天秤牌另一榮譽出品.